

長山張元長先生著

梅花草堂全集

興賢里張氏藏板



梅花草堂集序



夫發靈揭濛組古杼今而
綴際未聯粉穢卒觸者亦
云竭心之士謝逞揚新耻

同趨特而薄境莫敦莽林
待整者亦云創作之家芟
宏尚削左纚袞狐而煙輕
近儉字縮流寒者亦云處

峭之集大抵經時則語隨
經時專整則句溺專整攝
性則意淫攝性習諧則詞
病習諧數千年文章免乎

此者空齋矣曩者玉峰產
張元長先生懸杓八股而
詩歌傳序銘狀紀劄以及
細著也不得不推近時之

希生在余未謀胎以上沒
在余未稱吏以前而刻之
成則在余掛冠以邇造物
不厚先生迺光我耳自稱

病居士述所爲病俱世人
不敢抱者在先生可弗瘳
者天何以蚤刑其目也益
明暗不在開合暗而開原

自合明而合原自開此不
識丁者之瞽而破萬卷者
之爛哉自云無酒量而豪
飲生平惟好書及色遇不

平事則叫罵欲起而隄山
水則低徊不去且垂老握
管搆執壑儕審爾諸病是
蘓學士分其酒宋大夫分

其色東方倩分其罵米襄
陽分其癖昌黎子分其老
先生何病也遷腐而搜羅
盪左盲而叙次嚴臚坐而

紀律正若先生者使朗上
終視而編書若干冊其亦
何取乎且集中去矜厲返
諧范流佚返性捐壯翹返

整祛酸雋近時而求之則
無不有按之又無可似北
地濟南直大小巫已生平
尤不喜嘔心而未免多悻

涉于書不務盡解散步庭
宇欣狀忘倦此愷樂之氣
辭島瘦洽貫之章辭雄艱
融轉之格辭機多也與雲

間有唐公仲言幼瞽能詩
能文章眉公先生立傳標
之譚友夏爲咏其事而全
集卒未之行先生當其開

四子文誦極中夏當其合
古文詞軼躡前能則此兩
眸者備于先生固明暗賴
之矣

崇禎戊寅泛蒲前四月長
水神交友人葉培恕欵
欵作叙



後學武堅周京拜書



張元長先生文集敘

嗚呼元長先生而竟沒矣
先生沒吾邑其復有文章
乎哉先是吾邑有震川先

生所爲古文詞暨舉子義
務在自得不顧世之譽誹
維時王李才名盛天下屢
以意示震川先生冀相與

助揚共廣聲價而先生不
應也以故王李之徒故倚
扼先生文使不得列於七
子之林誰知百年之後竊

其隻字皆得托於大家當時
時掎扼之者安在哉震川
先生沒元長先生起焉所
爲古文詞暨舉子義亦務

在自得不顧世之譽誹而
又不以震川爲宗大都崛
強不屑羞從籬下生活吾
邑之風概然也今元長先

生文具在讀之真有繪水
必繪聲繪月必繪光之意
每與人談論竟日不倦未
有不聞所未聞而去者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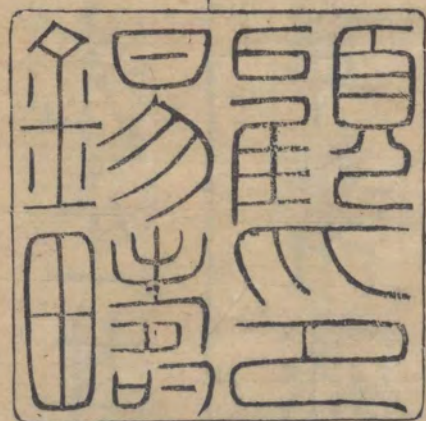
昌黎何蕃傳惜乎蕃之居
下其所以施於人者不流
也然而山澤澗溪之高下
雨豈有擇耶其殆謂先生

歟先生於余內戚也不以
余爲謏陋每進而譚古今
之業因以其文相屬若余
之可以傳先生也夫余惡

足以傳先生其亦先生之
自爲傳耳諸孫貧甚餽粥
不能給不忘手澤梓先生
文十之六以公之當世余

崔
余
悲其志安忍無一言以識之

內姪詹尹顧錫疇題



梅花草堂全集序

古今文士與造物相屈伸
彼其遭途坎斲率極生人
未有之窮而文乃益工名
乃益起造物者妬之厄之

而卒不能與三寸管爭一
日之勝故禍恒中之才士
而天地靈秀之氣亦半為
才士所鑄泐而寢以衰薄
元長先生少年以八比之業

膾炙海內一時知名之彥選
送屈其輩行以納交先生
後生小子俯東脯而問奇
者屢相屬也而先生亦自
負才氣不屑為章句訓

詰之學思一旦得當有以
大施於世為古今人所不能
為之業甫踰三十天奪其
目當年乘風破浪之氣毫
髮莫可自見得禍抑何奇

也乃先生在不善植生病
廢後益復狼籍無聊時
寄興於徵歌選舞調絲擊
竹之場以澆其胸中之醜
壘而先生遂以古文詞妙

天下四方之士所為嚮慕歸
徃飛械走幣以納交於先
生者視者有加焉樊黃崗
高才峻節壁立萬仞獨脩
布衣之好於先生吾鄉顧開

雍先生文望高嚴勿肯輕
借身慧獨於先生則折節
而下之以為莫逮也豈凡其
材品兼至故者以深服至心
者乎先生書無所不窺表

明以後半泥耳根入乃能
融會貫通發為篇章秀動
超逸熟於故棄妙於叢端
能使庸事得雋任事得
雅故記事志傳之作尤

臻神境晚乃作詩大率抒
寫性情一俯一仰感慨繫
之古今立言家故多窮哉
屈放韓幽賈謫遷腐韓柳
播逐歐蘇謨錮顛躓萬狀

然而神明無恙不碍著述
如先生者阨其身夭其傳
復黜其視幾成廢人而孤
情絕照抗顏古今著作之
林而無愧色斯其無人之

能矯天之力故有前及無
兩者矣夫昌黎之文牧輯
於李漢柳州之集蒐訂於
夢得兩人者或戚或友皆
能以不朽之圖效之身後

以先生之熱腸冷眼先施於
後進者何限而遺集之
成幾乎有不可知之懼
余是以嘆古今人之不相及
而先生之汲於生前者詎

非先幾之哲也哉庚午春
杪先生以文見眎深相引
垂爾時怵然有動於心先
生歿而遺文飽蠹漸致
湮沒是用忘其鄙陋僭

加較讎言除筆談人物志
二書後今行世外摠彙
全集合序傳記志亦牘
禱著及詩共得卷若干
先生手訂者十七增入者

十三於其成也且幸且媿
輒弁數語于卷端俾讀先
生之集者知其人是以前
其世也

同社後學周啓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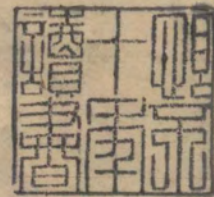
張元壽水像



姚存仁寫



題於澹菴



元長先生像贊

先生雄才大略人也其形槁木其骨礪
金其志凌霄其道同塵其屈也護其戾
也隼緬卜子與同病亦喪子而喪明乃
謝王路之馳驅而甘丘園之隱淪文史
足于家訓心手進于國能談言妙于微

中官曲勤于獎成故後學樂就其色咲
先達共欽其典型使天下後世不尚功
而遺賢不輕白雪而重青雲不爭趨于
朱門紫禁而絕跡于豐州長林非賴有
先生也哉

社末張炳樊題



元長先生像贊

先生之貌如玉樹之臨風先生之胸如
朗鑑之照容先生之口如應叩之洪鍾
先生之筆如縱壑之游龍其獎借者英
絕之後進其闡揚者節孝之幽踪雖善
貧與善病乃年永而名豐家徒四壁而

千金立散居恒伏枕而一尊不空
問字屐滿著書棟充俾後生小子耳
姓氏而疑今疑古四方豪傑手片
札而如璫如琮上下千載擬議誰
同非腐非髯或潛或通殆無標榜
之郭有道而不飲酒之王無功也

與

社末周啓祥題



張氏紀畧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撰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為
寬言之曰生別猶可死別何若年過
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事
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
何也其叙述世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

冬而不邁一春恒夜而不经一旦者固却
無視二亦不竟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
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略見
示則有不忍不視視而不忍不竟者竟
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徘徊慨嘆一
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
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响然而艷

也讀張氏畧而潸然傷之太比于人情與
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所喜吾
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
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褱翟外內休
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
于斯與何久瘁而不艷也客曰何如曰其
六世祖道瑾起于贅壻立而與婦願歸

孝弟○田以有其子德聲為縣從事輒
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迂騎而避
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棗紉緼
以衣里中糝孺廣糜餌以飼囚有德者
笑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二歲而死且死
衣冠強起坐使畫工傳之曰後人庶知
吾齋志以歿乎妻為盧節婦也撫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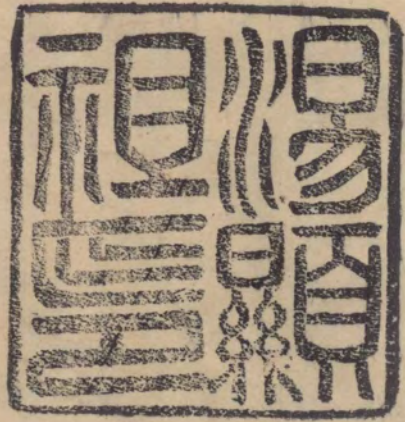
抑甫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
蔽天呼母盧起視驚喜令兒整襟肅拜
見短髮蕭蕭二印月下慟歎絕為述亡考讀
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裂然嗟
乎聞此而有不法然者情耶抑甫為諸生
已復棄去而其婦晉孺人歲祭掃必戒
必泣曰先如有言見孫奉養有盡但綠楊

紙錢年二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有
子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
十二而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
榮婦季行年八十矣而為其子食貧緝
繡不能自休以歿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
才如元長發舒五世之鬱伊將是烏在
而為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至云母

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
以手按母肌肉消滅含泣大恐而母夫人
猶喘二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
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
者皆歆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
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晚書傳大義
所謂閨閣中鍾子期也為孟家婦幾年

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
端者客以為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
知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
後乃終不如前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
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為嘻然久
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
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

如客言可也



梅花草堂集目錄

卷一 序

城南唱和詩序

次韻白香山絕句序

邵茂齋水雲詩序

龔正叔長吟詩序

雪堂詩社圖序

周子居詩稿序

張氏族譜序

張氏奉祀凡例序

漢上李愚公經義序

香雪篇小序

房稿合選序

虞山昭明臺會蕪序

清娛編序

許叔顯依綠園稿序

遺清堂社草序

婁東黃經甫刻稿序

阿堵篇序

柰何篇小序

錢稚宣尚書義序

熊淡生小草序

捫蝨篇序

刻淡寧居問菴錄序

嘯古齋寅卯新義序

刻歸太僕舉業全書序

談菴錄序

易解序

四書解序

顧宮諭遺稿序

歸庵社草序

雪堂集序

顧翰林文滙序

歸庵詩集序

蘇長公編年集小序

崑山節孝錄序

滇南雜紀序

崑山縣城隍廟志序

蕉雨軒初印集序

多雲閣詩集序

卷二 序

科第陰陽錄序

許中冷先生詩稿序

客虞小草序

易經十六科房選序

劉先生焦尾集序

顧仲從近義序

筆花齋夢言序

白白生近菴序

鐫文彙昭行卷序

嘉樹齋文稿序

刻李彞仲情語序

賀高玄圃公祖加秩序

贈大將軍杜先生序

送蔣適老擢任允溪序

嚴先三別號雪竹序

蔣翁八十序

表叔許澄川八十序

任弘濟七十序

夏士琰六十奉母序

金文甫五十序

未簡庵五十序

世長五十序

許後溪六十序

碧林長老六十序

雷敷民八十序

大司室張公八十序代

歸渾庵七十序

許少府表弟七十序

送張午垣遊燕臺序

曹衡叔六十序

表弟方元字五十序

送張泰符憲守東浙序
贈胡太古序

卷三 序

大中丞李公八十序

沈聲遠七十序

表兄李善林七十序

於潛尹王公七十序

徐幸之六十序

顧章甫六十序

周茂仍六十序

李太史五十序

金翁七十序

陳繩伯六十序

戴孟千六十序

李和仲六十序

支伯玉六十序

宋輔卿五十序

屠啟甫五十序

倪伯遠五十偕壽序

顧元宰六十偕壽序

毋舅季泰卿七十壽序

封史顧禮初六十序

代仰翁周先生六十叙

奚亨之六十序

支母白太君八十序

王母梁夫人七十序

顧母彭夫人六十序

周母顧夫人六十序

李母丘夫人五十序

方母郎夫人五十序

代

卷四 序

夏母浦太君九十序

張世姚太君八十序

許母郭夫人七十序

周母顧碩人七十序

金母沈孺人七十序

周母孟節婦六十序

晉母徐夫人六十序

朱母周夫人六十序

記

文飲記

容城屠者記

呂光午記

董家溝老人記

東征獻獲記

東征獻俘記

濟上看月記

玉蘭堂夜話記

龔安節先生畫像記

金小乙總管夢記

夢記

夢記

西林容安軒壁記

堵先生修飭學政記

陳侯去思碑記代

崑山張氏三世榮封記

王侍郎本主歲朱氏家廟記

旃檀室記

江上小香山梅花堂記

胡道士祈雨記

卷五 記

崑山玉柱塔碑記代

丹徒新建三賢祠記代

重建高平橋記

崑山朱氏義田記

崑山顧氏節孝記

海上顧氏節孝記

朱毋玄感記

韡閣記

浪齋記

傳

金谿全大夫傳

陳光祿傳

龔叅軍傳

周魯男傳

蓬蒿人傳

病居士自傳

沈文海先生傳

吳橋沈氏孝友傳

七友夏士琰傳

黃岡樊季常先生傳

許長公傳

卷六

丹徒劉氏世傳

晉子充先生傳

譚公亮傳

光祿陳公傳

薛君淑傳

龔登仕傳

朱式之傳

陳北溟傳

李季鷹傳

石廩山人傳

周仲昭傳

梁園傳

沈親傳

丁承祚傳

秦原素先生傳

任敬泉先生傳

張大夫四十小傳

兩生朱公傳

卷七 傳

周節婦傳

陳烈婦傳

朱烈婦傳

孝婦李夫人傳

楊烈婦傳

張節婦傳

貞孝傳

節孝陳氏傳

錢母卞夫人傳

卓母徃生傳

龍令人傳

蔣令人傳

告文

禮薦嚴寺觀音文

本朝勅封關帝告文

容安館供東坡告文

上香城隍之神告文

興賢里主土神告文

興賢宅主土神告文

勅封周太尉告文

南朝金乙總管告文

代金神告高祖堂文

清明祀后土文

丁涇楊庄墓祀后土文

先塋告文

高祖墓告文

五世祖墓告文

從曾祖墓告文

再告先父母文

先姑李孺人墓告文

先叔父母告文

亡姊潘孺人墓告文

亡弟世長殯風木軒詞

亡弟寒食告文

亡女孟孺人告文

亡女仲殯墓告文

西宅三位亡弟告文

外父母告文

內兄顧旬伯告文

外祖父母告文

舅師養吾公告文

祖母舅晉虞陽先生告文

張翁夫婦告文

業師金思齋先生墓文

業師俞先生告文

業師唐先生墓告文

業師周先生墓告文

業師邵盤石先生告文

送樊侯木主入名宦祠告文

贈尚寶司司丞前禮部主事諸敬陽先生入鄉

賢祠告文 代邑侯閔非臺

贈光祿卿前興文縣知縣謚烈愍張公入祀鄉

賢祠告文 代提學御史孫六吉

贈工部侍郎故通議大夫督撫山東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李公入祀鄉賢祠告文 代邑侯

誥封中憲大夫張公入鄉賢祠祝文 代邑侯

誥贈中大夫懷麓陳公入鄉賢祠祝文 代邑侯

五雲蓮大師告文

卷八 告文

故侯王松筠先生祠告文

故侯聶化南先生祠告文

故侯樊玄之先生祠告文 二首

故司李史衷盟先生告文

雪浪庵洪公講師告文

牛山古松禪師告文

破龍山無着長老告文

天台洞山長老告文

興福寺鉢庵長老告文

玉柱塔性公長老告文

馬鞍山玉林道人告文

告西寺僧見玄文

武部邵壻蓮先生告文

亡友邵茂齊告文

亡友顧朗仲告文

亡友欽愚公告文

亡友傅子晉告文

亡友王祖玉告文

謁龔安節先生祠告文

王世周先生告文

亡友闞允揚告文

亡友王伯符告文

亡友王孺和告文 二首

亡友歸季思告文

職方柴旋甫告文

故瑞安令王兄告文

表弟許賓如告文

亡友張行可告文

哀辭

沈元澄哀辭

居玄嶼哀辭

許表叔丹山哀辭

祭文

大中丞支公祭文

故蕭山知縣許公祭文

故同安知縣柴欽父祭文

光祿徐公伯衡祭文 又

賀司訓元朗先生祭文

譚公亮祭文 中丞李公祭文

故大參馬公祭文 陳伯玉祭文

趙綸叔祭文 顧僧孺祭文

王爾瞻祭文 許母郭太夫人祭文

許母汪孺人祭文 贈尚璽丁長孺祭文

為袁當時祭業師顧仲從文

中翰劉蘊華五兄祭文

王開美祭文

誥封中大夫張先生祭文

祭興安守周季瑩文

卷九 誌狀 有小引

六世祖考耕雲府君祖妣顧孺人狀畧

高祖考半閤府君妣方孺人行畧

曾祖考唐文府君妣貞節盧孺人狀畧

先祖考夢江府君祖妣晉孺人狀畧

先府君行狀
先夫人行狀

先叔父念江府君暨叔母姚孺人行狀

卷十 誌狀

亡弟世長行畧
鐵兒葬誌

三女葬誌
殤誌銘

亡女孝仲孟孺人行狀

女仲殯誌
女姪曹孺人誌

女孫志銘
甥女阿蘭葬志

孟長女祔葬志銘

明故庠生潘長之姊丈暨七姊大娘合葬志

姪婿周季美葬志
甥女王孺人沈氏志

故張翁子清暨配張氏合葬志銘

張元長乳母志
元長乳母陸氏志

張世長乳母葬志銘

卷十一 誌狀

先外祖季五山先生暨支狀二孺人墓誌

先母舅季養吾先生暨元配周孺人墓誌

先母舅季省吾先生暨配錢孺人墓志

外舅顧懋承先生暨張秦二孺人合葬志

明故庠生龔德明先生墓志

亡友王伯符暨配張孺人合葬志銘

亡友闕允揚墓志銘 故庠生馬天閑葬志銘

崑山玉柱院開山長老性公塔志銘

崑山景德寺澄長老藏骨志銘

明故胡君祿暨配錢氏壑志銘

卷十二 誌狀

明故蕭山令許先生行狀

亡友王孺和暨配秦孺人合殯志銘

王徵嘉獎志銘

明故庠生及泉王公暨配陳夫人墓碣

明故張逸南暨配周孺人葬志銘

明故處士倪伯遠暨配伊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處士龔季弘先生葬志

明處士顧甸伯先生暨配李孺人合葬志銘

內弟顧竹隱葬志銘 明故許母張恭人志銘

明故義興縣堵母楊孺人墓志銘

卷十三 雜文

茶說

別水仙花說

僧普洽字法雨說

明上人更字徹如說

徐君字長元說

戒

機

分

古

今

題張氏恩綸錄後

七賢像圖題首

慧照圖題首

甲寅日記題辭

荆溪吳聖隣近草題辭

丹徒莊叔子書義題辭

自題歲晏吟

題耳受錄

跋朗公摹刻謝雪村墨竹

跋石本彌陀經後

跋憨公法語

跋王開美客茗紀遊

跋金文甫壽叙後

書荆孝女誌傳後

書澄公竹冊後

書陳元瑜所藏父書卷後

書顧縉卿所藏朱白民竹冊後

試茶引

請刻王世周先生詩集引

泗上戲書

夜泊論文

史辰伯夜話

燈前自語

雪窓語

迎真道院書壁

貞節堂書壁

梅花草堂書壁

悟言十八則

書迂愚子自傳後

詩頌跋後

跋化胡經八議後

葉騰題辭

題葛將軍畫像後

題周丹翁明心近道偈

檀弓解小引

周母王夫人現淨紀題辭

台行記題辭

跋般若經集篆卷

跋蓮社引後

張卿玉嬖姝雜帖題辭

笑道人自序題辭

集香山絕句送若覽

跋顧稚圭所書金剛經後

張復宗字孝初說

贊

管幼安像贊

泰州王心齋先生像贊

李中丞像贊

有小引

畫史姚清隱像贊

有小引

顧仲賚母徐孺人像贊

有小引

友人許叔潛像贊

有小引

頌

坐化本源長老頌

廬山慧燈長老頌

黃山鑄空長老頌

銘

邛竹杖銘

梅瓶銘

又

茶壺銘

荔枝杯銘

卷十四 疏

西關擁翠庵請建十方堂疏

景德寺請設招魂禳疫道場疏

南關募建放生禪院疏

馬鞍山西麓請建普同塔疏

景德寺請建關廟門廡疏

安期接衆疏

選佛堂募完勝果疏

重修東嶽廟募疏

崑山縣重修城隍廟疏

書札

奉樊老師書

又

奉沈老師書

又

奉王老師書

與臨川湯先生書

又

與曹葛里先生書

答趙長白書

與夏九範

答于如老書

與張賓王書

與王坦老書

與李知老書

又

與王孺和書

又

與邵茂齊

與張夢老書

與蔣適老書

與楊吉巖書

與喬古老書

與沈千秋書

與劉思諧書

與蔣九叙

與陳眉公書

與白雉衡書

與張異度書

與瞿元初書

柬薛君淑 二首

柬許元倩

與弟世長

答許明懷書

答朱方黯書

答韓止修太史書

答朱白民書

與揚長倩書

與孫玄坂

與朱晉行

與徐孝若書

與工部許陽里書

與參政張泰符書

與比部顧繩所書

卷十五 五言古

朱白民寫竹

拂水山房詩呈元初

絕學

竹村

邵茂齊見示十絕

感事

讀書

月下偶成

夜立

奉挽顧僧孺

即事

代書答張宗曉見致

寄桐

秋日訪夏鍊師山中

感事三首

奉哀樊季常三十韻

惜別寄懷顧道民

奉贈張九服十五韻

坐月

送方海寧下壘

季弘書到賦此答贈

寒食過西寺志感

雲安栽菊夜酌

雨過

移菊八韻

張薛昌見招

上元日曉發橫塘

次葉長公見贈

依韻答張士登看菊

炙背

出門

八月四日集懶雲閣

秋吟

九日登山趨履仲成約

舟過金山懷二開士

夜寒對酒

山中

子規

王世周先生咏

初七夜月

感月

清天

題夢 有引

夜立懷顧僧孺

七言古

王維華寫照歌

雪夜集許叔顯第

悲吟

孤香吟

聞阿昌吹簫作此歌

贈施生

石丈齋吟憶賀元朗

悲西宅

洞山茶歌答孟夙

憑姚生寫照作歌羨之

八公禮懺

卧雪吟

紫篁歌 有引

江上謠

攔船謠

玉山高贈沈孝子

曝書吟

長歌壽朱永美七十

長句贈張士登六十

紫芝歌壽任傳川八十一

竹簟歌酬支彙昭

龍吟一章 有引

廣陵歌

五言律

村宿

春日招王世周郊行

野望

小樓懷張薜如美

人日集許仲嘉第

日暮望青丘

夷亭小步

青丘早步

丁巳秋過大樹齋

除夕寄桐

哭賀元朗司訓

蚤黃

朝

秋海棠

遣懷三首

集許叔顯第觀菊

絃歌贈戴徐二俠丈

就李季鷹夜飲

月

題龔元俊城西宅

登皆可樓呈繩伯

南山

詠水仙花

依東山草堂韵贈長佩

登山

春盡

八月夢入公亮故宅

東城小梅樹

九月望日集遺清堂

秋盡歸庵對菊

布衣奉謝李本寧

詠懷

雷敷民小酌

贈青溪張孚倩赦還

即事

孤香館懷梵公寫竹

春雨懷歸庵呈卿玉

哀徐汝廉

花朝曉起

新蟬

朱子魚携家堤上

夏士琰投贈草堂之作

顧道民述事有感

士琰寢疾作詩問之

辭歸庵酌呈同社

柬予載

懷沈聲遠卧病

即事酬戴孟千王仲安

錢山民見尋

夢

雨餘

聽夏士琰論奕

九月遣懷

對雪

小憇玉泉院

丙寅元日二首

送蕭廷獻侍行瀘溪

題墻東梅花

月

題揚妃梅

送文舉省工部揚州

袁無涯見尋

殘梅

登鹿城

宿西關不寐二首

剖橘

兩夜泊吞月橋

出關

上巳

哭何季穆允泓

晤顧仲恭

晤錢受之詹事

寒食

清明上荒壑

晏張冲善宅懷卿玉

秋夜

九日

哭沈湛源老師

曉霧

丙寅舟泊丹陽河下有引

阻渡

兩船

張浦

倪伯遠克葵詩美二張

丙寅重裝東坡遺像

自儆

張參政奔訃還代面

對雨遣春二首

依韵戲和為谷

己巳初度

凌朝出關

五言排律

閒行

辭友人晏

贈李善叔三十三韵

同季弘看月

立冬

觀菊得凋字

七言律

殘梅

經僧孺故居

望盧氏故園

春月

晴

寒食二首

哭顧宮諭升伯

病中二首

寄劉蘊老江上閒居

自慰呈任傅川笈正

哭龔季弘

侯豫瞻枉駕草堂

乘舟

採菊

不寐

夜醉李隆甫宅

小除夕

除夕晚眺

辭諸公枉駕州堂

楞伽山亭子小立

邊捷

哭王開美客死長安

題金陵王氏影樓

憑輔卿謝文舉之酌

元日懷孝若山居

挽興安守麟陽周公

登翠微閣索和天授

卷十六 七言律

送庶常顧九疇還朝 慙公寂

郎事 春雨

西空禪舍 送繕部許陽里入朝

小寒食 贈內六十初度

同諸公集浪齋 買得虞美人艸栽

感月 午夢

顧子貽惠柑 往與諸賢作社有小引

集歸庵分猜字 集遺清堂咏落葉

冬望集歸庵作 夢遊顧太史南園

山中寄到楊梅 蚤起

螢火 奉哀張賓王解元

夏日題許文舉杜門 午夜答書韓止修

尋櫬侄避暑蕭寺 飲中贈王大家

遠眺得寒字 顧子貽送禪人入山

夜寒分心字 奉慰張卿玉悼亡

題畫四首 李文恬數邀看菊

悶來分之字 聞友夏去疑各解省

卷空長老見致袂履 題張士登悼亡詩卷

小憇玉泉院晚歸 雪深口占

謝韓太史題子琴志 雪晴逢東坡初度

題江陰蓮公詩冊後 除夕觀春

除夕晚食 傳刻致柳三

新春集傳適軒 春日集元果齋中

元夕阻雨登半舫樓 歸庵雨中觀梅

因達初題寄蓮子峯 春夜泊馬涇庵口

登楞伽藏閣 治平寺廢院梅花

悼鶴和錢詹事元韻 庭前小桃樹試花

雨中小泛 題金淑真郊居

戊辰春過法喜房 山間聞李彝仲奄忽

雨中遣懷 山東秦明府言別

望西城喜方黠起色 聞安孫入泮兼羨阿轉

同宴六吉堂 宮贊顧瑞屏見尋

醉題秋花館 賦得江風引雨入船涼

答許文舉見憶 小虞觀鷗

集文恬新樓桂花下 舟過橫塘遣懷

園中移菊傷玄坂

圓通庵逢無染長老引

晚憇五賢祠

尋徐元果經廢院有感

卧病遣懷得尖字

夢迴

竹間校杜詩竟一日

床前見月使人不寐

山中聞雁寄玉川

上元夜口占

花朝

寒食即事

哭海虞沈雨若引有小

酬招燕贈玄雲紗衫

己巳初度

秋初遣懷

夜別歸文休還江東

七月九日晚浴遭跌

十七日集履仲齋中

上元即事

冲善邀醉長蘅

關門

雨中殘梅

題池柳

寄西空老人

元日得青字

李文長席上口占

玉蘭堂夜酌懷顧遵化

逢人寄懷海虞諸公

寄方黠送劉季昭北上

送宴淳入小學

病起有懷徐端履郊居

晚歸

冬至

夜泊

七月六日苦熱

謁樊侯祠

寄懷茅止生兼呈董六

平遠堂觀荷

八月十五日集山中

用韵酬浪齋主人

夢舊

送陳元石還楚

陳抱元訪弟銘金京口

七月七日登虎丘作

謁周老師墓

草堂

畫梅送楊先生會試

江村書所見

述舊四首

酬顧汝善見招之作

己未秋病起得鋤字

送恒生叅兩公

經呂祖祠懷中丞李公

齒痛失迂黃經甫

懷王春叟旅病

寒山小憇兀夫丙舍

哭杜文洲二首

觀春小酌

送龔季弘容遊昌化

中秋夜山巔坐月

小酌信芳齋逢雨

小春往觀黃山古松

周履仲還自會稽

夜聞絡緯遣懷 絕筆

五言絕句

春夜

春雪

燠籠

書雲

送葉姬

絡緯

橘

夢中作四首

月寒

孔雀

落花

風聲

江楓

殘菊

夜寒四首

妓人顏如玉見詢

瑞香花

餅花

小庭絕句

六言絕句

雪夜雜賦

七言絕句

藤花下憶顧朗仲

十姊妹

村中行

閨情

四月

薊門老人

晚眺

歸舟

小荷初開諸公夜集

秋初就鄒媚娘夜酌

夢梁雪士

歌館贈徐仲先

月琴贈朱美甫

醉別元初受之懷季穆

懋顧仲貞舊園

王孟安見尋

尋趙凡夫山居

夜別方季含兄弟

哭陳更生

周季侯見尋月下懷

同懋蔣侍御竹林

夜酌呈受之

暮歸

小雙

寄陳眉公柳橋

少年行

寄公亮

酬李元之

酒家

集杜小常山居

汲井

題扇

暮歸

哭顧僧孺二首

小樓

十月

題許叔潛小像

花朝

春盡過太古山房

燈夕

顧氏墓傍杏花

水仙花影

沈家酒

春日再過玉泉院

菜花

酒酣張少謙唱首句

張薛昌載酒西林

雨雹

桃

方黯書到作詩贈之

又作此復方黠

秋葉

不寐

朱元越贈蘭

題鷄冠憶秋葉早死

殘月

入寺

尋顧子貽

除夕

戲題劉春官門叅

答書馮玄齡有懷

題玉泉院紅梅

五日

文休問予何以不入社

戲簡柳三索飲

憑堯生乞金錢花栽

揚長倩見枉留酌

與隣翁沈敬山賒菜

歸文休宿草堂

懷人詩十一章 有小引

接識二美二韵紀之

白薔薇



梅花草堂集目錄終

木子堂集
目錄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顧錫疇 較



序

城南唱和詩序

性偏至則竒讀書自得則其言聯駢而不可止此天下之大凡非人力所與也嚴澹浪論詩謂有別才別趣非關學與理夫豈不然乃不知所以別者何也曰天也故嘗謂詩之得想譬如畫家用墨墨何當于山水竹石而山水竹石之韻咸取給焉故有潑墨淋漓

一點如漆而氣韻生動稱天下之至奇者其天勝也
張僧繇畫壁倉皇入寺長廊橫幅一往而盡此豈有
異術哉性至多偏自得而無悶則至矣吾友薛君淑
之脩遠夏士琰之縱逸皆出自然夔爾各異當其捲
帷獨坐或惟意所如就使王公折節歲序代更都不
得一字而一行唱和往復不休四韻聯翻八行絡繹
令觀者詫爲神來應接不暇于載孟嘉見而悅之短
什長牋增其華暢亦秬苑之奇觀吾鄉之特觀矣四
君子才類嵇阮交比荀陳即非知我者咸謂讀書明

理骯髒一世顧恐未哲天機政無與乎當年游办躋
躋之致也士琰題書不類自擬生繪相煩覆錦此語
不然僕之妄作故是篩狐以羔而巴人操下里之曲
輒欲前驅白雪也理之所無政復情之所有耳

次韻白香山絕句序

予欲取昌黎誌柳州記香山絕端明表各書一編以
見四家之神血無所不際要以極其才情力量之所
止而神明煥發必注一途如山水爭奇尤堪選勝且
文人之心作者之穴何論代不數人即人不數處矣

蓋嘗一再爲之未就輒止今年夏宴坐嗟雲軒中學
爲歌詩以自放四聲未閑檢對不暇而倩奴能寫此
相娛豈不快哉書成題曰次韻白香山絕句大都取
三十平韻類而書之得五言絕八十九七絕五百五
十六律二百三十七詳矣攷之刻本亦尚有闕者予
問曰昔居士自集其草箴之香山編年紀事隨類而
有各有意義而若此姑以爲予便耶倩曰然六義所
陳天然均節設以意爲之齒頰格格然不得下然亦
有情境所迫應手而肖徃徃破碎成跡顛翻古始似

乎非法而不可謂之非法者此文之至也而若闕焉
豈為是歟倩曰然予笑曰意予之便而次之以爲非
法而捨之似也然而非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論世之于誦讀急矣故
夫編年之于以論世也蓋其義也蘇子曰昔之爲文
者非能爲之爲工不能不爲之爲工也不能不爲之
詩何必合然有深于合者矣此其變也小子識之倩
瞿然曰走何與乎文章之觀不吾告烏知其若是然
庶幾知其若是者從今以往耶予喜施茶菓勞之如

次各歌二章竟爲之序

邵茂齊水雲詩序

辛亥夏六月予與友人沈雨若憇十五松下撫景慨然憶與茂齊嘯咏于此時茂齊甫病談言亶亶弗能止日且盡覺茂齊小疲亟辭去弗許也既別而約以其明日過巖中翰嘯咏如昨抵暮則自以其疲謝客揮手行矣自是而後予與茂齊不復有追隨之歡云雨若聞予言涕淫淫下交于頤予亦倚樹而嘆頃之取其所爲水雲詩披襟解帶且讀且喟不啻蘭芬之

襲其鼻涼飈之拂其腋也而是日嵐色如洗泉聲如沸相答響于几案間予謂雨若人者必死之物既死而人共去之矣而茂齊能以其須麋神骨留之數卷之間令人讀之唯恐其盡未盡而如不及也夫又何感歎雨若又能按題而數其所賦之時與夫所在之處所吐之詞予亦爽然嘆其了然于生死去住之間而無所恡情若此然則茂齊之學何學也哉夫學者無與于詩者也而茂齊之詩獨能極其委曲宛轉之致如陶謝韋孟憂而不傷澹而多味即予亦不能知

茂齋之所際矣世人悲茂齋遘會不逢質志以沒者
此又不知茂齋之粗者也

龔正叔長吟詩序

予以春仲抵潤州晤正叔館舍挑燈煮水相與譚江
山風物賢人君子之盛把臂慨然予觀正叔其神沉
往而氣徐以平類古之有道者當是時晝則捲簾而
思夜則分垣而寢聲氣寂如也因是遂相與無間而
正叔憐予蹇數過予時春雨彌連風簷夜響爲吟昔
人湖海飄飄共旅游一樽相勸散窮愁之句正叔低

徊久之乃出其所鐫長吟諸稿相眎而後予始獲睹
正叔之大全所謂發于情性而不失古作者之意云
予性鈍無所與乎騷雅之觀而好談其事嘗妄謂古
今不朽之作惟脩遠閒曠者得之矜奮跳蹙期于才
盡而後止此夫不涉其源旨其味者也以今觀于正
叔之詩貌冲而神遠味澹而旨竒意若有得于江山
之助而正叔傲骨峻嶒扁舟西下方將渡彭蠡登匡
廬然後休沐故山脩宗雷陶謝之業盖能以其心與
境處之脩遠閒曠而五字出焉故足貴耳舍主人爲

予言正叔誼至高期以來年再理南棹予且飽研丹
砂以俟正叔開卷披帙雲霞爛然將復請而行之

雪堂詩社圖序

丙辰歲晏予還自潤州王子函書來告曰昔昔之社
甚歡未具約將期日爲壇于雪堂且俟諸子貌以紀
一時之情性子盍以言先之予受簡讀則諸子各就
日月爲引又各歌詩一章而虛其左端若相待者予
報書敬諾又取引若詩循環而歌之纏纏洋洋大抵
所欲言者具矣予何所如而先諾子雖然予抱幽憂

之疾每僂形市肆間無弗掉臂去之者而諸子獨心
下予良辰清夜勝集賞心至虛其左以相待予既不
以其掉臂去之者爲耻而亦不以諸子之相待爲過
而存予則必有說矣伏櫪之馬戢影朽棧間于都邑
無所復覩忽見諸駿馬鬃鬣蹀躞追風逐電不覺昂
首悲鳴而諸駿馬之走愈疾其類然也華堂珠履之
宴蛾眉雜遝夜舞朝歌一衣褐老人婆娑其間更足
以點綴光景使人增氣則予于今日之約庶幾堪之
諸子鞿然爲歌青天明月來幾時盡醉而罷嗟乎大

雅久不作無功惜朋儔歲晏茲集豈亦于貞之元有符會歟

周子居詩稿序

初予游周子居室廬潔清氣候古澹解帶披襟令人都不欲去予既偃蹇善病子居亦隱見淵躍間常落然無數日生計古屋木榻不異曩時念所與游肯首見及已未之歲遼奴蝟擾反羽夜明子居讀禮而嘆呼予亂步田間慨焉有攬轡之志意思往來時有舒寫而一二騷人墨客亦時集嘯古齋中冷醉閑吟爲

子居解愠嘗泛月澄潭稍具絲竹衆客叫呼相屬而子居所居田故汙下一望浩渺微風生波與月下上顧予輒復掩袂謂男子四方寧能久游酒人作此快心事而言衝于口是性非習則柰何予謂子居凡世間抉擿刻削之事無過韻語昔人比之淫暋畋漁暴殄天物然嘗許瑣尾濩落之人非公等舉業然公詩故有燕許大家氣詩以道志可按而覆也請刻行之予爲之序會予有傷神之感苜苒數月今日還自東婁梅雨如澍葳舟叢篠間翠色欲滴小鳥戢羽啾啾

意殆飛越顧取奚囊得子居近刻爲題數語歸之蓋
通人才士故不結于一途之跡而以予所見叢篠之
觀各言其志聊用相語爲一笑也

張氏族譜序

張之先世居崑山五保古渡頭皆隱耕不仕未有譜
牒自予五世祖耕雲翁以仲子贅楊庄顧氏遂爲楊
庄人一傳至高祖半間翁始徙城居困于徭不遑著
述至曾大父唐文先生勵志讀書補博士弟子與兄
興業公力起家聲爲務興業後以貲入太學宦游四

方而曾大父早世予大父夢江先生稱孤甫三歲耳
大父補弟子負有聲而予父九川先生益昌其學每
懷永叔有待之志蹉跎歲月未及編次而予不肖荷
天之戮中道棄業且顛毛種種矣夫又何待而不以
示我後之人予罪滋甚謹述予大父暨予父所稱說
而爲之譜凡六卷其一曰張氏合族譜蓋自五世伯
祖孺五世祖瑜各爲始祖而述著其系爲第一卷其
一曰張氏本支譜則自五世祖述傳至曾大父以至
于予以及予之後爲第二卷而不及興業支屬蓋牒

吾作也始書諱某字某書娶某氏書某氏爲某公女
其一曰年月日第三則先世年月卒葬具焉其一曰
嫁女第四凡嫁女不入譜而此譜者自曾大父而下
皆寡女兄弟又多流離轉徙恐後遂不可攷也其一
曰誌狀第五其一曰雜文第六嗟乎自予搃州時及
侍先大父母有族人自古渡來者必呼予揖使拱立
于側命之曰此爲若曾此爲若祖此爲若叔父已又
欷歔泣下曰小子識之汝猶聞知五世事而吾不識
我高祖何諱何字吾弗汝若矣已侍先君子則又嘗

命之曰吾每恠世人以情通譜至如黃魯直之賢猶
以年相望居相近與黃渥合宗且云七世之上忘其
譜夫魯直豈妄通譜者耶由此觀之然則譜之不可
無作益明矣何也夫譜傳信也忘其譜而合族何信
乎史不闕文孔子以爲世之愈下小子識之矣予謹
遵前訓草次如左且與子侄輩約每十年二十年或
三四十年增益補附不無望于我後之有念者勿謂
遺所不知何人漫同伯魯之簡則予大父予父之志
庶有藉焉

張氏奉祀凡例序

家禮之設其莫重乎祀矣蓋惟祖與禰寸累銖積以有其家傳之子孫其子若孫即取多用弘曾何萬有一之數而况士庶之家窶人之子二簋三爵苟然于矜矜之頃于心安乎又况乎升沉舉廢之際不存掌故甘爲所不知何人者耶天道神明之謂何不類之于吾家長物也又多懶散不急之游安知禮意然自少至長侍我先大父暨我父我叔父則嘗習見其儀矣每歲時伏臘質明盥掃誠家人洗腆迎主于廟一

從先世之所安而薦之俯仰欵視如儀左右檐肅無敢譁者雨露既濡則掃封塋聚子姓男女羅拜墓下必信必謹蘋藻之外更設體牲昭其特也牲外設饌糕粉餌以代胙也祀畢告土神主人親之修其報也退則宴于丙舍少長咸集無敢戲豫其長者多稱先世孝弟力田勵節行義之槩以勗其子若孫子若孫拱而聽之多有拔起之色即小子何知不及見先大父以上然自墮地迄于今垂六十餘年無弗然者頻年以來死喪疾疫轉徙流離時居其半而子姓兄弟

中故有心知其然力不能舉其事者矣嗚呼其可不
預爲之所耶顧茲朽鈍何能爲役惟是先世大畧可
得而云蓋嘗僭爲譜牒惟質惟信用以傳示來茲而
今者竊觀天時退考族運故當升沉舉廢之會有不
容默默而已者先德殊邈誠不知所自起惟自耕雲
先生與其兄起家古渡頭一傳徙居興賢里又一傳
而興賢之長族別居丁涇口于今特衰散處不可覓
不類所能合者興賢里本支數十人耳蓋嘗集而數
之凡爲兄弟者七存者三爲子姪者十五存者十二

未娶者四爲孫者三勝跪拜者一噫亦寥寥甚矣而
是寥寥者方迫逐于米鹽競爲不終日之計以視息
人間危矣危矣回視曩者稱述先德時事何如哉夫
向猶以爲渺焉不足齒人數望其子若孫力能振之
者也而今諸子姪諸孫有聞先事而詫爲盛舉者矣
豈不悞哉不類于本支兄弟爲長且老顧安所損益
于吾家而稱祭酒焉週甲之歲喪我世長顧視雲林
光甫落落如辰星矣相與追維先事而參諸吾力之
所能爲者爲興賢里張氏奉祀禮儀凡例若干如左

奉而行之自甲寅始不類甲寅生也而今而後來日
幾何後有興者視此冊爲綿葛則不類有厚幸矣嗟
乎水源木本可勝痛哉耕雲翁與兄合爲古渡古渡
之長散處淞南甫里不復合半間翁徒興賢興賢之
長分爲丁涇口又散不可合不類等僅延唐文一綫
之緒至于今寥寥數十人合則合矣而烏知其常不
散焉否乎讀是編者信其簡而可守有餘者過之不
足者企及焉可也不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如其
蔑是而不行非吾子孫亦任之而已耳

刻漢上李愚公經義序

漢上李愚公文行海內海內士讀之唯恐其盡不佞
神交愚公者十年時時從郵筒間得之借目而視齋
心而味則又喜其盡而有餘久而彌新也今年毛克
甫自漢上來訪不佞隱隱覺囊中有異請之則愚公
之全書在焉是日雲物澄和草木欣暢命桐朗吟徐
詠不覺夕陽之在山朱霞之貼水而友生朱方黯方
外朗僧偕至不佞襲而起二君相視笑曰觀子眉宇
間豈其有異人乎書耶不佞不敢私自是共謀梨棗

兩閱月而事竣而戶外竊竊問愚公義者咸謂江漢
英靈摠萃於斯矣楚才固竒不竒於愚公世之論愚
公者甚當而不佞心知愚公之不能不竒此其所以
爲大竒也何者文章一枝耳不從性靈流出則不竒
不從學問頭腦處勘破或踈畧人情懵懂世故則不
竒或竊一先生之言終無所自得以優孟魯誥或倒
置眉目反易冠履期於不可解而後止則不竒而愚
公然乎哉汪洋浩渺之致令人驚怖喘息不能測其
所窮際而莫非題也洞心駭目之觀若九天九淵倏

忽變幻而不可指而莫非題也離竒矯夭雕刻萬形
之變若竒異小蟲冰草棠梨橘柚苦鹹酸辛至於析
吻裂鼻縮舌澁齒而莫非題也何者則愚公之性靈
活而學問清非能竒之竒而不能不竒之竒也昔司
馬相如作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
克甫語予愚公居恒故爾此豈無挾而竟造者耶楚
大家評愚公文甚悉而予心知愚公不能不竒敢贅
數語於諸玄晏之末并載歲月而行之文若干首

香雪篇小序

香雪篇如干卷不類僭名三徐君篇也時惟春仲嬾
柳舒黃六花飛絮不類偶乘小舫泛東江梅魂雪魄
灑人襟袖因嘆先春消息無逾二妙世人妄爭香色
漫置短長此未覩今日之鼻觀皆雪而漫天皆梅也
縱帙久之苦未得其形似而三徐君以此篇見投錫
餘之鮮淳休倩之犀利洛令之英特有聲有色有香
有味庶幾香雪差可擬乎徐氏世擅菁華今又得之
三君並美春先不亦稱情也歟哉辛酉季冬題於婁
江之舟次

論語標畧序

達觀可禪師教人讀楞嚴經不看解釋文字天下信
之而楞嚴之義因是漸顯于時孔門弟子轉相慕尚
披經去傳妄增意識究其指歸要以異于朱考亭氏
而已矣此大不然聖賢教人明經不聞教人背傳也
傳經之家雖純駁不同其間各自有一段不可磨滅
之見足以行遠即朱氏之集註初亦不自意其盡傳
而獨以支離補湊見謂千古斯則考亭之不幸焉爾
有志之士芻狗壁經梯航魯誥夫且不知世之有傳

何暇揀傳而背之揀傳背之而自爲之說又未必賢
于彼傳經者則支離補湊益甚標略之作豈是類耶
盲人束書猶堪具眼時時默會聖人之意卓爾如是
而暗數前聞有足錄者輒標之于左以眎方外二三
友僧比知經而取傳非其必異于考亭而已者也

刺語序

天地刺氣也日月河山刺影也人鬼鳥獸紛然錯然
刺夢也竺墳魯誥刺典也詩賦古文舉子業刺語也
蓋得道之精以遊無窮而其土苴以爲不化之物則

必有刺刺與刺相尋于天地日月山河人鬼鳥獸竺
墳魯誥詩賦古文舉子業之中以至世出世間謂之
不朽謂之不滅揔之此不化之物而已矣予年十二
而自以其意竊爲文章父師見而笑之又十年而以
其文浮沉于世什一收之什九棄之又復三十年而
什五收之什五棄之什二憐之什一歸之男子之義
有殺而無憐予弗敢受然予亦弗以收之歸之者爲
是而棄者非也姑錄其刺語以俟後世有楊子雲否
者刺之敝篋刺之蠹腹則已矣嗟乎予之刺語如此

而已矣顧影自笑胡蘆中有張元長如此而已矣

房稿合選序

文章至今日極盛矣每年房稿出星羅霞布備諸體裁其間五色八音既足以極視聽之娛而三年之品格氣運又有以陰移士人之魄故夫梨棗之役房稿爲重然而作者如林車牛可汗眼根未淨砥玉等觀標目指南存乎盟主則又有生不同方魯鼎多贗出非其所襲舛成真既悞初機難逃耳食蓋觀者苦于不能選而選者又苦于不可合世所時有輓近尤然

往歲旅食長安親閱坊本可稱摠萃比歸江左國門之書其合者僅什之七矣間求其故則賈人速其行而主者未滙其大也然則房稿之于合選其尤要乎予友黃經甫將對公車有以客婁東者童君請其稿行矣且求益焉經甫笑曰姑遲我明歲以與同籍者共此役已而果然則與其里之同籍者陸徵甫遍索諸稿可四千許貽書同人曰某局內之人不能爲甲乙請商之局外者惟精惟刻以不負其等諮求之備而使都人士獲覩癸丑之全惟下執事圖之諸同人

授簡卒業得文一千四百有奇俾予序其簡首予故不知文者也晚又有無明之厄料理載籍都如隔世惟是文章一業猶存眼底數年以來盛之徵衰衰之徵盛自相往復而至于今江湖河海之才務履繩墨秋月寒潭之品咸執人情雷同附和之技盡呈本色休哉盛乎不可尚已合選之刺譬猶鳩才于匠石之林相馬于伯樂之廐誰非柙杞誰乏神骨然而棟梁榱桷之異其用牝牡驪黃之稱其情則固有井然而不亂者乎今日之運房師之脉不在茲耶世謂遇合

有數此殆不然夫文也者主夫數而行之者也何論癸丑之役心鬼所結筆墨所如必止于是即我諸同人之品藻宮羽玄黃襍然並設要其必至于是而無不合者諸同人不能知也然則是集也匪獨今日者世風之會且以諗諸同人將來之色矣

虞山昭明臺會執叙

今天下所在興于文學青黃黼黻之觀纚纚洋洋靡然極目迫而察之求所謂千古不可磨滅之精神猶有間焉其偏者析義過精借逕太遠如梵志談章丹

家試訣非不朗朗出之終于沉頓枯萎或莽互不可
究詰此家爲政而人造指南車也神索于求全義詭
于偏至不免爲文學大夫之憂久矣李唐以詩取士
作者無慮數十百家要以燕許爲盛襄陽之什脩然
千載讀者謂有山林氣言非制也奔逸絕塵之足在
在有之古今一造父豈易而談哉日者白超宗先生
之式海虞也建旗鼓而揮之壁壘營陣無不改觀而
先生以爲未也又群諸文學于昭明讀書臺社之試
之四方有念之士皆得執經其前展采揆藻以務合

于國家之令而無不馳騁其獨造之能文學之興于
斯爲盛使讀者知魯誥不可以飾鄒文孔經不可以
演魯義破止一破承止一承歷萬岐之徑而攝入于
千里之畿觀者爭相詫嘆謂藩籬剖破卓然大家而
不知先生故有所自也先生晉陵的派也世之有文
者一當于主司輒思改步惟大家不然何者千載不
可磨滅之精神但就制義觀之自震澤而毘陵而海
虞弗能易也先生以此自式而又以此式士然則昭
明讀書臺會藝可得而知之矣予不類客虞久無不

人人歡予引爲氣類交而先生適以晉陵之派陶冶
海虞之鄉不類何似幸從諸文學得攬攘其旁也先
生之子曰吉者好從予游不類嘗目之爲神駒無煩
鞭影先生方以造父之範範之其文載集中不具論
論其全者通邑大都其必以茲集爲今之燕許稱盛
明也夫

清娛編叙

文者本于天地之靈氣結于人心之妙想而成忽然
劃然如古法書名畫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絕叫一

聲縱橫萬狀稍稍粘滯焉補綴焉影嚮支離不離毛
骨故文之于脫局難也知其解者憂之力爲洗刷磨
盪至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履惟道理之務去而不顧
其法之所不安則就局之難殆有甚焉予生不能爲
文而好觀自古名家之文與其一時不得不然之變
始知法後能知無法後知未嘗有法未嘗無法蓋文
章之變于斯爲盛矣先輩有言此道中儘可寄興亶
其然歟友人王子顥貽書不類謂吾黨踪跡落落將
刻一編以當晤對名曰清娛于時同人數輩咸出其

文若干互校而並傳之其法如鏡花水月宛然肖之
不可把捉而其無法如長天清水茫茫無際人物風
候市橋田舍隱隱可見如數眉目予謂子顥文無定
局而忽然出于人心之所是群而趨之三年有成則
必有先之者矣諸君勉之哉雖然予盲人也非惟不
能文且亦無所與于文而猶然以暖薄之語廁于結
繡綴翠懸珠之間而言若是母乃阿其所好以自賢
爲有識者笑耶蘇子曰文章如金玉珠貝自有定價
非人意之所能貴賤也吾黨聊以此自娛而已矣

刻許叔顥依綠園稿序

我鄉文章家之後能世其業者推許氏昆季今年魁
南服而主者猶恨不遂第一人是曰叔顥甫公旦先
生之季子也昔許先生以雄文顯于 穆廟改元之
初駕風破浪樹幟千古至今人猶宗師之叔顥自其
幼時便能吐驚人語以驩先生一時有文之彥爭願
結金蘭社余嘗幸與焉顧余齒先叔顥遠甚而心折
之叔顥爲人坦中濶視常有不衫不履之色其靜也
淵渟其發也泉湧世未有知其修者其文如其人刪

抹漓淋顧盼千里而結嚮構局之用無不澤于道而周于才綿綿乎其脉之清以明而神之注而不可端倪也故其拔山盖世之氣何必減重瞳子而味竒品貴識者謂王方平之麟脯庶幾似之今其文具在可按而覆也叔顥知名甚蚤然常有計算得失之念竊謂文如叔顥乃猶不能空諸所有耶今年春偕友人徐茂孺修業白門嘗以書抵予盛誇木末樹色情詞清壯予謂叔顥進乎空矣已遂脫穎而出夫君家無再舉之役叔顥勉之是編故其嗃矢云爾

遺清堂社草叙

吳中多新聲余不能曉其事而自幼好從酒人索其解初似唱音已覺唱情今又唱字至于唱字而音愈高情愈真然其爲力亦愈難矣何也字非情之貌而字裏無情字不達也字亦非音之節而字外多音字不切也蓋情至而字生字定而音發三者之用未嘗不相縮乃逐字者忘情解情者忘字于是向也競以音相高而至于今而字始出耳食之夫爭吐舌新之矣原夫作者之意本以字寫情以情傳聲豈至今而

後有字也哉則又何新之與有雖然字者音之骨也
情之母也骨之用不圓母之生不化其于唱字亦難
爲力矣夫文豈異是耶予生晚其遠者毋論即今上
離照之初士興于機調文致斐然久之幾于無所不
入今又無所不出矣以今日之既入而無不出而後
知斐然者之僅得其音即入而未出者之于情猶有
間也然謂文章之道音之新爲情情新爲字則非也
日月之經天始于東昃于西魂于朔盈于望人無弗
朝夕見者而境常新心常喜夫日月豈有故耶文變

而愈故則愈新而世之索故而不得其解者則故而
已矣我吳以新聲特聞天下而吳中之聲多自鹿城
始說者謂三江水駛而峰巒挺秀故士常得氣之先
豈其有券歟蓋吾觀遺清堂諸君子之作而重有感
也其篇中之脉若可以鑒爪髮之生長句中之眼可
以督棘端之獼猴而又能抑其飛揚凌厲之氣以就
情忍其纏綿婉戀之情以就字曲而不支文而無害
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歟哉余不能盡領先輩風旨而
竊觀我崑自太僕先生而後代有主盟以聞天下今

而後崑之新聲其允屬遺清堂諸君子無疑矣諸君子喜從予談恨無一得以助發其風氣而時時游酒人以自放所見若爾輒以爲社艸序蓋管窺者如斯焉已

婁東黃經甫刻稿叙

經甫自其少時即奮起于文大篇短章凌厲飛舞海內士宗師經甫爭先覩之不啻鳳之翔而景星之見也然用以射主司之覆多小勁而大却或已收而復置浮沉十年聲稱愈噪今歲薦賢書即閭巷孺子莫

不動色相告謂主文者知人能得士也然不免屈爲麟經第二人則一時知交之惜經甫與主者聲若一矣夫士吐五色而成文章豈不雲霞爛如已輒不鮮即鮮妍自喜而內負知希之貴不必諧時外迫日月之交不免隨俗以至壅腫支離屢變而易其故者母其心之不靈而所爲光氣者淺耳經甫爲人端方而多致寬碩而務養其有餘其讀書好破萬卷而不必倣依古人之聲而肖其貌蓋其心靈其手圓能令讀者久而彌光而絕無窒塞滯悶之感則其得深其味

長也令經甫少不留行其光氣故足雄視一世而較今日之所得孰高孰深則其文故具在矣予當年交經甫已值其沉酣時迄于今數更寒暑而經甫之年未強其文如日如月朝夕見而令人莫不歡暢此豈薄積而發者然乎哉予既衰且病無所用于世惟是四方兄弟爲風爲雨足以少快其生平今年經甫方與子將孟長長卿連鑣鄴下異度羽皇復騁足燕臺名之下果不足以得士耶世人好用耳目指數名流予非不知心醜之而要以舍此輩則亦不見有真士其神明所向至于錫予吾惡乎相之無已則有一焉其惟先乎其惟先乎天生水乎介子言錫予以其目而吾以其無目夫有目無目吾皆不得而知之小人善意知其先而已矣

奈何篇小序

語有之但見性情不見文字吾深有味其言其如索解人不可得何故嘗採蘭江上舟膠沙渚遂棄之而走覺馬頭殘月低眉笑人亦有無可奈何之感比至顧山披覽此冊如觀輞水潏漣與月下上但知其佳

不知其變周涼武問吾夜起狀莫須惱否不乃大頓
耶予曰正復佳吾尔時亦如黃郎落紙停眸相視奈
何時也然則奈何者如馨如阿堵之喻結于情之一
徃偶然出之其于悲喜之用何擇焉而非然也美人
顧影嫣然自憐那堪解語人花底相值從今柰何應
作自憐憐他下耳

華亭錢稚宣尚書義叙

昔在癸巳予初病目候試華亭識稚宣風簷之下偶
然病作亟為主文者所嗟賞予即不無同病之憐而

自醜形穢私心注之其後十餘年間稚宣籍籍執苑
而予方面壁墨窓下所得行卷見稚宣姓名文句必
令童子乙其處而閒玩之謂是此道中香象絕流渡
河輕鑣短棹難爲體局又復久之稚宣召記白玉樓
爲之潛然出涕意其文足可不朽去年冬友人徐伯
雨持稚宣之郎誠之所刻尚書義來風簷景色宛宛
目前嘆人與琴不偕亡也豈非以有誠之哉昔李長
吉詩杜京兆爲其序叙沈子明夜半扣門之語謂長
吉無家室子弟使人悽愴嗟乎人者必死之物而其

言存又况有佳子弟能知其意旨所存而傳之可不謂大年歟又長吉之詩時有誕幻世謂之鬼而稚宣獨恐其伐山開道之才以就典謨訓誥之則運蓮濡齒種種苦心誠之了了存之若是則稚宣之與長吉幸不幸又何如矣

熊澹生小草叙

予好楚交不多值丙子以後識蕭侍郎已藉孝介先生甘棠之蔽識季常因與知白爲未視莫逆之好去冬又得樊伯慎止矣臨川湯先生嘗東予楚士王天

根陳元石來此甚念公爾時神色俱飛漢之廣矣恨不得即身就之然竟莫曉何人云今年秋七月望日怯暑伏枕乃不意澹生翩翩而至已讀其文颯然不知暑之去體也曰楚有人焉如此哉澹生方有觸扁舟白下請從壁上觀諸路豪傑銜枚酣戰以舒其牢騷不平之氣噫亦壯矣娥眉胎禍才美秧毀故所時有真正賢豪政須從戰兢中得之耳秋雲方遠聊試濯足石頭問渡桃葉然後順流而西毋令河漢之才決而放諸陸咄咄澹生而獨楚才也歟哉予與諸君

子夢想爲勞聞人說楚不啻亡子之望其故鄉而澹
生獨遊黃漢間靈橫若是對之何能已已議者方欲
割鄭郢黃與漢爲一顧誠不知其才能當澹生者幾
也則澹生之方有觸于境亦何尤焉

捫蠹篇序

有詣予旅館相與語者甚久別去都不聞問姓名已
偵之則雲陽賀無因氏嘗從行卷中索得之稱爲絕
特之才相知二年矣又久之予以便道過無因相與
作百尺樓上語甚歡而無因出所爲捫蠹篇見示曰

業此聊復爾顧于世不無異同今以眎若予讀其書
大都眼空一世多所不屑真有傍若無人之槩而臆
理層骨花光寶氣政復淋漓筆楮間就使世人不盡
桓元子欲與俱度亦何可異不推第一流而吾友于
昭遠之歌之也曰于今亦少桓司馬莫向傍人捫蠹
談掩面讀之使人悽愴雖然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
者數人耳然至于今不可廢豈復蟬聲之所鼓噪乎
蓋無因可以自信矣

刻澹寧居問執錄叙

今文章家所憑爲標目之指者無過澹寧居刻義每
國門書出日傳萬紙都人士日夜誦習之惟恐其盡
蓋澹寧居主人能以其學信于天下天下用其不龜
手之術徃徃捷取封拜而主人不免泝泝統然其爲
心顧泊然無所起也曰學毋近名近名者不可以行
遠故嘗匿形避影至不欲青黃文字爲世人所物色
而贗者始紛紛矣學人滋懼曰小子何述焉于是四
方問竒之履日益進而都人士所願竊取于主人者
益務廣其途而求之則又曰庶幾竹肉之間其有問

執錄乎蓋主人欲辭名而不可得其心良苦如此乃
予觀於澹寧居問執諸人之業世故不可以無此刻
也陶先生言文者屢變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乃世
輒疑之以爲文故必弊之術故不知其常用而不弊
者其屢變而日新者也昔者仲尼之門顏淵之仁子
路之勇子貢之辯若不能以相一然未有不肖仲尼
者優孟抵掌談笑居然孫叔敖而孫叔敖不可見矣
今天下爭師主人不徒求之諸刻義而已也又進而
索之竹肉之間其亦有感于不可弊之用乎孔長彥

與其弟季彥聚徒授學一時從游者皆有聲名至今
侈言之以爲絕盛之事而主人諄諄務以近名爲誠
推以與人已愈有亦豈復澹寧居主人之意也哉其
賢于孔氏二彥矣

嘯古齋寅卯新義叙

陶會稽有言巧生于持格竒徵于走隘鵠的之難于
人也以無餘地惟無失毫末于此而後意指目屬矢
張鏑注四方萬物靡非鵠者靡非毫末者嗟乎此制
舉義之快論也然使無餘地之竒巧止于所及無復

弄丸遊刃之勢就使穿楊貫虱終爲有盡而易撥此
非天下之大竒至巧也至巧者常見夫格之未峻而
易持大竒者不苦于隘之無所從入直以爲坦然可
走耳徃與子居論藝如此子居輒听然而起顧影長
嘯自詫經生業故可以盡天下事也夫天下事何莫
不有毫末焉中則巧多中則竒獨文字乎哉當是時
霜月葛帳了非屑意獨床頭萬卷楮敝墨渝晨夕矻
矻無所間予嘗語人其室則邇其人甚遙子居之在
嘯古齋可以當之亡何子居歌鹿鳴而南客有請梓

其寅郊新義者予謂持格走隘之用于文章一道亦
略可睹矣雖然子居之先有蒙陰先生讀書自重見
于志乘所稱說猶令人人惜其未盡數傳而爲子居
赤心白行下筆滾滾顧不難于隘與格而因是遂欲
以盡天下事然則子居之所就當何如哉即謂蒙陰
之後其道大光今日者爲之兆焉可也世人重竒巧
多不諳鵠的之說直取穿札射天爲雄則請以子居
新義徵之

刻歸太僕先生舉業全書序

古者掌故之家多與其人並傳不朽揚子雲作殊言
十五篇自言其始得之蜀莊君平林閭翁孺勒成一
冢蓋掌故之益于世如此吾鄉故多文學之彥藏書
時有然嘗患于古今不能兼而甚者以帖括之業不
可久此殆不然儒生誦法孔子窮年矻兀嘔心剝肝
其所注向何在而曰不可久乎則唐宋以來詩賦制
科之業當無存者而今世之神識膽力皆成烏有噫
其亦不靈甚矣顧汝善先生獨不然其說其所校寫
傳錄無問古今近世文章之士欲攷究先民之業而

無從多就先生請而行之不下萬紙先生亦欣然嘉
惠無吝色獨歸太僕舉業全書稍自矜秘曰此先師
手澤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必以吾力經理其間可
無漏脫不然者且爲流俗所亂予嘗請其大畧其書
凡一十五卷自經書義至論表判策暨鄉會二卷犁
然具在先生語予曰吾師蓋九上公車云每偕計予
與同門夏九範挈小舟西抵浙墅既出関則必雁行
而前視吾師容色所指而後敢請其三年之業以鉛
摘次之于槧不盡帙不敢退或時過徐沛乃返其後

師倅邢州料理故篋時有黠竄予皆能得之而師亦
自言吾文三變長短之體畧備噫嘻先生之爲掌故
良亦苦矣韓退之之書幾供魚腹而歐陽予出之敝
篋之中竟以振八代之敝與揚子雲等而歐陽予亦
遂以逸氣繼司馬乎長豈誣也哉雖然先生且老而
竒逸博聞不減年少則梨棗之事政在今日然非吾
一鄉一士之念也太僕之書茹吐古今鎔鑄百氏然
不免顛躓于時至九上公車始得一第而今之海陬
遐壤冠帶之所至止苟具靈性者誦法太僕迤相傳

寫如日月馬朝夕見而心喜此豈昔之人有異于今
之人也哉蓋古來名世之作多爲物始其久而必彰
如揚子雲如韓退之無疑耳然則掌故之功于是爲
大云

談藝錄序

予于藝無所入但乘興而作自覺筆到徑開想與題
會人謂之佳又顧升伯湯義仍李衷一顧朗仲王又
新之徒搜索傳寫輒語人自有斯人覺文與可胸中
成竹不免涉徑久之予亦自謂之佳有惡予者倡言

山人枯寂以相詬訾予掩兩耳願不受此人號又有
操戈于室者曰淡至之文非時所右欲令田巴柱口
嗟乎世無魯連惡能緘吾舌而索莫蒿下哉乙丑之
歲予始不復談義絳玄毛穎幾不相識徒日夕聽兩
孤號嗷間從騷壇詞客潦倒壚頭終非所習困頓而
歸而兩孤面予有竊竊之色予意甚憐念廢閣既久
漫勞唇舌不幾操瑟而鼓之齊門哉時乙丑十五房
行卷方熾籍可汗牛縮胸不敢寓目既寓目輒不能
已喟然嘆曰故鄒魯真正面目懸諸日月不刊之書

也或又有媿之者曰破碎程墨決裂功令予听然曰
故誠有之獨不念披沙揀金其有不盡臆而出縱送
而中考諸錢王大家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乎
予曩者泚筆時蓋猶有督程削墨之思焉所以不至
又賦性煩紆火升肺旺其或至之而格于喉舌之乾
焦不欲重傷其性命之情決然舍去者此予所以終
不至耳雖然考諸錢王大家而不謬即是今日者更
入更出且變且化而于吾曩者所窺枯寂淡至豈相
刺謬哉作談菴隨錄蓋曰襟然舉之而必于是也

易解序

昔者孔子學易編三絕而後喟然嘆曰加我數年可
以無大過矣予爲兒時則聞長老先生言孔子仕止
久速各當其可易矣晚年內省于進退存亡得喪微
彰剛柔之用猶有撼焉故云爾予逡巡請曰夫如是
則大過云何夫其自謂年少氣盛時視易玄妙求之
太過耶論語大字當作太字使耳長老竒其言嘆曰

異日者將有述退遂取易林焦贛太玄楊雄說文許慎洞極

關中說王正義孔穎達諸書反覆讀之茫然莫得其解

乃再讀本義以合于二程之說旁通我朝蔡清蒙

王守仁李賢易孫從龍徐師曾鄧伯羔蘇濬兒吳

易說伊在廷繆昌期張振淵程汝繼諸家之作致志

集其事曰夫易我不得而知之矣雖然秦火彌天而

易以卜筮獨存蓋聖人故知秦之必火而託于卜筮

以存之也此易之妙也然而易之時義亦未嘗不在

卜筮夫易吾烏乎得而知之哉吾所知者孔子之說

曰今用之吾從周藉使孔子生今之世為今之民則

亦不得不從今之本義青青子衿持方寸之簡婆娑

春秋兩榜間為仕止久速則止耳今年春草堂清暇

于是作易解爾時有刻會通者都人士竊竊傳之而

要不能外蔡徐繆諸家以自行其見雖然予以備

採擇則有餘矣而吾猶不能無區區于斯人者何也

會通之書近不及李文長導窾遠不及歸太僕筆記

蓋太僕之作宗漢述宋漸闢其說文長之窾則集諸

家而互用之不徑不實使時義可傳周易不朽兩人

者將大行其志豈顧問歟述而不作請附斯語倘有

過而問焉解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今用之而已矣

四書解序

萬曆丙午憂居草堂有二三禪人問四書大義故有標畧之作挾微摘奧辭簡而義纖遠馮開之先生見而悅之索原稿將付諸梓而先生歿家無藏本世不復傳後與兒子桐往來海虞常潤間更涉寒暑作會解嘗語桐二解若行可掃支離附會之習庶幾標不為畧而會不繁也兒亡而此事茫昧語及之故有不能舉其說者歲丁卯課兩孤為前所為耳觀指授億者什三忘者十七殊自覺曩者未盡孔孟之旨固不能不存副墨以俟他年更有入乎允若干卷

顧宮諭遺稿序

往與宮諭公談執時其文已傳海內每脫一目海內士竊竊購之如景星鳳凰爭先睹為快而公益喜自負擬議不輟士有以文贅者輒傾底裏予之轉高轉細聽者或不盡解則盱目奮指振筆劃然令人口吐而目眩五內颯爽或繁音累節一經刪芟蕪穢剥落罔不競耀于光明故嘗語人文章之道直與氣運相

終始凡不更世故不涉奇險不析針芒未有能造其
域旨其味者也以故公之爲文至多臚傳而後海內
士竊寫如不及終莫能盡其棄餘之刻大都歸田後
就其會意者彙括云爾長庚夜殞藜火掩芒有識之
士爲之扼腕浩嘆不知何時復見如斯人者予謂斯
人雖沒而其言存讀者固可摸索而得也蓋公之言
曰夫文者理而已矣機而已矣天地之脈流爲江淮
河漢其決溢崩促湍迴喧潰之勢雖各極其所至而
終必滙歸于其故不爭其所故機用而不敝理刮而

彌新讀公文者起伏傷觸擒刺高下淺深濃淡之致
不可端倪有人焉引繩把墨而索之罔踰尺寸何者
其識定也識以運力力以張膽此公平天下之道而
于舉子業露其一班者歟雖然其言存而其人亡吾
又惡乎質之矣崇禎元初海內興于文教而公之子
叔源中穎兩君爲梓其遺稿若干首風流宛然鬚眉
可鑑修文之彥必有入理出機幸公之不亡者老夫
聞筑則有旁皇殞涕焉而已耳

歸菴社草序

詩起于情湯先生言情不知所起夫使當吾不知所起之初忽焉成詩令人讀之若不能不爲者此天下之至情而古人所以必傳也今人之情何必不如古人而尺寸取似焉去古遠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古之人歎其所不可及者無如以有求似而猶曰情不知所起微乎微乎豈賦家之心終不可得而傳歟曹劉阮陸李杜之作破碎沉冥遊衍飛動彼其興酣筆橫時要亦不自知其爲曹劉阮陸李杜而何似之求爲夫子天下不能詩者也既得與歸菴之會春

盃入手便向人索韻侵尋遂以甲子秋天空雲遠木落草黃諸人未就丹砂不免蕭瑟遂乘興謀爲歸庵社爰至歲晏更長燭明未肯罷約亦時更換讀之臨景構結不做形迹庶幾所云以有求似焉者然竟莫知所自起故有向之所惋轉盼陳跡鞮然而一笑者矣李太白有言昨夜秋風閭闔來洞庭木落騷人哀遂將三五少年輩登高遠望形神開吾爾時已不作丹砂想但見我三五輩形神開滌而已矣社草刻成爲弁數言其首嗟乎夫子所謂因捨揄之爲樂而知

大鵬之道遙者耶

雪堂集序

爾瞻性至峭長嘯孤吟都不知向入所在昂首行市中遇瑣尾子衣冠拂道則提鼻過之或強而揖就與語弗應故獨好遊二三子每相見輒作青眼宛宛竟一日旋卜其夜而二三子亦惟爾瞻激昂絕叫供默沉往無不以爲佳適文麗藻披襟相賞亦無不竟日卜其夜也于時相里生盟于歸菴爲韻語社爾瞻遊焉而善遂賣地玉山之側心許二三子爲西園之侶

題曰雪堂而社二三子其中有好事者繪而傳之于是二三子盟遺清則爾瞻在遺清盟綸閣盟浪齊則在綸閣浪齋而予故有三尺地種梅樹兩株盟曰草堂社則爾瞻在草堂爾瞻故負絕特之才追躡騷雅其視世間一切齷齪附會之習亦如其遇瑣尾子衣冠拂道也而爾瞻之詩若文亦有沉浸于日月如西園主人所謂漸老漸熟絢爛之極轉入平淡者乃其嶢嶢戍削直追蝌蚪鳥跡而上之隱隱自見于和平澹雅之中青蓮長吉京兆眉山無所不舍無能擬議

其所似 神廟丁巳爾瞻死雪堂予時客潤州夢爾
瞻來別兩人扶翼而趨風若有囑者我家人倉皇來
告則爾瞻召記白玉樓死矣相里生曰爾瞻賦東坡
初度詩不舞弄筆墨今載雪堂集中顧尹玉亦云此
爾瞻獲麟之筆也崇禎三年夏爾瞻有卽曰偉長傳
示其刻草堂草堂故所與諸賢歌東坡初度處也傷
乎傷乎王氏七葉有文自九龍山人而後至于王屋
臨安德安濟南世為騷壇眉目而濟南少負驚人之
癖跌蕩陽秋敝蹤絳組逍遙世外自謂鉄心石腸綠

影都絕乃不能不失聲于父子之遊夫亦愛其神駿
千古遼邈固不獨天性而已予猶憶爾瞻髮未燥時
土苴制義耽玩歌吟時病瘦濟南謂予且諷之予亟
往為爾瞻歌杜曰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
慵爾瞻喜笑曰念慵萬事何得不瘦少間歌李曰天
地至廣大何惜順物情爾瞻意弗然之有間曰咄咄
青蓮大則大矣亦誰能順其不情者予以告濟南而
後濟南輟然知爾瞻之必有立于此道也嗟乎李唐
諸王孫錦囊集就召記王樓然無家室子弟淹沒一

十五年賴其友沈子明請于杜京兆行之而爾瞻有
魚軒收錄傳之偉長然亦一十五年而始顯斯豈偶
然也哉潤州之夢毋亦雪堂不朽之事如水光雲影
無所往而不在焉爾李于鱗有言詩言志也士有不
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于後也卞和氏奚泣哉嗟
乎此或可以序雪堂集矣雖然猶恐爾瞻意弗然之
謂昔也當吾世而有二三子何患乎而俟知己于後
也

顧翰林文滙序

今天下學士家誦習翰林之書人置一編焉其求未
厭也翰林在都門時馬鞭所指道路聚觀竊竊歎古
今空靈犀利之才何修至此比省歸而客有快觀其
全者亟請行之足相躡其庭無寧日于是乎刻文滙
文滙者翰林自滙其嚆蓮嘔心膏晷相繼之所得全
爲一集予得縱觀之如南郭子隱几而聽天籟之作
萬竅怒號口鼻俱奮各極其趨之所止又如韓子登
太華攀磴險絕足不得前幾欲慟哭已而喘息漸蘇
眉眼清快嗟乎哉不圖爲文之至于斯也雖然嘗試

按目而校予猶能憶其命草之時與其當年友朋相傳之槩夫所謂嚅蓮嘔心膏晷相繼者如翰林良苦矣嘗與客挑燈夜語月落參橫晨光未起七目俱下嗟乎哉亦何感乎爲文之至于斯也今世空靈犀利之才如星流電折無所不出亦復無所不無然不免詘法以就其才情之所欲得已覆過之黠焉勿解而咀英吐華之士浮沉弗收往往跳而匿諸理以爲法則固然至于大家猶不得免讀文滙者可以不感于工拙得失之數矣李長者自命其作我有二十分才

二十分識二十分膽不必然以與翰林其庶乎雖然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神而明之光塵俱妙要之不離文滙者近是翰林舉止恂恂弗勝衣白腸赤膽真有萬夫必往之槩其文離奇夭矯至可駭愕而繩之于法力能運之斬如也蘇子稱凡書類其爲人豈弗信夫

歸庵詩集序

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此一言者古今所不能易也而莊子未嘗有詩豈言之者不知耶解者曰莊子知之

莊子天放其才汪洋自恣不受律律非莊子之情性也而時亦未有詩焉令莊子受律為之其詩必佳然非莊子之所以道其情性矣予觀歸庵主人之作出乎性哉而節中乎情願受律焉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成天下之亶亶者歟主人十二而能詩十五而成帙二十登壇三十名傳海內為此道眉目其耳目所際自六籍聖人之書丘明司馬二十一朝之掌記旁及荒絕混沌汲塚漁陽石鼓可喜可愕之變無不覽索嘔嚙之用獨持無始性情搬涉運劑于古近

五七長歌短什之間浮聲切響翕然出之而無不有也無不空空如也噫亦大異矣編年集具在嘗試按而讀之戊壬之集雅癸丁之集葩午戌之集側亥卯以後之集生生就如卷首自言如海無底未易蠡測而要是歸庵主人面目無能假借洗眼反覆上不及國風雅頌三百篇之教而下無與乎晉魏李唐初盛中晚諸人之為要以滿殼而蕝如的而止欲令淡掃鉞眉者不韻剖破藩籬者無情噫嘻有性有情而又願受律者其誠能也如是則昔人所謂非理非學必

傳必入之肯庶或有窺于此道焉予生不能詩老又
不學十年以來爲歸庵社諸人強授法律遂得婆娑
其間折韻揮塵大都相半一日謂主人言令吾等莊
語詩書禮樂非所願聽談天雕龍堅白同異殊言方
說亦幾于優人顰笑無煩牙齒晉人吐納風流不煩
隻字差足賞心主人笑曰世說正復溷人予俛不應
歸爲題其梨棗之三四竣役者他年天根現而海涸
予老不能待故蓋予所見主人集大都主人道性情
之書通志定業而成天下之疊疊者云

蘇長公編年集小序

自有宇宙而有三教聖人之書學者各守其說莫肯
相下然其究多有陽擠而陰用之者于是乎五臟六
腑之情爭擾于門戶役役焉至老死而不得休息曰
吾師故常云爾而眉山公獨能以圓神方致之用游
戲翰墨談笑之間玉堂瘴海無不等觀生老病死視
如聚沫蓋古今一人而已矣予自幼好讀其書多所
纂集廢視以來猶能憶其什九嘗慨然惜公之文不
可盡而吾力無如何也草堂永晝耶次其有會予

者按譜錄之得如干卷以與三教聖人之書並存不朽俾後之知書者有以適其性命之情而無徒自苦焉

崑山節孝錄序

予不揣僭爲人物傳十卷其忠孝廉節之士大夫頗無掛漏嘗出以眎文殿撰謂予義稍寬固不知予非自附作者不能不廣述其事蓋有待也孝子自陸安而下得五人合而言之又益以龔生所存沈楠剖乳事爲兩傳耳節烈之婦貞孝之女未之能逮今年冬

司訓堵先生嘗以見詢念國朝縣志自隆慶二年後迄天啓四年未經纂述予爲此懼乃按顧蔣方三志所紀續以今所見聞得孝子若干人節烈貞孝女若干人或顯或微皞皞乎不可磨滅者爲皇明崑山節孝錄嗟乎嗟乎夫非宇宙之正性正骨與而令七十年來沒沒至此也自世道交喪士鮮掌故之司俗多浮誇之習士大夫之家一二傳後焯赫相矜問其祖先典籍茫然莫對自謂所不知何人矣而况編戶之氓救死不贍何暇知禮義哉其淪沒可勝嘆乎昔

人微顯闡幽則我豈敢謹錄而存之以自附于不退
處士不羞貧賤之義後之作者或有取焉雖然聖王
在御寧有遐遺謂必後世有揚子雲則予有罪焉已

滇南雜紀序

滇南雜紀者聽庵主人紀遊滇時所嘗耳而目之履
為考信可示將來或其一時之摩畫永底烝民世即
未之能盡而主人不容不述以告世者也或謂主人
守官晉寧則既有晉寧志行矣此胡以紀焉予應之
曰夫志者志晉寧也非晉寧事不得書古之君子守

是邦也必通知其山川之秀美賢人君子之遺跡與
其地形險要習俗雅淫然以行其所欲為而不格于
議論之異同官方之小大狹聞之士多拘汎濫之識
寡要其于天下事何當焉主人特起吳會之間逡逡
恂恂若不能勝重襲而目無停覽手無停批既已周
知天下利害得失之數隨所操割無不迎刃雖復試
鋤一方而神周徼外自謂鈎索六詔之全然後可以
治晉寧苟安晉寧而不務為經久可行廟食百世之
績或世不我用飄風過之斯豈主人之意哉故夫雜

紀之作雖以志滇南可矣漢武帝創開西南夷命司馬相如建節往視冉駝葉榆之君長並請內臣南中始通文教我朝楊用修謫居邛笮間人文大振滇南習尚互見于世所傳一百二十種諸集方之是刻尤為畫地成圖抵掌可述矣然而主人之意故不在此予嘗有言聽庵主人濟世之士也或曰主人非濟世者也濟世者必與世推移然後可以得志于世而主人不然此夫從旁論砭不識癢痛之語耳男子載七尺抱確乎必不可拔之志俛首一官四年首膺十載

通綸編衣無縞檢篋無銅亦幾于提鼻忍息務行其志者矣世人知之都不能盡吾于是刻不能無恨恨耳故嘗合而讀之如議酸水蜀銀金價鮮額丁差齋甸諸篇鑿鑿可見行事至于策畫孝之非兵御史動色稱為特鑒其識量亦少信矣西尾之役被數劄不動夷人黷駭而走豈復知此身為我有哉而當事者猶未免置于唇舌主人即欲推移其說其可得乎故曰聽庵主人濟世之士也主人負郭不滿百畝之任必貸而後行其居鄉好稱說張可庵先生事紀滇必

發明嚴恭肅此亦可以知主人矣雖然吾意故云爾
于主人何有哉

崑山縣城隍廟志序

國有史鄉縣有志家有譜牒此世運升降之紀而人
事得失之端也玄宮梵刹厥有肝膈者亦時有之然
不無附會牽合緣飾一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君子
譏焉 高皇帝開拓區宇建城濬隍設之神道置之
師徒與郡縣長吏等廢興賢不肖與運終始其事不
可以不志胡古曰古聞之太史公序述六家道家與

儒術並載而道之衰也惟應供是務雖有文牒世系
不能自述則必乞靈于儒者然予予唯唯否否古乃
聚所藏敗楮剩墨眎予飽魚蠹者什三傳亥豕者什
二其髣髴可見口澤未泯者亦不下什之五醜類而
析之則其創建補葺增益規恢之名姓日月可得而
攷也作建置沿革志第一其初縣官卜度四正四隅
之故跡尊照一切壇壝之免稅免役可證也作疆界
志第二質文述代世有增修神盼嚮答日新月盛作
廟制志第三四民作禮頌述末由墨刻填詞可垂後

系作扁額志第四國家祀典厥惟春秋神廟靈爽主
之長吏齋宿朔望水旱疾疫修禳修祿無怠無缺爰
及四境屠牛擊豕肅若奉公而不淫于祀作崇祀志
第五一字異同訛謬相襲况當創始尤宜傳信作攷
信志第六金石碑版歷代所琛大乎名章文獻攸在
作碑文志第七廟以安神院以安衆先合後分同源
異派事理所有紀載宜詳作道院志第八頂冠傳錄
隸名黃老中道去之無容混載道法單傳比肩易素
源分流錯世系難尋作題名分派志第九洞中日月

長如小年檀施國恩誰當虛度作清規志第十派列
黃冠職司廟貌受直怠事罰有明條作輪直志第十
一志道飛昇僊人尸解生養死葬傳示將來作藏蛻
志第十二賢不肖無徵後人何勸疑與信並載雖彩
不傳按實寫神可使死者復生無報無怒作廟祝列
傳第十三朋來遠方可與考業四海兄弟允屬家風
一言可紀一事利生德難泯戒學何常師作流寓傳
第十四國初贈遺已充魚腹殘筍什一不敢失墜刻
而傳之以俟來者質文之運畧見于斯作詩文志第

蕉雨軒初郢集序

善乎史之稱曹氏也曰據鞍草檄橫槊賦詩此一人者古今未兩之才也而予獨不難其才難其學蓋曹氏之言曰老而能學惟我與袁伯業夫惟學則不能不爲文章能爲文章則何論極其才之所至即才之所不至學能至之故曹氏之集大都出於戎馬干戈之際而曲盡其飲酒談笑之樂如昔人所云能爲之工不如不能不爲之爲工也故其言曰豈有四目兩

口但多智耳噫嘻多學則多智曹公將誰欺乎故凡天下之士能爲其一不能不妨其一者皆不學之過也朱方黯讀書蕉雨軒縱廣不能尋丈脩然自遠而又嘗遨遊常潤之間耕研自給其矻矻談說文史經畫本業亦已瘁矣而能以其餘爲歌詩頌賦碑版金石駢麗之文尺楮長箋弄翰嬉戲之作積二十卷出以眎予嗟乎自非好學其何能致多如此哉予每聞方黯煮茶燒魚書聲恒與曉漏相徹意他年所得沉博絕麗之詞將與春物並鮮日月竒耀乃不意其黑

頭多智而又常得於往來談笑之時古今並傳一至
於此予中年病廢意殆不欲釋卷則使兩童子更互
誦之至其觸屏鼯睡予與方酣間口授所作童子脫
腕而書猶常不給亦復沾沾自喜謂可以銷除白日
而今觀方黥之集故自覺君苗之硯不必長潤矣而
方黥固請以予言爲券所謂菖芟羊棗之好未易詰
所由然也予欲自處老而能學方黥其何以復我

刻多雲閣詩集序

集為秦州牧周如止著季瑩其字也

昔者唐中丞論詩其言曰宦遊之士不能使景就其

情居山林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故夫心志常與耳
目相遠山川之與人多不相值若然者明宦遊者之
無與于詩也上馬橫槊下馬賦詩自古及今槩乎未
有聞焉予于此道都所不解間追逐時賢聽其談義
亦嘗致慨于耳目之囿苦不相及而當之持其尊所
為多雲閣集間眎予相里之室循環讀之曰異哉故
有情景相得如季瑩其詩者乎登高之賦莫或難之
矣季瑩持三尺爲天子馳驅南北之間簿書台蕩
督餉偏橋斯亦勞人遊士鞅掌之場功名遂宜無

餘力而發之歌吟故獨澹遠閒曠尺寸古人而不泥其法不就其局有如是耶興安之役北顧劍閣之崢嶸仰睇太華之崔削筆花墨霧噴薄于几案盃酌之間又可知已咄咄季瑩其何修而臻此吾聞季瑩自其少淵源千古曉析針芒爲一時有本之學故夫日出而涖政衙退而歌吟一稟于古尺尺而寸寸之其誰不游刃焉夫詩猶作室也作室者必奉規矩然後從事故夫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揚亭葛廬之幽之寂代由匠氏疇廢規矩哉羅規矩于

胸中操而削之巨巋侈麗幽寂惟所欲得則多雲閣詩集之謂也烏乎知宦遊之必異于山林而情與景果有不相及否書以貽當之且質之相里氏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張炳燾



較



序

刻科第陰隲錄序

語有之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斯不易之論矣今世以科第爲福其文辭嫻美滾滾不可遏抑輒指爲福先之慧說亦非謬顧未盡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積之言陰也故曰西伯陰行善天下皆歸之此三言者慧之至福之券也今天

下慧業文人所在多有然未暫慧所從生又有慧焉
但取言美滾滾自傲故雖慧而不長福亦不固何也
慧之業似覈抉擿刻削能令古今好醜之情形無所
遁斯已甚矣前際後際了無所積以供寸管之屑越
其誰能享之故處今之世而能知慧所由生陰隲是
藉斯爲度越文人爲大慧往時讀友人李子素業雅
知其慧之先發而子素又能輯所聞見彙爲一編題
曰科第陰隲錄至欲去謗居誣去誕居腐去自棄居
不專噫斯其慧以修業而其餘以供同好觀者可以

知其福矣雖然此非子素能也吾鄉百年之家以積
善爲學必屈指李氏其才振振輦出而無泛溢驟集
之勢識者稱慶遠流長其來有自云子素之大父元
涇先生揮金振乏好買萬金良方邇淮渡河手刷瘡
痍令白骨再肉而受者不知其名姓所居星溪黃瀆
間至今語及先生有垂涕者然先生雅自放世能誦
其高華自喜之槩乃不知其陰行善若是如是積如
是慧如是福可思量不可量耶子素之文進乎慧世
或有之又可知慧所由生如子素者吾未之見矣予

不能廉其說爲同志助請以子素將來福證之

許中冷先生詩稿序

予不類少侍諸長老凜凜惟恐弗稟於度而中冷先生故嘗呼與語豐豐言之謂此子似有知者久之意彌進當是時先生聲藉菴林間旦暮且摩天去旋躍旋止終以無悶顧獨喜歌詩自放嘗薄游汝洛嶺越間歸橐蕭然意自得也予每見先生里第掀髯長嘯具道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其一時所與游或啟奚囊相眎欣爾竟日先生既歿而其言存然欲復挹其風

而不可即矣蓋先生淵源家學有以自樹故不爲途窮所易如此今年夏予歸自潤州再讀先生之詩性情談笑宛然在目爲之撫卷三嘆昔浣花叟自集其詩爲編年體而香山居士長慶之什手校藏之雖復光鋠萬丈然不無身後之感其于先生今日何如也明懷將官于滇殆不能治裝而急急爲先生存其所自得者且云因詠以見行則誠先生之志也哉

客虞小草序

余不佞濫客文學先生之里里大夫方講弦歌之治

一時人士蒸蒸向化余心樂之然浪甚弗能聽也虞
之學士先生騷人佛子下至小夫婦女雅能據梧而
吟撫弦動操冷然清圓而余故所善二三同人又不
乏鍾期之耳然而鄙甚弗能學也春巒秋月翠竹丹
楓令人應接不暇亦時携邛杖聽松聲泉聲鍾聲梵
聲里人笑歌管絃聲欣然竟日緬想巫咸仲雍之遺
烈庶幾猶有存者而盲甚蹇甚弗能遍也然則余之
客虞山亦窘矣晨起啜粥二甌童子便煮泉相俟屬
厭而止午飡夕殮後亦惟鐺聲是聽舍主人既心憐

余而昌芟羊棗之癖自余數十兄弟外亦時有之客
有從四方來者又時時題鳳于主人之丙舍主人弗
去也故余雖不能選虞之勝心頗無恨久之亦不知
此地之爲虞也故凡耳之所營意之所止時發于二
三子之問莠去而不復念矣有顧生明卿者謂余子
何以紀今歲遊余無以應也趣兒子檢敝篋得文十
八首顧生能作小楷存之嗟乎然則余之客虞山可
謂實而歸矣春飮其響夏襲其蔭秋冬落其實擷其
英耳無俗言身無俗侶坐有裊簾出有舟輿即數十

紙酸薄之技且載虞人之筆以往吾他年雖化爲異物竟魄猶樂思豐沛也夫

易經十六科房選序

語有之善易者不言易此談理之詞非所論制舉之道也制舉之道其人曰經生其言曰經生家言就使甚善其說其何能付之忘言用物取類曾無所叅伍錯綜以獨成其是故必有先資之信如韓子所謂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者則近世所傳房稿者是已雖然其言連牀而多支其格力離竒夭矯而不免時詭

於度甲非乙是日傳萬紙而未定也吾鄉諸百爾氏與其友朱聖玉砥文礪藻駸駸稱此道中眉目而其學務以明經爲鵠摘鉛刺槩覈要研精不欲土苴一切而盡存其已陳之芻可俟後世不惑者百千篇有竒名曰萬曆易經房選蓋斷是甲戌而下迄今已未幾五十年文人一家之言儼然具在譬之天地之大日月星宿之彰山嶽煙雲之變既令人目駭而心怡而其小者即風卉露草駭羽奔蹄無不遊衍點綴其間欣欣各呈其面目也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于地理予始誦其言茫然無所依附讀茲選而始
覺其果有此事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聖人豈欺
我哉 高皇帝尊尚經術易爲其首長老先生童而
習之各就所得以成一家 肅皇帝朝吾鄉周憲副
濟叔始以溫細綿密之旨領袖一時後之學者爭稱
崑山周易又數年至歸太僕易之爲道無所不出海
內誦習其言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兩君述而不
作豈其無見於中意此道必不可磨滅者而縱橫若
是乎雖然吾友諸延之晚歲讚易集錄諸家之說輦

致山中殆可充棟延之百爾大父也其必有窺于不
言之秘而存其合者于青黃粉墨之外矣

劉先生焦尾集序

予生眇不能盡友天下士即所見制舉之文亦不過
閩越吳楚之間常恨無以自廣今年夏見白先生里
第出一冊相眎曰不怪一番烟沙所得友實多蓋於
秦則有此集矣予視其題曰焦尾讀其文則簡澹真
至如西子淨洗鉛華獨以神韻馳騁粉白黛綠之間
見者不可得而名狀也今夫嶧陽孤桐何妨爨下但

聞其聲冽而清悲將使舉世人人得而相之此其時
乎白先生曰夫夫故嘗問子之姓名又加念焉子盍
爲引而行之嗟乎予嘗讀駟鐵無衣而識秦聲讀焦
尾集而不知其爲秦中人也故凡所見閩越吳越之
文而可以曰某才某才者皆非才之至也焦尾主人
名士龍字

顧仲從近義序

蘇文忠論書嘗以從門入者非復家珍其言殊可喜
近世馮開之先生亦語人文須有聖胎始得有聖胎

者不從門入者也雖然至于今日說稍異矣文章之
道寧惟不從門入無亦不由胎出想夫出于胎者之
或入于門也微乎微乎予友顧仲從爲文吞吐超忽
奄有萬象政如杜子美詩畫得古人之體勢而無其
所獨專然用以干時幾得者再旋復失之令人致疑
于文之無與而今觀鹽城諸作意主消落光態愈瑩
世無西子之色妄欲淡掃蛾眉自謂不從門入不由
胎出斯何易言之也如仲從乃可語于斯道耳吾欲
寬世眼而嚴律仲從之本色迄于今如煙銷霧落耀

朝日而渙浮雲也亟請其稿行之

筆花齋夢言序

予既識御君子子顥座而後面昭遠然予與昭遠神相善也則既數年矣而御君一見之知亦政相等噫嘻氣類之于人甚矣哉昭遠文湛思冲氣時然後發言如其見而止而御君濬之以巧心滌之以素色運之以芒刃止激疾迴往來倏忽如李青蓮夢遊天姥青真蒙鴻蕩漾而不可定也予所得昭遠行卷郵筒間不必全而夢言所載累篇成帙管中半窺遂見全

豹則予所見御君之大全又先昭遠矣客謂御君才橫一時方當與海內賢豪並驅中原不得言夢此不然天下事付之夢觀則未有不至者必執有爲務謂此道直探之囊中殆青蓮覺時之枕席而已矣

白白生近菀序

今世好談絕特之文和墨落紙輒走其便利易與者此不足論即世間橫絕排空之手往來翕忽夭矯離竒如搏扶搖羊角而上而文章之路時復莽互不可究識夫夫寧惟手指之不靈其于書未暫暫也凡書

義意所在旁正首尾歷然可鑑得其解者可以縱橫
顛倒開闢宇宙稍眩瞽焉其于橫斜正直之用匪迂
必腐故凡目所未游而使人可以意取者皆非暫之
至者也吳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旁見側出各相
乘除不差毫末吾于今世未數數矣而嘗以謂白生
白生好苦吟如張旭學書即雷霆歌舞霹靂戰鬪率
寓於是故其于義甚暫其文往來翕忽夭矯離竒要
于達意而止然世未有知白生者予謂白生妙齡傷
恃徒未與于昆陽涿鹿之戰耳世人誠好絕特之文

舍白生何適耶白生嘗往來金焦間聽江濤亂空夜
起徬徨秉燭達曙亦時時捲簾書卧山中不名其何
人然則絕特之文非其人曷與也哉白生勉之矣

鐫支彙昭行卷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一言者古今論文之的也世
人同是而莫或疑之至左氏稱文以足言而後之作
者始務藻飾竊比于左氏之義遂起詞病然而非也
夫文猶言事也今有事于此敏口者能言又敏者不
數言而決令人味之不厭惟恐其盡者辭達也事有

首尾躔度如根連句萌不可以遂言者委曲宛轉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纚纚百千萬言而彌條彌暢者言足也由此言之甚矣左氏之羽翼孔子也蘇子曰行乎其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如是而後聖人之言與夫作者之事可得而知之矣予既老不能操筆爲文章而好談其事每讀春秋之錄與夫一時俊乂遊戲之文其言無所不足幾于五色相宣八音叶唱而竟其指歸猶未必達者何也意見橫生各務達意不務達題則足言之旨實始基之故嘗與友人仲從

氏竊竊辯之謂達意足言摠了題局而達者辭少足者言多則巧拙疾遲性實限之故非獨枚乘長卿不相爲用也仲從曰吾蓋得友支彙昭云因出其所著行卷若干見眎湊理起伏具見爪生髮長筋纏脉揉其詞駢聯而無傷其度不詭于則斷斷乎詞之達而味有餘言之足而截然止也仲從曰彙昭于世泊然無所嗜雖外物至不膠於心由此觀之彙昭之于題深矣如是謂之詞達如是謂之足言豈顧問哉予自少好讀司馬子長之書有長老教予曰若知其解乎

其文如河漢而無極其湊理緊而不及擬議也請以
與彙昭則何如雖然曹孟德上馬橫槊下馬談笑然
則達與足之間必更有解矣仲從鞮然謂予弁而行
之

嘉樹齋文稿序

予少好絕特之人落拓若無所與于世而又不喜人
厭薄舉子業以爲不足爲嘗恨不令魯連劇孟諸人
當吾世味其素心樂其華暢而又想斯人者令操觚
于今之世與士角則必工亦必無恢張揚厲之氣以

相高尚蓋予之癖見如此其爲士者聞而笑之則予
又曰若不見李供奉氣使高力士殿上而其爲應制
歌詩至欲入簫韶襍鳳笙以自媚於知己之主豈有
蕪音類氣自爲偃蹇以速戾於時而故號于人曰專
車之骨困于走隘也哉雖然嘗得其文矣又未見其
人必落拓偃蹇矚然素心而不滓者也閱世漸老不
無才難之感而又自醜其所見不能出數十百里之
間有以自廣乃不意失之勾吳間如吳千里其人者
非歟予與千里一再交落落數語耳語又諭諭徐徐

不爲迴山轉海傾情倒意無所復惜之狀而赤心白
膽使人增氣至讀其所爲嘉樹齋稿魁然者也磊砢
槎牙皆所不屑或曰千里急行義久爲世人之所物
色而不少挫故其文益橫厲而止于則嗟乎嗟乎吾
乃今見其人讀其文矣

刻李彛仲情語序

李彛仲韻人也而溢于情或曰溢之類當不韻此何
以稱焉政不知彛仲故以情溢而韻者也夫天下豈
有不韻之情哉凡情念所鍾杳渺超忽不可得而傳

亦不可得而竟近世湯臨川好情至之語玉茗諸集
幾于無所不有而又不盡乃發爲離奇變幻不可究
詰之詞至謂生者可死死可復生然至于可復生至
矣其又使誰竟之故夫彛仲之作大都類是如曰翻
然欲却愁纏綿難自決如曰自笑徒將真換假明知
未忍先拋舍如曰那能邂逅有心人不負相思千點
淚如曰仙緣定不比塵情鵲橋渡後知難曙如曰庭
花半委泥好事忙中過如曰寂寥四顧尋歸路人靜
燈殘卧一舟如曰昨夜雖無夢他鄉定覺寒如曰午

眠半奪黃昏睡夜坐全擔白日愁如曰秋宵風雨聲
有夢難飛去如曰自入廣寒消息斷並無青鳥到人
間如曰松根藏凍雪與月共生寒如曰風情更自可
人憐短夢依然對顏色如曰當時寵愛占偏先縱有
新歡落我後此皆忽生于情何觸而起何遂而滅使人
讀之如月明中掬弄珠璧流泉止激悲鳴殆非人間
之境而不知者妄謂彞仲出場故佳如曰且留半點
英雄氣破除萬念惟安禪此夫不解韻當令彞仲緊
關其口無與說夢焉可也

奉賀高玄圃公祖加秩叙

祖臺叅萊陽高公之鎮吳中也吳中士大夫動色相
賀謂東南半壁蓋有長城云或曰萊陽公大人也大
人之道以一夫不被澤為已辜吳人士安得私公且
公翱翔數年始為臺叅旦暮將必顯陟陟而去吳人
士獨如公何則又惴惴然私相祝也曰願朝廷毋忘
東南民即公顯陟必不去吳于是銓司且欲陟公上
其議會天子明聖思得長城東南者莫如公遂用今
秩公視事如初吳民始安歡呼之聲相屬於路而婁

江以東諸從大夫之後者若某某覲公丰采爲深于
是人人各動其色而聲傳之矣乃貽書不類令爲紀
盛之詞不類鄙魯何足以知公故嘗望公容貌而識
其爲人有度而甚晰敢決而忘言其于天下之事如
律度量衡不差毫末予之物去而不復有也吳中故
瀕海多吹葭之警強禪悍卒亦時夤緣爲奸利而財
賦又當東南之半水旱仍之民貧無所給公至旋目
而思慎慮而動視時一切緩急利病而調之劑之寧
遲毋亟寧簡毋煩郡縣大吏稟公約束而受成焉不

漏不迫民用以安海艘不逞旋撲旋滅而冒隱冗食
祭傲濤張之輩如狐兔竄伏寂無聲氣且願人人自
奮於功名而公故非有搏擊鉤鉅之術與夫一切深
中多數之用也輕裘緩帶綽有餘閒時進諸大夫士
而禮之其言徐徐其色愉愉至其譚古今成敗得失
之數以至當世之禮樂刑政兵農財賦賢人君子詩
賦詞章了然心口若指黑白使人舍然而返又如春
雨含膏冬日送煖而不自知其膚革之融洽也夫公
所謂正己物正之大人非耶大人之道即非吳中所

得私而要以公之爲吳中也政如獅子王搏兔其全力幾與香象等矣嘗試與公登埤而望烟消日出海不揚波是何景運哉諸從大夫之後者既幸于吾身親見之能無一言以自快其所得于公者耶頃者焦太史序公集而有味其詩故其言曰今之作者摠之無學術故根柢不深無力量故發抒不暢而公詩不然此兩言者其必深有概于公之爲大人本深末茂特于論詩乎發之而豈獨爲詩序也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殆公今日之謂而要之不足以盡公他

年海晏績成勒銘金石將必有爲王褒之頌韓氏之碑柳氏之雅也者以彰國家東南長城之盛而予非其人也雖然仲山甫蒸民嵩高之什具在公無技癢而心動耶凡我同志請拭目以觀之

贈大將軍杜先生序

吾崑之于海內撮壤耳顧不乏騷雅文章之業可結大年其間名卿碩輔焜焜轉熒煌史冊多有獨韜鈴之畧或所未暇然怒髮衝冠之性亦時時瞋目談之卒無能寔用之者君子曰此無資文武之難而吾鄉人

士未嘗不扼腕自憐其所居之僻小不足盡天下雄也憶昔 肅皇帝時戚將軍駕樓舡過海上海上人堵觀之川迴組練人人有躍馬賈勇氣而是時戚將軍方持墨客賦詩決賭引滿清嘯則又人人自失也蓋至于今猶驚相告云夫孰意當吾世有杜大將軍其人者耶大將軍自其先特進世守榆塞屹然爲天子萬里長城至大將軍之世益顯蘭河之役立斬名王獲首虜無筭中外傳說其事以爲非復今之人也大將軍慨然南望指玉臯片石曰吾先世寔處其下

於是崑之人無不竊竊頌說大將軍是重矣亡何王子無競自西陲來手持大將軍所著書示予不類不類伏而讀之如教錄岳志經武秘笈纚纚數十萬言大抵敦尚禮樂追躡騷雅奄有作者之勝而又自攄其餐霞御風之能橫槩談論惟所用之無不軼古駕今衙宮宇薛故不知吾崑之人于當年所見樓舡組練賦詩飲酒之致又何如也大將軍家元凱嘗繼羊叔子爲征南叅軍輕裘緩帶獨以左氏癖聞于江漢之間竟以平吳成晉業然說者謂跨馬穿札之任非

其所長而大將軍兼之故足竒耳浣花叟有言名家
莫出杜陵人則何惑乎大將軍著書若是多哉不類
又攷之洪武初詔取江南殷壯實西北則崑山公與
馬崑山公大將軍始祖也數傳至公器猶爲諸生語
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初豈大將軍謂歟不類矣淺無
能盡述大將軍之竒而獨喜大將軍之爲吾邦人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與有榮藉焉雖然是猶未及
王子身親大將軍之義爲異時羊叔子之鄒湛也夫
送蔣適老擢任尤溪序

士君子欲有爲于斯世其可速得志于民者莫如令
而至于今日令與民勢若加尊其威名幾於無所不
際然而爲令亦若加難者何也昔之民使由不使知
今稍異是蓋有不惟其上之所使而曉然知之者矣
民知愈察令勢愈尊上下交相伺以行其意于是常
齟齬而不相入又其甚者一切務爲搏擊進取以祈
皦皦之譽而民始病矣有君子焉惟民瘼是務而無
所參吾得失毀譽之私豈不侃然自謂直行其志然
而急之則難其下也持之則難其上也故夫爲令之

難難在動物之誠自反而誠矣難在必行吾志之識
噫非天下之至靜自信不惑者其孰能與于此華亭
蔣先生之訓吾崐而擢令尤溪也崐人士喁喁相慶
曰尤溪大治矣或曰先生于崐非有城社錢穀之寄
簿書期會之繁也橫經而談正已而率吾第見譽髦
之士雍雍濟濟焉已子何所徵而信其必大治尤也
豈有說乎此不然夫士有品而器有局規矩準繩之
用程量廊廟不失尺寸而小不遺于零雜細靡之物
方而方焉員而員焉何者其品局有以揔之也先生

之訓吾崐於茲六年矣其嘖笑舉止進反褻襲有行
之以喜怒而適已自便者乎甄別士類弘獎人群有
叅之以請謁而惟所舉措者乎齋祀酬獻飲社讀法
有飾之于大廷廣衆而幽獨未然者乎臺使道府長
吏之臨其上以至後先邑子分庭而抗者其有不以
先生爲如金如玉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者乎所
更醜類涇渭之辨所嘗一二傾軋之徒是非非是樊
然淆于前者有不如燭照數計而不可干之以私者
乎退而絃誦雅歌飲人醇醪各得其所欲而去者有

不以先生爲山斗爲和風爲景星鳳凰之時一見者
乎蓋先生誠至而不凝滯於物靜久而必諧其用識
圓而不滯其所自主語云獲上信友先生之于崑固
已略見其全矣于以治尤之民何有哉且非獨于此
予不類幸侍先生久蓋嘗於聲咳中竊窺先生之所
向矣先生之言曰凡士行合于古人則無不佳而必
肖古人則亦未必盡佳故夫宥進賢而有士大夫之
氣行仁義而有修道德之氣怡情山水文籍法書名
畫而有雅尚之氣博通今古析繭擢毛而有學者之

氣皆古人之不必然而求肖者之過也然則先生殆
規矩準繩耶蓋品局莫定于斯已昔者陳仲弓之爲
太丘也袁紹問其子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
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綏之以德弱
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不類竊欲以此券
先生之治尤誠有窺于先生非苟而已也於潛公曰
予蓋與先生同庠校云而未嘗見先生有遽色疾言
其于蒼皇黑白之辨了如也而從者日進至于今以
爲宗師焉蓋予不類信先生于崑而於潛又信之于

其鄉矣吾聞尤負山阻水其民巖耕而溪飲醇然自得而無悶其必有以安先生之誠靜而不疑于所不可使知也夫崑人士競歌詩爲文以壯先生之行而於潛公謂予不類當有言序其末簡故系之如左

嚴先生別號雪竹序

養菴嚴先生晚號雪竹解者曰雪鬪寒飛千里而竹亭亭直上此先生之自况也或曰不然吾觀先生春和之氣藹於眉睫自其少負蜚揚凌厲之才未嘗以色侵人雖閭巷劣子怒張跳踉聞先生之言見先生

之貌未嘗不洒然適也而又何羨乎雪與竹或曰雪之嚴然而騷人之所托也竹之標然而俗士之所去也維雪與竹于先生不亦宜乎張子聞而笑曰允哉先生之爲雪竹焉今夫花木之品如夭桃紅杏爭春鬪妍宜爲游人之所狎玩若夫凌寒傲冷如梅如松如栢幾乎鐵心石腸矣猶不免縮蒂敷蘂放其情致乃已而竹無花豈古柱下史生而自知其姓者歟夫春之日秋之雲遠態和光豐豐侵人膚髓然未嘗隸名花籍而窮陰飛雪六出之花使咏物者不能不推

爲第一正如維摩方丈天女譚禪斯亦宇內之至奇
已故夫人生之致老少之用春秋冬夏之序先時不
凋後時不發可以例庸夫必不可以例男子夫男子
性挾風霜面堆嚴冷何啻冰崖雪巘翠竹千尋脩然
物外乃其春生之意則盎然常爲之主故雪不以飄
英遜老而竹更以無花長韻雪乎竹乎此其爲用豈
易而言耶先生欣然曰如君言請更勉之于是合樽
促坐拍板催花衆客競歌詩和之庭梅亂落簷間旋
舞如雪皆大笑樂甚既別友人張大復爲之叙

蔣翁八十序

姜東有隱君子曰蔣翁其初賈維揚京汴間諸矜
者目量指計噓噓然若不能適晦朔即一錢捫之汗
出不能自捨去而翁用個儻行其物視時一切萬貨
之昂卑而昂昂卑卑卑馬泉流無所壅揚汴間人多歸
之簞贏鏹相屬矣會歲大饑無所從得值諸矜賈者狙
伺自衛異得一當相復也而翁慨然曰嗟乎非其命
求無益于得祇是取勞擾耳且人情豈相遠哉而必
負金自喜乎夫歲安可爲也悉縱捨之不下千餘金

而獨身走歸田間橐如洗不悔而是時其子開美君
興于文學穎藻特聞翁沾沾喜曰滿籛金真不如一
經耶然亦不甚程量其所止謂人故不可不勉于學
而已居久之開美翫穢世路落落無所合翁亦不悔
也翁既免賈從其子小築城市山林間花香水色月
態山容相娛樂以爲常而獨不能見齷齪人頓足避
去開美奉翁色而左右之無觸於懷蓋予與開美交
二十年知翁之槩如此今年翁春秋八十不杖不俯
軒軒行市中如少壯人或遇其所游袒跣呼盧憑陵

五白見者不知爲八十歲人也張子曰予觀蔣翁而
知父子之游焉今夫翁當其行賈時責券千金立可
取富即不然而開美逢年亦必爲貴人然吾嘗見世
之富貴者矣以毋衍子倍蓰無筭小不如約攘臂而
讎之雖有親暱比眼不相識矣何論千金哉然竟于
遺所不知何人止耳貴倨之子操三釜聚百順奉之
其親豈不自謂愉快然而左右之服勤晨夕之疴癢
如翁今日事事必得之開美不以一二數耶語云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吾始信其真有耳徃逸季爲壇盟

于淩水之上弟子日進則開美已籍甚其間歷塊一
蹶永息機用吾每服其識力之超當爾時固已知開
美必善事若翁如今日無疑也孫爾尊曰開美喜歌
詩其律甚細然不願世人知之夫如是則開美有甚
貴于已者如老氏所謂知我者希蔣氏世有隱德矣
請以此觴蔣翁其必以予爲知言也夫

表叔許澄川八十叙

許與張爲中表至于予四世矣而澄川先生蓋再世
兄弟云先生面城而居去予舍曲折不五十弓歲不

數至至則却立周視忽忽自喜雖老垣頽礎皆有情
義曰此某童子時所游息也若几若榻某從塾師時
所眠食也去茲七十餘年矣而若舍獨存吾每過興
賢之里左右矚焉則蕪穢之圃皆爲華屋問其主則
易姓者數矣而我與若猶得從容談欵于數椽之下
豈易哉雖然此七十餘年間兩家况味亦何所不有
乎蓋先生之篤于情誼往來有常度如此今年夏先
生再過草堂問故人無恙而先生慨然曰自吾之遊
斯堂也于時爲兄者幾人弟者幾人雖皆落落無所

遇然頗自振拔能以文章操行表于閭里而吾性下
少扼孤貧于先世之業獨無所就然回視二十年来
兄弟之聚漸如辰星今無在者予曰吾兩家故相當
耳追數前哲有消息無顯晦然皆長者譬之植物惟
竹與松天下之至貴也竹之生也劃然而笑不匝月
劍拔十尋蔽雲日矣若者雖不免凋然竟以凌寒之
性特聞而深山之松貫四時閱千歲不至改柯易葉
此兩物者世伯仲也先生知之乎于是蹶然喜相與
撫孤松徘徊久之而去又數月先生春秋八十有請

觴先生者予曰先生久齋素不會客其生平孝友恂
恂不肯以言忤物以色怒人當有採風者著隱逸傳
今未敢論先生有子某故善養然不能損昕夕之奉
爲客治歡如何客頷而退久之爲作澗松歌壽之歌
曰松之青惟先生之貞爰生澗兮聲冷冷松之秀惟
先生之壽爰生澗兮寒而茂苓之萃兮菌爲芝引元
氣兮斟酌之吾將取桃于方朔兮問棗安期先生告
予以無湏澗水漣漣石齒齒蒼龍擎空古如此

任弘濟七十序

予自少浮沉里中每遇弘濟必拱而就之弘濟輒呼
與語其色侃侃談天下事無所避予時尚少不能測
知弘濟所至心下之蓋弘濟已居然長者故不知與
予僅在雁行間也既久漸譁卒然相遇便往復各數
十交酣暢淋漓用相笑樂而予又時時從里中諸文
社讀弘濟所爲應世之文其言精悍確若銳然有凌
厲儕偶之氣然用以射主司之覆輒不售弘濟弗以
屑意其氣愈王而文日益工荏苒三十年不少挫予
既連蹇善病精氣銷亡間一蹣跚于道遇弘濟相視

慨然而弘濟挺挺自力無衰老之容把臂論文時出
懷中牘奏之白眼孤嘯猶足以消殞扶餘國王之色
而奪其氣予未嘗不廢然而返不復知予之得歲猶
當雁行弘濟也噫嘻斯亦吾鄉之奇士也哉弘濟爲
人擴然有大志世莫遂其所欲爲竟于不遇以老修
文之疾所共惋惜而弘濟自視傲然花晨月夕鶴唳
書聲一寓於排偶稠疊之間如劉備之髭阮孚之屐
嵇康之鍛即弘濟亦莫自解而樂之終身不厭或謂
弘濟無所放其志故忍而就此此不知弘濟之奇者

也桓宣武聽殷劉談義意不能堪亟取虎皮袴褶上馬舞稍數回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嗟乎人之所勝橫于中非譽巧拙未有能易之者也予與弘濟周旋久能知其竒勝所在聞雞課孫捷于倚馬斯政舞稍向人之時矣弘濟今年七十予不能以殷劉之談小阻其意氣而直叙自少所見于弘濟者羨弘濟之邁往如昨而予形已不逮也

贈夏士琰六十奉母叙

予且老頗諳季世之情嘗謂子之孝其親者不難其

貧而難貴富貧者子容膝而居畫垣而寢一切有無伸縮之情更相憐也以故親多念其子而子嘗愧不足于養即甚力無難爲者鳴鐘食鼎之家動而有體擊鮮奉煖皆非其力以自致取一當而已矣而又不然者情及其物斯為孝子然至其親老壽間有疾或返孩之年多索棗栗如童稚時則又不難貴富而難其貧何者貴富之家指衆力便貧者矻矻爲之猶不得當少間親必以貧憐我雖進不歡矣此其際難言哉予友夏士琰之奉其母夫人也予蓋謂之嬰兒云

而母夫人之見士琰亦以嬰兒之性每士琰從社還
母持士琰袖問所遺士琰探而進之氣溫溫然蓋自
母稀齡以後至于今又一紀于茲矣母故健七筋無
恙屬小疲有老人喘喘之狀而士琰客李氏李氏居
距城二十餘里士琰趣問渡不得輒負汗走及門呼
其母母據床呼士琰聲相屬也久之而母夫人霍然
起持士琰袖問所遺如故嗟乎斯何論善養祿養乎
哉士琰性耿介多讀書古今之業卓然可以名當世
當世亦知之然以射主司之覆多戰羽而返返則讀

書彌力文彌新人或迂之士琰曰臣有老母豈不知
千秋業可以自媚哉令謝事母將不堪故亦無從問
館舍具七筋耳蓋士琰之苦心如此張子曰高皇帝
時吳故有王仲光先生者竒節獨行篤于養母姚太
守聞而造之先生窺戶間輿馬填塞呼曰勿驚吾母
久之寂然則踰垣遯去矣予與士琰周旋以令遂其
尚故不難爲仲光而世未有知士琰如姚太守者士
琰之執可以必得于時即令富貴崇墉深宇又孰聞
其子母相命之情肫肫如今日耶予故爲之序俾有

攷焉

贈金文甫五十序

歐陽公好求天下奇士得詩人石曼卿浮屠人秘演當是時曼卿隱于酒秘演隱于浮屠歡然樂也而二人者皆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予每想其酣放淋漓之致至手足震掉不自止既貧且病不能着五嶽之屐盡友海內騷人逸士放其意之所欲爲而里中三四酒人好從予遊雅歌新詞無不奏也花晨月夕無不叙也山容水色無不探也拍馬騁員呼盧鬪辯

以至魔女魔鬼民驢鳴獅吼無不演而盡其解也竟月之鬱一日之歡一日之歡千古之感而予又自恨不能揀身淨丑場中稍露面目略舒情態乃文甫獨能之然而文甫亦五十矣文甫爲人負性自喜大類古押衙許虞侯之俠而出非其時無從見其才情之所至暇則按譜獵奇擁姬酣卧捲簾煮水抱甕灌花泊如也以故一時賢者喜交文甫而文甫意亦洒然相與顛倒而不厭予觀近世豪士好自矜詡如袁石公欲演天魔戲虞德園詭扮活法聰皆一時海內奇男

子了然人世之虛妄然猶不免文人習氣有托而云
而文甫為歡如恐不足奪它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
塊一咏一絲一管自快于長林豐草之間而予方抱
寒山之禪無功之醉天隨之怪南宮之顛以遊文甫
譚鋒岑削樽巽雲瀉自今五十以往歲歲年年朝朝
暮暮則何如諸君子歡笑樂甚更酌文甫且酌予俾
序之序曰歲在乙巳其月庚辰其日丙子天氣澄和
牡丹初放觴文甫者十二人女郎一人果蔬雜陳竹
肉遶奏觴飛五百籌添十千初旭而集啟明而醉

朱簡菴五十叙

朱子將從予游布衣草履條然自遠于衡門之下嘗
冬夜踐更對月懽然作見月篇以歡其父簡菴公公
讀而憐之以眎予有不遇之色予謂有子踐更能文
章不愈于囊帛櫃金從酒樓呼盧自快者哉簡菴嗒
然而笑意自得也簡菴產故中上使稍稍鄙瑣局蹐
積纖累微即不過于時亦可以為大家而意殊弗屑
人或負之不以措懷有客過簡菴者必擊鮮為具享
客白眼看天劃然長嘯客謂簡菴垂耳方口骨相不

宜貧脫未貴亦應驅武健奴數十輩出責筭子母予
謂如此公骨相出責故當顧不類收責者簡菴聞而
笑曰出而不收正吾意云爾於是簡菴春秋五十子
將力不能腆洗召客爲簡菴歡意復懽然夫世之宰
割屠膾微詞肅客以爲其親生日之樂者正未必歡
歡莫如踐更見月口能道所懷矣子將與弟子晉所
居饒花氣鳥聲井泉甚冽予所謂喜泉者也二君姑
酌以飲而翁度幾古人菽水之奉以俟其責之自收
而已矣兒子桐等請以復子將聊復書此爲簡菴公

五十一笑

世長五十序

客問予子家世力學習明時制舉業若弟則否何居
嘗聞之若弟幼善病而君家至尊憐愛之不使竟學
豈其然邪予俛首弗能應又曰子之先歲入可以供
伏臘其餘則擊鮮爲具以飽賓客至于子守其故忘
其節以至于竒貧故當而若弟般之冬無絮午無烟
子額不感而弟嬉游自若豈思其所以至此極者而
心無悔邪予亦俛首弗能應也久之喟然曰如客言

而予安所逃責乎夫弟之資性十倍我然竟于廢先世之業者我也以弟之神血守株而待亦足小康然而竟洗其橐同爲世之竒窮者亦我也客不能省予曰子惡知之自予之家世習此業至予父而猶弗售則凡所以課予者力殫於予矣勢不能復以其力及吾弟且父嘗語弟待而兄爲之僅僅守章句非吾家業耳予性不能問生產而弟嚴事予惟予指向唯唯絕不以予之希濶爲非是然而自割以給予者什而七矣聞子言而予惡得無嘆歟有間促酒觴客復引

滿自觴客曰愴耶予曰否否夫使予父不以課予無餘力之故以其先業責予弟弟必屈首爲書生後見予廢業必彷徨不能舍去則安得逍遙閒曠白首相從于先哲之廬悲相慰怒相調即弟不爲書生則必有門戶之憂隨其所存伏臘之產叫躑無寧畧矣其不能優游如今日無疑也今夫人之兄弟所以譬之手足者爲其相爲用耳予安其手足泰然中處以俟弟之自手自足五十年于茲洒然若自得其所欲爲斯亦幸矣又何愴焉客去具語桐稚女笑于傍曰父

常喜爲文然人以壽請弗應惡其佞也然則何不以其非佞者爲叔父壽予大笑曰兒言是也顧侍者書之

許後溪六十序

新洋江于吾邑爲東江抵江而南數里左折爲葛巷村其田故瘠而今腴其土平行有丹楓翠葉點綴江干上其居民佃畝而耕給衣食蓋負郭之奧壤村居之勝業也許君後溪偕其婦張隱耕于此許君之言曰凡人之所欲于世者造化故未嘗靳以與人而人

欲無厭而操則兩失其贏數操則數失之矣吾嘗出入農工之間二十餘年有餘不足豈在我哉我安能以有盡之年日夕營營爲後人羹魚飯稻乘涼刺肥計也又曰吾每見登壠之家戴星握筭吐哺運籌瘁瘁然若有失焉故未嘗兼口而食併節而衣也而吾亦不知有寒餒之勞且夫高堂華屋止于容膝綾綺錦繡止於適體山肴海餼止于滿腹吾籌之熟矣予每聞其言而嘉之而許君婦故與吾家雲安君有姊妹之戚歲時問遺見所治羔豚鮓脯醢醢旅蔬之屬

整如也所御木綿純絲璫珥步搖勝黃之文濟如也
所言桑麻耕稼織紉之事井如也歷歷如也而予以
便嘗一過許君板屋木器短垣叢竹有巖居川觀之
適布衣楚楚慰留彌連有桃源相逢之雅有子而淳
有女而敬雍雍穆穆有夫耕婦饁齊眉舉案之風予
乃灑然而喜顧謂許君子豈埋名遯世之士歟我曩
者聞子之言疑有隱操而所見若是吾幸得爲漁父
武陵溪故在人間世耳許君笑不荅而村上人亦嘖
嘖稱許君善士善士於是君春秋六十乃述所見聞
爲許君壽吾聞武陵之源其俗無曆日以寒燠爲節
序其人不知歲月次班白爲長幼異日者將從許君
遊焉予猶得從今日初度爲君紀甲子矣

薦巖寺碧林長老六十序

丈夫具鬚眉不能大行其志則無如剝落爲佛子一
瓢一笠到處筠松煙水不復知世間一切凌壓傾軋
之事可以寄傲而長有其天年然至于應供家則又
稍異矣外多書寫持誦賓客酬應之勞而內有門戶
子孫裘葛糲食殮之事皇皇朝夕靡然不能自拔于齊

民而貴游伍伯又得以其氣燄薰灼之則何取徒名
于世曰上人上人云乎哉雖然其賢者潔修戒律恪
守清規秉執恒德則亦可以寄傲而長年然而爲此
者蓋難矣何也我法然而世眼不必然也薦巖寺故
吾鄉之首刹其徒多應而少禪然能輯其衆以游世
大都與禪人等而其最者稱碧林長老長老故俞氏
子十四入山積臘四十有六而得春秋一甲子山中
人往賀之長老曰吾幸托於梵王之宇稱弟子內自
念吾亦何所恃自立于世而年多齒豁面與頰提等

然所以至此者實難耳吾謹身應供如其儀齋心事
佛如其教和衆作務如其飯正已以檢飭其子孫敬
恭以侍賓客如其度積臘四十有六而我無二念焉
如是則已矣吾何所立而稱賀爲張子聞而嘉之曰
咄哉長老其有所立于世不泛泛也今夫世俗之患
在相慕尚而不務止其所欲得不止其所欲得故其
道不立慕而不必至故其人不名士大夫慕禪悅佛
弟子慕作詩寫字未有能至者也夫作詩寫字無碍
于佛去佛而務爲今世山人墨客之詩與字是操何

術哉然其至焉者亦寡矣雖然作詩寫字不碍佛而碍應是故吾于長老知其能自立焉長老之孫有曰伏心者吾嘗識之其人樸訥寡言自山以外皆不能知長老之教也韓子有言浮屠人善幻安知不能知者之爲知而善應者之非禪也哉試就長老問之

雷敷民八十序

山東李于鱗叙列群仙盖有白石公云白石公不好冲舉純以樂游爲事人或問之君何不籍天上徒又戲人間爲白石公曰天上未必樂于人間而多尊者

侍奉良苦耳此一仙者故任真自得之標準而槁形灰心之箴砭也然聞白石公當錢鉛時歷歲已二千有奇斯豈無挾而至于此故嘗舉示吾老友雷敷民君真中皇弟子白石公之徒歟敷民今年八十貌可似五十許人而齒小損步履如飛轉聲于喉縷出而絲揚談吐清激若河漢而無極也一時交敷民者無不襟豁色動心眼俱開或天雨無爲于室則取小鼓翻新調吟弄之或遇小兒于途輒提抱爲笑樂久之乃去每長夏多散髮浮浴于江與小兒鬪沒氣乃湧

出面熠熠有光至遇朋知身世之患傾囊不遠數十
里從之然亦不必其人之知之也敷民嘗為予言其
少壯時事無不可喜至及譜曲則又疊疊不自休曰
吾所聞魏尚泉過筠室如此郵亭徵歌嘗與六七輩
往往達旦今其人獨趙瞻雲在耳撫時慷慨殊有昔
人據鞍顧盼之致予深嘉之敷民之先有諱英者從
高皇帝克閭闔有功得官總旗隸太倉衛敷民襲
而演之輒謝去曰光陰過客耳何能輕喬松之永延
貴一旦之浮爵而戀戀殘豆耶促治裝為齊魯燕趙

關越之遊渡桃葉泛易水登泰岱考七十二君之名
峯悲歌長嘯乃至止于玉山之左慨然太息曰潦倒
江河不覺遂久所有金石草木之章嚼嚙甘心差足
活人亦可自活耳噫嘻此其人與白石公樂遊為務
不必輕舉何擇焉雖然白石公嘗煮白石為糧不專
味金液敷民能進其術則今之八十故未可為敷民
賀矣

大司空張公八十序

代

公之以大司空歸也天下想望羊采蓋如司馬公之

在洛云竊伺起居私問眉宇幸公未老以為中流扶
擢之表既二年而公方訓飭子孫時與二三韋布間
童子時釣遊所在似有終焉之意于時堂開八袞天
下士爭削牘飛竿效天保蓼蕭岡陵日月龍光壽考
之歌以媚于公而又惓惓冀公為蒼生一出幾萬口
無二辭矣不類生晚無能知公厓畧而公嘗收之姻
婭之末俾兒子某得與次公稱兩姓歡也則何能無
一言佐君子萬年之祝而管窺蠡測胸臆不勝雖然
故嘗誦之于鄉聞之于朝有以窺公出處隱見之大

矣公少負竒偉卓犖之才而會文析理必入其筋脉
湊窾之解揚眉豎拂同盟之士不能挽之以其所必
不然識者謂公尺幅間已見擔當宇宙獨立不懼之
槩矣既成進士歷垣省公志初伸而識彌沉氣彌壯
所為軫水患以拔東南重典禮以風在位端本原以
先朝講纚纚萬言如五穀必可以療饑藥石必可以
伐病至使 聖主動色立見行事亡何而寧夏之變
丁粹起公謂今日之事不在丁變而在勾連之套虜
一言扼要牢不可屏息西垂之亂本兵墮窳逗撓不進

公請梅侍御監軍相機導窾哮劉授首又亡何而島
夷內訌狼顧叵測公具始末爲上分別言之連章累
牘動協機宜迄于狡謀畢露乞貢思歸又亡何而播
酋竊葬公先事請備如指諸掌暨于成功始知廟勝
夫自昔 顯皇帝朝國大事無過寧夏平播之變而
公以皂囊白簡批鱗而疏聚米而談若燭照數計龜
卜洞臆達表而公固未嘗以此自雄圍碁談笑洒如
也當是時 先皇帝便欲以鎖鑰付公稍遷罔牧而
公且望廬東矣至今疆場之士指數石畫謂邊徼山

川險阻之形當年奸回叛逆之態若數黑白必曰張
公公立朝三十餘年歸田幾半慷慨談事不異平時
歲庚申公以廷尉進秩司空亡何亟賦歸來曰吾每
顧視白門堤柳蘇蘇可人輒思曩者二三友生徵歌
嘯咏豈復可得哉賴 先朝之靈容愚顛以少伸其
志今 天子神聖振鷺在庭應許吾老以安其晚也
嗟乎有如公之出處豈負大丈夫之襟懷本趣哉公
在掖垣時有御史以言事忤旨者罪叵測同列力揅
之愈不可解公曰何如直署其案爲矜疑乎御史遂

得故歸由是觀之公之論事直而中窾大都如主齊
盟時不徒以奇偉卓犖為用者也公動如欬行語如
霆發雖衰衣鞶帶之表可見肝肺而務飲人以和世
修經術宥素封贈公析箸時產不及公太夫人間言
之贈公慨然曰何有如此挺挺而待人具七箸者乎
公聞意乃大得蓋其礪落有大度如此公今年八十
杜門却掃捲幃匡坐日惟書史自娛遇忠孝大節及
古今成敗之紀輒以訓其子若孫曰吾平生惟此一
寸心自謂不負所學遭時清明可幸無罪他年報稱

若曹勉之矣每見長孫課義輒又輟然曰昔蘇子瞻
在海外每閱叔黨一篇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吾
安居得此固為過之亦時援筆伸紙咄嗟而就雖復
弄翰戲語皆可為法嗟乎予不類何能知公聊叙後
先所聞令某兒再拜致之堂下蓋亦與有榮藉焉

歸渾庵先生七十序

昔者太僕先生以文章開先海內海內士大夫爭先
師事之久而彌新如日月焉而其後為渾庵季思沛
生氏季思文價不減太僕與沛生都不及羨舒其志

氣而渾庵先生獨身奉侍費夫人諸所爲砥節礪行
要以不負太僕之門輝者荃苒四十餘年春秋稱七
十高篇大冊五色爛然于堂雖復僻處江濱無改太
僕之舊諸同人相與謀爲侑觴詞而予友朱子魚以
其詞文休之命來曰歸先生習靜江臯誠門者無納
諸人幣念同甲惟張子幼相善也自可勉入其言予
聞躍然而笑曰渾庵猶憶童子釣遊時張子耶而視
茫茫而髮皤皤一城闔限之竹馬之遊恍如隔世雖
然意之所重猶在方寸中當先生奉費夫人以居上

事老母下友兩弟已居然長者而其飛揚凌厲之氣
獨茂茂毫楮間若太阿在匣不可逼視已觀辟雍明
堂與海內角立之士展彩吐焰久之而歸乃小築荒
江寥聞之鄉訥然守柔下簾晝卧人不識其有雄氣
者昔昔之歲狐鼠倚社攔蝕菟裘先生正色撲滅之
諸間者無敢仰視婚媾之求必慎必類僉人益復震
懼陰長負薪子之骨而作其氣人曰歸先生徐行矩
步低頭默默若不出諸其口乃令冠劍之後人人吐
氣如此哉予聞而有竊竊之色知先生之讀書砥行

不有立于前必有述于後無疑也憶與先生白眼望
天把臂長嘯意欲稍附金石之契而兩地嶽嶽都無
所自見然先生有書萬卷有竹千竿有棠梨橘柚盈
畝耀目有子文休能闡揚前人之業有吟咏輸寫可
以結長年而予方抱丘明之厄塵范史之甌攝東郭
之履堦序咫尺僂倮不能自致而先生猶欲置之高
文大冊之中則亦可以知其為人矣昔香山老人醉
立小樓望者驚怪謂十一年來見此翁而蘇子由謝
政後避迹藪竹間亦復一十有三歲至今傳說其事

以為神仙也嗟乎閭巷之叟溫飽之豪稀齡而後豈
少十年或數十年之歡竟于泯泯不傳而二公之事
獨照耀千載者何也予魚盍往乎大江之濱萬竹之
下先生欲類此奇矣杜子美有言與子成二老來往
亦風流更為我告文休請置中冷百斛歲歲圖之
許少府聽庵表弟七十序

許與張為兩姓五世之交自魯而下迄于今相伯仲
也張沿素業守尺寸寂寂無聞于時而許氏自其先
鈞州公暨御史顯于永樂弘治之朝貞廉挺遂為時

名臣其後益興于文學饒古今之業至今饒州公尤
著饒州公者與予行兄弟已五世云公性廉直不肯
輕結爾汝之歡獨行孤吟與人語不視色敬恭桑梓
矜然自持者十餘年而後薦于鄉已試爲諭諭雲和
遷令曲陽再守晉寧再晉貳饒州所至以清敏特立
匡難杜隙著聞朝宁朝宁間嘖嘖誦美之雖誦美之
然弗與汲引之以故游宦幾二十年俸少府秩奉議
大夫既賦歸來又二年而春秋七十客有請觴公者
公笑曰觴七十自可吾甚憐吾兩子本貽之逸而貧

之且長者館于楚何有其子以貧故楚游而老人令
其次者舉客觴乎姑徐之張子聞之念曰少府不與
客觴即徐之何害而吾每念少府拮据平生鄉之人
有不能名其素履者即所歷遊宦之業特其邦人尸
祝之而不必其盡譽于朝也即當其時之奏聞于朝
爲循爲良爲廉爲幹爲砥柱者考信徵詞刻藤欲盡
所在父老豈不願緩須臾見我召杜之所當得未久
弛之且唇舌之矣少府之觴可徐而予所欲言于少
府者不可徐何者予老不及徐也雖然予亦烏能罄

少府之素而言之即一二言之亦何益少府事而日者竊有窺于少府也曲陽之役賦辦請例少府叱去之曰曲陽不例其吏退而竊竊相與語某所之長揭諸塗不例而例自如也吾父不言而免賦贄少府還自曲陽予往視之所持橐不滿半壁戲問例竊竊有無少府面盡赤笑曰吾爾時亦見有揭于塗者幾嘔之矣臣清惟恐人知夫亦爲少府言之哉自曲陽之晉寧浮江涉沅湘歷黔抵滇所著南行芝城諸集既庵有江山土風之奇麗自詫所得爲多當是時苗首

禦人于道少府挾槩馳之額被創諸首叩首曰吾故不知是許使君長跪請免少府叱去之一境肅然熹廟初援遼將士咆哮江右間諸大吏色恐頓足不前少府往諭焉索百者予一索千者予十其始譁然顧視少府語徐而氣定意懇羅拜願如約魚貫而過又人人得所欲也君子曰異哉槩馳苗而色鎮諸援者知幾其神乎予嘗戲語少府君之才用宜譽而君橐宜唇舌少府噤然不對蓋其清不絕物和不易方不譽人以自賢不違心以徇物予豈能造作謂少府有

作焉少府亦嘔之矣曩者少府之自饒還里第也雨
濡濡嚙其被少府患之傾其橐召匠者葺焉匠者意
少府貴重則渝之矣少府爲割其產償之猶沾沾自
詫曰吾土聖竹度函萬卷無害而又免于雨嚙所得
不多乎哉嗟乎此少府之素也予嘗過少府居容膝
一童子侍顧視烏皮几所著書常尺有咫取讀之覺
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輒笑語少府其室甚
通其人則遙吾爾時覺兩人擁膝爲頌矣少府亦大
笑嗟乎予故不佞更不文竊方少府于吾鄉之彥益

凜凜有周侍郎張黃門之思焉顧念歲月或當倍之
何也室邇而遙者靜也靜與壽合而言之孔子之道
也

送午垣張大兄再遊燕臺序

肅皇帝初水部張子儀先生以誠孝清強之性抗議
大禮螫者啣之司雲南曹未久受卽秩以歸引流種
竹爲詩壇騷祖邑里高之至今想見其爲人其子孫
多磊落慷慨然或名不出其鄉至吾友午垣大兄卓
犖傲岸銳意千古絕不喜聞人刺感尺幅之作把酒

胡盧白眼長嘯酣暢所極輒起封狼居胥之想都不
解世人囁囁何語一日提三寸不律觀海天津蕩胸
齊魯燕趙之郊鄉人殆不知其所如蓋十有七年而
遊顯提革囊歸其家散帙賣劍悉以推族屬之貧無
廬者孤無嫁娶者培壠樹檟必復水部之舊觀而又
以其餘召故人親戚為平原十日歡不給雖典鷓鴣
不厭一日語所親曰曩居長安有大力者能知予將
援之予測其業未必就從之楚三年而後返似不忘
莫逆之報也已遊遼左居制閫幕下矢口縱意稍有

所補驗意亦甚得顧念時局有大不可為者予姑提
革囊歸與故人作鷄豚社不愈于僕僕馬足間耶吾
家素業故有一編青史在也疆場之役將以付兒子
徒取大冠如箕非吾所樂吾自以歸也而今吾視此
危城中背面各異徒提鼻忍息蹙蹙如蟻蝨處視中
何如洗眼蠟屐快覩 聖人中興之治歸且為吾鄉
父兄子弟抵掌談絕盛之事耳于是兩歲騷壇之士
各歌五七長句壯其行而推予為之序嗟乎古今顯
遊之士無如司馬子長李太白然太白大笑出門自

謂豈是蓬蒿人而子長周遊天下務求奇文壯觀以
自廣要其所傳徒以史若詩留此光芒萬丈夫豈其
未能有爲于世而時者阻之也午垣之作方如川之
方至何必遂減古人而徊翔十七年間審視不說聖
人作然後快觀意深遠矣雖然吾堂方藉午垣爲壇
坵眉目况予且老或不能待則請轉一籌而問焉昔
者杜少陵自青蓮爲金閨彥貽之以詩曰亦有梁宋
遊相期拾瑤草君侯毋是意耶午垣唯唯否否而去

曹衡叔六十序

臬使張公朝于京師便道省親里第客有從公從容
起居其西席衡叔曹先生者公曰予師也師蓋淵源
家學爲今世高唐生云曩與予弟時從先生遊至于
今幸不棄予家小孺子得脩昕夕服勤之歡幸甚而
今春秋六十矣降嶽之辰嘗欲以一言紀之行卑無
敢知其說者計惟元長可子爲我圖諸予聞客言曰
夫衡叔已六十耶憶曩者予髮未燥時則已從家老
拜衡叔之王父翁葛溪上如見古人翁每擁置衡叔
膝前與陳儀封周山人朱憲副爲往來唱和之什時

衡叔方露頭角咄咄驚四座稱千里駒也已一再過之而衡叔蚤譽于時居然禮經專門之學諸習禮者用其說多摩天去而衡叔獨浮沉衿佩間煩紆久之至于今而遂爲六十人也耶雖然衡叔亦未可謂不得志于時矣吾鄉高唐之業最盛于張公之先按察以禮經魁天下蓋曹公嘗亶亶言之而今者臬使北面衡叔即邇年以來禮經科名相望計亦未有先曹氏學者漢諸儒傳經之學多及其門人弟子世系邇代向歆而後何寥寥也而衡叔有子如元兆之邁往

元徵之沉毅直欲駕大小戴而上之即衡叔不于其身而承前啓後之事又何負焉男子列鬚眉負七尺雄飛雌伏惟造化之所役使惟是聖人之經吾所自主可以久存而無害更代而彌新日者予嘗受教于葛翁矣其言曰禮稱會稽與麻城之春秋吾鄉之周易相雄長一時然會稽陶氏數問禮于吾鄉時蓋有高先生者實主盟焉自是而後吾鄉按察公與方經元後先執牛耳號令天下翁故以此爲鄉邦一時之絕盛乃不知臬使之淵源于衡叔而衡叔之後復爲

元兆元徵其人也臬使謂予能知其說意或出于此
雖然予與衡叔爲四世交與臬使家正等夫衡叔固
當今緩急有力人也予又嘗論之衡叔之傳經似劉
向排難解糾紛似魯連子不言躬行化行鄉閭似王
彥方陳太丘客試以此語復張公可便請行之衡叔
其必掀髯而一笑也客名漢徵姓朱氏故與臬使世
稱內黨之末而以一日長予者

表弟方元孚五十序

予與元孚稱中表兄弟蓋自其先奉常侍御兩先生
迄于今凡五世而元孚之尊仰甕翁又嘗北而先貢
士執禮甚恭而先貢士又以予弟壻于翁竊比古蔡
朱之義故予與方氏既世兄弟而于元孚似加親云
元孚春秋五十而予猶子櫛櫛等修牢之之禮于元
孚繪障而觴之而徵予以言予惟元孚而遂稱五十
人耶昔者仰翁之締好于先貢士也既數十年而始
舉元孚元孚秀貌玉立翩翩有軒舉之態而翁特憐
之不深責以鷄鳴盥漱之節懼其瘁也而元孚已知
自奮于學翁既早棄元孚諸所爲四時伏膺三黨交

際之儀元孚以一童子挺挺持之若素嫻其事曾無
頽廢不舉之失諸長老相與言奉常之業當在元孚
亡何而元孚聲籍黌校間與其兄介夫名相埒莠相
軋也介夫搏風而上以官業顯于四方而元孚始遂
遂觀田里所行以爲撫掌之資引流種樹抱甕灌園
曰先奉常故曾休息于此即吾不能與世爭蝸角美
蠅頭而此數椽亦足蔽風雨而逸吾老也嗟乎元孚
州而玉立舉止軒軒猶如昨日事而今遂五十耶予
因元孚有感矣當兩翁以道義文章興起吳淞之上

四方人士履相錯于南新瀆里之間尸而祝之何止
畏壘庚桑而元孚能振起于中落之後吳淞樹色無
改前觀又能修奉常未竟之業補葺殘編滙爲卷軸
回首仰翁時事得毋掀髯自喻適志與昨歲予稱七
十元孚偕其行暨猶子若而人觴予草堂相與追述
兩先生親親之誼庇借至今無能爲一言以紀其盛
而今于元孚之五十亦復操何說以進耶語云公卿
之後必復其初方氏既世學有文而元孚有丈夫子
四人皆能修業而息之新瀆之教如日升月恒川之

方至其必永熾而綿之無極也哉

送張泰符憲守東浙序

公既守郡紹興政平訟理一日而辭其守也則以今所轄台寧紹三郡前使者故當是之時都御史御史暨監司諸郡長無不人人色愕而公意坦如曰幸奉職無害吾將去之告舍人趨治裝行既抵舍朝省太公掃舊館拭群籍而府馬曰吾將十年于是鼓琴讀書賦詩飲酒灑然自得也其持論大要謂仁厚之用須出精嚴然必有真精神焉攝之天下事慮無不可

爲者一日大冢宰奉

天子今命起公田間而公乃

瞿然曰固與群籍約將爲十年規則柰何雖然士詘于不知已又不能自伸于知已安以士爲于是趣舍人治裝守三郡三郡人所爲輦出門下輦稱父老子弟者人人手其額曰吾公來何暮矣故事守道掌讞獄而糧穀菱藁金錢之徵發出入無所不得問公至持大體訴必見察相関必見省郡縣吏廉貪貞淫之辨皆能知之而不務擊斷示以意色所在郡縣無人懼服相與語曰張公威名正復益于治郡時耳而

都御史臺御史臺行縣必拉公爲重云公蘊藉自養
惟變所適其言呐呐然若不出諸其口而其于是非
黑白之界平獄登賦墾田積穀之便繭析毛數無弗
鑿鑿可見行事故嘗語人吾稅褐纓冠腰笏多治獄
事而以予所慮治天下之用大都如治獄可笑仁怒
斷決凡治獄使者豈不有之但求其真精神縮結吏
囚間出于簡書刀筆之外者百不得一也庖丁一朝
解十二牛而銚刃若新發于硯其湊理得耳毛鷲切
刻之吏謬巧多端要于獵最課取上譽止矣其他讀

書自好者得一老子蓋公之說清淨自證謂天下可
日飲醇酒而治若者豈復可期于今之世哉故夫公
之守三郡即其所爲守郡者譬諸日月焉朝夕見而
令人喜何也光景常新也則豈非公掃室拂篋爲十
年規之取效乎哉今世程士以才或者又謂誠與才
合天下國家可均也然而赤心白行皎然不欺誠矣
臨之以猝至撼之以非常不覺是非情故之橈于中
安危機轉之出于口無他真精神不足以縮攝其誠
與才不學之故也昔守道之命諫者誤云金衢公鞭

然曰先大父所治也以長者特聞難爲後矣已知爲
台紹則又曰人世升沉之變故難言之如此哉把卷
寂然嗟乎三代而下晉敬仲春秋一人然孔子不與
其器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孔明曰非淡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弘毅淡泊寧靜所由大其器
之路也以與公得之矣予不能知世而知公于是行
也書以問之其他守道之績以方有顯庸不併載諸
君子歌詩凡若干首

贈玉泉院道士胡太古序

三教聖人之道所以久遠而不廢者皆自其爲之徒
者發明之吾儒尚已天竺古先生強立文字不可摹
擬而鏤空畫天之見時起大宗玄元之教何寥寥也
豈古青城鶴上之事飛行寥廓必不在人間世歟將
道邇非遠事易非難逡逡謹凜之輩密證密脩而世
故未之識也予嘗執此以求之九天五雷五金八石
之家幾三十年而始得吾友胡太古氏意所爲密證
密脩云者蓋嘗受法正一教主能檄召鬼神禁制變
化之道而面無其色口無其言以法利人而無所取

於斯世至其親親尊尊尺尺寸寸皆有矩矱把捉而
無所染於五欲世界之內予嘗謂太古神仙輕舉踐
履無迹終須從實落地得來太古默不應若與吾見
合會閩安蘇侯有事於玉泉慨然有陴隍之想太古
領之爲勸衆修其事數月底績侯意色稍欲有償於
主進者太古謝不敢侯益以此重之侯去之又明年
爰新儀門爰葺寢廟太古曰吾曩者心許吾侯豈以
去留爲應迹哉雖然吾亦何所挾以勸人人惟是秉
心不欺市價不二有事勿忘而不與較旦夕之贏則

已矣吾邇時頗驚異其言謂太古他年輕舉應從今
日實地上累積耳太古笑曰豈有是哉予每見太古
得所未聞未幾輒能了析其說引伸觸類層累空濶
其於是因是果直可令形影無慚麻菽不負然必以
敬恭爲用不起僣慢諂求其於玄元之學蓋亦未達
一間者歟南宋時安和觀有鄧去奢者學道卯山坐
卧槃陀石神人指示其下有劍丹奢不敢受曰自惟
荒謬山棲獲安其爲聖祐多矣丹之與劍何敢輒取
久果得之能致鬼物遂駕空騰雲而去如太古之知

止知足密修不急夫豈若人之徒歟太古所居枕山
而甕其牖疊石靜觀有二徒隔薄板居之竟日莫窺
其際徒亦如在山竇中不聲不歎吾聞去奢得道時
常有冠遠遊冠絳服碧綃衣數人共坐光明照身吾
且就其二徒問之

梅花草堂集卷二

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李仲弢



序

大中丞李公八十壽序

今海內縉紳先生稱功成名遂身退而康寧壽考奄
有祿善之養者無如大中丞李公公春秋八十四方
桃李三黨姻連乃至前際後際之辱知交者械幣徵
詞頌公平生所自得以侑萬年之觴太史率其家第
子選樂而將之金綺紛墨炫轉焜煌而耿耿小子顧

獨無所與于青黃黼黻之觀也竊請諸家稿聲傳而耳受焉則有頌公媵脩之節者曰却袍價于署藩揮操賞于標卒還朱竿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鄉而媵節不勝紀也則有頌春溫之施者曰賑千億于東藩免萬人于征播飼餓累于棘林脫談韶于久繫活張福祖數十人于十年盆覆之間而生全不勝紀也則有頌廉讓之道者曰免壽宮之叙辭儀郎之調請循左轄之轉而澹漠不勝紀也則有頌幾先之畧者曰叱安酋之班見解新會之煽搖戢從化之商鑛而

智量不勝紀也則有頌清強之守者曰謝江陵之贄文勤四明之謝札罷戚畹之殊卹抑椒房之請價還兩璫之手摺至今制府色變左司擲盃而蹇諤不勝紀也則有頌潛移之福者曰減西山游幸之儀消黔首跳梁之禍殖二東杼軸之空止藩邸湖壖之請永便國漕休養民力而功德不勝紀也諸所載記纒纒洋洋若河漢無極予又操何說以羞于公傳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聖人之道豈有大小哉要就賢不賢之所識云爾其不敏請得誦其所識

當公之爲諸生也家特貧而公挺挺自力凜然不可
狎玩嘗陰雨嚙先隴之道澗坵不可止里人且蠶食
焉公買金而築之岍谷如砥未嘗以無爲解也君子
曰此韓氏可置萬家之槩也公甫立產而族之黠者
竊之以自償其逋事聞于官官直之公必請釋之曰
寧人負我即甚黠而其貧可念也君子曰此晏子仁
施三族之槩也世臣巨室爭以其子弟贄于公公必
劑量日月然後受餼嘗廷對還而館人諫如約公弗
納也曰吾平生不負人而負脩鋌哉君子曰此有莘

氏一介不取之槩也某初以童子侍公所見公問視
溫靖之儀擇交憐才之務辭受進退之防讀書談理
正已物正之度大都皆廟堂公輔之規而以觀今諸
家所頌公之節之施之道之畧之守之福無非其家
修之庭獻之若玄氣之運春夏秋冬夏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而揔之其徽美不可勝紀也傳曰行不愧影寢
不愧衾非其誠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其
誠之動耶其不敏竊欲以此頌公庶幾大人之道而
安享名壽之本乎公今年八十好學而勤施強飯而

自王終日危坐每念其所與游雖百里之外者羞之
英太史必厚施而肅迎之以媚于公公爲加飡喜竟
日既退則却掃如故門館寂如也或謂公之于攝生
已得術能知來公謝無之已而笑曰曩者在齊越間
意若有動焉吾斯之未能信也第守吾先大夫主善
之教自墮地迄于今不昧本因不負親故而吾堂下
人能述吾事聊比自適耳嘗夜聞金粟而喜念一往
不可以風質明太史奉籃輿進則已作亭而龕之青
黃文之矣公大笑樂而豈置吾異境即欄檻故不待
晚風吹耶凡公之取適類如此其竊意神仙無異術
即公之節之施之道之畧之守之福之司于家者是
即太史之祿養必主善而是也請書之自務于識小
之義云

沈聲遠七十序

予年二十則後先君讀書沈聲遠飛翠樓中遂相約
爲兄弟交而是時聲遠以文章名噪于時一時同志
之彥咸願交歡聲遠聲遠肅志而酬之絃誦相聞歌
呼相屬人人愜所願以去而聲遠絕未嘗有燕見之

容爾汝之譖人謂聲遠方年少乃能自立于不競之途而不知其勁挺有氣力非公正不發憤蓋天性云當是之時聲遠初肩徵仕之業奉其兄孝廉入理家政出交賓客歌場舞席往往達旦而聲遠未嘗稍懈于學退與諸氣類屈首呶語無異寒素人謂聲遠且旦暮摩天矣用以射主司之覆輒小勁而大却聲遠怡然弗屑也曰丈夫期無悔于志何命之能爲每抱牘南還擊唾壺自喜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久之而喟然嘆曰吾安能提鼻忍息冠大冠如箕沾沾父老

前哉乃退而葺廬闢畝期自愉快然聲遠多男子所入既不償其所出而性又喜嚴飾及禮乃止又內外之政總于一身而聲遠始稍稍疲于酬應矣然遇事敢前見義不讓所期無悔于志者庶幾窮益堅老益壯也予嘗以女婦聲遠聲遠見輒憐之曰元長之女予聞赧然予與聲遠束髮受書志欲爲古人才亦不必不如今人而區區惟兒女自憐命果不可爲哉然聲遠猶能自亨其道剛心猛志屹如少壯時而予伶俜連蹇靡然無所振于世然後服聲遠之勁挺有氣

力不辱其志也而予與聲遠皆老矣憶讀書樓中時
憑檻望馬鞍山烟嵐如黛片月出房心從東嶽起相
與徘徊忘寢嘆人生心境冷徹當爾今觀聲遠要不
愧是而予僕僕泥土中至老不得休視聲遠所得又
何如哉聲遠今年七十親賓捧觴以進咸侑之詞而
予固不能吐婉媚語以相歡為寄聲遠檻外青山天
中明月長在几案間不異曩時可以樂而忘老矣

表兄李善叔七十叙

昔在己酉予家中表兄李善叔春秋六十予為叙述

其夙昔行游之槩用相娛樂善叔蹶然曰此獲我心
顧視嫂張夫人蔽之張夫人者善叔繼夫人維持調
護其諸兒女子孑悴之時者也又十年己未則善叔
儼然為七十歲人稱古稀矣當是時予再請操筆以
從而善叔之言曰吾每視此十年間縮粒而食節縞
而衣吾內子噉噉若不能適晦朔忽然至于今料理
前境吾又未嘗不開口笑也則吾內子之力多焉吾
自少不解編衣檢銅迄今如故而吾所好茗供花課
之事庶幾苟完然吾每視內子辛勤作勞幾不自支

者數矣予曰昔李方叔晚更貧困政賴魚軒賢德能委曲順適其意蘇子瞻聞之曰不爾人生豈復有佳趣乎今若此兄可以自得而偕老矣又一日予過善叔夫人方緝績自將指麾僮人爲數十人具予問故善叔笑曰細君太早計謂吾百年之謀不宜在七十以後且及某才力疆健時也予悚然稱賀曰香山有言譬如遠行裝束了臨行且住又何妨予嘗笑此老不解事如斯福德故在功名富貴早自斬截人豈易而談而兄乃以方叔既老之遇兼香山且住之觀即

使兄中歲不困厄高門腴廩如曩時志氣憤盈不鞭其後求爲今日豈可得哉于是秋雲漸高時維八月夫人方採鑑湖之蓴葑麻姑之酒以羞于善叔予爲歌既醉之章三進爵而退并紀其說善叔步若行雲目如秋水不知者謂可五十許人意必有吐納導引之事故不知其有以自老無入而不得也

於潛尹王公七十壽序

於潛公春秋七袞誠門者勿入友人之幣且不得徵文徵文非古也不可以訓予謂七十而文之即予有

所弗敢謂於潛七十而弗爲文寧不師古吾弗能已
矣蓋予邕而雁行於潛每退若有得焉稍長而眎之
文若有企焉既壯稍窺其一班則矐目縮舌斂手退
矣蓋其凌厲顧盼之致令人驚怖不可得而相云當
是之時其家朝列大夫與兄京兆翁方以家學冠冕
當代而於潛用文章起狎主齊盟諸與盟者率窺於
潛一班穎脫而翹風於潛獨落落無所合既試爲令
得杭之於潛潛地僻小或謂不足轉垂天之翼而於
潛意嘗廩廩不務搏擊進取以祈非常之效潛士民

德之一以爲慈母一以爲嚴父而當時之官於杭者
若御史大夫若御史若監司無弗以於潛之有循良
吏也薦之朝朝論燁然顧獨稍隔弗下而於潛喟然
曰嗟乎吾故知不能以里選自容于今時吾故借進
賢冠聊試雙屐但飽天目茗水之遊吾事既濟矣適
賦歸來雅亦不欲垂五柳自見清簞踈簾手談忘倦
幾三十年人無窺其際者縣大夫每爲於潛下榻謝
弗往乃使侍者微諷之將賓之于三達之宴則於潛
去之七十二峰之間冠纓幾絕矣於潛性好竒俠急

然嗒聞海內竒偉卓犖之觀與夫草木果蔬之異必
令寓目既去弗恡于懷而獨不能忍其寒儉苦削之
事晚歲固窮絕不令人知之賦詩飲酒泊如也張子
曰夫於潛公聰明質行人也聰明不類今人雖有深
中多數之士毋能欺公質行實逼古人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於潛公聞羈然命門者入之於潛五十輒投
簪自免病幾殆始舉子二人今已攝衣冠進古稀之
祝說者謂王氏世德妬公之才而綿其筭俾昌俾熾
蓋有天道焉

徐幸之六十壽叙

徐氏于吾鄉之族最著而久嘗卜居南郭口人稱南
郭徐氏其先既以孝弟詩書仕宦顯于時又多長者
善其所與居詩酒文社往來談笑以爲常其里之人
化之相敦固故南郭之風用徐氏顯嘗爲吾鄉最入
其境者如武陵桃源不識晉漢其後太史公既貴奉
封太史先生城居幸之遂不內徙居南郭如初好風
良夜三三兩兩或促坐偎紅或晴郊拾翠南郭之往
來談笑又以幸之顯幸之爲諸生名甚噪而心不甚

好之嘗語人文者攫時之物也時幾何哉吾每笑藍
衣人手捉非時之策忍息貴人前即幸售不乃老日
月之下安所用之吾請領麴部封侯醉鄉自快耳聞
者未之許而幸之遂用其說至今幸之之先與吾家
世善予與幸之年先後耳而幸之盱視叱咤意常不
可一世予見多倭揖過之弗與深語乃幸之叙人倫
必相及其後予倭而過之則幸之必止之使爲客予
客幸之安焉而後南郭往來談笑之席多爲予設筋
即予懶不數就故人飲食聞幸之召輒往人曰子辭

故人就幸之邪予唯唯夫幸之蓋直心爽口容衆尊
賢夫所謂隱于酒而得全其天者也其盱視叱咤天
性故然令幸之曲其意諧衆爲務論論訛訛于幸之
何觀乎幸之有秫田花徑足自娛歲入必務了麴蘗
事勿問其羸卮匱觥量而後進不引人入勝地不
肯罷或墮珥襍履興乃愈酣一時韻人騷客樂就幸
之飲曰如幸之乃可與飲矣張子曰幸之嘗語予吾
讀醉鄉記而樂之遂習其俗知作者之言不妄蓋阮
嗣宗陶淵明王無功諸人直旦暮遇之矣今夫儒生

誦法孔孟謂必見之行事甚壯然無至者吾南郭咫尺醉鄉輒至之子盍問津焉然不知幸之故有濟勝之具能至之也郭恕先好飲醇酒嘗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予甚不然其說昔武王使周公作酒誥拓地五千里而後與醉鄉達蓋禮義之國豈有是焉吾觀幸之定交後求必介必潔雖復酣歌自放恭不侮人雖既老侍其家太史公凜凜有子弟之色夫所謂如幸之乃可與飲者乎蓋恕先有作達之心矣然聞恕先見人無貴賤長幼必呼

猶幸之故嘗云爾豈有說邪幸之既滿甲客請觴焉幸之曰吾久忘之母落吾醉鄉事且飲酒

顧章甫六十壽叙

予與章甫同里居也章甫年入立境髯如戟顧于其族行卑諸頂而州者得從章甫襟下座即雜下坐故多師事章甫而章甫凜凜弗肯渝也顧氏之族既衍多嫁女于外所嫁女家頂而州者半出章甫門下然多襟下坐章甫弗渝也以故章甫雖髯如戟手雅不以年自見于族里而予游里中諸兄弟間辨毛而燕

幾不作第二人矣章甫又數以內行推予予笑曰若
以爲常游州者間邪蓋章甫後予兩歲今年六十矣
章甫爲人敏事慎言不肯以色忤物以智先人居常
自檢多長者之念歡燕間顧取自適爲務常夜被酒
群少年方徵歌相逐甚樂也章甫曼聲和之雖盛訕
噪弗爲阻又蹶然曰但使無碍于物何至自匿吾性
予每語人凡章甫所以游世皆歌也性健飲多不肯
盡必里兄弟屬之戲相口語輒逾其量而興加酣或
又言章甫之酣乃其未盡也章甫低頭就之多啞然

自笑以故里兄弟愈益交歡章甫既久彌連即座無
章甫飲情多不怡知其取自適而已矣張子曰以予
所見章甫如此乃其中故有所自持非偶而已也章
甫之先有善產弁髦棄之或語章甫君胡不拾棄餘
自補章甫笑弗荅已更貧困乃獨身肩內外族黨之
應與其一時俯仰燥濕之勞不廢嘯詠如章甫奇矣
昔與章甫游雨必命屐宵必張燈嘗暮夜飛霰擊射
章甫醉舞六花中叫呼自快里中猶傳說其事曾幾
何時予既連蹇善病而章甫亦滿甲稱六十歲人時

時捲簾晝卧然則吾兩人者皆老矣雖然章甫蚤畢
婚嫁喜自放習養生眉間雙毫隱約有光氣面可知
四十許人其爲壽者相無疑耳桐徃盍以予言進章
甫必盡觴毋強之而後可也

周茂仍六十壽序

予曩者求友于吾鄉得三四人焉皆個儻自喜不屑
當世局促之務時相與盤旋搖青舞綠之中白眼看
天振纓長嘯融融然不知其樂也出遇老儒先生歛
頤蹙額多自憐其生平交游之盡心頗不然其說出

門同人其誰得而間之比者涉世漸深交游遞代而
曩所游三四人者已如晨星隱現落落于天光雲影
之間矣衡門之下間聞履聲獨吾茂仍一人時乘小
艇見過數言別去耳予得歲先茂仍凡六年而定交
時已心下茂仍自謂必不能及何者茂仍詳而予疎
茂仍涉而予便欲身履之也奏茂仍當年之技可以
速得志于時然其心已能自放盡茂仍之致于世務
都所不屑而計故有所復之足其才分之所止而休
焉故凡人世之所宜有茂仍無所不有人世之所宜

無茂仍能均節之至于無所不無語云造化逸我以
老夫誰無逸我之時而常患無我逸之境即予與茂
仍分形而老宛然兩境矣今年茂仍春秋六十飲酒
談笑都不減曩者壯盛之時然亦稍稍寄慨于知交
之落落蓋嘗語予吾濱湖而處孤吟蒲蛤之間若逝
虛
烏捲簾晝卧猶不能消如年之日則拉子弟
之最少者相與博塞爲娛或焚膏繼晷則已耳嗟乎
茂仍而猶憶向者見老儒先生自憐其生平交游之
鮮耶雖然茂仍亦何必知交爲娛樂哉庭前忘憂之

物鏗金戛玉如埴如篴而茂仍又能自吐其五色諧
之八音擊瓮扣缶皆可以叶鈞天之奏短歌長什必
不屑爲不得志于時者之聲其亦可以樂而忘老矣
陸子敏嘉邀予爲侑觴之詞以觴茂仍夫子與茂仍
敏嘉同行兄弟也而予年特長敏嘉又嘗以一日之
長推予予無得辭而計所以觴茂仍者亦無如同行
兄弟之樂仰面看青天而歌白雲也憶昨者茂仍五
十時李讓由爲政約以十年後當作莊語今日之役
染毫數行輒抹去固知性情之交雖至于髮禿齒豁

若嬰兒然果有此理矣

李太史五十序

太史先生既爲中丞翁開八表之又明年而春秋五十客有請觴太史者謝曰家尊幸邀天子之惠懸車故里安此無事靜坐之適甚善予不類又適中讒口得以其間侍杖履奉色笑昕夕相歡也予不類自視如方孩馬而諸君五十之也耶不虞早計乎客固以請弗可而太史之中表弟孫子六符朱子元越惠問張子且請其詞張子曰夫以人間之五十爲太史壽

也者似早計爲太史之奉中丞與三一諸君子之奉太史氏則今五十其時矣昔者中丞之舉太史也年已入立境而太史今五十翁母鞮然于今昔之遇欣爾有喜內自慶其積行履仁之素歟凡世之榮名福祿與其安享之數多不相值而安享者之于清暇又未必相遭太史不憶解省時歌鹿鳴南耶手持先資之信將引滿而奏之謂故所庭訓若左券焉而翁方自靖于朝南北之勢弗得也又不憶避世金馬時耶木天藜火得所未聞將引滿而奏之乃至國家一切

大禮大役大兵意欲商確其故所稱說未必盡者而
中外之勢弗得也古人介壽要惟聚所順以致之于
親其禮無節舉無時又况以太史攬揆之辰奏三一
諸君聚順之義即翁訝爲早計其實深喜之矣太史
不予鄙嘗進余與中丞語而竊觀其祖孫父子兄弟
之樂未嘗不驚詫希有也翁用文章起家喜人談說
其事而三一諸君子時進所課太史氏從傍標識之
襍以近世文人風流吐納翁兩頤翕翕焉或縱談古
今忠孝廉節與一時賢人君子乃至羽衣化人御風

冲舉或瓊島不夜之關茹芝殮柏若古歷商周之代
其人者互序所聞用相娛樂而翁頤翕翕焉或曲宴
廣席歌舞喧填太史率子弟促坐翁側觀場案拍識
道賞音翁頤翕翕焉盖中丞翁之履順即今古未數
數矣當太史之被讒也翁色意大愴曰奈何當事者
以取代故螫吾兒且憎愛之口何得恣焉請直之太
史怡然謝曰天故以兒常侍吾父止或尼之適吾意
耳君子曰純孝哉太史忘其黃閣而奉親雖然太史
不聞謝太傅耶東山觴咏不徹豪華紫羅囊之誠忽

去所佩識者知其念不忘天下也即中丞儉于取數
聊從太史氏之善養毀譽不入其心當不令輔世之
才常勤左右而異日者太史氏之廟望民瞻屹如山
嶽其終不爲蟬口所噪無疑也三一諸君子方搏風
九萬里而又不聞君家解省時金馬時懸懸兩地耶
請持諸君之觴奉太史太史戲彩而進之中丞翁庶
幾古人能不失時之義歟太史颯然曰敬諾孫子朱
子顧余次其說序之

金翁七十壽叙

箕疇歛福必歸之攸好德此千古不易之理也然世
有修德而不必福之歛者則驟享其名者當之夫名
者造化之所惜也盡德而名無餘德矣浮其德而名
有餘名矣名既造化之所惜其誰能驟而餘之間巷
積行之士厚薄小大近遠皆可以責券于天然非天
意之所注特生一人以爲歛福者之鵠而開其子若
孫無窮之緒則必驟享之以名即其名或未盡德而
享於其後其後之人決然而充盈者皆非天之所注
者也淳伯與予爲忘年之交當是時淳伯甫弱冠耳

其舉止言笑居然長者竟日與言無浮佻輕儇之意而多濶達沉毅屹然有所不爲之槩予心異之因是識惺初金翁醇靜簡淡君子人也故嘗私于吾友許仲嘉曰天將昌金氏歟吾游其父子間如觀古敦彝焉難爲器矣于是金翁七十而文舉徵予爲侑觴之詞予不能辭也按金氏其先處吳淞之墟孝弟力田爲務翁稍長冒姓唐氏人稱唐惺初至其子淳伯猶唐姓云翁甫三歲島夷內訌突入金氏舍家人怖匿翁呱呱于牀夷人覆之而去咸謂脫翁于厄矣未幾

夷又貫群兒置大固中列炬炮之而獨抱持金翁作乳哺嬉戲狀里人嘖嘖謂金氏有世德天將存翁以昌金氏而翁果長者積行累義隱居市廛之中垂五十餘年人無知者淳伯既攻文輯藻頡頏當世之士而翁厚自慙飭無爲世人所爲嘗語淳伯曰學猶埴也薄者先壞予聞益竦服其言即淳伯昂霄聳壑將在旦暮之間而翁意怒如不自喜也斯其人非天之所注以開金氏而爲歛福者之鵠乎哉雖然翁既逃名而貽之淳伯淳伯又無近名以康金翁語云樹德

務滋蓋予觀金氏父子之間而以爲皆天也就使淳伯指日摩天其必能守翁猶埴之教卓然有立于時夫子故有所信之矣雖然翁之所以教養淳伯與淳伯之所以善事翁者皆非世人所時有予知之淳伯方年少翁特貧朝夕之奉淳伯何所不親焉而翁期淳伯甚遠無姑息之愛每所課義贈炙人口而翁願始翁翕動也君子曰勿助勿忘其金翁之教歟而予以爲即翁之教淳伯者亦天也文舉曰善

陳繩伯六十壽序

余爲兒時不敢擅通賓客惟是二三世謹兄弟歲時相往來課義相矜式而年齒亦不甚相先後獨繩伯後余數歲而近此于其時稱最少矣而繩伯談言斐亶道然有鴻鵠千里之思指揮顧眄徃徃屈其一座嘗相與應試童子科講明經術多老儒先生所未吐余時心下繩伯不乃愧我十年長哉當是之時繩伯既慷慨自命謂可俯拾經生事而世眼摸索亦時時得繩伯與準繩內外之間然而繩伯之意故已謂此區區者不足與以圖聊以述我先世未竟之事則止

耳又復久之而所更爲人子爲人父之事紛至遯來
了無後悔繩伯曰嘻我始以此區區者不足久圖乃
觀人世之遷化于吾身亦竟何有哉當是之時其意
念故已在世出世間矣蓋繩伯敏于見事而淡于取
名階除玉樹既已暉映先哲而連杖拔起謂可留其
有餘以憑造化然而帳中之業星羅霞布即造化無
如繩伯何矣辛酉之歲繩伯方卜居玉山之陽余將
過之客有言繩伯既滿甲者屈指信然因憶往年其
封翁携繩伯過草堂從丁漳南觀奕先貢士呼余出

見繩伯定兄弟交爾時繩伯髮未燥也四十年餘都
成白首回視童時二三兄弟如晨星落落多在隱見
之間然計其所得無如繩伯者蓋其父子兄弟之相
遭足以安繩伯世出世間之事仰而望山其亦有樂
于茲辰也已

戴孟千六十壽序

予少多朋友之交謂人生歡暢無如友者比年玄髮
漸霜步履蹇普而又不欲以無明向人意有所適時
時旋目而思叙憶曩時引商刻羽之槩與其偶然飲

酒談笑之歡垂四十餘年忽忽皆如昨日事間一縱
步不造友生抵西林輒止則輒見孟千氏往來古刹
間執經者常數十人折繭擢毛聲出金石如聽石渠
白虎問辨鏘然孟千雅亦自喜兩瞳子爍爍眉間隱
約有光氣相與把臂入林談說當世松沸烟清參橫
月落無倦色孟千非主予亦非賓兩人自謂歡暢無
異曩者壯盛時亦何知人世升沉今昔之異而孟千
春秋滿一甲矣許叔顯曰往與孟千作社稱眉目同
社生多在兄弟之間而今六十也耶則請以子之言

爲孟千捧一卮而一時諸君子之交孟千者爭願具
姓名爲孟千壽予惟以詞侑觴動稱虛願非吾黨所
祝孟千之義而要其平生志行挺挺自持非是非利
害非遷易則斷斷乎有不可及者孟千故儒家子而
贈翁之去孟千也早與其弟鄖陽公孱然孤童耳而
閭巷戚黨間罔敢色易之稍長能文章輒驚海內之
具隻眼者如王吏部諸儀部之屬駸駸推孟千如飛
兔繡虎矣而孟千每慨然于功名之會自詫頽眉男
子不能天飛即行其心之所是而必享其力之所能

故四十餘年之間其所奏射覆弄丸之技所就邁往
軼羣之儔所急噓枯吹生之事乃至所奉蒸嘗伏臘
之遺所薦孝友緩急之務取之寸心給之五指亡不
餘裕而孟千不自勞也把簪胡盧白眼長嘯曰吾所
能爲正此吾祈無愧于衾影而已矣諸君子以此觴
孟千其亦有當乎許叔顛曰殆有進焉夫行其所是
而享所能者人也嗇於其身而豐于其後者天也若
不憶孟千之舉卽踰四十耶而今毫端茂茂霞蒸雲
變矣予羈然曰有是哉雖然予方以閒放供遲暮幸

常侍孟千足吾朋友之好雖時傾舊醅焉可矣

李仲和六十序

循鹿城涉隍而西背郭行十五里地曰黃溪余友李
仲和所居處也仲和早籍蕪林已去爲成均弟子已
試爲吏吏虎林陝右間號能其職計數年謝去曰我
始以吏可爲也乃名不登進士籍不成宦有如是耶
然而虎林陝右之名稱吏能而廉籍籍推鹿城李仲
和矣仲和既歸溪上溪上人少者已壯壯者漸老意
不無今昔之感歸視其家而元道且有孫詩書禮義

之教秩如也仲和曰我曩與溪上人釣遊于此出必
隨行入必隅坐而乃今撫有曾玄哉于是息交謝遊
捲簾酣卧溪上人竊竊候伺起居無恙爲快稱黃溪
吏隱公云吏隱公春秋六十昔所與遊最莫逆者周
太叔朱元越輩方採曼倩之桃劈方平之脯酌麻姑
之漿已進而俾予爲之序余惟吏隱公長者也蓋自
其髮覆額時與余爲隔垣爾汝之歡而貌恂恂而儀
抑抑雖復淋漓顛倒之場絕無溪刻佻佚之念人曰
黃溪與星溪相望其地多名卿碩輔老儒先生麗朱

之丹所自来矣余曰不然人生一成之性不磷不緇
夫不有間氣歟已吏隱公爲諸生則名噪諸生間諸
所爲馳騁奮迅之致如諸生而其人長者也已去爲
成均弟子則又雄長其成均弟子諸所爲辰酉出入
之度如成均弟子而其人長者也已試爲吏則又領
袖其諸爲吏者如湖上之風秦嶺之月大略與諸爲
吏者分曹而處而其人長者也已歸隱於溪上吶然
守柔幾盡歛其雄心逸態把酒問天孤徃長嘯而其
人長者也即予知吏隱公不盡大都如是昔王右軍

脩植花果抱子蔭孫其下時觀田里所行以爲撫掌
之資殆吏隱公今日之樂與雖然衛武公年九十有
五猶日箴儆於國作抑詩以自戒夫其天性長厚不
與日月遷化如此我以窺吏隱公之微矣
隱公自
陝右還嘗一訪余草堂多處子檢押之行顧視老挺
踈枝慨然太息意在曩者隔垣爾汝間諸君子爲余
告吏隱公老人眊矣其敦尚長厚樂善不倦猶復以
吏隱公自勵也

支伯玉六十壽序

吳俗賀誕大都自滿甲始予不類少從諸兄弟進百
歲觴于長老先生當是時予無雁行者春秋荃苒稍
稍推予爲侑觴之詞則皇恐謝不敢而比年馬齒漸
長潛若固然錦箋溪素徃徃點畫泰昌元年冬知交
中稱同甲者支伯玉戴孟千傅弱果三人而伯玉以
臘初三日爲覽揆之辰予友顧元宰徵詞于予以通
諸君子之意憶昨伯玉五十時常爲之說大要叙其
承先啟後之賢與其寬厚長者之概謂庶幾有當于
伯玉不作世人貢諛之態而比觀伯玉所以脩諸其

身見諸行事者十年之間日漸月化殆德與年並邵
而境與情俱適者乎當中丞之下居興賢里第也伯
玉方年少豈無願自效于伯王者各持其說以相歡
而伯玉朴誠自許絕無惱心溢志之好可以投間而
抵之隙與人恂恂竟日夕無忤色即里中數百家之
聚若不知有中丞更不知伯玉之爲中丞即也中丞
駁歷中外揔憲文武以其家政付伯玉人齎而人賚
之門館寂然客至相與圍棋飲酒內外家幹絕無執
券以誅所負至反唇而爭尺寸者而伯玉亦洒然自

得饒爲飲酒談笑之適里之人亦不知中丞之以家
政付伯玉也伯玉殊有鳳毛既已蜚聲菀苑即垂即
雲即施即雨其勢可以廣通賓客爲方今一切賣名
之事而諸子若孫奉伯玉之教却掃杜門務爲不朽
之業以歡伯玉書聲鶴唳自相應發而伯玉時與賓
從戚友歌吟嘯呼于搖青舞綠之間顛倒而不厭又
若不知芝蘭玉樹之滿吾堦除也蓋伯玉淡于取名
而嚴于訓後寬于御物而周于律已跡其境地故已
處世人之未有究其宅心實已冥夫人之所必競予

與伯玉邑屋相望稱兄弟交者不下三十餘年所見
功名富貴之後佩服禮義學問詩書不改中丞之道
而佑啟其後之人者伯玉以一二數矣凡人履信
思順皆可以無日而不得猶不若宅安處優而履信
思順者之無日不得也元宰曰善促予序之如左

宋輔卿五十序

吾鄉多風雅之士困不得志于時則去爲汗漫遊歌
吟嘯呼恣所歡譁以適天下之樂或與時曲折蛇委
高下不必直行其所欲爲顧其中誠有所自挾可以

表見于世公正發憤澁會放言徃徃排難解分至于
托孤同患愈久而不相負者蓋時有之予友宋輔卿
其殆若人之徒歟輔卿性警敏具然諾挺挺諸交酬
中不務爲脫帽露頂叫踣跌宕之俠遇所當行卒然
而就即才幹之士屏心息慮盡日不能得者輔卿優
然爲之事成而衆皆以爲適以故王公貴人多折節
輔卿或紆道就之而輔卿不自德也曰行吾之素吾
無如世何矣輔卿中歲小築東城之隅亭舍潔清卉
木鮮茂琴樽棋奕與客淋漓顛倒而不厭然多長者

梅石草堂集卷三
遊談笑飲食傑然有志士之槩嘗語人吾生無所用
于世惟是四方兄弟之交屈指覩記僅僅數十百人
患莫與卹事莫與謀緩急莫與商確我則非人况就
中嚶嗇焉其于須糜謂何故一時交輔卿者咸服其
可與久要無存沒升沉之感云予少游輔卿方韶秀
與里閭三四酒人踏月徵歌偎紅促坐然其俠節執
腸已能自信于人人予亦重其雅自飭而今五十矣
才俊輩起風流無盡何論老成年少皆願進一卮于
輔卿謂百歲之祝從此伊始而予友李季鷹朱節甫

等又請予爲侑觴之詞昔歐陽文忠公好從石曼卿
之徒飲酒歡笑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予深愧斯人而
知輔卿之挺挺有氣力必能自表于世無疑也

屠殷甫五十壽序

予不類浮沉里中時與諸公爲情性之交不覺遂久
其後得吾友屠殷甫云殷甫爲人瀟灑有奇趣而特
深于孝友之性父某嘗列肆而居小營十一于四方
薄具產殷甫念父且老不得久勞故嘗以身代而休
之其所佐父婚嫁蒸嘗一切細糜零襍之事所進甘

毳左右服勤之需無不津津當父旨弗以煩諸弟而
諸弟嚴事殷甫亦凜凜如其所以事父即殷甫稍稍
游酒人吹簫伐鼓酣放烏烏自快諸弟未嘗弗與殷
甫相馳騁而長幼之節秩如也其填箎之奏又藹如
也翕如也以故里人推殷甫善游而予不類蹇步蹢
跚或乘夜詣殷甫殷甫輒能爲曼聲相歡響遏流雲
莫不嫺好嘗爨坐小橋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高歌
大江東去棲鳥飛繞不定質明代父事事如初予以
此重殷甫之服勤能束諸弟而殷甫今年亦五十矣

殷甫性好栽植顧不能有廣畝名園行其意環堵之
室方丈之宇盆盎紛錯魚鳥喧填又不給則翫花于
壁香氣適然頗極四時之致或偕童子歌吟笑呼其
中或時靜默列曩者所累幾年之冊啞然一笑幾年
冊者殷甫三十後更五年一紀之曰人苦不自見其
面皇皇汲汲終成烏有吾欲以此自驗令得志于春
花秋月之場無憾額自苦也凡人無所事事能自
放皆不爲不得志于時退而考其孝弟之行後無述
焉即不然而土苴一切謂十一不足爲則有望高門

走耳亦何能充然滿志昕夕自快如殷甫哉戴秩卿
曰如公言願採秋圃諸容龕殷甫屋壁令嘗爲典花
主而以先生之說進一卮爲殷甫紀五十不亦可乎
不類欣然笑曰有是哉遂書之且作典花歌一章歌
曰世間誰是典花人間者是主莫羞貧石家金谷花
無數水流花落知何處獨有茅齋四壁紅年年沉醉
笑春風脫帽狂歌看年史酒盞不空亦暫爾君年可
紀吾老矣

倪伯遠五十偕壽序

蓋予與倪伯遠交三十年而愈有味其人云客曰伯
遠少怙其母長色其養老嫗其脩繪行其意困遂其
所不爲儉充其所不取此今世之清風而若所味也
有諸予聽然其是耶非也客又曰今夫伯遠貌有敦
彛之色而性特穎其言不割而銳其動也直其于細
也多所不屑此今之慧人而若之所味耶予亦聽然
殆是乎而非也然則伯遠何味于若予曰水之下也
惟人曲折焉而人畏之者決也鴻鵠之在數澤也可
俯窺焉而弋者莫獲之上也水無決溢之性則玩鴻

鵠無寥廓之飛若蜩鳥人掇之矣是故貧患其弗驕也下患其弗亢也時患其弗因也木僵自遂詫謂無求此夫純以貧驕以下亢而與時衡不知人者也迷陽却曲僅然自免曰吾生之徒也其必有生之患矣若者即伯遠弗自振不得以此相語蓋嘗與之論繪矣有詔召畫史上殿伏匿橋左頸面盡赤可以爲適耶伯遠曰夫烏能忍性以賣達且將去之何匿焉爲畫山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十丈滿之可以爲達乎其戲耶伯遠曰人者何戲雖然富人子也又飲食

我而要之以縑素其誰忍之咄咄斯人乃先我得想有間屬家人爲具簾蕭隔耳竟具無爨聲予曰德耀哉伯遠艷然夫德耀蓋嘗試梁鴻以觀其意三日不荅乃出椎布懷中低頭默默就之此相偃蹇爲名高名蠹也吾婦非所聞婦事我賤貧久服勤老母蔭一壁而炊挫針爲子紉綴常不足何名之圖予愕其言嘉其高退又語客凡伯遠所自立類如此而婦般之予所以有味乎伯遠也然予非今日之言也伯遠甫寇交予口無擇言行無擇步人或迂之予曰斯人也

久乃信其不迂而今與碩人偕五十人莫迂之故頌
之矣客曰然則伯遠徒取自遂不虞作使德耀哉予
曰非然也此陰陽之序乾坤之道也乾之道尊雖至
于亢聖人皆以爲龍而坤不然碩人安之以成夫子
之高陰陽合德其庶乎是故先噪而漸下者時物也
常然而不厭者佳境也去下去厭行其常然漸入佳
境予之與伯遠不亦宜哉客笑而起桐與其弟櫛櫪
柚等請筆之爲伯遠五十偕壽序

顧元永六十偕壽序

吾鄉多名族無先顧氏顧氏自文康公而後派數之
至于今日其世稱長兄弟者實惟元永云元永自其
少時與諸兄弟列屋而居南北相望一時凡十有二
人皆自奮于科舉之業後先脫穎去而元永與其從
兄寰一獨用真素顯諸兄弟歲時相歡無不嘆服其
高達自以爲弗及然寰一念不忘世承先啟後不無
形神之勞而元永獨翛然自遠于翕忽馳驟之間容
身而處滿志而游了不爲世眼所物色即寰一又自
謂弗及之矣徃予與諸君子作社學掌顧氏兄弟間

從北識寰一從南識元永每相把臂談笑竟日輒不知兩君子之不屑與社也而兩君子亦安予之固陋低徊留之不能去蓋至于今凡三十年矣日者訪寰一山中指數舊遊爲候無恙于元永寰一語予元永今年六十與張嫂稱偕老矣憶昔與元永談笑時其子孟梅方就外傳元永輒自訝不意遂爲人父忽忽三十餘年之間人世更換不可紀極而元永口不掛當世得失之事足不履人跡馳騫之場目不際鄢陵煩穢之行一以爲處子一以爲嬰兒斯其中之所自

適竟何如哉元永初不自意爲人父而今孟梅更有孫異日者又將爲此一時之長兄弟也易曰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蓋元永與張夫人之謂歟予既與寰一羨元永之得志于人間世少不祈名長不徇俗意中無日不在泉石茗飲間輒自醜其僕僕泥土之身不足與于元永之一映也而寰一固以章甫促予叙其說則予又何說處於此予每觀載籍所記梁孟之事心輒恨之謂德耀作使伯鸞偃蹇已甚惟龐德公偕隱鹿門無事可見陳季常晚遯方山妻孥並

有自得之色此兩人者意其深穩可喜然亦不無蕭瑟之感孰與元永處名族而翛然自遠優游六十年無日不在鹿門方山哉章甫頷予言顧侍者書之

母舅季泰卿七十偕壽叙

蓋予不類之先夫人十三齡來歸適外皇父續狄母之際云已狄母生子泰卿爲先夫人異母弟而公今年亦七十矣張子曰吾觀泰卿舅而知明哲之後更貧苦不忒其儀未有如我舅氏泰卿者也凡人情起明哲之後更貧苦則愁愁則恨恨則無所自持至不

可究詰其勉爲善者則甘爲農夫焉已昔者白樂天之贈林叟也其詩曰人生何事心無定夙昔如今意不同夙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頭翁此夫無所自持而甘爲農夫者也昔者外皇父晚歲舉泰卿而愛擁置膝前課之書則書已課之菽則菽十得二參焉皇父色蹶然而泰卿意靡樂也皇父既捐館舍泰卿事狄母更貧苦甚歡母課之耕則耕課之釣則釣課之織則織課之理嫩束薪細靡零襍則理嫩束薪細靡零襍母色蹶然而泰卿靡樂也間釋耒赴鷄豚

社酒酣嗚嗚或爲人解紛釋怨及其他折券委禽之
務必以泰卿則辦泰卿婦對孺人擁穉子而靡樂也
蓋泰卿之稱曰允所謂名家子者我知之其上起家
爲大官印纍纍而綬若若豪于閭里然吾見其人自
處非類者矣若者自料不能爲亦不敢爲其次讀父
書傳明當世得失之故自成一家言又其次長爲農
夫亦可以終老然吾見其人自謂農夫不復有先哲
名家之想處污賤而不羞吾則耻之以故泰卿浮沉
于世者七十年其居閭巷猶故也其布衣楚楚猶故

也其嘖笑舉止猶故也其倔強不肯污賤猶故也其
啣盃健七筯日往來輒數十里猶故也而里人之目
泰卿如賓如友如長如師亦猶故也故曰明哲之系
更貧苦不忒其儀未有如泰卿者也張子曰蓋其配
李孺人則相之李孺人者故同里李翁女李翁素長
者外皇父心竒之而又竒李翁女爲長者女故講好
焉其後孺人來歸不及事外皇父而事狄母猶母也
先夫人以妯娌見孺人而孺人視先夫人猶母也于
是泰卿始沾沾喜稱孟光孟光云于是泰卿爲耕爲

鈞爲織爲理嫩束薪細靡零襍涉之而已矣游之而已矣而孺人又儲粲蓄釀手紉綴以候伺泰卿每歲所入薪粲魚蔬果嫩不問有無咄嗟輒辦課子耕課子讀皆出孺人意旨泰卿涉之游之而已矣先是外皇父有宅一區泰卿規爲隧以妥皇父就故宅之左百十步買田築室而老焉予每過之聞鷄犬之聲隱隱從叢篠間起與泰卿面場圃話桑麻孺人出棗栗相慰勞如啖孺子我爾時自詫何自入桃源想梁孟之遺風猶有存者杜子美云酒債尋常行處有入生

七十古來稀其又何足以稱之

封史顧禮初六十序 代邑令閔符委

李青蓮有言蒼蒼筠松落落綺皓蓋古今竒偉之士無如斯人而斯人者故濟世之雄豪非各守麋鹿之志而已者也不然以漢王之神武範圍天下何所不得直行其意而徒感慨于羽翼之成顧婦女而誰何此雖英雄本色蹈其窾之適然以終自成其是而要之爲綺皓者真大竒矣龐眉一見歸隱商山何啻卿雲之采丹山之翼干將鎮鄒之犀利世不常有有不

常見者乎不然其與野煙九翻鉛割之用何以擇焉
故夫天下之雄不試不見其奇常試不見其大奇騏
驥之逐電過都也歷塊一蹶永息機用此能為奇矣
而蹶焉非天下之大奇也休哉封史公於是稱至德
矣公才為世儀識邁物表氣凌山岳學茹百川當其
蒞劓于信州再試于沙麓幾于為日為風為雷為雨
為景星為鳳凰人知其用之不可盡而翕然卷懷道
遠自放于搖青舞綠之間人或跡之則又決然舍去
直欲使斯世無得而稱然後為愉快今上甲子徵仕

公掄才八閩還壽公里第人曰封史公解組歸來可
二十餘載而今年方稱六十耶已見其容貌秀眉飄
然挺挺有岳峙之態曰何壯也蓋公恬于世享而腴
于取精其視名利羶穢之場飄雲過之即徵仕知年
之喜猶若以為媿媿之人情而弗屑也曰吾所得已
多其何容盡予不敏濫竽茲土得以其間引通籍之
誼奏觴于公因與言天下事至要害得失之數針芒
相接之機疊疊言之若澗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而
後乃知公真天下之雄一再試而不欲盡故乃可貴

耳莊子曰大塊勞吾以生逸吾以老夫待老而後逸
方逸而吾已老者此皆其才識膽力之未至皇皇汲
汲思自表見于天下終不能暢快其心之所欲吐多
取之念一彼一此何論蠢蠢流輩即古豪傑之士猶
不免焉而究且與此蠢蠢者日與接為構也以觀于
公大較殊絕矣夫人情氣壯必有所趨趨必有所止
壯逐其自趨而老聽其自止則所謂人者何用乎公
自用其人以游世趨而趨焉不暢不止止而止焉不
使斯世無得而稱亦不快故曰公真天下之雄天下

之大奇也予幸游公父子間方倚世臣為重稍闡寸
心之所欲為而公已棲神于淡漠可望不可即可即
不可近聊序筠松之操為公奏一卮其必令門者入
吾言矣

仰翁周先生六十序

代顧瑞屏

余為諸生時則與開兆履仲邑屋相望也里中咸稱
兄弟為二難履仲髮甫覆額菁華之譽已滿通都其
所懸國門書數數貴洛陽紙價矣父老傳說其太公
仰園翁課子特嚴不以人譽滿志晝夜寒暑連床相

屬即蚊嘍指裂伊吾聲與鷄聲無間予特異之故嘗
熟習其所課舉子業蓋真不負太公之教云戊午之
後履仲歌鹿鳴偕計吏走長安而余亦竊附金臺之
書稱同籍兄弟貰酒慰勞歡甚無厭時與二三子竒
文相賞疑義與折而履仲多慨然白雲之想曰家尊
固不以得雋色喜喜卜居茲土稍從賢豪長者遊乃
逢吾子雖然家尊生姚江先世之廬墓在馬家祭酒
中丞觀所公嘗三仕于吳三無害故不意今者儼然
與諸君子獲把臂入林也余因是知太公人姚江而

籍于崑聞其族指在姚江者以數千計科第鵲起項
背相望顧太公溫克自下與物無競猶記開兆兄弟
讀書余齋中時得教侍太公挹其眉宇煦然春溫聆
其謦咳油然醇醪至其豁達大度未嘗不推心置人
腹也余自乙丑家居即焚棄筆研勿復問人間事今
年秋會赴召北上而余友盛經字孫六符及年兄
夏元禮請為太公六十侑觴之辭且曰日者太公之
省廬墓姚江也蓋誠開兆昆弟勿納賀者幣詞而炳
等交于太公有年熟識其懿美敢請余應之曰即君

等稔知太公當不過余夫太公故隱于朝市而進乎
道者也昔者太公挾重橐從其父自練水再從吾鄉
親親賢賢薄來而厚往不責負約不報犯義私居奉母
日調嬰孺之色以教起其膏肓之疾曰家嚴不逮得
長侍老母吾更何求于世哉獨辨色課開兆兄弟句
比字櫛午夜勿休即履仲既薦賢書而公意歇然也
曰士所當為詎止此吾每怪世之稱大丈夫者朝虬
褐纓冠夕聞于閭里虹霓莫息旦晝攫人于市則無
寧布衣徒步親賢容衆為無忝所生云爾履仲諫受

教以故履仲每對公車輒下簾居邑屋中朝經暮史
銳意千古余嘗一再叩履仲帳中之秘既已諧八音
現五色今古之業爛然矣而邑屋人猶有不識履仲
者繫太公之教也太公今年六十髮渥而顏丹詳視
雅步其所御服物七筋噤噤常與寒士角慷慨然諾
不異壯盛時而絕不務為一切間間詹詹之智履仲
又能左右太公之德修業無窮即太公不以今昔繫
懷抱而神完守固故可以自得而無悶矣然則人間
滿甲似未可以壽太公要自滿甲始耳余又聞之開

此長才遠養數試有司不利吾黨同志咸爲咄咄扼腕迺太公怡然罔見色感即履仲四困公車居恒念太公輒欲小就其祿以修君子萬年之祝太公固止之笑曰曷若以志夫所謂隱于朝市而進于道者非耶嗟乎千秋大業擔荷有屬毋論開兆玉韞珠藏豈終輝山媚澤如仲今日所就庸詎不能速得志于時爲太公所欲爲耶語云公侯之裔必復其初吾已信伯仲行且微 聖天子寵命邁中丞之業而新之其亦可以壽太公也夫

奚亨之六十序

予與亨之爲同里兄弟之交時亨之年最少而警敏絕倫其所課于時之牘蚤有譽于世里中諸豪長者目異之相與言奚氏自秋蟾翁從虞從崑所施德于四方者甚厚至亨之之尊婁潮先生其業彌著而道益昌戶履塗輿飛舸走馬絡繹于道計所布剗脉洞腑之竒以萬萬計是不當有亨之哉未幾而亨之進爲諸生輒能誦其同舍之豪于諸生間者緝藻行義聞于四方亨之雅不自喜又絕不好爲衣冠第道之

遊恂恂愉愉稱金玉于儕伍中然用其技以射主司
之覆輒又小奮而大却于是亨之慨然曰吾奉嚴慈
之教束髮受書庶幾稍稍有立于時而違會不逢則
柰何乃夜發越人書繭而析之則又慨然曰乃今知
二十年來和墨伸紙所與諸藍衣僕頭人相追逐者
聖人之言也越人之道精入五臟而其用周于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阨日可見諸行事迷者忽之
欲以中根小智之性逃儒而後歸于此道豈不惑之
甚歟吾將以先世之業用之四方而四方人士聞亨

之爲政則戶履塗輿飛舸走馬視奚先生時加進焉
而亨之讀書不輟恂恂愉愉樂善無倦故不以先世
所布之愈竒而沾沾責效于世也或曰奚先生舉亨
之羞晚心特憐之所以孚翼亨之者無非繕衛調劑
之妙亨之于此道若有天性焉故其取效神而速化
亨之笑曰誠有之雖然聖人豈爲方以待緩急哉亨
之飲性不當中上而溫克之用間遊酒人以自快性
好藝植着圖書所前後多列盆盎編花竹間就四方
冠履之聘樂志而歸輒仰面看白雲嘖然曰嗟哉乎

我每自問為吾曩者所為何至不如今人自今思之
就使吾為今人而牽于文法慮于得喪較今日所得
孰多矣予與亨之交不下四十餘年所見亨之啓口
動履周旋盤辟初無異曩者少壯時而骨相適舉兩
眉間熠熠有光氣意亨之必更有進于道者故嘗與
同里諸人約為相歡之遊亨之與焉而亨之今年春
秋六十將有進于亨之于是諸君子聞之源源而至
曰即吾鄉不能私有亨之道廣四方而君等柰何以
一日之社不令荷德者盡意也嗟乎亨之山中之業

如日升月恒如川方至則吾鄉春酒之介所欲致于
亨之者要自六十昉耳是為序

支母白太君八十序

古之頌母德者曰柔靜剛方內言不外歷多年所宜
其子孫以無違夫子之則極矣然必有福焉疑之福
者何也子若孫才且賢而能盡其志與物之謂福能
享朝廷之榮祿尊爵不愆其儀之謂福冠翟帔霞終
身逸樂而無異同先後之感之謂福即純嘏難老不
無少生其念而子之子孫之孫彌久彌昌彌順之謂

福夫是數者即若域之內外故未數數矣封宜人白
太君夫亦區宇之間值而今昔之懿燦者哉太君自
其少來歸高苑公而撫朝議讀也已居然毋儀能使
朝議公忘失恃焉得致力于文章歌鹿鳴而南歸也
宗老相與言即吾宗多壺軌莫踰之矣已從朝議官
吳橋守南康理鹽筴七閩分司困閔前後幾二十年
太君皆就板輿養而寂無為焉晝聞朝議治理夜聽
彙昭兄弟課誦未嘗不開口笑也已朝議致其政歸
崑山又數年而太君開七袞又十年開八袞喜懿美

甚矣今年夏六月某日當太君設悅之辰彙昭以百
歲觴觴太君堂上其宗老樂山詣予請為侑觴詞予
曰曩從君家朝議公起居太君甚悉而又辱與彙昭
叅議論之末予每覺言表意外時有李密劉母之恩
固知彙昭之能善養而皇皇然期太君之能逮其祿
也太君起居則何如樂山等曰髮黝齒堅神明如故
旦起猶課婢子操作如高苑公笄笄首藉時雅無所
寘念獨秋風桂子端坐默默則意在彙昭耳予曰懿
哉予猶憶太君七十時辱朝議公命操不忝詞以進

嘗稱留守先生青袍履母之義謂朝議可庶幾焉乃
邇者偶讀 文皇帝孝順錄載君家來鶴主人孝感
事尤異之語云公卿之後必復其初今夫彙昭方當
以文章名天下盡植朝議未竟之事由八袞而期頤
予且得載筆娑娑其間乎太君柔靜方剛內言不外
故予莫能詳而福履綏之勿替引之即不文毋敢自
匿其蕪陋矣樂山公曰固也吾宗先君初以良民籍
崑山散處四方獨朝議公聲施于時終返其鄉而有
彙昭可不沒沒 今天子御宇肅清黨類吾宗有以

祖籍官罔伯者以挺立特聞 朝廷褒重之太君聞
而沾沾喜語彙昭聞汝家重黎氏典干支遂賜姓迄
于今代有忠孝慎無忘而祖而父志言既色意輟然
彙昭退語其家人曰覺爾時太君蓋猶有故鄉之思
云嗟乎如樂山言倘予所謂歷多年所宜其子孫以
無違夫子之則者若域之內外太君一人而已矣是
為序

王母梁夫人七十序

往遊里中諸兄弟間不下數輩與予稱同年生者則

桂峯王兄仁恕長厚時以文藻號邑黌之雋歡樂其
太公懷田翁長指爪喜藝植徑花盆卉芬馥圖書左
右客至能為咄嗟之具備賓主歡桂峯調色視膳無
起居經營之勞蓋其嫂梁夫人實相之當是時夫人
賢聲藉閭里門輝闔閭中無踰王氏者後數十年
桂峯稍稍倦游遂謝去其諸生純以清虛自課杜門
却掃日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而夫人內絜蒸
嘗外奉賓客課其子康侯君益為砥行克家之業惟
絜惟恒濟如也秩如也予既廢視屏居環堵之宮與

王氏邑屋相望撫徃追昔或感慨係之而夫人今年
得歲七十鬢髮皓齒率衆作務無異曩者相桂峯兄
時而康侯亦稱五十歲人矣方率諸孫曾舞斑戲彩
修里中絕盛之事里中友人俞君某某飛觴走學將
效萬年之祝而俾予侑之以詞予老于日月之下不
覺遂久嘗竊覽觀比閭萬家之聚豐儉互更盛衰踵
至高門甲第徃徃丘墟獨南郭王氏聚族而處若自
為一籬落其人物之絜清卉木之鮮茂又若武陵畏
壘邈然與世相隔無盛衰豐儉之變與今昔飄忽之

感豈易得哉閨門之範多稱梁婦陶母故常平氣以
觀之德耀綺縞粉墨嘗試梁翁以觀其志後乃出椎
布懷中似未免有作使伯鸞之意陶母剉薦截髮為
士行通賓客以起名譽則亦猶之乎望鄉而趨者也
以觀于夫人婦道母儀不幾闈房之秀駸駸與詰士
爭烈乎予猶憶年少時晤桂峯里第同雲朔雪映帶
几案顧視盆盂間桃實纍纍作絳霞點翠翁剖以啖
予予笑謂桂峯即曼倩避世金門然不聞其父子之
遊公毋傲曼倩耶翁亦大笑由今思之忽忽如昨日
百年轉盼故可以輟然而一笑矣

顧母彭夫人六十序

予友顧子葺數椽南城讀書奉母其中夏扇冬溫昕
夕省視惟謹一譚一笑惟恐氣相觸也母彭夫人樂
而安之而顧子瞿然有缺養之色母謂顧子曰兒無
吾憂吾食于子自喻適志矣昔吾侍夫子而羸所入
錢布米粟麻菽細靡之物歲千所役內外臧獲指百
所御繒絲釵釧歲不下各數十而吾兩眉蹙蹙然晨

光達于壁逡巡侍姑惴惴惟不當旨是懼迄丙夜不
得休夫子性繁急多四方氣類交所須即咄嗟辦乎
猶復置于唇舌今食于子飽吾嬉焉寢吾惺焉小小
飼女孫而兒色吾勞矣吾所聞戶外履續續然多孝
弟媼睦之談嘯咏琴樽之事偵之無非長者語云富
不如貧吾乃今知之兒無吾憂君子聞之曰孝哉顧
子令母忘貧而勞其富居久之于是母夫人得歲六
十顧子觴焉母謂顧子曰止兒無我觴聞之古人子
之觴其親也無時而今人必以初度必以初度則其

為觴也有間矣顧子瞿然跪而請曰兒奉母每事不
逮古人而觴必不為今人則何居母所聞履聲續續
非獨其人長者蓋亦類有文云兒請以長者之文進
母其許諸于是母颯然許之矣以告其友張子張子
曰允觴者為母非獨為其子也今夫富勢之家其觴
以時則有斜行淡墨錦字繡縫之文焜煌堂上百拜
于下其人多竊竊之色適為觀而已矣窶人子具草
蔬糲飯子女欣然一飽乃不知春秋何序人樸耳樸
則無文觀則為具此兩者皆不及其情若夫顧子之

觴母情及之矣今人有鬚眉無男子聞有母言富不
如貧者將吐之而彭母言如是斯不爲顧子之母也
哉于是諸遊顧子者各爲文歌詩以進母輟然受之
張子亦繼贖其後君子曰是母是子是舉也其賢于
以初度者乎

周母顧夫人六十序

歲己巳陽生之前一日是爲周母顧夫人春秋六十
其子服堅玉汝蘊美等緝綵條觴請于緒卿將舉萬
年聚順之慶而賓從戚友共歌樂之纚纚洋洋僉謂

夫人之內美不勝書也予竊自計所聞見于夫人之
六十者幸詳而覈庶幾彤史之質焉不揣僭爲之序
序曰夫人予內兄甸伯公女也甸伯無子予夫人以
故慎所偶情特至而是時御史公適與甸伯爲亡形
爾汝之交遂以字緒卿行年較一歲猶兄妹也甸伯
既以夫人付其配李太君太君多讀書課夫人有禮
則而家貧落公私逋責堆委萬端皆有於太君夫人
雖處閨房刺繡之間猶娶婦女也已歸緒卿稱邑黌
之雋得所天矣而是時御史公未顯貴太僕之業漸

淹夫人瘁瘠拮据以奉御史封孺人而退以佐緒卿
之讀者何不至焉故雖兩族之閥卓然大家猶辛勤
婦也御史歷別中外歸老林泉供帳施予交際問餽
什伯徃時而下以爲服堅兄弟修脯徵采之費視他
族之行其常然者不啻倍蓰蓋緒卿之隆師取友常
倍蓰他族而夫人之爲其子徵而爲之來者亦常倍
之而蓰之以故夫人歷豐約之遭而心特苦如一日
知者謂夫人雖至于今猶嘽嘽寒素之奉不自渝也
惟是夫人之範于李太君者既厚既貞而氣深穩挺

挺多丈夫之槩蓋嘗信之其蒙難時也徃者哮虎爲
虜奚啻履尾撩鬚即緒卿計亦不知所出夫人慨然
曰伯仲差長當居內李侍夫子居外其各勉之侍者
掩面而啼夫人曰天乎天乎當不虛生此三人者予
周令巢覆而卵破也于是朝馬嘗膽宵馬枕戈三年
而御史之誣大白廟見太僕鬢髮半斑君子曰烈女
哉漢范母之風霜難乎見行事矣未久而甲子先驅
丁卯後勁夫人沾沾喜曰吾固知周之必興蓋有刺
史太僕御史之德與吾夫子之志焉吾固知天不虛

爲我生此三人者而脫有遺也君子曰賢母哉亢宗顯名即鬚眉于男子中未數數也嗟乎此予所聞見于夫人之六十者不敢溢然弗敢秘也夫人恭而有禮儉而好行其德蒙難不戚持盈不倦伊昔季子之歌鹿鳴南也其家衆有以難故散之四方者整整羅拜于前夫人曰若等今無恐有家訓在謹守之逸樂終爾躬矣聞者悚服其言相傳說以爲李太君之教也昔者李太君視予內子如其女而夫人繼之視如其母李太君故予于夫人萬年之祝徵其實而不以

頌以頌則請自緒卿明年大慶昉焉

李母丘夫人五十序

予以通家子間侍中丞李先生則先生時已謝政營菟裘玉山之陽就養太史公兄弟間而與丘夫人專屋居也蓋憐其季子文恪君少便提誨焉當是時先生杜門却掃公正自課所御服物臧獲出入之用必秉于清約而外當四方賓客之交輪蹄車轂稠疊輻輳乃至戚里餽問之儀故老周給之義夫人一受成畫于先生各當其所享退訓文恪君毋令渝則洗腆

聚師何不至焉先生輒爲頤解文恬性警敏有所恢
設多濶大自喜無詹詹間間之態而夫人引繩約之
要于節中而止先生心知季子敏捷不深問也嘗是
時太史公愈嚴重夫人每退語所親傳有之父以慈
止母以嚴稱臣觀于丘家母直柔耳能委曲順適家
大夫而式穀予弟凜凜也斯不亦嚴稱哉于是文恬
壯有室夫人爲肅閭政見于中丞先生先生意彌自
得久之而先生捐館舍則夫人述先訓訓文恬外當
賓客之交內修衣冠蘋藻之節如先生時而加甚焉

文恬敬唯諾受成事昕夕定省必時必飭而夫人沾
沾自喻適志矣于是夫人春秋五十文恬醜爵以進
而夫人憮然曰先大夫以爾授我幸乃見頭角然未
進菽水而徒藉先大夫之義膏梁裘罽相殉俞是何
心哉雖然吾事先大夫歷中外久則嘗聞且見之矣
大夫鷄鳴而朝出以招其屬吾未嘗不贊以恭日出
視事吾未嘗不贊以勤退食而委蛇吾未嘗不贊以
儉而先大夫無不鞮然于予言也小子識之而無忘
先大夫之義則我壽矣君子聞之曰慈母哉敬事其

先大夫而因以為壽予昔侍中丞先生交于文恬知
為出庶之駒不煩鞭影既數年而風義日上循循然
履繩而蹈墨也時有會享必請于夫人乃行夫人輒
從屏間聽之知為長者盤飧日進昔昔之歲文恬享
予梅石之館數起入內其侍者云每膳必上食太夫
人而後敢嘗也由是觀之夫文恬亦可以壽夫人矣
以文恬之才即且達摩天何遠然而生今之世公正
流離何如修植先烈以俟其時之可為也予每讀子
推綿上之歌蓋有懟心焉范孟博勉修善養而身掛

黨籍其如白頭老人何哉故夫居今之世如文恬真
可以壽矣友人宋輔卿輩請壽夫人遂以序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周啓祥



叙

夏母浦太夫人九十序

夏母浦太夫人者予友夏士琰母也士琰與予約爲兄弟垂四十年頗聞其獨居奉母之槩爲詳而其母太夫人以天啟元年春稱九十賓從戚友爭捧百歲卮獻酬堂下謂士琰兄弟善養今昔希有然稍詘于祿云士琰艱然曰走惟無所得糈以奉母豈憂貧賤

哉母性淡不務多取其惟母子相保爲念而予每自顧此嶢嶢者非諧時之物脫幸有祿將攫世網其必不能長侍老母予聞而嘆吾友士琰之真素果不能匿其心以相媚也雖然士琰不憶君家萱荆榮會之事乎昔胡忠安雅重君家儀部而慕其兄臨海公之挺勁轉官京師迎養林母林母叅政鐘女也萱圖之咏爲世傳寶此夏氏絕盛之事而以觀於今即士琰之祿養不逮兩翁然其合離年齒之數亦稍稍駕軼前人矣士琰書破萬卷有筆如椽就使得志于干時

之學力能諧世其必不肯稍違太夫人膝下之歡而太夫人煦煦愉愉惟士琰左右焉是賴聲氣相聞焉是愜就使享之以三釜隆之以翠翟錦繡之適其又不能無縈無繫至望百如嬰兒也龔埏曰蓋日者嘗訪士琰入門而聞其奉母之聲至欲隕涕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六十何有母登其上子踰其中而怡聲相保如此哉朱漢徵曰此非獨吾師爾也吾師母修婉色以康太夫人如嬰兒焉吾師之子若孫婉孌母旁聚百順如嬰兒焉而師故未有約束俾康之而聚之

也陳用義曰吾髮未燥拜太夫人簾下齒髮如古稀人多色喜即今二十年色喜如初體微縮見士琰先生輒褰其袂而索所嗜如一日也嗟乎如三君子言即古者舞斑魚筍之事不足爲士琰道矣昔林參政以女妻夏氏迄今二百餘年士琰守其故居歡奉老母然則萱荆之瑞不能不爲士琰勸太夫人加一卮三君子請予述其說爲序遂序之于時同觴者漢徵之弟侃義弟用勛與兒子桐

張母姚太夫人八十序

往予遊二陸里中得友數人時伯安奉母姚太夫人于繡野之濱與在大思曠夾隍而近望林對宇來往休暢驤仲輒拏小艇泛青溪就三子之所至而休焉每在伯安許必候無恙於太夫人多命家人具食爲信宿之談歡甚無厭幾不知何者是客蓋里中稱四友云而予以潦倒不全之軀頗不爲諸君子所厭擲野航東渡繫纜沙邊榜人不問而知予爲繡野客矣今年庚申伯安爲太夫人開八袞月正元日實惟設悅之辰三人者械書告予令予爲侑觴詞其直以予

爲四友中人耶則予何能無說于此予自少讀伯安之先南安公詩章覽其墨妙想見其磊落夷曠之度厚施於民未盡其報已交伯安又竊聞見麓先生慷慨自命多大略而太夫人之助內多蝨斯膠木鷄鳴小星之功家範門輝即雲間以一二數也伯安具絕特之才偕其弟某某以文章操行冠冕斯世固宜飛躍天衢旦暮自表于世科名青紫與一時兄弟輩相頡頏述南安見麓未竟之事而彼蒼未定意若少靳于伯安太夫人弗爲念也曰吾聞善養不聞祿養凡

男子能爲可用吾無所覲於後矣太夫人今年八十髮黝齒堅神明湛若步履輕舉如壯盛時諸孫鼎鼎立床下太夫人含飴飼之聞伯安肅客堂中猶時令婢子問齋厨供具無溷卽君談笑蓋其靜和得之天性而從容委運樂有伯安之養者知人世之榮名無大於是即其事見麓先生時稔聞南安公時事亦無所加於今日也雖然伯安豈常貧賤世果有董相韓公不遇之文耶予嘗與四人者就伯安飲食孤往長嘯意不能無搖落之感伯安輒黯然念母春秋甚高

仲叔更互起起居太夫人伯安回面訊所坐卧狀又未嘗不輒然自得也是母是子於以迓休祥而凝天眷豈顧問哉凡人情共相磨礪必以聚百順致之吾親然使其子內美不足以孚于吾親如伯安子母善養之概爲之友者預策其所未然而故爲侈張壯麗之詞諒亦非繡野諸君所欲聞之伯安者蓋古今論交要以范張之升堂拜母爲人間希有之樂請三人者各爲予更進一卮知不以言之不文相厭擲也夫

奉壽許母郭太夫人七十序

余始學爲文則已知誦法公旦許先生而是時先生初成進士文章吏治名滿人間然不免爲黠者所螫角巾故里讀書奉母處之泊如也當是時先生產故不當中上而賓從戚友樂侍先生者常無餘席所進七筋鮮炙醇醪茗薜無弗咄嗟而辦臧獲指數百皆有自得之色然絕不見有持簿筭從先生會計者既數年而始獲與先生之伯子元倩約爲兄弟又二年而與其仲仲嘉季叔顥遊其情益進又數年而予弟大年得交三君子情益進如初當是時所涉欣戚違

順之境亦稍更矣然客至洗腆爲具如曩時臧獲自得如曩時即叔顯既上公車而所御服物楚楚如曩時若受成命而行絕不聞有子母田舍之問今昔豐約之數爲世之爲者或曰蓋郭太夫人之婦順母儀如是云夫人今年七十彩衣歡笑孫曾滿前其于世之富貴榮名安寧壽考無弗旣其實而善其會處其飫而不欲盡其贏即予遊三君子間居同里生同志所荷夫人之德垂三十餘年絕不能以一行一善名夫人豈易所謂安貞詩所謂淑順者歟當先生之

薦于鄉也予駿甫覆額爾而猶能憶予大母之言曰許氏當興寧惟其男子之祥即吾家與郭爲世交猶及見許夫人爲女時喜愠不形婉孌有則今雖從夫而貴應未盡其德耳意嘻人貌榮名焉可誣哉初先生命予與三君子交予心自醜不能執鞭然願如衣褐之老婆娑珠履間今三十年来竊喜許氏之福方進未艾而予子某予弟子某某復幸與伯玄文舉輩爲同里交且莫逆也即不文能無一言爲夫人拊舞耶雖然知其不文而猶願廁于高文大冊之中如鈞

天廣奏請一擊缶此則衣褐老人之事三君子其各爲我欣然進一卮焉

周母顧太碩人七十序

曩者社于顧氏之東園必往而期數則時時見孟明兄弟從其母太碩人往來外家而太碩人又念其母陸太君春秋高歸寧無時男女姻嫁必啟必詢然後從事當是時周氏兩先生棄養既久產方落太學公又豪於酒不視事兩族戚里慶遺恤問皆倚辦太碩人太碩人脫釧戒事無後期陸太君色憐之輒曰阿

母不常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業自吾爲周家婦及聞其先道德功名事太盛或稍休之將復熾即產落先世一經故在二子母無我憂未幾孟明與其弟泰叔同升上庠名大噪太碩人喜益復戒事如初不令二子涉難苦或分其志蓋予所聞社中兄弟說如此其後予因仙居公嘗交于孟明仙居公太碩人族子也而先是葉先生嘗爲予父言吾少壻佳蓋又指泰叔云則又得交泰叔皆一見如舊往來談笑雖不甚數然時有之每相語必起居太碩人無恙然後問所

習及作義多少而兩君子年來時有竊竊之色太碩人聞知弗是也嘗語二子曰吾昔爲婦而貧汝小未成立念此時良苦今袖手爲母選箸而進列品而嘗不乃倍蓰曩時而若等何急急不忘墮甌事一經之業將必復則既有成言于先太君何患乎而太碩人亦春秋七十矣或曰太碩人所聞于太君義甚大又習知通議公兩先生之概耳目寬碩有以自壯或曰其風霜氣有天性焉憶予少侍先子秉燭夜坐多言吾鄉先民盛德事至通議公未嘗不凜凜色動也曰

公昔以錢寧之禍竄嶺表侃侃不回更十年然後起卒奮於功名宗社賴之吾鄉忠智人也先子又言兩先生晚游星溪念母夫人既老壽時室於床往輒告婦必手一編坐床下視眠食勿令媵代母亦時加慰勞問所手何編必整冠肅立然後對相與慨然久之又曰何有兩先生之後無聞者周氏必興故無論通議公矣已聞葉先生有快壻則又大喜曰兩家約甚當壻亦必佳蓋周氏內外世有令德爲後學所誦說又如此今予于太碩人之壽無所進顧獨稱述前聞

以見鄉邦人士願頌太碩人且久即予之連蹇顛頓
不以姓名廁文綺之間者十年猶私自獻其說庶幾
太碩人聞之而輟然有喜也

金母沈孺人七十序

循玉山之左由內隍而南漸入闌闌夾岸多古屋踈
柳賀止人歸時聞午鳩破寂峰嶺橫側軒幔間舞綠
搖青光影零亂至者低回留之不能去其處上流稱
取勝者無如金氏金氏之居故當東巘之脇庭宇潔
清花徑窈窕飛絲比竹之聲出入烟霞杳靄間與書

聲鶴唳相荅響或曰金氏居此十數傳矣然莫改其
譜系所從其主者曰金振之氏所謂大隱隱市朝者
也予每偕同人徙倚城北隅望東巘樹色輒徘徊久
之乃去一日振之酒予容安館其人偉貌而直心好
施喜俠與客款曲無寒儉瑣尾之氣時入戶寧毋久
之復出色抑抑如初所湏多咄嗟辦予心異之則竊
竊聞其母沈孺人之力云孺人侍金翁四十餘年度
事舅姑恩馭臧獲其所爲淑慎之儀齊眉之敬雞鳴
小星之勤莫可勝紀已撫振之人謂振之才且賢可

不煩母母且老宜倦于勤而孺人怒然曰兒生長什
一間幸無細人之患交游日進所恃不墜其家業而
闡宏之者乃在老婦老婦幸強飯膝前諸鼎鼎者且
露頭角吾可無負金氏乃益督其健奴數十輩營子
母闌闌中時酒脯噢咻之身御澣衣勤澣統如奉金
翁時振之結客四方騷人墨士乃至擊劍扛鼎弄丸
跼履姑布射覆之徒常滿座上孺人見所具七筯甚
都又多長者輒津津喜已聞諸鼎鼎見頭角者號嘍
聲則又大喜曰老婦故知兒之不墜其先業也於是

孺人春秋七十諸所游振之者捧幣徵詞進封人之
祝于孺人而予友沈雲父以侑觴辭請予惟婦人主
利常若不足況出其心胸手指間銖銖而累之乃能
聽其子之結客倒窠傾困勿問有無亦竒矣又况身
親澣統澣衣之儉者哉流覽徃古予嘗慨然于第季
偉之割鮮奉母對客麥飯非所以康其親而陶士行
之母至截髮以助其子之論文斯不亦難其爲子哉
盖士行於是有慚德矣雲父請以予言壽孺人其必
欣然爲諸君加一卮矣鄉先輩有金彥閨者隱居北

城山麓間與偶武孟林仲鏞輩往來唱和之什不下
萬紙至今想見其所為覽勝樓者不勝滄桑之感振
之豈其苗裔歟何選勝鑿之相似也予于孺人之壽
更進一卮問之

周母孟節婦六十壽序

予嘗謂吾興賢里異日者將有五節婦焉其先五氏
而孀者曰周母母既孀居之三十二年得歲六十國
家之令婦節年六十鄉之人上其事得旌閭予母之
鄉人也愧不能爲諸父老先而母年六十稱節婦宜

有序然弗敢賀禮也序曰節婦孟氏父徵仕郎翁以
尚書廕官太僕節婦年十七歸太學君先是太學君
嘗以愛出後其叔于舜先生以故節婦來歸事趙姑
趙姑性嚴峻有栢舟之操獨歡節婦雖趙姑歡節婦
而所後家故有子弗能安節婦凜凜猶寄也既數年
太僕公召還太學君節婦事劉姑歡如趙而太學君
與節婦內自念曾出後不得均兄弟產諸兄弟目眈
眈亦無議產者節婦乃自具七筋而歡劉姑往來無
時猶之乎寄也太學君既歿無子一女髻耳節婦年

二十九法宜有立爲後者而所後家以節婦之歡于
趙也曰吾于法宜後諸兄弟家又以太學君既召歸
于法宜後而後節婦之凜凜始十倍曩時矣既十有
五年議始定然後搖搖無寧居猶之寄也當是時兩
姑已捐館舍又無定嗣節婦則與母徐淑人更相命
焉而淑人老壽辭節婦矣則又仗其兄光祿公時有
所商確而光祿辭節婦矣當是時女去其室嗣耕其
硯龕燈四壁顧影而悲傷即行年六十亦猶之乎寄
也嗟乎閭巷之間閨房之秀即不幸煢然失其所天

然必有一廬之宇三尺之孤可以自托如節婦獨飄
搖于連雲之第遑迴必世之久含辛茹荼至有窮簷
嫠婦所弗能堪而節婦凜凜承之竟于如夏日如秋
霜不可狎視豈古所云以柔剛以弱強者哉或言節
婦直柔耳又何以稱焉節婦之倩曰李伯雍從予遊
嘗稱節婦之言曰凡所以爲未亡人者我知之夫子
之事則未亡人在弗敢忘也未亡人之事已無夫子
在弗敢弗忘也以故三十餘年之間所修伏臘蒸嘗
蘋藻之薦所更族黨戚里吉凶問餽之遺所御內外

臧獲一切粟米麻絲之務井井如太學君時且加茲
焉獨所值非意之干直低頭默默就之必不能堪向
隅揮涕止矣節婦曰思吾曩者所聞太淑人之教且
稱說先徵仕之言婦德也至靜而方其至矣乎嗟乎
秦松漢栢生于嵩岱之墟凌霜犯雪與寒俱老其于
世豈有望焉一朝見賞其主侈名爵而封之榮華至
今根柯長茂此非天之不可知者也又况乎國家之
令較然不欺者乎周氏代有婦節率用強力自衛至
節婦獨以柔顯斯非事理之尤難者哉節婦旣旌閭

之年而予故有女嫁孟氏爲述節婦之槩甚詳其言
在耳爰刺鉛槧紀之俾採風者得以攷焉外史之職
也雖然行且旌門以彰里德即以予言爲賀可也

晉母徐太夫人六十序

予與長倩稱中表兄弟行而父行事孟嘉先生先生
弗予鄙進爲文字之交言相味也其游若兄弟然因
是長倩視予實兄弟而加長焉戊午之秋長倩壽其
母徐太夫人諸同人若陳子欽名仲輩相與謀侑觴
之詞長倩曰其必以元長子言予聞謝不敢而先生

林石齋集卷四
三
所然曰即諸君子以同術之誼過而相存其必以情
吾聞之郁艷之詞佞而罔情夫豈其不及情也者蓋
有所不知焉元長知我而習吾家事吾聞之瞿然已
自念曰夫必以情乎則太夫人之婦于先生而母長
倩則予得竊聞之矣昔者太夫人之來歸也徐翁寔
心竒先生而館爲壻云當是時先生富文藻名已大
噪於時羔雁之贄日尋其門惟弗堪北面是愬而先
生亦倜儻自命所爲厚倫睦族急難調之之事乃至
玉帛筐篚高文大冊之交幾遍江左每有舉事一童

子執刺問所出夫人咄嗟間辦矣而是時晉太翁行
義如不及罔恤其家一切廩師擇姓徵彩讌喜悉倚
辦于夫人夫人咄嗟具如旨以故先生處子弟戚里
之間雖甚年少時若祭酒馬先生既舉長倩而甚愛
夫人勗之弗少假曰父以慈止母則嚴稱長倩承教
凜凜卒奮於學而名噪如先生用以射主司之覆輒
小却夫人怡然弗屑意曰即以而父之學淹留至今
兒何妨小損豐滿其羽毛而天飛也長倩益沉酣聖
人之籍與海內名下士相角每有講習夫人居屏間

察之竟所徃復心竊喜自負洗腆而進即易穀脫釧
無所惜予每過長倩必侍先生怡怡愉愉柔色相語
信太史公父子之遊其言不謬而長倩方籍甚學宮
夫人春秋六十矣蘇子瞻名滿海內每與客語王夫
人竊聽之而別其非是以就子瞻不可奪之操陶士
行之毋截髭奉客卒獲美譽士君子竒偉卓犖何所
不得而牀第幃房之間脫以一庸婦人處之其于乃
公事竟何如哉即先生之直操亮節未爲得志于時
然身名俱泰無所染縛而長倩且旦暮摩天咄咄逼

阿翁而直上也其所得夫人之內美視陶蘇二母又
何如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
是茂夫人之以介眉壽又重之以昭德音倘亦諸君
子相與謀侑觴之意乎而惜也予言之不足以行遠
也雖然必以其情請毋悖先生旨庶幾其不文而信
也夫

朱母周夫人六十序

嘗讀詩介壽而知古人子之養其親無日而非壽也
後世捧幣徵詞獻酬百拜稱人間希有之福利而貌

爲吾心未必如此之儀文其子又樂而安之不以爲
飾者幾無行矣雖然人子有心無妨盡物而學道先
生槩謂劬勞之人觴非所急是義不然此于人子之
念則可耳其于眉壽豈有當焉張子曰予觀朱子今
日之壽其母而信其能養觀朱子平日之養信其無
日而非壽也凡人情自喻適志之事其莫如忘誠相
忘宜莫如子母兄弟之愛然嘗妄意人情周覽世故
肉骨手足未有真能相忘者也何也貧之不忘富也
賤之不忘貴也親之不忘年也兄弟之不忘出處也

此四端者橫于中即其爲子者察色聽聲無所不順
適其不言之意而其母亦周詳委曲匿所不便而務
爲歡其爲不忘孰大焉朱子與其弟晉行既已有名
實諸生間母意甚得然不免事修銚之養母意更甚
憐也朱子間歸省操銚進母母援饗人爲伏臘賓客
麻絲細靡之用無所問其弟晉行操銚而進之母用
良然其後子儀弟稍具什一亦操銚而進之母用亦
然其宗老曰吾嘗見夫人飴孫于堂三婦鳴機杼其
下不見三子婦而婦銚于其橐也夫人故善病須良

藥乃已一日朱子得藥而良兩弟跳躍母旁盡劑霍然張子曰吾與朱子交且久自其父簡庵公棄捐時迄于今母夫人未嘗忘藥其兄弟更相跳躍如一日矣此兩事者于朱子之奉母事甚細然世未有如是之忘者也朱子方厚相磨勵不徒以功名文采自見于時予未具論論其骨肉手足之相忘即古孝友不加耳雖然母夫人蓋亦有不忘者朱子勉乎哉何也如朱子今日之養而母適脫進此爲朱子之養而母意更適可知也此人情也予年且老朱子蓋藏此言必如約也

記

文飲記

張子之社友十一人曰狄仲魯曰王伯符曰狄道叔曰張濟卿曰戴孟千曰許元倩曰王仲安曰陳鄂州曰戴仲豪曰許叔顥曰葛孟文更爲文字飲戒役者洗腆興盡乃罷張子竟席飲不過五合然醉莫如張子者諸君子問曰子醉奚如也張子笑曰適哉吾始

飲也溶溶焉不知其肌之沁也鞫乎殫乎力至而酤
矣而後乃今若飛太空而莫之控者而後乃今岑岑
爾默默爾交睫焉則蘇矣則見子十一人者飲自若
也几席盤匝自若也吾將鼓勢而復飲飲而醉醉而
蘇則亦若是焉已于是諸君子以張子善酒以其飲
質焉曰台奚如矣張子曰壯哉乎仲魯氏之飲也氣
定精溢譚言疊疊則幾矣書不云乎德將無醉其或
是耶濟卿飲可百觚而不耐輸攻獻酬百拜則神愈
王此所謂和樂而不流安貞而不亂者也道叔饒口

流沫豪舉無讓有韓淮陰之略焉多益辨矣然不免
爲高祖擒孟千氏之甘酒若飴汨汨焉注之而不益
也豈其有別腸耶已嗒焉而忘其遊醉鄉耶鄂州銳
而多譴譴其醉也仲豪讓而時酣酣故吾也仲安墨
守而已矣奮其褊師徃徃竒絕若鄧艾入蜀未易詰
其所從來者元倩且讓且譴且正且竒且爲石曼卿
且爲考亭氏豪耶恭謹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季咸
莫能相之矣然一吸數斗令人襟豁而情暢則不如
叔顥氏叔顥氏之飲也李光弼之將也旗幟明鼓角

亮矣孟文氏森乎未有知其修者亦時時故作胡盧
語偵之他事皦如也然對壘搏戰終多啗堅伯符不
肯行酒而譚鋒詭特四座絕倒誣之上也飲之下也
張子曰蓋余辭諸君子而遊吳中吳中人爲余言善
酒者試之酒而已矣以故余之飲亦遂減五之三世
人之稱飲逢知已有味哉有味哉余每憶前語作飲
記蓋今昔離合之感亦少概見于此矣

容城屠者記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

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
適遇公一見固已竒公矣且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
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爲諸城
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
去公贈之廿金并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
有餘鏹豈爲黃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
金而以與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
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
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

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即君曰不在
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
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奇矣昔文丞相之友
張千載詣相囚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沒也置囊
弁櫝函丞相骨以歸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
人之儔歟然而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
谿王海齋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
恨不請其姓名云

呂光午記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千使
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爲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
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爲兵所
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鬪擊傷七十
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爲朝廷養兵何
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岸幘羅衫長揖階下徐曰明
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
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爲也阮色解遂罷
僧兵又海上大盜某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

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人衣
白紬衣短髯白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
知爲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此是矣急領捕
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舡而南一人搖櫓而
手自撐篙其疾如瀉衆兵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
血而櫓不少懈篙益縱橫不可止會遇小橋陳以橋
板從空投下船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
岸上持巨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鐘
樓下聚觀爲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爲予言如此予又
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應手而解
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輒撲殺不果劫
呂每大恨以爲失人云或曰呂昆季三人長曰老山
其人類鬼谷子次某善談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爲
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舁之歸
葬廣中或曰其一人即思峰也

董家溝老人記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十

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二十里許
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頸及於腰溝水
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携至河口得小舟渡焉始抵
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
輦循溝而走西望柴扉高殿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顙
衣裳楚楚亟延予輦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
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
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予不能
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

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君不能飲
此酒也則更出一甌置几上長跼而請曰客語我此
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甌而傾
之壺中而手酌一大甌飲予又酌二甌飲兩生予曰
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爲君盡
一甌盡一壺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壺
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
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火焚之老人曰火
後得雨則葦怒生子慰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

然久之曰予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
屋廬田舍爲魚鱉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
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不一更者
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
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旦暮小吏叫號於
門輒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搗鼓官舡踵接予
又腰纜而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
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隸黃緣爲奸呼鷄逐犬傾甌
洗壘不啻行劫矣而予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是以

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而不遭水
患豈有是也哉且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
役說者以爲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
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
守溝姓雖然猶愈於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
遺若傳舍者

東征獻獲記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去又
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虜人而

陳所獲鎧甲兜鍪旗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
縱觀之予與金季化顧邃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
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
如堵予與二子破人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
碩而膚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燦燦射人目所謂佛郎
機者也美哉其衛陣之健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暨
皆輕繒爲之又畫以五采如瓶鏤花勝之屬其短長
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或大方廣
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紈扇而大者

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鏘鏘然或曰此虜幟也倘或
然與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所載皆銅碗鳥碗鉛錫
碗予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碗特甚
時已有投虜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
車盡則爲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而角或角
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技也邏
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偃啼而鬼
哭又况乎操其二張翼竭廢以趨而有不披者乎哉
或曰此猶虜之長技也弓勁而長鏃利而多稜人言

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
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
顧守者取甲若蝥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
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黃丹猩
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
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予所見馬一如
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
之跳踣而已矣

東征獻俘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
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戟立
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遠望塵起風腥
則群醜出長安門矣予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
履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群馬爲象所衝亂蹄而
走不可止予乃下馬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
有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敝
敝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么鬼胡不早
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爲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

淚潛潛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李醜
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
李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
者曾未及炊黍時予心痛馬不覺失聲墜城下然幸
生還今吾子復戍于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
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
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
有與其故人言者予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
其兄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
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濟上看月記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
端萬里空碧予與邃之徙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
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
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
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
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
如虎丘茶烟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

决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目
開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予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予
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
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
簷聲潺潺擁衾愁卧時聞鍾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
客也往覘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
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爲一聚持幡
捧鑪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
郎啞女孿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

蝟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
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爲我也
因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
耳書館清閒嘗令邃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玉蘭堂夜話記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瞻生
十八年而公舜舉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曰快哉公
舜之有孫也宜哉予與公舜交自今上丙子于時同
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羨山中久之而歸時公舜

方翩翩年少然其情念已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
世人悲公舜之死不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
春秋僅四十餘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
固有不待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
公舜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予因公舜有感矣
昔予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曾大母憐之大父泣亦
泣笑亦泣既長時以衫繫大父額沾沾喜曰異日者
庶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泫然泣也大父嘗自言
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廁見明月當空雲物如錦亟
呼吾母觀焉母立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潛潛如
雨會有雁戛然長鳴悽黯欲絕其後又十年而得若
父母且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予因孺瞻益有
感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得見公舜
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許叔
顯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入偕出與
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切然議之小大修
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龔安節先生畫像記

舊本龔安節先生畫像一卷烟目長耳整襟晏坐劇
有條遠之致林巒几席皆類逸品然不名何人作或
曰先生懼後之失傳特借圖以存之彷彿昔人沉碑
事此不然先生之神在天下者如水行地中安往不
在耶方尺之圖聊試一笑亦何與先生身後事而必
使其傳勿敝乎或曰舊本落鄒氏鄒氏子頗矜秘不
出眎人慶曆間先生之裔孫德明嘗懸金購之不可
得又數十年乙卯夏季弘始見之朱孟揚家借摹成
卷季弘德明子也續緒爲務與予雅相欽重一日訪

予草堂予聞其履聲甚疾而語揚笑曰豈有竒遘哉
出袖本相視蓋先生之畫像云其明庚辰介予請之
畫史姚君君執筆熟視久之落紙如風惟肖不差毫末
又明辛巳請圖倪伯遠圖成品加逸焉君子于是稱
季弘不愧先生後矣百年之曠一朝而集殆神來云
張大復曰先生故經世之士夫無所窺其際稱獨行
也當先生時隱衷自誓請衛皇宮豈不思發憤爲天
下先顧身無三戶之資一旅之聚主弱臣踈惟討論
是務金川一慟計無復之矣不然文襄用其什一廟

食江南百世勿絕豈虛乎哉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予觀先生之像識其人忠智可以有爲成大事竟于清淨自老既明且哲感慨終身盡臣子之性尚論其世難矣

金小乙揔管夢記

南朝神曰金小乙揔管江南之人多事之其來甚久而崑之人尤虔神之荅響尤著像尤偉予于神無所不致敬藉以察來不敢草草壬子歲晏卧常州司李署中夢神降于草堂仰坐而卧手左右交于項力力

然若倦甚假寐忽然惺者予愕甚不知所謂久之幼女病嘗設牲醴祀之而夢終不忘每與想會乃不意兒輩爲世長祈果迎神于堂降乩信宿乃去噫亦異矣崑之神像甲江南而乙揔管像甲于崑而睛神突出爛爛射人人莫敢正視口鼻輔處若笑若語將翔將動人輿之行市中金鐵錚錚無敢譁者稍慢則空懸手足咋舌噴沫叩首請罪而後止乩之兆嚮而答不可覩縷故老傳聞于斯特盛豈神而明者久則微耶其神之時耶兒輩迎神時世長得兆曰自重無患

予時再寓常州聞之輟然世長平日頗自信然多物
病時不自貴重自生往復神故有所命之矣壬子見
夢癸丑九月神始降徵固非偶而仰首拄頸力力然
坐而假寐者則今日世長所病之形神其盡知之豈
夢也哉季世之事民聽于神予故不能自解免也獨
決然而醒夢中之兆良可喜耳倘邀靈貺當序乩驗
勒一卷行于世而繫之繇焉彰往著來與民同患不
敢妄不敢怠是歲立冬日病居士張大復掬惠水書
于延陵道中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窓闌寂爲兒女輩
略說圓覺大義既久輒鼾就枕昏然夢與元倩輩循
坡而走高岡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眺忽見萬花爛
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
至道旁棗實累累枝壓不勝予輩拾而啖之入手瑩
然味亦甘滑予與仲嘉稍折而西巒坳有石大如五
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
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某

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於此者空中危巨石梁
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五尺梁之根則樹
之杪也予亟呼叔顥觀之叔顥曰虹氣也予笑曰石
梁非真虹亦非假予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復
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瓣葉
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適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
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予念言祝希哲
唐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飫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
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
長圖之而鷄聲喔喔漏下五鼓矣予自頻歲病廢衆
口食貧日爲米鹽所迫逐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
暫息乃復得此竒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我哉書
此志幸

夢記

仲亡十七月又三日爲辛亥七月初九日夜三鼓夢
予仲女曲室中婉婉如常語娓娓醒時都不能憶室
深而廠循欄出逶迤盤屈數折乃抵戶予命仲若且
入吾乃行仲却立檻前目送予意若忽忽愁予艱步

也予回首固命之入見戶傍有蠶一箔繭纍纍都作
黃金色而隣舍泣聲悻悻然予心念仲即居此甚寂
寞不愈于此泣者腸欲裂乎頃之一小青衣隨予行
田間岸草始芽里許登一臺予口誦蘇子瞻超然臺
記幾盡臺窮步小石橋稍折而北岸上多操作者一
人腰絙執帚繫紗而刷則亡叔家故僕杜坤也見予
避道予睡覺覺時昏昏久而後知吾女之亡也亟攬
衣起帶夢含淚呼倩即語之夢兩人夢眼相覷殆不
知身之在何所矣而是時隔舍間果有泣者予心怦

怦然詰朝問故則云亡一兒子且泣且為仲喜仲亡
而存兩兒如所夢當長繭纍纍都金色豈祥徵耶仲
居江南而杜坤叔家歸死江南當是予神識暫詣
江南看仲或仲以神在江南告我耳登臺而誦超然
記仲已不殫鬼錄乎所恨十七月間曾無影響一夕
相語卒然捨去語又不可了可柰何雖然仲生二十
六年種種恩愛亦如昨夢耳痛哉時客虞山坐沈氏
十五松下記

西林容安軒壁記

予讀書西林容安軒自顯皇帝戊寅始也主予者
為長老源公源公故河南汝寧人有道行能以有為
法作佛事士大夫禮重之聞予至甚喜為除選佛場
東舍舍予而自處其西偏聲相屬也晨夕惠顧予禮
意彌進既十年丁亥予始為經人師四方歲時告歸
輒就源公語徘徊累日乃去如是者又二十年丁未
公坐化東塔院嗣公者多俗狀予不復至辛亥之秋
予與亡友顧僧孺過而問焉則嗣者已烏有空堂聞
寂清規亦復楚楚久之僧出迓坦中而少数意色悽

惋是為今茲公覺如予為述其長老時事愴然久之
僧孺曰吾猶能識源公斯人可不恧其後也因與復
理前由而予竒貧無能賑弦公公不予鄙乙卯友人
朱子魚將裝嚴武安王廟貌翰林李文長實從吏之
弦公意稍適瓶鉢蕭然如初貞皇帝庚申臘月予
始奉蘇子瞻像歸弦公而更其額曰容安軒云距
神廟戊寅歲迄今四十有三年矣嗟乎予初以末疾寄
居僧舍所歷覽古今文學之籍究觀浮圖老子外國
之說及所著荒蕪鄙俚之詞大都得之此尋丈間即

殿廡廢興樹木榮悴亦已百變而茲軒猶能自傲于
晦明風雨僧寮衰替之後未可謂人謀之不善也獨
念予未髫而往皤如已禿竟無所自效于源公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軒初名大樹齋多題咏今更名
容安容安者陶靖節有言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子瞻故嘗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壬寅之歲予
歸像僧會澄公許述此事後不果置乃歸之大樹齋
故云天啓四年甲子春三月朔病居士張大復書于
半舫樓中

崑山司訓堵先生修飭學政記

先生既訓崑山之四年甲子會諭缺先生掌教事先
生曰嗟予茲茫昧惴惴惟越俎是懼且及瓜而尸之
其何以無曠厥事念惟國家王事夫子設之諭訓以
領祀而率諸生故夫修祀學官之政也祖宗以來禮
部節奉明詔所定廟廡之位配從之列賢儒子氏之
文一字華衮惟茲惟飭而日月侵尋紊次失考將無
有之予何敢不虔乃進同寅維揚蕭公攝誠稽首登
階詳視自孔子神位下四配十哲秩如也乃循而左

至于東廡先生曰嗟左子稱先儒向遵會典近奉詔
折衷宜從受經孔子稱先賢位額未之受也澹臺子
位東廡之北缺木主謹受冊而識之乃循而西既詳
既視則鄔亶之誤為單宜從家語改亶而有明先儒
陳氏獻章主亦缺又謹識之遂趨出謁啓聖祠四配
四從配稱先賢從稱先儒如廟禮皆書名惟周氏不
書先生低回久之而出與蕭公偕至樞星門讀故訓
彭士化萬曆二十九年考定石刻乃還乃聚闕里鄒
善志京兆楊廷筠折衷疏蘇州府學新志而加考焉

先生曰嗟京兆論朱氏席越羅李猶之乎瀛洛之先
胡瑗二程氏之先康節也信然然不盡亦猶之乎亞
聖孟子之進為配也推類言之則有明王氏之越薛
氏胡氏陳氏何容置喙哉京兆又稱朱氏之從祀與
羅李先後不同不詳年月彭刻亦不載羅李二氏何
居然而先後之論則既定矣獨啓聖從祀書程氏珦
蔡氏元定朱氏松不載周氏今祠位有周氏木主不
書名考竹版之在庫者亦不書名府學新志載周氏
名輔成不載入祠年月然其為四從亦可無疑耳于

是拂拭故主改書左子爲先賢鄔單爲曹召工斲木
補位書先賢澹臺子先儒陳氏獻章啓聖祠周氏下
補輔成乃拜手告廟而先生又謀于蕭公曰惟茲土
有名宦鄉賢二祠以祀縣大夫博士丞尉之有德于
崑者鄉先生之歿宜祭于社者皆隸泮宮吾事也其
敢忘諸乃啓祠而按縣志考焉則補名宦祠之缺者
四曰宋殿中丞前崑山縣知縣華州邊公倣曰宋右
通直郎前崑山縣知縣程公沂曰宋崑山縣知縣溧
陽潘公彙征曰皇明福建道監察御史前崑山縣知

縣臨海余公璣鄉宦祠缺者曰宋國子學錄蠹隱吳
公仁傑先生又曰嗟惟茲祠宇既敝既隘叙主而饗
安免紊次則柰何乃又庀材作榜列書名姓而懸之
以明席次既卒業乙丑二月時惟春祀先生與蕭公
從縣大夫蕭志而將之雲物澄鮮人情舒暢而先生
于羅李周氏之入祀年月懸懸未釋也旁考載籍得
沈氏三才雜俎載萬曆二十三年進先儒周輔成從
祀啓聖祠先生意乃安曰羅李即不書日月有楊京
兆掌故在是歲之秋先生設祭故侯楊柳塘祠聞萬

曆間祔祀水丞石公肯構已又祔李公三省先生俯視几筵失石公位所在又召工補之曰人心之公不可沒也嘗以告邑諸生張大復曰其所願施于有政者詎止此而俸薄時艱固不敢重煩主者聊存餼耳大復頓首曰語有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考名叙位補廢崇祀先王之學政不詳于此矣昔自洪武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二十九年進董仲舒從祀正統元年判定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弘治八年進楊時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四配為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齊公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啓聖祀天啓元年改左丘明為先賢改鄒單為亶羅從彥李侗位朱熹下王守仁位薛瑄陳獻章胡居仁上皇祖列聖繼繼繩繩多擬議一字之間以明統緒以正人

心而海壖山壤不能盡睹天子右文之盛仍訛襲敝
失次不倫何可勝紀乃先生安綏其位次之亢抑考
訂其日月之不知補輯其賢士大夫姓名銜秩之漫
漶者俾後生入廟頽首一覽而盡蓋皇祖列聖之靈
實式臨之其爲教曷以讓諸先生拱手曰有是哉吾
曩者手錄彭刻忘同官名姓舉火足成之將以脩一
時恭覽碑無恙也質明七月朔候令公于門碑如故
亡何忽仆字畫破碎不可讀矣豈當年彭公一念故
亦不容沒沒耶先生訓崑五年大都以表章爲首務

故侯黃岡樊公玉銜祀名宦贈尚寶司丞原任禮部
儀制司主事諸公壽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柴公大
履舉人清遠先生歸公子慕贈光祿卿原任叙州府
興文縣知縣謚烈愍張公振德祀鄉賢先生又曰嗟
自予牛角時讀太僕歸先生集已知其名傳海外既
抵崑崑人推循吏昕夕尸祝之者必曰聶樊已祀黃
岡法宜追祀曲周惟此二事吾將有待焉後再頓首
并述爲記其他達才顯乏嘉善矜不能之用與其繁
清自砥行所無事之常別有序後之飭祀者尚有考

于斯文先生名應畿常州府宜興縣人蕭公名程仁
揚州府江都縣人宰是邦者閔侯心鏡丞沈文進方
一彬尉張其耀天啓五年乙丑九月晚學張大復薰
沐撰

崑山陳侯去思碑記

代

國家按地置官允以爲斯民也其稱最親民而德意
易達各抒其精神識力朝行暮訖于百里之治者莫
如今而今方旣褐纓冠慨然攬轡顧不負所學以自
見其長彼其精神識力之用何不至焉然而風氣異

齊佻巧萬狀一政之出一令之施每當盤錯湊理之
間敝乳利隙針芒莽互嘔心動骨豈不顧影自憐憂
憂于肯綮之場導窾披却自謂此日此念惟吾知之
乃不知情安利便其民已鏤肝而書之且傳示其子
之子孫之孫永以爲好更願繼起者遂著爲令也夫
然者其職親也詩曰父母孔邇易曰有功則可大有
親則可久夫誰不願爲可大之功而未久忘之若不
知父母之孔邇者寧惟是器有小大澤有短長夫其
當年精神識力之用有至有不至焉吾鄉濱江負海

其土沙磧而民特貧役繁賦重易旱多潦故雖齒于禮義之國而當事者恒患其難為海寧陳侯為之三年崑山大治民歌頌之既十有三載而民愈不忘遇有緩急輒拊膺鼓缶謳吟不置而又時時矚侯起居榮問以為快今年冬有老氓數輩抱故牘萬紙踵予門請掃石為侯記予昔以諸生侍侯宇下有國士之知旋薦賢書未久侯去猶憶士民攀戀謂是古之循吏今之神人顧莫能指數其異而睹茲成冊纒纒洋洋益茫然而無以復諸父老也因謂之曰若聞盲者

之摸香象乎得其一體皆可以見全力即以吾所欲言為侯記顧不知以若所欲言于侯而為之記者親也有間一老氓咳予旁言曰氓憶侯蒞政初適議後云量戶計畝析為五年賦長既均既覈而顧視諸鵜結者心傷之曰崑民不勝逞矣為察諸徭之最難辦者莫如北運乃差次其甲乙而輕重布之謂之津貼津貼行而五年間萬石長得保生聚其小者亦生育如常繫侯力也而某當年固不與差次之列心特銘之一氓曰崑當南北江海之衝其東南由青溪出黃

浦匯于海沮洳爲患道路梗塞公私巨觴往來于茲者何論風雨霜雪蓋濡首海足幾爲魚矣而奸民又出沒其間情形叵測侯計里而梁之石勢參差相望一十八里之遙無塗炭者問石梁所由民間故未嘗占一役輸一錘也古循吏鑿渠便民永爲農利有此奇否已又一氓曰崑民苦賦非獨崑賦重也兗軍無不狼庠張拳狠面咆哮賦長賦長提鼻忍息計石與之耗積十鍾可抵百鍾侯會諸兗者理論而氣挫之兗者杜口莫敢仰視立減耗米萬石有奇是故頻仍

水旱而徃不苦耗云又一氓曰崑地邊高中下其最下者曰水區滛雨一日畝與江通侯頓足曰柰何乃羨羨粟若干使田者自圩之又立爲公租永隸軍儲軍儲徵所緩也言既其氓歷指教曰十五年來荒江寥泐之鄉不聞追討聲而田有遺穗不拾者嗟乎誠如諸父老言吾故語諸父老吾言之不若諸父老言之之詳覈也而孰非侯曩者精神識力之用嘔心動骨針芒莽互諸湊理間所爲耶其幸毋以予言爲效諸父老一似盲者之摸象也雖然吾語若曩者侯署

東婁不閱月而東婁人碑之矣崑人浸灌侯德不羞
早計耶諸父老叩首謝不敏予笑曰父老無恐與為
曩者言之而碑之孰與今日碑之言之為崑民之不
能忘也侯名祖苞字令威萬曆癸丑進士在縣三年
諸所為平獄緩賦剔奸洗弊勸學興禮載德政實錄
其儼若神明事不留行者則口碑誦而傳之不具論

崑山張氏三世榮封記

崑山之張顯于世者數家其至于今蟬聯絡繹愈出
而愈妙者曰章浦張氏張氏之先自階封通議大夫

以嘉靖己未進士登垣省歷官按察世稱長者萬曆
癸丑參政用春官上第官雲司受卽秩得封父母如
其官妻孺人既出守紹興考上上進中憲大夫父封
如之母進恭人妻恭人已又守浙之寧紹久之叅政
河南守大梁而是時其長兄成進士選知晉江先是
封通議以身貴貴其配浦制不及章章今封中大夫
母也封大夫甚念之默不言大梁之役會天子覃恩
海內大封參毅于是參毅公始階中大夫得封其祖
通議大夫父中大夫祖母浦章母李及其配陳皆淑

人予誥命崇禎二年己巳春參徽免封中大夫喪謀
于晉江令入廟告行事當事者陳御胙載黃麻馨爐
瀝觴寵其家廟如制參徽侍晉江與其仲季及諸孫
曾之冠者佩者卅而頂者若而人伏謁道左三薰御
書授祝史宣之大哉皇言源本攷績所以惠其祖子
孫三世者甚盛章淑人之誥脩加愍恤宛如封中大
夫之念淑人也于是嵩呼歡忭已進諸從事與親賓
之稱賀者行私覲禮而庭隘不暇旋馬乃奉主升廳
事揖讓如儀晉江顧語其弟文學君吾與若事親日

長宜有述乃使叔子先之碩受解參徽瞿然曰為人
臣子各修其職豈有先後焉雖然猶憶先大夫具金
緋當舉六十觴誠明者毋入賀幣意在大母章淑人
也今幸邀先帝之寵眷得用中大夫禮以康于淑
人我先中大夫可無悼其不幸于九原乎我與若幸
稍慰先大夫侍老母淑人無恙吾聞之新城王氏某
太夫人所進翟冠積一十有七而太夫人神明不衰
夫非盡人之子與晉江與仲季色意憮然顧視庭下
冠者佩者卅而頂者雖在襁褓皆有勇壯之色當是

時雲物澄鮮賓寮歡暢觀者千人嘖嘖稱未曾有既
退其友人張大復泐筆記之已而嘆曰長厚之可以
為家國甚矣哉今夫參政強仕之年耳榮華三世懿
哉顯燦矣又何其家多才子弟也吾每見一人焉覺
八龍三鳳未稱蹀躞故無論晉江諸文學方來者進
矣長者之報不寧惟貴積學積行于是焉出章淑人
以一人之身副通議舉封中大夫未數傳而濟濟若
是後之覽斯記者是其猶參政之三世也夫

王侍郎木主藏朱氏家廟記

縣志名臣傳有王侍郎永和居官有幹局能任事性
喜吟咏長子汝賢蔭大理評事次汝霖歷官吏科都
給事中終河南右布政使予尚論人物時既傳之矣
獨求其子孫不可得憶為兒時聞長老言評事公能
器人物得快婿朱天昭予亦昧昧不竟所謂也天啓
五年偶逢朱氏家老能言其事輒為之記曰評事公
無子生女一人妙選名族無當者而朱御史公方外
角從其父日南先生學評事公一見竒之許嫁女御
史是為封一品王夫人生南冢宰公而評事公終無

子布政公亦絕朱氏于家廟左建祠三楹奉祀評事
公與其父侍郎公暨祖贈侍郎子禎公春秋享祀勿
絕歷五傳而朱御史公法當祧朱氏子難之私自念
曰先御史以服盡祧有如侍郎公三世儼然祀廟左
則柰何毋傷濃厚耶家老言御史所以祧為有繼入
者評事公無後更歷百世猶之乎三世耳無已則請
祧侍郎父子禎公主而以御史配享王氏兩世不可
乎御史祧禮也奉御史主長侍評事公又推評事無
子之義合祀侍郎公情也亦亡于禮者之禮也朱氏

子大悅曰更請無祧子禎公令我祖以序當遷及冢
宰公亦復如是冢宰而下則請如制矣故吳趨坊朱
氏家廟有王侍郎三世木主議以御史冢宰長侍王
氏為百世不遷之廟云君子曰人生亦何必有子評
事公擇婿而得嫁女御史公御史公生五子長曰冢
宰公王夫人出也夫人一舉得冢宰狀元及第榮華
至今令王氏廟食可以百世夫人生亦何必有子御
史公名文終湖廣按察副使冢宰公名希周歷南京
吏部尚書公一子景固景固二子衍宜興縣教諭遷

房縣知縣涵衍字時亨時亨子昌期主祀者也昌祚
吳縣學生其家老曰隆棟衍從弟

旃檀室記

入海寧寺歷階而右為涵公房精舍涉講堂又折而
左長廓窳窳可百武許又西折為靜室中龕紫金像
莊嚴妙麗光明耀人眉宇左為旃檀室凡二楹其一
廣方丈而羸公與其徒處三疊蹠居學于此其一函
經置榻焦團茶竈外無長物又即其處架木為小閣
題曰鄰虛皆涵公所建也先是予嘗至止斯室盡長

廓之南有古桂一株時秋風飄粟芳馨襲人常許涵
公為之記因循不果今年冬初偶携孫子安淳再過
其地公飯予旃檀之室予謂公此室嚴淨毋輕蹴踏
耶公笑許我當不破戒談笑間起居古桂曰幸無恙
而顧視前除有木鬱然香追葉墜則公所植乳柑既
敷榮落其實矣予猶憶許作記時此木尺有咫轉盼
十年遂爾蒼蔚碩視頭絲何疑如許既別稍問安淳
涵公宿饒風義歌吟不輟眉間常燦燦有光氣于今
何如淳曰彼上人者如那伽在定時獨兩頤喩喩固

不知其所持何義已問其侍者云長老持律如儀獨
君苗之硯未便燒却耳當是時予以事信宿其旁舍
嘗深夜叩同舍生路有經由竊竊聽公與三哀聲禮
懺令人心熱意消百愧交集因念旃檀密義見首楞
嚴佛言燃檀鉢許香聞四十里滿室羅筏城故嘗蠶
測佛智此非戲論當是甚深微妙秘密第一義何者
古德有言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箴孔線
蹊悉為世界夫如何獨于旃檀香僅聞四十里滿
室羅筏城不外攝乎且非獨于此昔如來成道後省
毋忉利天優闍王願見無從為刻旃檀像供奉彼國
其後如來還宮道經其地像與優闍君臣共迎佛祖
然則旃檀是佛亦何止香聞四十里而已也傳云三
界惟心我觀旃檀蓋有心義云吾曩者經由其室聞
哀聲而心熱意消愧集乃不知五濁色身通時已在
室羅筏城也夫他日還叩庭樹問之是為記

江上小香山梅花堂記

自澄江之東闕折而行三十里曰香山又西南折為
茲山之分壠者曰小香山故有吳三地採香處其上

巨石林立蜿蜒綿亘俯瞰陵麓陂池決瀉映帶左右
令人應接不暇者則予友徐長卿之梅花堂在焉長
卿賦性脩遠不肯刺感人間一日過予草堂撫棘梅而
睇賞却立久之顧視堂中所龕子瞻像笑曰夫其有
前符耶予亟問故長卿曰昔昔構堂于小香山義取
梅花蓋決之學士書額云予促問書額云何長卿曰
吾堂饒山骨吾故就其屏而列者削為址焉深為池
焉仰睇盤石其質三尋耳而奮迅踴躍始覺有數十
仞之勢吾故饒梅癖而玉壘層疊其上瓣萼參橫不

覺其與心會也蓋有暗香浮動之感焉而友人適有
貺斯品者予特因而廣之今計吾堂着圖書所前後
為松檜者十之三為竹木卉草藥茶者十之二而為
梅者十之五梅之觀于斯畧具已其明年得學士額
于婦翁鄧濟川先生飛揚璀璨雅與堂稱梅花之義
所以有取爾也予笑曰子願予草堂適龕子瞻像子
瞻命之矣請為子記之長卿輟然曰固也堂故以石
勝今以梅勝每歲敷蔭時覺上下凹凸間爛爛如積
雪觀止矣吾堂質無丹堊絢采之賁軒于堂後者曰

浣石列于石者曰平臺齋于下者曰草亭若廊若房者各一焉止耳計吾堂之在小香山亦猶鼎孔之在大澤也顧安所辱學士書而稱之予曰昔學士薄游許下建梅花堂于州治之北手書茲額雲章爛然此天下所共驚睹希一遘焉不可得夫誰使不脛而走于採香之故址乎人物會合焉可認哉吾廬托于囂雜之鄉局躋兩株曾不得十步且欲附子瞻像與俱而又何疑于君家之斯堂也大地名園如河陽之金谷贊皇之平泉惟其人之有力興與境合輒得之然

終不能久傳于世故必力與名稱其人真足不朽則雖窮落灌莽之中一時供吾搜剔悅吾觀記若西蜀之亭南陽之廬許下之額世傳寶之永永勿替乃可喜耳且吾聞長卿之卜壤茲山也望桃花澗之瀑流心悅之乃與客窮其辭樓下殿之處因以其旁築室而游衍焉然則江山豁達之觀不獨子瞻命之天錫之矣是為記

胡道士祈雨記

天啓五年乙丑夏六月不雨土田龜坼農人置禱于

河之腹汚重而引之禾不釀而是時暘烏出谷湯湯
欲流金苗葉如赭守土者患之集諸羽衣預告城隍
之神既十日而早愈甚莫可誰何將募巫而暴焉諸
羽衣競以古對曰古受善術可刻日驗也邑父老亦
爭言古有戒行當格天子是守土者聘古視事而古
方病嘔逆食糜不能二盃私自念吾受法于上清上
清真人與我秘濟世為務而吾惜吾嘔不為斯人一
強起昔昔之歲民幾為魚今去魚又立稿耶則請主
者卜壇壝乃卜壇壝得景德寺武安王廟之南址請

卜日則得月之八日甲寅古伏劍登壇誠其徒李素
張天麟周天諤徐玄之護而稟令焉乃步虛巽水檄
請三限而老弱纍纍呼曰焦不及夕矣而堪此三限
乎既月之初十乃雨雨濡郊南北有飛雲過壇壝土
纍輒止農以為未足古步虛如初十二日戊午又雨
古曰此兩限矣未也而古面焦如籜風行之且欲解
老弱輩意甚憐古而群咏加篤焉月既望古中夜起
演上清法嚙指血作檄檄訖告其徒眾曰雨從西北
來乃倒置壇向天門黑雲四合大雨如澍自辰至

酉淋淋勿絕一縣民大喜過望是役也始于月之八
終于望之既一日又二日虔輟壇壝無慢雨既有老
氓集田旅踵古門謝曰鍊士之法足可侔天雖然吾
輩每望見鍊士面焦土籜且解心怦怦焉惧弗集事
矣然諦視之焦而不削問所噉食輒數十器不似曩
者登壇時食糜不盡二盂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
然昔昔之旱膏不及夕矣而限必以三何居古曰益
謂之五雷鞭龍法云循限而禱其盼矍答無容滯亂
脫令嚙指不雨計無復之耳泚曰吾年少時見劉侯

之禱也以周惟岑祝侯王侯之禱也以夏大倫而未
有限者限三何居古曰彼斯之謂使者檄吾斯之謂
鞭龍五雷激也然則鞭龍五雷何如古曰先天玉樞
上將是謂靈官昔者靈官受勅于上帝得騎龍行雨
龍不及靈官怒殺而醢之以其筋為格帶帝怒譴靈
官遂為湘陽神血食湘陽之民率以童男女祀而後
始得安其土宜墮矣薩真君憐而收之而靈官故欲
投隙以伺真君泛游十二年真君不聞乃降此天地
之正氣從玉樞分姓者也道法之正天弗能違古何

力之與有故夫春秋繁露所載五方行雨之法與夫
虎頭致雨龍湫興雲豈不沛然下之而後無驗者非
限也氓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是歲九月九日天晶日
明蒸民乃粒病居士張某薰沐爲之記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 張大復 著



顧德垂



較



記

崑山縣玉柱塔碑記代

天地之氣主流行而忌宣洩洩而無所于止則必有
砥柱收之然後其流渟泓洄洑周旋不捨發為人文
散為庶物可以大而不害安其所而無汜濫馳驟乍
起乍滅之事此人事之當然天下之通義而濶視者
數術棄之至以水口橋梁佛寺塔廟等為冥利福田

則亦不達其理矣崑之爲縣號稱澤國其水西自太湖入婁江東達於海晝夜兩潮汐往復奔注不得休息當其來也洶湧澎湃勢若拱衛然卒不能勝其所復又其南洩入新洋江爲吳淞入海之道宣洩之勢於是焉極嘗試登所謂三江口者周目而望故宜有人事焉予不敏以今上庚辰出宰斯邑人物潔清草木鮮茂知是文章禮義之國而故老竊竊言百年之家多無存者予心疑之已見諸縉紳亦頗言地氣多洩民不堪久而今中丞李公子同年友也驟然語不敏

曰自予爲諸生時念此甚久今幸吾子在事其敢不畢力圖之居無幾而山東邢公以監察行縣聞而善之出爰羨若干縉檄縣令始厥事而聽成事于中丞及諸同事者中丞曰誰爲相所宜僉曰江右劉某可則請劉某卜地于三江口之原中丞曰嘻誰董若役而能和其衆僉曰汝南僧性來可則請性來主進董若事已而桴者集墁者圻中丞屬耳而目之語其衆曰若爲此鄉謀百年之利非億萬年其功將無不可于是木者削圻者良築地而基之入堊而堅之七級

而上若無縫然丹黃其表裏週遭其圍廊像教繚繞如儀而止蓋三年而功半予以召還京師又三年而中丞以書抵予俾爲之記予謝不敏三返請益勤予惟父母之愛子則必爲之計長久一邑之利百年之謀此予守土者之事也而中丞公與諸同事者先之無愛其力予則何心而受若成焉雖然予去崑三十餘年矣每想見其處及其所與經始之人其言語商確可得而記也當役之伊始也予嘗進中丞問故中丞曰吾鄉蓋有潮讖云而不勝洩也昔與吾友嘗念

此一方父老子弟廬舍墳墓誰復能相守百年而有言江口可砥者心識之今幸得地處江海橫流之衝有目者所共覩也而遇吾子事不可失矣且予亦何能爲役蓋有諾責焉說在憲副陳公予則又進陳公陳公顧中丞言曰是僉謀也而夢徵于子其無讓予問所見夢陳公曰庚辰之役昔昔夢詣中丞出銅盆焉有浮圖七級光明熠燿若砥中流質明予乃奔告其封翁封翁許諾此今日之契矣昔與中丞私試夜歸每念此甚悉而吾友今里選張子實爲議始予又

進里選君里選君曰臣非能知其說也蓋有司訓劉
先生者名文正嘗言之曰東關之外棟以浮圖翼以
華表此熙熙者雖百世可矣然不名其地何所今得
地矣又藉明公之義此百世之時也其亟圖之嗟乎
其言在耳猶如昨日事而忽忽三十餘年之間崑之
父老子弟少者壯壯者老即水旱頻仍而無去其鄉
者文彩蔚然倘亦砥柱之力與崑有山曰玉峰泉曰
玉泉蓋發于虞山而圍拱于機雲之里取喻片玉請
名斯塔曰玉柱而紀其事與說焉是役也經始於萬

曆九年冬十一月凡七年告成事圍廣幾丈高幾丈
幾尺用銀若干兩有奇米穀若干斛灰炭磚石若干
木若干董其事者汝南僧性來工役吳縣南宮鄉姚
其王其陳憲副名允顧進士名允鄉進士顧諧張德
鄉貢士張維各有捐助或料理其事始終之者中丞
名同庚辰進士

丹徒縣新建三賢祠記代

三賢祠者丹徒士民懷三賢之德而祠之以志不忘
也三賢者何故兵部某司主事中都龐公今工部某

司郎中巴城張公今兵部南京車駕司主事勾章趙
公後先來守是邦召父杜母各留其愛以去而丹人
懷之既久彌戀乃相與度地于甘露之右帶江面雉
俯瞰平蕪曰庶幾吾侯所常憇乎于是邦之父老子
弟捧土揭木絡繹扶携以相厥事不日不月棟宇煥
然又相與掃麗牲之石以記屬予予惟管敬仲有言
四方所歸其惟心行者乎夫心行者一切非譽巧拙
寬猛遲速異同之用都無所關其心惟宣導底滯歸
福兆民是務而後解澤浹于膚髓榮問久而益新如

甘棠之歌畏壘之築即一人之心行可繼百世而况
萃三賢之勞思于數十年之間者乎其爲謳歌思慕
可勝言哉丹據三吳上流當水陸交衝之會四方冠
帶櫛比輻輳奔命爲勞其民本末襍治不能自忍其
心之所抑而叢葦高浪之間陰謀公吼牘案繁滋益
于江以南稱巖邑矣予不敏私竊覽觀數十餘年之
中田鼠窟伏百穀用登士大夫安于無事相率爲登
高之賦而絃誦之習達于閭左夫非三賢之心行有
以濡漑之也哉予浮沉鄉邦久得遍侍三賢之色笑

與其一時所爲勞心之務如䟽漕清田均賦平徭崇
儒彰德革奸息訟不可勝紀而竊意其大都則中都
之政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蓋藥石之于伐病也一旦
去其沉痾積結白骨肉焉巴城寬厚爲務斷斷乎如
五穀必可以療饑強與弱飲食之不能一日去也勾
章之治如春雲含膏冬日送暖不知其膚革醺然而
雷霆摧擊之用因會後發疍羸皆起蓋其根于心而
發乎政四方歸之以至于今戀戀而不能已也殆詩
所爲父母孔邇易所爲使民不勸久道化成者歟嘗

試與諸父老登祠而望萬井蒼烟綠雲稠疊隱見于
江光山色之間者夫非侯之所遺使我室家婦子相
保也侯方奮躍天衢行且相繼爲天子撐持東南半
壁將不有心動于桐鄉之祠而益保我室家婦子也
此丹人謳歌思慕之意也祠凡三楹土墜不丹木斲
不雕蓋皆昉當年從儉之意云工始某年月日迄某
年月日昔宋廣平德于廣及爲相廣人頌焉言于上
曰臣當軸思有溢美請止之嗟乎夫丹人之頌侯未
當軸也百千年後覽斯記者其知丹人之非溢言矣

重建高平橋記

宇宙間便利之事廢于不爲又蔽于人務有爲而不
既其實其廢者此不爲而彼爲之即不爲猶有待也
橋梁道路金石土木之材不能不資于有力之輸而
有一人焉銳于立事巧于塗飾令天下知吾之爲之
而已不計其後務爲可居之功將使後之輸者不勝
出代者不勝煩彼是相詆袖手相視有旬月置之已
耳故夫任事之難難在徵實雖然至于徵實其難滋
甚矣何也四通五達之衢左方右圓甲利乙害其口

不勝調也竹頭木屑零襍細靡以爲隣里鄉黨之物
而已矣其求不勝厭也衆挾難調之口我供難厭之
情自非其人寧耐而有謀槌勁而必遂盡體衆人樂
輸之意而不務爲旦夕可見之功疇勝其任而愉快
乎邑之有高平橋實當城西南孔道麗澤以東春和
以西稱輿梁焉邑人金文甫世居其下捲簾間坐見
老稚之濡足沒脛逡巡畏縮于淒風苦雨之中而不
能前也其石利而無所置足面豁齒圯而搖搖將崩
將墜也內自念吾少居此與群兒嬉戲橋上如履平

馬而乃今脉露肘縮與我俱老矣豈不有人事乎往
謀于里之長者晉孟嘉陳繩伯顧叔來輩諸長者大
喜謂必如文甫其人乃可以集事于是文甫請諸鄉
之有力者得縉若干庀材若干擇以某日誠事于是
匠者斲堊者施索絢而鞭石者響集未閱月告成事
邑人樂而故踐之謹呼聲相屬也文甫又以其餘力
判道如砥雨無褰裳者予不類偕二三同人踏月過
此覺屐齒通脫高下坦然不復知爲斯橋也相與武
步南北面平而石衍始知往世稍狹而曩者崎嶇嶮

嶮之形故不知其何所之矣然聞文甫既成事歸視
橐中如洗其媪酌酒相賀文甫顧影蹶然庶幾償其
夙願也又相與嘆文甫挺勁有力可辦事而又能自
損其橐以佐輸者之不足即天下事投之所向必可
立就何論橋梁哉而惜乎文甫今老矣衛老人曰予
爲兒時橋蓋編木爲之嘗據檻而嬉墮履橋下忽忽
如昨日事而今三易矣按志高平橋在報國寺西不
書年月而石梁鐫嘉靖戊申重建去此七十二年豈
以石易木時耶傍有募造人三字姓名剝落不可攷

嗟呼百世而後其尚有徵于予言也哉

崑山朱氏義田記

予嘗讀眉山蘇氏譜序而傷之序曰其始蓋一人之身也可不念哉自宗法廢譜牒散亡義田時有義田者所以培其始一人之身合族明宗將在于是然必以躬親爲當近世士大夫之家親親爲務豈不銳然創始而後漸弛者何也士大夫不身其事付之掌故掌故人因之爲利而族始以義田闕矣予友朱虞卿舜臣刻意學右而性特明豁氣常不可一世非意所

樂即其素所與游決然舍去流俗忌之客有傳眎虞卿贍族條約者又何欸欸縷析可以無弊如此哉虞卿產不當上上與其婦沈縮口節衣有其今日倘意念稍弛謂義田事決不可罷諸纍纍待潤者無非路之人矣卒歲之時豐儉有數客倭而過虞卿之門則有自五服來者非五服者自母氏魏族者自高魯姑姊妹與其婦沈氏族者嫁者娶者殮欲葬者孤童無倚者爲諸生不具靴服者孤女不衿襦者擔者載者踵相躡于虞卿之庭如取諸寄虞卿不弛刻與之斯

不亦布衣之賞心士大夫之希遘也哉予嘗按約而原本所自起則爲虞卿者賢勞矣虞卿少與其兄儀部公規畫行義必以贍族爲本始即儀部既貴橐如洗無能償所畫而虞卿奮然曰將分植忠義請爲兄力而虞卿橐又如洗又非有子母之入非望之實也則又與其婦并力營之會義立產繕產踐義而後聚所得業擇最善者曰則父圩田若干慶夜圩田若干東職圩田若干約三百四十有奇而虞卿又不自足也曰故與兄約畝千姑徐之以俟我後之人即走猶

視息人世其有待乎諸受成事者凜凜虞卿不可一世奉行惟謹嗟乎非躬親烏至是耶昔萬石君以木訥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虞卿直心爽口其所就若此斯與萬石家何擇焉朱氏故有義塚義田義塾或曰其先晚節翁倡之後歷太史邑子以至儀部悉其力莫能備此以知虞卿之賢且勞已世衰道喪人心如狼虎據食則露齧相狠出本于第第筭及錙銖無論高明之家遙華之胄飲食豪華無非貴游朱履遇族長老而色變跼踖去之見鷄衣

露肘恨然發聲謂此輩辱我先不復名所何人可勝
道哉可勝道哉虞卿贍族施及三黨予每見其家子
弟恂恂多嫻睦之行矣予特嘉之作朱氏義田記

崑山顧氏節孝記

節孝記者記太保顧文康子履祥之妻周氏矢孝矢
節歷五十五年如一日也稱顧氏節孝何居周以節
殉孝其孫咸時以孝報周君子謂並可垂後世云記
曰節婦姓周氏故御史震女幼字顧履祥爲配而祥
病痺將弗愈太保使使馳謝御史恐重累淑媛御史

稍稍爲節婦言之節婦淚潛潛如雨御史知弗可奪
也十九嫁履祥而太保薨於位扶櫬南歸節婦與諸
妯娌昕夕哭奠如儀而祥以過毀失其明節婦鬢髻
事履祥惟謹而上奉朱太夫人務肩履祥之所欲進
惟色惟志太夫人若忘履祥之病而宜節婦祥既痺
死節婦吞聲哭弗休親黨憐之議以嫡兄之庶子謙
福爲履祥後而後節婦携九齡孤見於廟慟欲絕曰
本欲從死而恐夫子之餒地下也藐焉一線是在未
亡人矣而謙福故有生母張碩人齒先節婦而賢節

婦迎與俱共持謙福何不至焉於是謙福壯有室稱
青衿子弟矣節婦泫然曰所以忍死者故爲此兒今
幸無落太保之業天其不終絕夫子耶居無幾謙福
生子咸時節婦大喜日夜與張碩人左提右挈閔閔
若望歲焉而咸時早露頭角娶於查而繼謙福爲諸
生節婦且喜且泣顧語張碩人兩嫠婦影形相弔乃
得見曩者九齡孤子若婦又稱諸生耶而是時謙福
已有疾常居內諸所爲力闡幽光以報節婦者咸時
以身肩之亡何福與婦張相繼死節婦哭極哀而查

家婦又能相咸時孝事節婦秋霜春雨惟節婦指是
筵既久之而節婦亦若忘咸時之爲孫也先是 神

廟覃恩

詔闡幽德縣令劉應龍議旌節婦門中格

未允而咸時夜起旁皇泫然流涕曰父以節母付不
肖日且暮矣曩者母與張碩人訣而悲咽不勝爲某
子天基擇配得馮氏而色喜隨之以泣即重傷先儒
士之不逮夫其有暮遲之感夫李令伯陳情之念其
謂之何又久之而御史馬從聘昌言於 朝事聞咸
時跪告節婦節婦停緘默然已愀然曰老婦自行其

志何敢妄覬朝典如兒言亦可下報夫子且休矣輟
辮而寢自後意常忽忽以甲辰閏九七日考終得歲
八十有三又明年 詔旌門如制咸時痛節婦之不
逮拭淚白有司祀其家先文康祠右十步題曰貞烈
祠貞烈祠者故名三貞後益爲五至節婦始更其額
牲豚醴帛視其舊無不加飭焉咸時力也

張大復曰予讀顧氏表貞錄詳哉言之如後先邑子
程達王時熙祝耀祖博士沈應奎比部即張羽大叅
馮時可太學陳元素與其家莒州守懋宏之作幾與

天壤同敝矣大學士趙文肅公故有紀錄則謙福遊
成均時請而得之瞻彼柏舟兩世始就豈易哉顧氏
以榮名福德冠當世儒士之門獨用節孝顯然難爲
咸時矣瑩瑩書生載其手足爲不朽之謀無滲無缺
自非精誠動天地烏至是耶當年採風之疏甫上而
節婦亡咸時念不知所出矣忽忽感夢見節婦深墨
而遊縹緲紅雲之鄉迨膺 帝眷不差日月諒非人
力可與於此節婦故有姪謙益娶於周生子咸和而
繼查氏查氏之功於顧氏白甌自保大略與節婦等

然查以子貴得封不受千秋之祀君子原之查女姪
爲咸時婦克相其孝然則查亦世爲顧氏之功人也
哉周御史令鄱陽生節婦鄱陽逆濠之亂捍禦有功
後爲清御史然以無徵故嘗恨不能採爲傳以此知
咸時之徵文四方以不朽節婦者意深遠矣

海上顧氏節孝記

顯皇帝朝海上顧國縉以丙午鄉薦選諭崑山時有
孤童其中童子科來見選諭見之色意大愴因語不
類曰某以六歲藐孤賴先節孝之義迄于今耳目所

際五內崩摧故嘗上書

先帝詔下禮臣施行而今

者適見此子孱然形影不覺神飛吾桑涇里中也因
話其稚小時受書二里外道遇雷雨搶首茅屋中風
捲屋茅幾墮水穿竇得岍免婦母爲解襦帖膚慰之
而淚淫淫交于頤也選諭又自言吾十六贅婦家間
婦省母聞所課義當輒色喜否即低頭默默不發聲
某屏息不自容瀕行面母或却步又面之母始爲好
語相督乃行因出節孝同稱錄見眎予得讀所上書
書畧曰臣國縉昧死言臣少孤貧叨蒙孝治恩先筑

獨有苦必彰臣荷明時敢瀝腔血臣母劉年二十六
稱未亡人拊棺號躄幾絕復甦而臣祖父母性嚴齒
衰疏菽藟藻出母五指疾病彌連晝夜省視迨乎終
天喪殮有禮自稱冢婦無累旁枝臣甫六齡提携萬
狀既更相命不廢義方晝廕一壁夕煬一竈軋軋機
杼助發書聲某既有知誓彰明德未歌鹿鳴母先朝
露痛惟臣母拮据茹荼白甌葆素截髮結腸垂五十
載明詔國恩不遂陳乞敢稱引華亭臣楊忠裕上海
臣董尊聞例裂肝披懷伏賜准行書上詔禮臣覆其

議覆曰上海臣顧國縉母劉永堅冰節矢守霜幃孝
親極百順之誠撫幼著三遷之教苦志不違白首貞
心可質黃泉似應候旨獎表以慰貞魂是役也傳其
事者華亭陳繼儒海虞錢謙益勘詳者巡按御史張
五典按察副使俞維宇會勘者今巡按御史馮英提
學御史毛一鷺上海生劉永禕耆老馬庚則首列節
孝事而請之上者也于記得併書詩歌凡二百有奇
作者名姓如之不具載錄名節孝同稱稱劉夫人節
孝也倘選諭不自力能奮于功名卒成其母夫人之

義烏至是哉予故曰海上顧氏節孝記云天啟元年
辛酉八月朔

朱母玄感記

玄感記者記今比部朱大典之王母葉守志時所歷
非常事母正性不惑故曰玄感也蓋先是郡二守蕭
嘗旌之曰節烈玄感云母姓葉氏年十五嫁小
虞里人朱文華號上虞生贈主事友虞甫週歲而上
虞病且死母携孺子侍啼呱呱上虞泫然曰男兒生
不成名然無衾影之愧即死何恨而此呱呱泣者故

朱氏一線之緒汝獨柰何母泣顧視晴空萬里一碧
逡巡歛衽再拜還拜上虞床下不發言上虞面母而
瞑母時年十八晝夜躡絕顧視孺子則強自振泝
營其生上虞所遺產不滿五十弓即貧餓不肯售友
虞稍長令就學而顧視浦上無可受業者則俛就縣
城中去浦上四里而遙晨起具食敦友虞往視事又
念道遠數往來非便則熟饘餌膚慰而行曰吾兒孤
貧無令食冷爲異時悔盡一日者再而久乃饘影入
膚理間火痕宛然友虞亦感奮力學不遭時謝去其

業而事書數之藝母勞甫息當友虞就學時母經田
間途路甚適忽見高墳特起陰霾蔽日不辨四方週
遭墻壙如削坎窞歎歎及母循壙手撞之頃更壙裂則
風日清嘉土衍水碧了無墳墓荆藜又嘗從田間刈
穫抵暮歸覺衿襦踏踏如有物緣之而夾岍多驚詫
聲謂有兩小兒繫母行母顧視無有捱捱而前及河
旬然如投五石醵許衿襦若揮虛矣或曰蓋有鬼物
護持之云母得歲六十有九含殮時餒痕熒熒乃着
于胸脅友虞一慟幾絕張子聞之曰吁嗟乎天道神

明焉可誣哉予每見內典所載學道之人多有羅刹
梵志左右抵隙然不敢據爲考信書不云耶納于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則葉母當年之證也夫雖然夾道
之人皆見之而母獨行自若老壽考終謂之玄感斯
可矣天啟元年秋八月比部子錫熊請于同里張某
俾爲之記

韡韡閣記

今世初立之事不勝紀必觀其人人情取類之奇不
勝紀必攷其行故有其事卓然依附名教不可磨滅

方當與河山相映帶而后無述者則其取義不可以
訓而人不足存故也大江之南山川秀發耳目豁達
之觀無如潤州跡其后先所矧勝槩名園豈不焜燿
一時然多在蒼烟暮靄間若存若滅而子瞻之竹院
米氏之山菴將與北固金焦相依不朽甚矣其人之
難也夫其人者脩其行者也往游潤州與諸賢相昕
夕其人美而愿樸而不枝故嘗欣然樂之忘其身之
在潤也已得何繼充氏逐徧游其父子兄弟間蓋爽
然自失云夫人生可久之緒要必以孝弟爲本始則

豈不人人知之而其幾微透露之間忘與不忘迥然
自別故曰知美之爲美斯不美已故夫田氏之荆其
事鄙張公藝之忍其道不忘今夫何氏居不異廬食
不異味賓客不異主出不異輿馬其入也竈不異薪
產不異財鷄犬不異食斯不亦忘之至和之極哉即
潤州多孝弟之家如何氏未數數已而今又得觀其
所爲鞞鞞閣者子侄不異几書不異籍牀第不異幃
心手不異美蓋忘之極而太和生焉山川之竒出焉
其耳目豁達之觀于古今人傳不傳又何如也謝太

傳携子侄登東山不計所出然每言吾常自教兒差
足以破田氏之鄙襄叔則營新第牀帳儼然軒櫺踈
朗知其兄欲之然後推以相與此其心已無所忍而
比于何氏之忘則有間矣今夫繼充氏其氣徐徐其
詞閒閒其施于人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方將以
山中相業永人間父子兄弟之游予請據石頭高歌
鄂不韡韡之章江流有聲四山蒼響不識繼充許之
否閣凡三楹在居第之左前植叢桂古杏含桃來禽
之屬盆花砌草點綴不群不具載題額者茂苑陳元

素予友也繼充之子若侄曰元石元亮故是眉山襄
陽後輩人試以予言質之嗟乎何氏之韡韡吾觀其
行吾見其人矣

蕉雨軒記

朱子既卜居鹿城之南其旁有隙地焉叢篠莽蒿駢
羅延蔓而北枕細流雨後清響如鳴珮環朱子曰嘻
是不有人事耶乃伐篠刈駢得平地可十弓謀作小
軒其上既二年而軒成拱梁莛柱茅瓦竹簷朱子將
插籬而環之雜以時卉蔭以高梧引流種竹日涉成

趣而前後山光樹色若爭出焉媚朱子十尺之地八
窓虛朗憇者忘去或問朱子何名此軒而朱子泫然
曰吾兄弟耕硯以養老母常不給何軒之爲然而爲
此者盖有概于中不能已已云昔者吾父初居此而
吾客孟氏秋風乍起雨颯颯着芭蕉上而父貽薄蹠
告我夜聽此相念良苦不復知蕉葉之多韻也時謹
識之而有隙地焉乃縮一歲之精儲竹與木不能及
墁圻則又縮一歲爲之而吾弟子儀者胼胝之勞盖
亦不遺餘力矣吾將樹蕉于是晨夕聽之而又恐秋

風之颯然驚吾老母也聞者色動以告其友張子張
子曰是蕉雨軒也夫寒士之舉事其何所不有執杜
陵茅屋江檻落灘皆其手足所自給而蘇子欲作一
小軒以容安名之竟不可得古今之事如朱子者豈
一二耶獨其蕉雨之意盖尤可重云雖然吾嘗與朱
子之先簡菴游知其長者有子繼之蕉雨明志斯亦
長者之後已朱子勉哉而使此軒必名于世如少陵
之茅屋子瞻之容安成而勿毀新而勿易是在朱子
也夫軒以萬曆戊午年夏四月成而張子將邀其友

携酒饌落之且爲之記

問龍閣記

玉山之巔蓋有百里樓云百里樓者崑山爲方百里所轄市橋田舍村墟谿谷可以憑檻得之故曰百里樓然莫知其朔樓東偏有閣閣三楹面西牖北正與虞山相望崗巒起伏出沒蒼烟杳靄間閣外古柁如龍頭角蜿蜒乘風拏攫洶洶殆欲崩屋或靜夜月明颼颼如語嘗與故人卧雪其中鱗甲混茫無容逼視故嘗欲賦夜半來龍吟消豁心目來龍者山故發脉

于虞宋荆國公相水吳中從北麓登上方北爲山陽其來有自回首故游去今四十餘年矣神廟末一再過蓮公常住啟牖慨然故人云亡山光如昨已入閣傍精舍梅馥黯黯上下雲梯龍吟牖外因追話其事而蓮公出王子所賦問龍歌相眎請爲之記予中年廢視無論高山大野不能自廣即崑山一卷石小小點綴皆如夢觀顧安所得問龍懷抱少慰其風雲萬里之勞聊述山脉梗概泚筆數行蓋嘗聞虞尊者說法白龍破山而走得毋欲窺此閣耶第逼于王子之

歌不忍更額爲作問龍記刻之閣中即予連蹇蹢躅
猶能聽夜半吟風借蓮公禪施擾之瓶鉢間也精舍
傍閣而近可卧可趺故欲以龍塢相與矣

浪齋記

循鹿城而東南折百十步小有水竹之勝其地平行
漸遠闐闐無車馬喧襍聲居民數十家流水環之夕
陽暮雨孤烟縷縷曲折叢篠間則予友顧子之浪齋
在焉齋廣十尺着圖書前後惟古琴木榻陶樽鐺具
顧子與客談笑于此烏嚶篁韻時來荅人予家居特

隘故嘗欠伸城上西行數百武乃返自與顧子交甚
歡城上趾輒東向而顧子特喜予數至酌泉飲之欣
然忘勸或循覽墻墉間一時韻士之什朗吟清嘯以
相娛樂比來旅食京口江濤萬里三山咫尺雖復自
喜昕夕豁達之觀而東城景色猶在夢寐豈千里一
枝揔喻適志而當其棲棲旅泊不勝空谷足音之感
則故有大毫末而小天地者斯亦人情之常然耶雖
然予念顧子不寧惟是顧子家固溫即稍自檢括何
止僅立中人產然絕不能忍其近俗之垢決然舍去

窮約其身即顧子箕視進賢冠土苴書生酸薄之技
縱其詩思可以名家而顧子曰吾故不能效昔人嘔
心剝膽徒取殺青自喜傳之其人曰此有明某山人
千炷之牘殆不足易吾一日之浪也嗟乎顧子而豈
漫叟懶真子之徒歟雖然嘗從顧子齋頭相與語方
劇忽焉去之走午日中或遍過其所與游徜徉而歸
意甚得無悶或冷吟閒醉周行庭宇頭觸樹或及墉
而止者數矣豈顧子不念其家不愛其千秋而浪齋
戀戀焉雖然王先生蓋歌之矣先生之歌曰生與浪

齋語視汝同虛舟恍如一葉滄溟浮夫如是則予又
何說以膠顧子之解而獨念予一行作客雖江山豁
達之觀曾不得以自放也然則顧子之浪齋談何易
乎談何易乎丁巳清和月掬江水泚筆爲之記

傳

封奉政大夫金谿全公傳

全大夫者金谿衡塘里人也 顯皇帝朝大夫以母
喪廬于墓晝夜悲號風木間三年不顧其家里人異
焉爲上其事于臺使者後先臺使者咸褒之稱全孝

子後以子貴再封奉政大夫于是稱全大夫云大夫
生而樸茂好行其德自爲兒時婉孌父母傍輒見至
性既長父三松翁疾彌連大夫不解帶左右之齋心
顙天顧以身代不可得乃晝夜號慟視含殮無悔三
年未嘗見齒而是時大母胡春秋高有弟某方年少
游學不事事大夫奉其母劉日選甘膳進太君太君
安焉若忘三松翁之捐館舍也而弟亦忘其無父得
竟學爲諸生其後自請爲郡史去當是之時乳乳母
子形影相憐大夫所爲選甘膳而進之劉母者何不

至焉亡何劉母忽翳三光大夫旁皇不知所出乃屏
息爲母舐之舐之三日夜未敢嘗食母視暫然居父
之母又病噎水漿不下咽矣大夫泣曰是不有人事
哉乃剖左股煮藥以進噎亦旋愈于是大夫泫然曰
吾固知子母一氣血肉可以通關會而精誠可以索
神明也第吾曩者願以身代父禱而不得何居母其
有遺念耶于是手父像而摹之又自寫其像于側落
紙惟肖泣曰庶幾異日者音容相倚乎方三松翁之
辭大夫也未析產而產故庶僅足饘粥大夫節縮而

出入之上以歡兩母其餘以供祭喪賓客暨一切施
予活人之事產亦不削悉推讓其弟弟死至不能給
殮則大夫揮涕自理其囊蕭如也烏解腰帶付之舍
殮亦無悔云張大復曰予所聞大夫孝友如此其他
如結廬作糜和藥抹疾種種吉祥之事不勝紀也金
谿志載山川秀發谿水正作黃金色故名金谿地靈
則人傑豈顧問哉大夫孝友爲爲政其爲長者何疑
焉然板輿就養不名一物解帶付弟佩篋蕭然又何
烈烈也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大夫之孝由此也哉大夫嘗觀顏尚書乞米帖慨
然太息曰吾願後之人常以平原自勵也意念遠
矣衡塘之全自宋經歷公已顯勝國末避亂黃洞
中至景讓復還故里讓數傳爲悅和悅和生喬配
胡胡得歲九十有三喬生楷是爲三松翁配劉劉
得歲八十一楷生大夫名大成道源其字初以子
廷訓霍丘考最封文林郎既守吳興又最拜今封
拜封之日適大夫攬葵之辰觀者艷之得歲八十
配某封太宜人傳曰高朗令終大夫所自取矣大

夫之孫曰智者穎秀有文嘗剗股奉母宜人母病立起不幸蚤卒君子惜其志業不遂然甚有類全大夫也

陳光祿傳

先生姓陳氏揚之通人也名大乾字思一其先江陰人有償遺金者某徙通家焉是爲通州始祖更數傳爲景明景明生純德純德生尚賢次尚忠則先生祖也尚忠三子長堯嘉靖乙未進士官侍郎子一大科次冠子六以仲大壯貴封比部員外郎次完嘉靖丙

午舉人官都察院都事先生封比部第四子而嗣都事爲都事後云性至孝幼事比部公及母某宜人備諸婉孌嘗告之他所期旬日耳輒嗚咽不勝既返則彌連竟日歡甚無厭族人異之時都事公且老未有子意屬先生矣久之都事聚宗老謀所以爲後者都事之言曰伯既一子不得後其惟仲之次然貴矣不可請叔爲諸生好游多在外非吾所期相昕夕意其必季乎季孝友不肯忤物永吾嗣者宜莫如季而宗老亦人人稱都事公能推擇子弟僉和之矣先生聞

知弗敢任也又久之而都事有成言則先生前跽請
曰兒于後非序且大人產甚殷兒縱以法獨受其贏
乎即諸兄弟終默不言義弗忍請均之則都事公聽
之均有求益者又力請于都事聽之益而後先生操
柔色以終于都事公如封公後先事錢凌兩母如其
母宜人也說者又謂凌母來繼其年蓋不及先生焉
久之乃稍稍具什一然不肯竟其事曰吾每見子錢
家擇人任時修業而息之不遺餘力矣將毋道家所
忌吾寧視緩急爲先都事市義耳當是時通之人士

凡有請于先生者按券而給之靡不人人厭其所欲
得至期無所償積券盈篋半飽魚腹先生意乃大得
而爲義愈甚一切婚鰥贍獨榘死糜生之務無不心
維口計手笑其便又善察人情以通其物即瀕海數
百里間襁至擔徃惟先生是賴意勿厭也戴星馬起
見燭焉息如赴其所自程坐靡寧者客謂先生以思
一之義即盛僮僕美歌舞何不得而躡躡如不能適
晦朔爲先生唯唯謝不敏而已中歲以例補光祿寺
監事冠服儼然華矣先生弗善也乃衣其故服皤皤

行道中夏一葛冬一裘飯一盂蔬一盤編戶無異守
土者高之累旌其門且賓之鄉者三時弗就諸子跽
而請弗許曰吾行不出一鄉勉而爲義戔戔耳吾甚
愧之而奈何溷朝廷之鉅典焉若有意乎則先世之
籍在于是諸子竦然不敢復言賓飲事矣海門令某
者視通篆嘗貸木于先生而償之值先生念故有餘
材何用償海門德之意若有效于先生者其人歷官
淮揚間幾十年終弗往盖先生好行其德無所取雅
志自重類如此張子曰陳先生盖有六丈夫子云而

予交其季子到京口言先生春秋八十鷄鳴而起孳
孳爲善也是宜有子于到哉到之弟曰適者終軍之
年耳文傳四方即陳氏多才于斯爲盛矣賓王生語
予陳先生手提三千緡建傑閣于黌之巽不日成之
豈其後故當協文祥哉將東海之老不復欲自奮于
功名不于其身必其子乎予每讀先生所輯都事公
皆春園諸書與其一時游戲之什公何既老能自娛
也此可以知先生之爲嗣矣有美必彰善繼其志夫
先生豈直世祿之家富好行其德者乎

龔叅軍傳

叅軍本徐姓其先河南人遠祖某嘗爲崑山丞後以紅軍亂不得歸長子孫崑山家焉數傳至叅軍芳娶于龔生叅軍遂姓龔氏名良相字輔卿偉貌修髯饒局幹蚤歲已挺挺黌校間論事無所避就諸生心下之稱南江先生嘉靖甲寅島夷內訌發諸生守陴廩廩不得稱而先生肩之裕如嘗以身翼祝令某又身請督戰橫戈被鎧輕騎出馳絕衆時有斬獲懦帥梁鳳者鼓勢而來擁客兵邀賞逗撓不進先生上書勸

責之士稍用命旋亦遁去所省供億巨萬先生既兼資文武困不得志于秋闈藍衣幘頭顧影輒自憐其貌遂謝去廩餼升入太學論事如初名藉輦下久之落落無所遇先生喟然曰語有之存心濟物于人必有所濟我每隘視斯語乃不意于吾身親見之耶日已暮計無復之矣乃謁選人判光州已補蘄州絕不肯以小官自隱其道侃侃言事凡爲民去所害而就所利何不至焉兩地守亦推心先生意非龔司馬莫當也而兩地之民亦相與語我聞司馬不聞太守云

久之遷衡州幕叅軍時先生已病未久卒初先生之
游太學也海忠介時主白雲司政以言事忤旨上遣
緹騎逮之先生詣政府稱忠介言事當不得逮請擊
登聞鼓白狀政府謝遣先生而心壯之直聲大噪長
安後忠介出撫江南先生猶以藍衣白事多見採擇
君子謂叅軍之德于吾鄉如光蘄焉張子曰予聞長
老言甲寅之寇閭巷間盖有十倭云客兵之逗撓其
最已當是時婦太僕以孝廉上書梁鳳不報縣諸生
群噪之而叅軍言狀甚力年最少鳳瞪目視叅軍目

光不得轉斯亦敢任事矣請擊登聞保持忠介雖古
烈士何以加焉叅軍之子國珍少孤不習光蘄治狀
第聞之傳母兩州守就先生謀拱不輟先生謁上官
出必後也男子戴湏麋負膽略晚叅軍幕府豈不悲
哉而先生以爲于物必有濟也夫斯何愧衾影耶

周魯男傳

崑有嗜學獨行之士周魯男宋周益公必大裔也祖
曰古愚醫隱父肖愚營什一而贏心存讀書生魯男
沉毅有志令就經師學即自奮嘗戲語同舍生吾誦

憶必在君後融釋宜在君前經師異之稍長侍陳先生先生故號知人能造士嚴然獨寬魯男之程曰無庸將自及魯男耻之刻畧自束不給則跪而誦之至穿膝無所顧肖愚嘗私于陳先生即母不足耶陳先生曰即有上流之性何不足焉魯男喜益發憤及程爲務久之竟無所就乃夜發古愚所藏秦越人書丹鉛摘次力求其說久之喟然曰男子生不濟世拯溺救焚則請起之牀蓐間令父子兄弟相保乎于是益購神農以下諸家之學伏而讀之口誦心維隨手疏

記几榻墻墉間都所撰識其治人必治毫毛故名不出于里然而魯男弗自善也每寒燈淒雨須髯影壁上頤翕翕不可止人或諷魯男聖人已死而糟粕獨存者魯男須髯輒張罵曰請置斯語以目睿聖之士而睿聖豈世所時有哉勦說小生類以敏鈍什伯爲斷謬旨訛傳取圓通自快此使婦不得有其夫而子不得常事其父聖人所以爲糟粕者此類也識者竦服其言魯男性至孝喪葬父母雖灑水絞經都無所悔兄其甚愛魯男魯男父事之其輟舉子業讀古愚

書者兄之教也有女弟嫁朱其舅死行家言即視舍
將不利生者魯男代視之如考妣焉人謂魯男忠于
爲人大都其讀書性云所纂儒業若干卷岐黃家言
若干卷藏于家張子曰晏嬰有言爲者常成行者常
至以予所見魯男書竹簡紛披連床充棟多出其十
指間殆所謂常行而不休常爲而不輟者歟魯男之
業已至已成矣而世以名不出其里疑之肉眼哉先
是有龔漸亭先生者受業盧公精素問之學讀書晝
夜彌連至老不倦然無所著自表于後如魯男徒取
名聞諸侯鏡血脉投毒藥脉見而治之矣其著書烏
能若是多哉予深悲魯男之志故爲之傳以俟考獨
行者觀焉

蓬蒿人傳

蓬蒿人居鹿城之東依林瞰水地偏而心遠居人莫
詳其姓氏布衣草履日往來市廛中亦不名其所與
游晝日闔戶寂然每白光起屋簷下緣之遶樹裊裊
如虹如霧如烟則蓬蒿人焚香誦法王書也性溫茂
自喜環堵之宮置圖書所前後多樹檉桐桂栢異卉

名花而又能規林巒島嶼于尺沼間朱鬣翠藻盡態
幽閒小羽拉烟而過多止鳴其所若低回不欲去者
客過之鼻觀芬馥耳目潔清蓬蒿人煮茗相與語無
城府溪谷町畦之限然亦不解吐婉媚詞疊疊近人
里長者多樂與之交間請亦時往既去不恡于懷人
或謂之曰千室之邑甲第連雲所爲娛心悅耳之具
多矣而未有如子之食其清者吾每入子之室覺魚
鳥親人凌囂乍遠幾不知武陵畏壘故在人境矣而
子謂之蓬蒿毋太薄其享歟蓬蒿人曰天地之大也

人處一焉遠者九萬細者一枝斯亦分之所定人莫
移之矣而吾于其中曾不得所謂一枝者聚廬而托
處焉故嘗問舍于市之主人左手抱琴書右手挈妻
子欣然過之席未煖而主人歸吾值則牽裳去之矣
而乃今得自適于數廛之中故不知九萬之適一枝
之細也今夫蓬蒿江而江焉渚而渚焉亦若是則已
矣且吾嘗游于連雲之第所見炫轉熒煌綺麗之觀
心故泊然無所起也歸視吾廬一卉之奇一木之秀
輒爲之訢然而滿志是其有蓬蒿之性也夫夫何挾

而自薄歟蓬蒿人好奇文壯觀不能比周于時雖至
昵非其所樂輒搖手去之家甚貧人亦莫有援之者
或曰人姓陸氏名珉字玄晦張子聞之曰豈古鴻漸
龜蒙之苗裔耶何通勝狎流不輕詣屠沽兒若是也
王先生有言心無齷齪交游淺性喜琴書歲月閒斯
實錄矣吳中之俗膚清爲務如蓬蒿人殆所謂神骨
清者耶蓬蒿人聞有奇卉怪石殆忘其橐必求之爲
快突常不能貯烟而白光輒從簷端起遶竹樹斯其
異人之性速矣

病居士自傳

居士姓父姓名父名然不能如父志醜之又多病故
自號曰病居士少習舉子業爲諸生諸習舉業者嘔
心剗肝多病悸居士故不善雕蟲所作制義居下下
然亦病悸吳地下濕處則病腫父嘗爲木閣居之亦
病腫或數月不跬步所飲竟日夜不滿五合然病下
血甚於豪飲者好書及色而性粗浮不期盡解所求
於人甚備然病腎水竭目昏昏不能視祖父產粗足
自給所得脩脯常中上又無貧乏施與及爲人報讎

或藏亡破產之事徃徃病窮貫米養其老母或貸之
友而久負之性懦聞催租剝啄聲心搖搖不能定而
強宗大猾負其勢以侮衆即不吾犯必辱之病傲已
無能不欲言人之不及而遇諸非法者故爲強詞以
奪正者必折之無所容然後已病戇見義或不能爲
而好談節俠若飛六月之霜振齊臺之風寒易州之
水則毛骨竦豎隱隱若刺蝟亂起病躁盡其足力不
數里每至佳山水必攀崖汨流竟日徙倚不能去或
暮夜無侶則獨徃來庭宇間至烏啼月落欣然忘倦
病愛緩步詳視必求如禮而廣坐綺筵不耐譚款或
蟲痒不可忍輒捫而啣之病草野而倨行年四十棄
去舉子業人以題請便欣然爲之仍鑄而懸之國門
爲時僖父病結習客謂居士曰子病柰何居士曰固
也吾聞之師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
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則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塊
處一室夢遊千古以此終其身

沈文海先生傳

沈之先顯於梁宋至勝國不仕以醫晉特聞其占籍崑

山自叔陽始叔陽三傳至玄谷與兄倥同第一菴網
菴齊名而網菴成進士又三傳至先生之父樂清丞
卓齋生子七人先生其五丈夫子云諱某字子行甫
十歲卓齋棄先生於樂清官舍旅櫬哀號頽然如成
人矣後贅朱氏朱翁異之所以期先生者甚厚先生
每旦起開扉北望淚淫淫下痛卓齋之見背且不能
隨諸兄侍其母養也朱翁偵而憐之析箸城居於是
作堂迎養其母榜曰敬遺因自號敬遺子敬遺子尋
補博士弟子母見背哀毀骨立遂棄舉子業不復省

當是時孀嫂病妹孤姪子女不下百指先生人人餽
飼之而尤敬事其長兄嫂長兄者故籍甚執林所稱
文川先生者也先生少撫於嫂而師事其兄至老益
莊嘗語其子堯封曰微兄嫂幾不能有今日矣而是
時堯封聘於顧顧女適盲女翁辭以疾堯封不可乃
私于先生曰尊不憶劉廷式耶先生喜爲娶于顧宜
其家先生更大喜也而後先生不復問家政所由日
觴咏爲務矣見象緯堪輿姑布覆射俞跗橐駝諸書
便欣然錄之不期甚解獨好五金八石之秘即有紹

先生者先生安焉曰吾家艾窩公親試之得尸解術
吾豈盡信書哉會有僧真空謝終南陳履吉數輩臨
爐試訣白金瑩瑩先生撫掌曰宇宙大矣有此書則
不宜無此理井底蛙烏足語於海乎然所得嘗不償
失竟謝去後僦屋數椽題曰片玉詩筒韻責續紛往
來有乞言者就手示之識者謂不減韋孟云

張子曰余爲兒時識先生張慶遠第方步遠視談說
忠孝廉節亶亶忘倦後數年得與其子封社又與其
季翰游知先生好山水多不能至心嚮往之晚得都

太僕紀游神氣差王輒語人吾雙屐未嘗不往來其
間也夫先生豈所謂尸解者耶生平好義傾橐周貧
牀前問侍四子八孫嗚呼可以瞑矣爰命匠人匠人
雪涕以瘞幸存先生之義嗚呼榮矣昔人有言蓋棺
事定其先生之謂夫

吳橋沈氏孝友傳

沈氏其先自長洲徙崑山永樂中松溪主簿誠挺勁
有力占籍吳橋主簿死進士鄭文康爲之誌更數傳
曰三善曰三益祖省初母徐氏居南郭烏夜村用編

戶著其姓父起鳳產落更逋賦時三善已娶婦孫僑
居張浦仍籍吳橋而三益方童孺侍父南郭縣官責
逋賦甚急益輒徃代童頂而耆寇輒受杖益不勝楚
頂露縣官色甚憐刑不滿十其後催賦必三益代而
受杖纍纍血狼籍矣既數年賦乃辦而三善自吳橋
省父母暨祖母徐修孝友之行甚力又亟推其贏樹
德里中善有所市義益必從吏益所樂就善亦獎成
而吳橋沈氏始以義聞特稱四方將營葬祖父母父
母已行高厰地而傍有小姓范某者謀出其榼粥之

益與之值存其封巋然善聞輒大喜里人陳某乘醉
罵益再醒輒悔之跽以請益笑曰吾聞汝醉不聞汝
罵也其人愧謝去而善聞更大喜曰吾故不能提鼻
忍無禮第庶幾長者吾且以弟自砥矣又數年益病
且死以其子夢祥屬善有女令嫁之而後善始獨行
其義于吳橋名稱益著吳橋者故買漿人吳姓銖累
成橋積百餘年圯矣善始僦舍居橋西心自計吾竊
慕吳家之爲人乃聚所贏粟以十計已百計已千計
乃召工驅石爲之堅麗什百吳家而善始撫膺泣曰

恨不令阿弟見縣官高三善義賓之鄉邑子張琳自
勸駕而善又泫然曰往者沈汀州諭吾崑察知弟三
益好行義年未及格爲籍記之以示將來弟竟不能
待而吾享其贏耶同里聞而義之其後善死又以其
子屬夢祥以此知善之不負其弟益而夢祥可不負
善也作吳橋沈氏孝友傳

外史氏曰傅士凱先生與沈氏世同保伍爲予言松
溪之義故嘗號三善曰松源蓋沈氏之居吳橋自松
溪公始也沈之先曰昌宗者宋提刑筦庫端仁者元

仁和典史子真者豐盈庫大使明興誠簿松溪善又
以鄉賓授禮部儒士進英府教授鄭進士志稱官族
不虛耳獨三益積行名不出其鄉漢法有力田孝弟
科益無負矣教授言事津津具首尾市義如不及三
益恂恂躬行爲務要之皆長者益所遺女嫁朱漢徵
徵爲予言特詳不具載蓋二沈之義甚高故不得數
其事而稱也

亡友夏士琰傳

歲丁卯冬十月士琰告予將詣吳淞歸當與子社既

數日社人洶洶言士琰病且死予亟視之絕矣嗚呼
痛哉士琰性至峭不肯妄與人既定交有禮有義有
所舉事必及其情以故士琰死無問知不知皆哀之
其讀書砥行有以信于人人也士琰少警敏挺遂有
氣力從父少謙翁考鑿古昔多絕特之見出流輩揣
摩上父所蓄汲冢石鼓諸書皆手訂其真贋旁通微
奧無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又工文輯藻與弟珣力起
家聲為務事毋浦至孝婉容柔色修嬰孺子養七十
一年而毋死呱呱泣不成聲感動閭里嘗授室星溪

星溪去士琰所居幾二十里不可徒行而士琰故健
步每省視多舍舟而徒人或問之笑曰吾故不能局
脊船舷間其實念浦毋且倚廬望也珣事士琰甚恭
夜雨連牀談說古今成敗各令其子弟聽之或啞然
頤解務以歡其老毋毋輒為加箸云士琰文高志氣
欲橫秋年入立境甫遊膠庠則名噪膠庠間已逾強
仕而氣不少拙時吐五色媚人輒能消殞扶餘國王
氣色然世竟無深知之者嘗指其襴幘語人曰老毋
在此身未許自由也吾豈不知騏驥筋力成志在千

里歷塊一蹶便當永息機用哉或感時拊事一往而
絕識者知其不可磨滅云性好圍棋故有所善名手
死多望門尋侶而昂卑布之勝負皆為一笑兩無為
于室則履而倚其僕得侶欣然至老不倦也或年少
博賽為歡娛亦欣然就之馮陵大叫不肯乘廬去輒
無怯于懷士琰既死或哀其老牖下無高山大野可
登覽以自廣然嘗遊燕冀東登秦岱觀鷄鳴日出晚
寓黃巖振衣台宕間讀李廣紀遊碑石皆能筆之于
詩歌所與遊不過數十百里之間無竒聞壯觀激蕩

其志氣而海內氣類之交凡得與于斯文者必為士
琰屈一指所著谷庵雜志幾數十卷未盡行世而弄
翰戲語如長吉苦吟疾書半落半就襍見于唱和越
游諸篇者方當與其手所摹畫並行宇宙所飲不能
一蕉葉晚結文酒之社徜徉輒竟一日或乘興搜討
既辭復至嗟乎此數端者斯亦何負為士琰哉士琰
名暉又自號青巖居士娶周生二子玄圭玄璧讀書
有文藻按夏之先有友諒者壻于林叅政鐘夏氏始
祖也又二傳曰佑白石場大使與弟禮部遂同居林

氏娛晚堂今士琰所從歡母處也而士琰又數數為予稱其裔祖曰清強御史璣家壁立收養其族子孫無寒餒者蓋孝友為為政吾于夏氏無間然矣予每見士琰傲岸不屑遇俗下人掉頭不肯住夫所謂一姓之傳數世上下必有一人焉絕類之者乎

黃岡樊季常先生傳

樊季常者楚黃吏隱公煒第五子崑山故戾孝介先生弟也孝介既沒崑人士思慕之臨哭不絕于道因是得交季常其後季常亦時時飛書繼粟以明孝介

之不忘崑人士亡何季常卒其子元修以季常誌狀來予哭之慟為之傳按季常姓樊氏諱玉衛生而羸瘠又悻也十歲始就外傳學十七補黃鰲諸生占秋試從吏隱公訓漢陽已遷諭南陵則從遷南陵兩地生無能望季常者季常性開敏好沉博絕麗之文所課目都應弦而倒孝介先生奇愛之目為難弟久之孝介宰商城載與俱每放衙輒與季常論學問之道其言甚大季常亦時以其暇問當官所宜願各為解相視莫逆也會開採之使橫虛商城商城公鳴騶飛

海石齋集卷五
廿九
蓋擁輿升堂務以警帽中使之氣季常笑語商城公
蜂蠱有毒將來出場則如何商城公笑不答已而中
使果有繁言則孝介已默持其陰事懾之中使首伏
則又坦其懷消之于是季常曰噫吾曩者出場之慮
又多乎哉自是商城公遷崑山則季常亦間往省崑
山公談理更不談事矣亡何吏隱公有疾夢夢如也
季常不解帶事之幾可兩月又念崑山公常苦咯血
宦遊二千里外苟一念至當奈何于是晝夜震恐兩
鬢盡班而崑山公解替之頽愜矣當是時兄弟相持

如在夢寐乃各為久侍之計寢興不離于榻稍間則
相與商岐黃素問之書辨草木補瀉之性如是者幾
三年而孝介先卒又三年吏隱公卒季常茹毀忍瘠
色養易太夫人暨嫂俞夫人而獨身屏居破屋中勤
悴萬端又三年而崑山公身後種種之事整整無憾
一如喪更隱公于是中夜起徬徨念所以慰易太夫
人者無如腰章手板乃勉理舊業就壬子秋試主文
者亟賞其燒菟五策不得遂落第季常慨然曰騏驥
筋力誠志在千里殊不能當歷塊一蹶何有七戰不

勝猶戀戀風燭鈴鐸下也迺築室城東清淮門外顏
曰吾廬日飲太和羹一杯清琴三弄如是者又五手
端然而逝得歲五十季常貌癯而澤有胆力能任事
事已難息絕不使其人聞知沈介菴缺者閩異人也
刺鄖陽以誤御史免其官御史怒未已愆忠閩之當
事者誣以殺人論死李石甫言之吏隱公季常髮上
指曰何心隱有言世人設席多殺雞猪大豕以媚數
客之歡日旭月朗乃歆殺人媚人耶遂題書王文肅
詞旨激昂文肅持之手顫嘆曰往見樊岷山瘦之甚

不意有如許膽力乃今又見其介弟耶卒為白案顯
出黃東城門外通濟橋故恭誠伯陶仲文所建江之
別流經焉戊申水塌季常洗其橐得三百金為創而
欲渡者利其塌也輒敗之季常挺白狀有司嚴治之
卒賴季常力以免蓋其敢任事不害民都如此張子
曰予與季常握手之歡萃萃爾地之相去也二千餘
里歲之相易也荏苒幾一世而兩念彌至寢寐見之
豈所謂一日當千載乎惜乎季常不遭時乃其孝友
之政肝膽之事即巧歷所不能數余姑論其大者海

虞瞿洞觀先生嘗守辰州過黃為孝介定嗣識李常
歸語其海虞人吾鄉李文長編修以壬子主試謁孝
介祠識李常歸語吾鄉人一似王文肅之異李常瘦
有膽力持其牘而手顫也李常蓋魯仲連阮籍之流
淡宕高妙不名一行而誌墓者徒以貫高郭解當之
殊不盡吾聞黃東門外黃泥坂以南定慧院以西則
吾廬在焉千載之下過者凜凜矣

許長公傳

許長公者故贈承德郎蕭山公長子玉質金石聲秀

眉目六歲從宦於蕭山動止疑然已通曉時務緩急之
用知微著十七補諸生御史就所署拔其尤弁之郡
公與焉與練水徐允祿皆麇麇譽髦稱邑黌之雋會
採風使者行郡署公牘如秋水空明不留雲影冥茅
一已知為蕭山郎顧語其屬吏人言醴泉無源徒虛
語耳當是時公名已噪一時名下士爭願為爾汝交
公奉家訓絕不肯通賓客延名譽顧獨與弟獻觀閉
幃中緝漈程蕻亦時連同人數輩私誅玉蘭堂公主
玉蘭社而稟目于蕭山公每一目下同舍生或移牀

問難公獨無擬議湛思弗止備諸曲折首尾多充融
游衍之趣公游目自得而已久之蕭山公為置依綠
園小虞浦則公社依綠亦時岍憤芙蓉渚與諸人飲
酒笈咏為樂終不廢社約蕭山公聞知意甚得也歲
庚寅蕭山公寢疾公夜起徬徨念束髮受策與弟僕
僕風鈴間旁視秋鶻橫飛而未有一當家公指者則
如何晝夜左右竟於不起公始仰天悲號泣血茹哀
勉慰郭太安人汎掃庭宇簡飭臧獲一如蕭山公時
而蕭山公產故不當中上左支右吾何不至焉久之

奉太安人肯同堂割宇搃所入而遞主之以歡太安
人太安人意乃大安而公肄業如初同舍生有以其
子北面公者公輒一徃客謂許長公清貴即逡逡如
寒士當不能習經人師沾沾所為乃公為之弟子曰
進遂稍稍薄遊四方願偃師杰公之師也初選諭興
化以其子璧贄于公公每望白雲蓬蓬從東南起色
意黯然乃發篋著易傳數十卷索隱鈎深具中肯窾
流聞興化已遂傳誦里中爭自書寫幾令紙貴公輒
然曰此高皇帝制科之易要未盡符于四聖以予所

聞過庭之教則尚有俟焉已蕭山公藏書數萬卷無
不汎覽又挾摘其微奧時有纂述鑿鑿如五穀允可
以療飢遇衆論參差不可了公獨默默不置詞腴理
之會片語絕倒或文章叅伍之間一字點睛便可飛
去書法始學趙吳興漸入歐王妙境意所感激時著
五七字古近詩無不弁堂入室而公不以自名人謂
長公故學者雅無學者氣公聞之亦自輟然也堂宇
几席乃至盤匱罇壘豐儉疏數之數十年不改父道
人或以此譽公公笑曰固是不可易所御服履或至

綫蹊相綴終不更為性好雅酌飛觥走筆無論寒儉
必盡其歡喜奕然不肯與勝已者對曰君子無所爭
吾姑以手談行吾意耳客戲語公爛柯奕旨君盍仿
諸公笑曰韓淮陰多多益辦亦聞讀一卷黃石書耶
丙辰春感疾疾已竣聞堂中有客猶扞衣冠誰呼行
酒數巡而別張子曰余觀世人驕語植德夸修孝弟
主盟文字其得意可勝道哉然皆非長公所歆自處
蓋曰凡天下之行焉而不至為焉而不遂不如其恨
恨無傳于後也予遊長公久亦何能傳其所不至所

不遂其至焉遂焉而世無傳者予不可以弗論蓋其
稱曰夫文猶射也射平如水然後命中故夫穿楊貫
蝨之紛紛搃歸于平無他巧謬而不聞賈堅之射乎
一矢拂脊再矢摹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平哉平
哉堅能不中乃可中之矣又曰胡寬營新豐士女老
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于通塗亦競識
其家此非擬之妙也蘇子瞻嘗夜坐顧視見其類影
就壁摹之不施看目見者皆失笑斯至妙耳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予故叙列其語令能者從

學
之長公名旋吉字元倩別號箕陽子嗣孫璟皆世其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顧錫疇

較



傳

丹徒劉氏世傳

萬曆丁巳予客潤州得讀劉中翰所爲譜族之書大都原本始祖而闕其不可知者各自爲宗稱劉氏實錄云是歲之秋中翰呼予登三山望開沙泫然流涕曰我高王祖梅溪翁承先業起家于此王祖性醇謹力耕畏法見青衣人輒避匿沙上人安之歲時飲社

不得梅溪翁弗歡而梅溪翁又雅自信即沙俗慄悍
無能攫其慮者梅溪翁且死誠其諸子三事曰君寔
生我而忍逋其賦祖產寔活我而忍割于貧吾身寔
可愛而忍囂于訟若者不可以為子諸子奉其言至
今而長子賓竹翁予曾王父也自開沙徙居府灣初
試為郡功曹又試為巴陵典史典史職捕盜而翁偵
湖湘之盜多窟穴洞庭彭蠡間為罷漁人之稅使自
為漁而因勢擒之湖湘盜平凜凜稱能吏矣其治平
江著姓之訟則純務德化不事敲朴蓋其天性固有

然耳賓竹子對山以春秋游太學喜觴咏宏積淵度
謂可俯拾一第而弗售則小試為萬年丞已又謝去
其丞而日從諸名家酣歌招隱金焦北固之間覺香
山洛社去人不遠亦時料理攝萬年事所為採木汀
歛治堞饒州戢亂擒猾多可述于世云對山翁弗自
足也曰勉為善無負梅溪翁三戒以俟我後之人而
是時叅政明吾公英英露頭角矣對山翁使其健奴
小具什一列肆闐闐中闐闐人易劉氏之自開沙來
徙也謀中其列肆者人勸翁稍避匿無為難首而明

吾公奮然曰匪強疇自衛夫將取羸于市而畏人走
哉盡天下皆闐闐也則挺挺事縣官時露其辯識懾
諸闐闐人莫敢吐氣公即頡頏闐闐乎而所奏菽已
走四方登丁丑進士第選地部主事歷負外郎郎中
叅政東充公之爲地部也務綜實爲大司農王遴所
器重料草通州允漕楚臬督儲薊鎮無非寔者居充
二年上下凜凜嚴憚叅政亡何病死寧陽官舍召其
子汝弼訣吾自可不負朝廷所究論鄉黨利病風俗
無及矣小子識之汝弼泣受命張子曰予聞中翰說

如此當是時心許中翰將彙之以傳于世會料理吾
鄉人物未暇也泰昌元年中翰以所補志傳來參伍
考訂無溢者爲述中翰前語作劉氏世傳中翰綜寔
似叅政醇謹似梅溪翁其他竒行疏節皆以仁心爲
質而決斷行之常設方畧拯溺江上又行營高敞地
以便掩瘞與人約曰凡拯一人活者授若干緡拯既
死即瘞之者緡若干而濱江之人故爲溺以祈緡中
翰誠家人必與之無令拯者懈也每秋濤暴漲風雨
如晦蓬頭突髮裸跣盈其庭則中翰之神愈王或以

賈告慄然不樂曰此事終不可罷雖稱貸益之無恐也居恒勉飭子弟以孝弟忠信其執必執于時王之制千里之外時勤幣請曰所恃繩先德必有立于世惟此其他無弗可從吾儉者然其爲德於鄉厚施于族倒廩與之者數矣張子曰丁巳春中翰滙族上江南墓宗老歡頌其惟叅政之德其家子弟莫喻也宗老曰我開沙人沙崩徙家無徙墓者昔昔之歲沙上累累受灌爭拔榿置阜沙少幸旦夕叅政亦拔宗人諸榿擊礫次之曰某公某妣之柩其後阜沙再崩

焚不可辨而劉氏昭穆如故盡徙江南開沙人故有生不識先人墓者今又藉中翰之義聚族于此豈易也哉中翰低頭傷感已知其不可盡攷譜族之作所由來也語曰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中翰之拯溺江上斯何心術哉吾鄉李中丞聞之謂某曰吾每風雨之夕輒思江上翁作如許吉祥事中翰聞而又瞿然自訟其爲世所跡也中翰真長者才可濟世不試于時其于叅政究論鄉黨風俗利病無不見諸行事矣劉氏自開沙徙府灣今居駝峰江自蜀抵潤聚沙

若駝中翰之居加隆焉地志甕城駝峰是也或曰蓋天授之云

晉子充先生傳

先生姓晉氏字子充崑山人初爲嘉定學弟子改郡學名曰亨行年六十則又更名知年云性倜儻通曉當世得失之務而燭照其所將然湊會卒發無弗立解父某婿安溪楊氏生先生安溪俗好伎悞匿其情以使物而先生故磊落即弗與安溪子弟群獨從歸太僕學古今二業讀班馬荀揚諸書說劍擊毬鬪鷄

走狗爲游藝之適溪上子弟心忮之稍稍搆難先生謹身坦慮萬端莫能相中嘗匹馬渡安溪草茂茂偃豁澤無梁先生曰嘻豈其伏耶疾馳馬跨澗南渡而馬敗追者至無如何矣溪上子弟驚相告以爲神會甲寅寇至先生挺所善梨花鎗赴之斬陣陷堅時時上功幕府謂可得一當遂爲天子紓南顧之憂亦時有物敗之而先生喟然曰駉孺子何足與圖乃杜門故里益繕公車之冊而顧視堦除間亭亭玉樹干霄直上先生曰我故不欲以三寸管自隘封侯事而造

物者付我此兒終須由文學進身繩武何恨于是日
益課其子嘉猷爲經生而猷之治經生家言驚其令
屠隆又驚都御史孫光祜使其子北面稱弟子都御
史因是知先生請與相見定兄弟交當是時諸長吏
爭願納交先生先生謝勿往曰御史以氣類之故偶
通姓名而諸長吏又以御史故重予予滋慙矣乃葺
舊廬楊巷村發岐黃書讀之剗血脉洞五臟求診者
盈其庭無弗應手而活先生故不以岐黃家自雄也
每遇廟堂宵旰及人間一切不平事輒以數語剖之

事後當成敗如列眉日卒遇非常了不驚念得歲八
十有一或曰先生然諾似季布排難似魯仲連風流
跌宕似張緒道廣似陳太丘而識力過之云論曰晉
先生貌莊而語徐雖甚怒無矜憤之色臨池觴咏流
連婦人各極一時之致或爲是非利害所感發目中
曾無百萬貔貅氣養由繳矢而獸號豈虛語哉予父
于先生爲家宰之相視莫逆故予知之特詳夫先生
所謂布衣之俠能令御史大夫交歡兄弟既老脩然
幾無負郭可以自給何獨英雄不計子孫哉夫其有

以試之是可不須吾而立也夫

譚公亮傳

海虞譚應明字公亮其先以貲特聞鄉里而公亮又
早孤貧入太學心甚惡之於是折節讀書通賓客嘗
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身行其事何不至焉然自奉寒
素不肯與諸貴游等諸貴游聞知深相結納詭秘相
矜險語弄翰相屬形叵測遂收捕都御史獄毋紉綠
紵衣與訣揚揚就檻去縣官率邏卒數百人就其家
取所與往來狀將籍之母聞勒家衆肅翼左右如城

守虛甬道令縣官入而母率其婦陸伏謁寢門內訴
曰痴兒不解事取註誤故當其必不然老婦知之明
府此行脫可跡跡之何論籍吾家必無所得諸纍纍
者故譚氏流血刻骨之遺也幸戒邏者不得馳生他
竇焉縣官色恐乃肅隊而入則已盡露寶珠翡翠黃
白羅綺珍玩于庭中盡一室反覆之無驗已歷數十
室如初已入曲房涉永巷如初皆有奴人左右亦如
城守縣官嘆非常毋云而諸邏者無所得志亂取漁
具汨泥截流網魚食之大魚如舡鼓鬣揚鬣倔強泥

沙間人立重不可舉大笑散去公亮聞之曰故知老
母不驚豈池魚殃亦不及耶縣官白御史取狀無驗
而御史亦購得公亮與人書有彼中諸葛字笑曰彼
哉彼哉是駮不反足白之矣于是公亮衣紵衣見母
母顧見衣督中蠹蠕蠕飛動乃着于盤飧齧不可刷
公亮曰兒固不覺其多若是其友聞之曰履齒折矣
公亮大笑御史既白案顯出公亮乃杜門却掃收召
覓魄發故所藏奇書手朱黃從橫讀之累萬軸皆有
注記性好夜坐每祁寒暑雨必潔几燃燭戒左右不

得近更卧起偵之一燈熒然萬籟俱寂其僕相與語
即非五濁世人公亮聞知更自得也既復數年賓客
益進海內肝膽之交多勸公亮稍出自白其志乃治
千金裝涉淮沂河將抵長安會妖書事起有仇家詐
言公亮實德通之遂悵然望廬而返曰何物磔奴不
憶吾檻徵時夜半倉皇離老母身如孤豚未嘗心動
乃爲浮語懼耶疾馳歸盡螫殺其詐者四十人公亮
曰吾自計故無悔於心歲戊申吳中大水池魚騰霧
躍去公亮曰日者言吾行在郊此其徵夫乃購八文

盛歌舞置酒張樂日夜酣放以爲常而亦時時捉筆
伊吾戲演諸義語人曰曩者御史謂吾四目兩口幾
復非人乃不知素志如此耳已又盡櫝其稿瘞之題
曰說夢云亡何竟粹死友人張大復哭之曰嗟乎世
不復有斯人矣語去游戲汙濁之中夫夫則然其讀
書見大意天性也當被繫時有謀者告言太守使劊
子置櫝得加害衆口叟叟不如自斃公亮慨然曰箇
裏猶不惟廷命耶箕踞而卧當是時伯圭跨馬畫圍
土南北意氣稍得雄房仲呼陸酒民掣韻撚鬚浮白
自快獨公亮酣睡息如雷質明論寢公亮曰吾始知
讀書便佳妖書之詐不憇不憂則吾處之素矣公亮
既死其妻命子仕登縱婦女放還童僕守几筵持梵
不徹

光祿陳公傳

光祿公諱拱明姓陳氏別號鳳宇嘗入貲爲鴻臚序
班轉光祿丞倜儻多奇節世稱陳光祿云光祿少讀
書十九試童子科不售喟然嘆曰丈夫得時則駕馬
能持毛錐向人乃僨貲遊淮揚因走荆襄間至荆愛

其土風醇茂有家焉之意已又北走鄭南走越西入
巴庸夔道十年卜居荆之沙市結納豪傑謀通萬貨
會朝廷詔起三殿購木荆楚川貴間富民怖匿公獨
挺見荆守賚二百金發彭水抵清江買山砍之得數
十巨木以歸守屈指徃反不半歲喜曰公真奇人也
於是發庫金二萬令公獨肩其任而公提二萬金過
洞庭至辰沅界招集流亡數千人積穀萬石直趨清
江又泝江而上任巴州萬縣西達黔中連亘三鎮而
荆岳辰常叙馬重夔思石鎮黎永寧赤水之木簿筏

相接以萬萬計公曰嘻爲者常成行者常至此不由
人事哉何省司徵木于楚公亟馳歸會峽水陡漲
萬山之木順流東注觸崖聞石星離瓦解公聞嘔血
數升倉皇西走收拾餘桴僅償庫給公曰嗟幸不負
官縉猶未辱命謂湏捲土重来肯令天道長爲政耶
亟馳東下養痾三年仍復之楚雙流楊某者公故人
也時秉木政公就楊諮所便楊盡取藏金與公令入
萬山中相視公又提金走萬山中轉荆岳至東南川
西達岷峨抵永順如峒梭梭江北折儒溪黎州天全

建昌各爲圖記具載垂山刊木之宜與一時順流倒
瀉之勢不遺餘力既數年木蔽江下貿貨萬萬公曰
吾故吳人納雙履至止荆楚間旋却旋進幸有餘緡
而我每見荆人渡者江以內肩摩指掬多沉舟之患
外江廣內江十倍舟小水洶湧渡而覆者十三四矣
乃造巨艦六備外渡而甃石駕梁于江之內以便往
來荆人德之稱陳公渡云初公之自蜀歸吳也病甚
求醫曾得盛君後和盛曰公病內生息其內瘡耳非草
木所能及公撫膺曰此中如轉轂如懸旌必如君言

弗活矣盛請寄之因具言槩奕花竹魚鳥乃至名山
勝水皆不得一當盛頓足良久曰然則玄功乎公訝
曰豈塞兌固靈根耶盛曰殆非然焉訣有之鍊精歸
氣鍊氣歸神鍊神合虛此者可以長年可以廣嗣而
公方轉轂懸旌其心料非所便公笑曰此可任也乃
遺棄萬事疊跣山中三年病良已既之楚嘗與段岐
陽李崑田徐曙蒼袁九澤談說其事遂精求性命之
學後入貲爲郎落落風塵間要非其好說者謂有鄭
莊孔北海之風焉公以布衣從橫楚岷間富甲江左

走貴勢如鶩千里慕義轉相稱貸不必其償人或訝
之公笑曰凡我所爲力于人而侔于天公無子多娶
婦女自隨綺縞粉墨列屋閑居春秋既六十聞介弟
子文炳且長意有攸屬一夕裝遣諸婦女殆盡諸婦
女泣不肯行公凄然曰茫茫宇宙上壽幾人生泣別
孰與死泣別耶若曹皆足生子宜室家行笑于是內
庭闈寂公意亦脩然無閨闈想而內院馬姬湘蘭者
久處名下公知之馬亦知公湖海豪相慕尚遇公吳
閻介王穉登出所妮侍者媚公公弗與通散其裝數

百金而去語人曰故憐媪才何有暮年西子猶復情
癡我耶未久卒公買金不貲所畜荆楚巨才或在巴
蜀閭者散不可集即文炳詣官訟理爲所匿予不識
光祿蓋聞之夏生云夏生又曰光祿材貌不逾中人
膽氣豪宕足令千人自廢也平居聞子弟談藝雖甚
怒叱咤如風雨必傾耳聽之勿厭生不得侍父東溪
翁念至輒絕父死將求善地藏之乃畫構青烏家書
日夜讀之如諸生而又妙選專門康琴江樵若水者
與偕逆流沂夷陵過瞿塘覽漢中之勝右折入于播時

播功甫成置遵義郡沃野千里人物朴茂公曰本求
吉壤安二人乃得淳里可居也爲買田數十頃牛千
頭築室而老焉念道遠便欲付播人梁柱不果付輒
棄之已又得隧地于沔又念道遠又棄之君子曰光
祿之懷東溪翁不忘故鄉如此光祿年十二時爲島
夷所掠將殺之光祿睨其刀曰我不怖死而愛若刀
請以相贈君子曰吾以卜其終矣

薛君淑傳

薛氏其先居太倉之東鄉鎮鎮有四姓薛處一焉後
徙崑山父小隱翁位生君淑奇之名學閱讀書爲文
章即埒錢王諸大家好事者竄其文入諸大家集中
至今無能辯者小隱翁喜爲闢華屋羅圖書盛賓客
一時名下士如徐壽昌俞允文歸有極梁辰魚之徒
時集其家而海虞朱應鸞魏嘉謀同邑周詩夏禹錫
顧懋宏張文柱夏暉通相切劘爲詩友交座上嘗滿
樽匝雲瀉歌舞襍速迭不休王京兆亟稱慕之請
與其郎同游處甚久禮敬彌嘉君淑又開別墅舍同舍
生來學者若干人伊吾相聞燈火相屬聲名文物相

煥發意思欣然低頭樂坐讀漆園史司馬子長班孟
堅書制舉之外發爲詩歌圓潔簡鍊飛走四方好事
者又竊竊藏之以去王伯稠嘗語人讀君淑詩如遊
輞川青月映郭潏漣下上君淑聞知輒然自得也君
淑于圖集交友歌舞無所不勝獨遇佳山水苦無勝
具故嘗築岑樓居之題曰夢游散髮舒嘯欲令四山
俱響當是時家僮指千庾廩百賓從戚友嘗數十人
君淑條然不異處子窺其戶闐若無人晚更死喪婚
娶憂患子姓穰穰君淑靜處一室亦如曩時君子曰

君淑讀書不爲今人意思寔勝古人晚歲觸事惆悵
忽忽自語恨不從阿父言當五十便謝去其諸生游
五嶽猶可以得志其友張大復聞之曰君無詐人不
憶曩者築岑樓時名卧游耶君淑大笑徐曰便可着
屐曾得似向子平畢婚娶乎其友亦大笑君淑孝事
小隱翁更爲命翁年八十猶挽強可百石君淑甫稀
齡蹒跚咫尺說者謂其父子之稟受蓋有乘除焉夏
暉曰亦焉知挽強者八十而蹒跚不百歲耶此亦有
乘除其間矣君淑所著書甚多輒爲人取去詩集數

卷猶藏於家

龔登仕傳

龔登仕者故方伯清惠公五世孫初名時榮字華叔十三失怙依母兄居挺勁有力操紙筆立爲文章十年不得志乃冒外姓朱氏易名世恩選爲關椽吏諸關吏徒鼠竊蠅舐攫攘其間而公恂恂如諸生無吏議關使者邊某喜稱爲鷄群野鶴既滿考調學椽時監司議常平法將移富戶之役責成椽吏得公典永豐倉永豐粟陳陳相因觸手則化爲灰燼颺去御史疑

爲耗也坐公積侵至六百有奇公挺挺白御史遭延三年吏無害于是獨身走長安授書張宮諭家宮諭亦爲公稍稍延譽儒生而吏聲聞長安公又以間讀成旦書精其說選典史邢臺公嘗語人非吾故人張季修座遇宮諭幾無所資讀律例矣乃之邢而邢苦白晝盜從橫於路殺人如麻故典史萬端諭之不能格公爲多樹白楊深溝塹廣設方略擒獲無算盜亦稍平邢故列屋爲徭而黠者多救借以苦其貧無倚者貧無倚者役不得休公用優免例清之怒其豪長

卒直公而析豪者僕十徭爲均公退自喜即小就而不鑿我性故有所用之也遷貴州定番州吏目定番在黔南萬里外土流襍處苗民惟土司約束流官無所事事而是時仲苗之桀黠者出沒爲盜勢洶洶民多思故鄉遁去公與約曰若曹即五方之民浮寄於是然而長子孫連姻戚其中者數世矣一旦轉徙如墳墓子孫何且不虞道喪亡耶若爲我力吾能擒其巨魁救此一方民民爭感奮於是修城垣治戰具亦時躍馬禦之多斬獲期明年正月大舉兵搗其巢擒

酋長老密典等數十人上首功幕府可四百餘會監司檄徃金石番搜賊構抵卧龍坡暴卒初公之任定番也親故爲公難之公奮曰鬼方不輿地哉既至乃在崇岡深箐中魑魅逢迎意不無少快搜糶之役又當斬獲未定時心懸兩地病自内生識者哀其志不竟焉得歲六十有二論曰龔氏故名族饒人物至登仕貶損矣終能自行其志不負一官此與其家竹庄先生何擇焉或言登仕墮地時毋夢綠衣卽者尺有咫從雲端墜于懷此其徵夫登仕少依兄煥有成立

既壯與兄子挺游如兄弟卧龍之役挺實持其喪下
七盤嶺出五溪浮洞庭泝長江乃達于鄉挺語人吾
爾時嘗自分不呼吸矣予嘗晤登仕周茂仍座見婦
女恨然有聲意異人之性足以有爲非學問所及豈
謬哉登仕官吏目法階登仕即作龔登仕傳

朱式之傳

公諱士則姓朱氏字式之其先華亭人徙崑山興於
文學有挺南茂南者時名大噪故公嘗自號見南也
父應龍娶於張故廉訪翁憲臣女生公白皙秀眼膚

幹魁碩廉訪翁奇之令與今封比部學有文章而是
時選法苛切不得志退隱于酒遂狎其野而安之嘗
語人自王無功落籍來收此鄉幸封拜而吾所得秫
足了麩蘖事請終身勿徙豈暇子孫謀哉每赴折柬
召必攝衣冠候伺母側母命之出欣然便徃徃必沉
醉嘗與同人酒飲晝夜彌連子漢徵以身諫不肯設
匱公顧笑曰醉鄉業衰矣自是減飲什之二間一飲
必大醉亡何惴惴不樂顧漢徵取曆曰將有適隱几
而逝公性長者喜著書多不肯示人既歿集其藏可

五百餘紙纚纚皆格言也故有田三頃濱江而腴債
家子頗睨之使人以酒沃公故倍其畝祈券公折券
與之乃不知其由與江通猶石田也三年困賦償所
居舍猶不足僅手數錢將僦屋居之望門輒請周其
者黠吏也負官租不能償償得之詐以旁舍居間券
公竟遁去公執券詣舍主人主人謝無之公笑曰狡
一至是耶終默不泄既數年遇之于道其人面公倉
皇走公呼曰別久甚相念歎曲久之而退故奴某某
嘗鼠雀公既飽颺去一奴衣鮮衣揚揚而至公望見
甚喜謂曰若無恙乎子長已勝農事耶張子曰凡世
人之負朱式之皆其奴與黠吏也式之長者口不名
人過故世莫聞知人謂式之美而碩法不宜貧若者
豈復有寔態歟式之且死猶手柳宗元集語漢徵即
數言可千古予爲式之立傳已多乎哉

陳北溟傳

公陳姓夢龍名字雲卿父曰東溪翁東溪翁次舉公
且長而從伯子光祿丞賈荆襄間嘗十年不得歸公
獨與母居負笈游經人師頎然有拔起之志經人師

多器重公神廟初廷詔慎簡黌舍生縣不數雋公弱
冠甫應童子試輒見推擇每試輒高等丙戌授餼甚
爲房御史所賞識署其牘曰秀鬱敏絕之才意殆不
與人共生活時以爲知言比試棘圍輒鍛羽南還意
弗少動無世人一切牢騷不平之態浮沉久之法得
里選陞太學而公適有疾疾復靡連不可止意晏如
也壬子子一中又以文高首薦於熊御史而公乃沾
沾喜曰吾有子足慰吾父泉下故亦不負予兄曩者
見推之意矣蓋其兄光祿行賈時自謂制舉一道當

讓吾弟云初東隱翁負而羸未析箸債積楚岷中如
山如海公無所覲東隱翁晚歸視公公褰裾泣留翁
亦欣然就公養不復往而光祿亦時時輦湖襄債物
抵吳中與公券公執券收責或爲牙僧籠去都置勿
較即公自以其貲券人人勿償公亦勿較也故嘗語
人物之去來各有定數即其負我不願償者皆有物
使之光祿聞知輒大喜曰弟懶不足與謀乃其天性
踈財真伯仲矣公性沉靜寡言笑容止端好隣女嘗
登牆窺之意相迫公守禮自衛絕未嘗有子弟之過

生平不妄與人既定交終身不易同志者造之輒命
奕爲設廣床大被留連竟日夜或憑陵大叫亂呼五
白輒解橐相與人曰某嘗負君忘償君獨償人耶公
大笑曰是亦數也張子曰予嘗弔唐生允元之喪問
其子樞殮事皆由陳公即其子之娶婦亦由陳公也
或曰何獨爾哉隣人馬某者死無殮孤童無依皆公
身之矣予少與公善時掠王孺和過之見公讀司馬
子長書所爲八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
七十皆手自抄寫朱黃爛然亦時聞落子聲續續聞
有月旦人者輒曰君無然故嘗相與嘆服其爲年少
長者然不如吾友夏士琰知之特詳公嘗師事陸憲
副憲副既貴又命其子某師事公曰此真吾輩人其
後憲副守荊州而公以便道懷刺入謁執弟子禮甚
恭無所乞即公家桴筏相望湖襄間可居間就便利
公弗乞也蓋其厚施嚴自治類如此

李季鷹傳

李季鷹者故崑山儒家子名文翰早歲喪母毀瘠如
成人祖某憐其清慧孳翼之多恩勞稍長令就塾師

學多兼人之悟同舍生數十輩課無先季鷹者而季鷹故不肖竟學聞躍馬聞沒蹴鞠擣蒲粘竿面具之戲則色意飛悅懷其課遁去時梁伯龍風流跌宕推明音律而鄭笠唐虞陳梅之徒諧節相高吹管相逐稱里中絕調季鷹聞之更大喜時從花陰月底竊竊聽之遂盡其聲諸人聞知爭相迎致目爲後來之雋不與他徵逐等伯龍嘗語人昔人以繞梁激塵爲此道拔萃政不必然如李喉瑟瑟故當獨步季鷹聞之更大喜自負也當是時少年場中競推盟主舞榭歌

筵非季鷹弗歡矣縉紳學士大夫廣宴曲席非季鷹弗歡矣綠鬟紅綃巴童媛子綺縞粉墨三三兩兩之場非季鷹弗歡矣而季鷹性故亢急解者與之非類者拒之聞高門折柬之召則感額而謝不遑或辭以疾即強之去低頭默默都不得一言見僕夫整駕如檻猿籠鳥飛走不暇嘗喟然曰天許我作散人人又知我散而與之柰何相苦以不欲聞之事相責以不能堪之禮哉聞者信其誠即時有觸忤不深督過云行年五十猶復跨鞍作便捷態與里中小兒爭道疾

馳或俛紅促坐輒彈其聲歌相笑樂人或請之噤其口走矣季鷹飄鬚瘦骨修潔自喜雖敝服荆履多不受塵滓四時之薦必掩袂爲孺子泣即歌舞相邀不更日痛其母之不逮養且念祖恩深至也初歲問渡桃葉訪冶六橋弔貞娘蘇小小墓自詫翫骸俠骨終爲情死後登天目縱觀勾住玉立諸勝處聞衲子悲修淨土兩頤翕翕昕夕誦法王書矣張子曰予與季鷹遊甚久知之爲詳即季鷹自謂散人乃好揚人善而曲護其所不及於今世未數數也而世之論者輒

訝其去來自恣夫誠去來不自恣乎則散人者無貴矣

石廩山人傳

石廩山人者予友顧僧孺名遠世居崑山姓陸氏數歲時秀外巧倩髮鬖鬖行里中顧太公一見竒之請於陸翁祈冒顧姓已試爲博士弟子遂姓顧氏僧孺爲人倜儻自喜警敏過人一目兩行俱下輒成誦雖傾蓋之談造次之面後數十年語及之歷歷如指諸掌里人爲之語曰莫愁忘問周郎周僧孺小字也十

七游膠庠舉止翩翩吐詞矯天絕衆識者艷之謂旦
夕且摩天去竟不大售僧孺弗措于懷曰吾觀諸弟
子操三寸管取功名富貴如拾地上芥豈人事耶夫
安用皇皇汲汲爲乃去游于酒人自晨達暮飲不能
數合然座有僧孺則人人自得僧孺亦樂與欸浹歡
歌決賭無所倦人謂僧孺與人易都不復別擇笑不
答乃不知其陰勒雅俗而踈密就之無混者性好山
水遇風日清麗足趾不自禁必興盡乃止嘗自恨耳
目所際不過數百里間無奇聞壯觀可以自廣語或

及之

一往而深其形欲就與人交款曲周至然絕不

能吐匿心之語以相歡而又不能忍其不可之面向
俗下人人或惡之輒大喜中歲僦屋數椽居虞浦捲
簾晝坐多深湛之思披其戶聞然但聞琴琴鐺響案
上湯臨川詞譜丘毛伯文數卷而已年四十自號石
廩山人人問山人子不識廬山安取石廩笑曰吾寄
也吾聞廬山五老峰水簾出焉雪翻雷鳴可濯可漑
吾有田二十畝與湖通汙不可耕將取餼于廬山廩
石漱瀑當不令宗雷陶謝輩笑人張生曰予墮地先

山人遠甚乃其游如兄弟然山人好行清夜與予同
眉眼如刻吐音清圓觀者爭道呼爲玉人爾時自笑
我非吾家平子可與游然而果擲者不至矣無何予
髮如雪山人亦斑文籍數卷浦口就閒擇地後蹈身
無放言斯亦煉剛繞指之漸矣石廩遐思豈爲是歟
山人初名啟麟更名遠予戲字之遠公不果行嗟乎
遠公故石廩山中也多生前豈有因耶山人欣然
笑曰子爲我傳之傳如此

周仲昭傳

周仲昭者故周康僖公曾孫名昱祖曰鳳來字于舜
嘗闢凝香夢芝六如雲谷諸館蓄古法書名畫罇壘
彘鼎號于舜家藏名聞江左而仲昭與其兄景以孤
童繼祖父之業立意清遠不欲聞齷齪鄙瑣之務隆
師取友門館寂然世父汝化愛其婉孌嘗欲抱撫之
毋顧不可舅偃師公允杰心異仲昭亦憐愛之如已
子而仲昭吐詞驚人自舉業歌詩學書語言酬應彈
碁動操乃至服御帳具施予緩急皆不令世有一人
出其上小試弗售輒負其高氣懷遺世特立之想問

游酒人飛絲比竹鳴鳴自快亦時六博樗蒲憑陵大
斗曰何物監子家無擔石輸百萬耶當是時人謂仲
昭名家子不解家人作產事乃不知其情念款曲能
緩急憂患出所藏金相順適多諳習世務者所未及
知仲昭終不自明其德也或有睨于舜藏者心鄙其
人佯爲不知聽之即重累百金飄雲過之矣亡何妻
顧氏卒仲昭窺鏡嘆曰曩者髮未燥讀賈長沙晁大
夫傳謂年踰二十便足了千秋事今我過之更效安
仁憔悴絲髮哉乃徒步走洞庭登七十二峰時捲

簾晝卧時秉燭夜游人莫窺其意所向爲祖母喪悲
咽不勝而逝得歲三十有七子演女嫁邵敬脩仲昭
秀目倩輔有志有情嘗師事張子多攝身服勤左右
雅亦不欲令其師作第二人張子曰吾曩者夢見仲
昭不知吾身之去先春館也曉風殘月黯然出涕嗟
乎嗟乎仲昭若在肯令此一寸心默默無與語耶作
周仲昭傳

梁園傳

歌曲之稱崑山或曰自魏良輔始其後爲梁伯龍氏

伯龍之裔孫曰梁園者字雪士生不及伯龍時而好傳其聲又廣而求之吳興茂苑之間集諸家之要或曰其原本出王問琴氏問琴嘗比音于伯龍伯龍稱善雪士以此自喜故事歌曲唱字而字韻悠揚曲折不離其母後稍唱韻而遺其字遂爲聲病雪士知之轉氣於喉微若絲焉發若括焉雅與字合而悠揚曲折之用時騁而不能束識者知其氣之不長也人或尤之雪士曰吾師固嘗云爾久之而人服其得字無誤謬焉客有稱張伯華善簫者伯龍嘗倚歌和之而

合則又去學爲簫而簫善或稱簫史云雪士貌娟好便體而青髭髮可長八盤被服縞素良辰清夜扶路唱樂兒女子知是雪士爭門觀之而花陰柳下無弗願私雪士者嘗從一妓遁去委頓而歸又一妓挑之載與俱五年弗能返其友人訶之然後歸而雪士私其友曰吾故有慧劍能隨魔軍否者且詛汝矣其友大笑雪士亦大笑雪士于少年游無所不習而雅好自飭平居泊然多去炎而就澹頗爲有識者所推許四方豪士過崑山多問雪士安在願與俱游顧獨不

能忍其決賭之好每握梨呼盧叫囂四顧即不持一錢故自有百萬之槩諸貴人多邀雪士與戲對局輒迷常震懼雪士益以此自負即露肘爲之勿厭也雪士父京母朱甚憐雪士雪士亦謹事父母有至性即處軼樂不忘內顧憂父初惡欲撻之少乃稱其孝戚里亦無間言者嘗累月持齋素爲父若母懺初謁武當已叅補陀誠苦自力非復騷人雅士所堪而雪士自以爲得也既疾亟薰沐持誦不輟有歌者張朗季按拍微吟其音如髮而氣且不屬矣得年三十有五

初娶黃生子二人黃死而以其一寄養陳氏再娶徐生子女三人雪士泣語其妻即不諱勿以黃口累我父母可盡如外寄例聞者悲之張子曰語有之蓋棺論定其梁雪士之謂歟夫雪士所謂閭巷年少其行事近無賴而誠心爲質與物多情既死而人爭傷悼之也即其所持聲歌之道於時論未必盡合然精之所注人莫能搖豈淮南王所稱瓠梁之徒歟而後亦不失伯龍氏之苗裔也雪士嘗元旦禮雲棲述其告大衆之語曰但持慚愧心只一句彌陀可了雪士爲

父母持咒甚虔人或非笑之聽所懺語多及其所與
游嘗免雪士于貧阨者淚蘇蘇下斯亦不昧因果進
乎道者哉

沈親傳

練水徐孺穀作青樓傳載沈親婉麗狀頗肖然不能
道其情念所鍾又不及其憤鬱以死予嘗少之壬子
冬夢與親別既覺淚痕熒熒枕席間私自恚曰樂天
有言平生憶念消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因歌枕紀
其始末親姓徐氏嘉善人父母蠶桑自給有餘緡生

子二人後舉親八歲時母嘗携親水側眉髮如黛膚
凝脂瑩白可念有沈媪從舟中望見親注目良久佯
呼徐母與語而私自念吾在風塵久未見此娃趣語
其夫債可居也夫曰敬諾乃厚自秘詐言買絲嘉湖
間而時時候伺徐母在箔代母抱舟去復來來則繫
桑下如其家或飼親飲食都無所忌一日有相人相
親兩睛爍爍顧微起法當天離父母乃免徐母信之
不知其媪謀也時以親寄卧舟中媪亦如禮倩媒妁
居間抱爲女往來無期後不復至徐母使人踪跡萬

端數年始得媼處亟馳往至則親已及瓜破矣親見
母相持哭甚哀而目游窓罅間恍恍久之曰履聲不
惡當是可兒偵之則一美少年慕親來者也親既美
艷定情後益復柔婉目光爛爛不住所着皆迷媼又
藉親聲譽選色徵歌鮮衣華屋桂壽長福之侶鶯喉
婉轉翠袖翩翩居然平康宛而一時蹴踘樗蒲鬪鷄
走馬之伎三三兩兩曳踵雜遝親所當意輒取纏頭
錦爲客嚴飾去不恡懷每花辰月夕雨窓蛩館或援
琴而歌或凭床而繡或臨池揮灑或接膝手談雙頰

微丹凝眸睇遠侍者知其念所之矣嘗讀陳史適與
意會不覺推案起曰何物小孺子堪作男后脫不幸
與此卽同時卽爲女主不恨耳有貴勢人聞而悅之
使人百計從史求專外倖親欲邀其庇借以辭大賈
佯承之念不在也有某生者知狀不履不衫隔花溪
躍馬故作猱捷態親私挑之趣婢邀秘曲房與通輒
累晝夜媼知逐婢自是忽忽不怡眉宇矍矍形懶神
媼常不知其肢體所在媼怒白之官判與生絕以黃
金十鎰裝枕中貽生訣曰因緣未斷後會可期所幸

我食君鮮君曉我愛後亦不復念去混跡梨園中以品
序人物而一時潦倒樂工亦未有當親倖者小有會
未愜則顧司馬王京北梁山人曲爲償護毋令嫗知
一日親方與諸伶戲冠玉履珠蕭洒絕衆忽然失措
男粧女儀或曰此微服冠者前某生也久之親忽遁
去有官人重親手談親與決賭令青髭數輩視目送
未幾置子錯亂且三遺矣自是履行無定嘗過故居
唏噓桑下其後遂不復見或曰親獨身走吳興病且
死而是時臨川所傳杜女還魂事方行江南親覽之

而泣至游魂散花歌曰莫道重泉難再曉也須深夜
散花來遂瞑或曰親死苕溪其養女沈昭云病居士
曰湯先生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
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
之至也良然予知沈文卿久直不難一死以酬其急
急選才之念竟於憤鬱無聊悲歌自絕才難不其然
耶當文卿時江南興于婉艷王季昭用尼死白生以
媿斃然季昭多愛貌似當家白生有爲而作文卿方
之其天性歟其天性歟

丁承祚傳

丁承祚者沈氏子或言其小時清慧丁漳南使人抱撫之遂冒姓丁氏性健捷行如脫兔雖復闌閬之間履膝駢集便體過之人無知者遇檣蒲蹴鞠弄丸走械之技無不奮臂拏攫跳躍其傍拉與戲不進左右袒而已每深夜被酒輒罵人其聲函胡都不可了聽久若一方里之外或好風良夜或雨霰淒其漏斷人靜恨然有聲知爲丁承祚罵人也過者避匿或彷彿其聲戲相酬應則恚罵愈甚或其人佯怒趨之輒鍵其

戶而罵握拳嚼齒撼床裂席頃刻若無所容久之漸解已復大罵如初鷄鳴喔喔曾不少疲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同里之人不深諂過小兒不怖即帶夢聞之亦勿啼當大罵時或望見其所與游稱謹厚者輒屏息簾間久之乃出罵如初或曰其隣人習爲故常即三十年間曾莫名其所指之事所恨之人與其所游處取醉者或曰承祚意有所恨即恚罵無常其所指者一人耳故人不甚怨之或曰其罵無言但盡吐其忿恨不平之氣于人無所觸徒令不知者笑而知者

憐也承祚與兄割垣而處其地漸縮乃至半楹几席
瓶罍都空無所着出不施扃鑰則隣人爲守之雅無
寒儉牢騷之態所衣澣布衣楚楚自蔽或廿年不更
爲故有子貞事承祚甚孝承祚醉恚罵貞輒長跪床
前候伺色解進所嗜即承祚酣寢勿敢自逸貞死而
承祚罵人時始蘇蘇殞涕矣張子曰先輩梁伯龍呼
承祚阿丁一時同調者皆呼阿丁丁唯唯惟命尋聲
而氣下也毋其衷有極隱大痛欲殺欲割而不可故
以罵消耗之歟承祚故快人年少所歷多華豔可喜
之場無隱過生平不造貴勢人夫其中亦有以自信
者蘇子瞻曰嗔喜皆可作佛事承祚即罵人猶悔於
心哉承祚與予同里所謂見謹厚而屏息簾間者予
其一人也

秦原素先生傳

秦原素先生者名冲玄維揚人也生有異骨好談說
神仙冲舉之事既數歲遁去兄某者物色以歸閱塾
中意甚厭苦之指所授袈語人曰此名利之鈎餌也
即幸得之乘良刺肥白首羅綺能常住吾七尺乎久

之復適去兄某者意欲聽之乃擔簦躡屨僞變姓名
徐式山亂走萬山中遂遍遊齊魯燕趙吳越之墟遇
行者于塗意所屬輒下之然慎擇所與遊不投分而
諸行者樂其坦廓都贈萬金良方乃去嘗入天真山
棲茅君觀賣藥自給而所活人無美得錙甚羸乃多
買松檜植之餘錘紵妻裝橐棄之而去兄某者入山
訪之不值或遇先生吳中偕數十道侶布袍草履坐
上座諸人若委分而稟學焉有一人頓瘠氣僅屬而
雙髻童者俛首視先生則先生所活洛陽貢士劉如

野既絕而甦後登春官第為吏部郎者也郎嘗題書
招先生先生一往請與偕不許請路符行之又不許
曰何有道人乘軒過長安不令府中吏望見而却走
乎與我獸鉤餌而之萬山意云何矣遂去後不復見
或又遇之崑山佛寺從數輩大賈奕諸大賈禮事之
如事其師有密問輒不荅曰聞之師非其人不妄傳
吾視此世界無可傳者而人始知先生亂走山中時
蓋陰以求天下士而後不知其所從得之者也久之
間往天真則積翠如偃蓋數把而羸先生倚樹嘆曰

仙乎仙乎遂望崑而返而其兄某者已老壽無子趨
語先生即子未冲舉而已絕人道如秦氏何先生面
而許之娶婦頤遂生子崑山人或問之笑曰有入定
十五年而耳聞嬰啼者既娶生子不復聞嬰啼矣凡
吾所以為此者數也先生所藏書甚多子誠耀能讀
父書傳獨居奉母有孝行

論曰余識先生佛寺中遂久其為予言如此先生廣
顙方頤不爐不扇坐必鍵其室予每偵之竟晝夜不
欬嘗問先生默朝之道若何先生笑不應又嘗夜起

偵先生時盛暑捫衣冠面佛寺大樹而坐有燈光照
耀樹杪杏葉通綠緋衣人相問坐不知何祥也予亦
莫敢問先生或曰此其得事之時耶癸丑之歲先生
念予弟世長再過草堂面如渥丹髮蒼白先生亦自
云吾老矣畢某者與先生交而善故常稱之一日趨
洗更衣入樓遂脫其子亟趨呼之聲出中黃三呼三
應先生語予曰此所謂尸解者也猶謂此世界無人
哉

任敬泉先生傳

公諱勉學姓任氏世居南山福德里父應魁母徐氏
大父盛以學行名于郡校學者宗師之必曰益齋先
生益齋先生撫公嚴然甚愛有所剖析必詳首尾公
亦致志而稟學焉隆慶丁卯舍旁醴水滂出而公適
隸學官弟子員人曰祥也故自號敬泉公性端重面
微赤紆步詳視衣冠儼雅每從同舍生就博士席進
退盤辟不失尺寸同舍生呼為黑任公黑任公與人
易不務高抗斬截而終不能軀其異已者人愈嚴重
之飲酒談笑意氣豁如也母徐且老室于牀公謝酒

人遊謹身奉母嘗籠函省鳥而母聽之願為解公輒
雕其籠加慢焉鳥亦盡韵而鳴子母相顧而樂其實
天性好之有鳴癖也所居墉隙檐際多植名卉及期
爛然奉母歷寒暑勿間隣人失火將及公公破烟焰
入負母以趨為設厚榻室母撲被覆之啖以菓餌而
後旋入燭中取所籠二鳥而二鳥不傷子母大笑餘
無所問時母年九十公亦六十餘矣母亡遂不復籠
然時從茂林修竹聞伊嚶聲輒低回笛之或偕一二
同舍生雙柑斗酒欣然竟日公好閒居不喜見女曹

襍之事對子弟必揖衣冠居別室獨宋姬侍姬能
順適公意故公安之且起姬問所嗜必劑而後進而
公亦揖衣冠坐七筯盤匝不適不御也然宋姬侍公
二十年無弗適者公亦未嘗與姬並案而食人或問
之輒曰性也已而自笑曰吾力不能對妻子柰何以
若若者閉人于阱而吐其心之所不大冠如箕直
上直視之矣吾是以行年八十而無怯于懷公飲性
中上所噉不下少壯人已乃大縮姬恐舉問公公笑
曰日涉日損時固爾爾所居小軒公寄傲處也庭列

大盎植芙蓉盛開公昂首觀之甚歡已折置膽瓶命
酒酒不入會女孫從外來公飯之粲笑曰偶歲之遂
不及盡亡何竟暝得歲八十有一公娶浦氏子一人
啟元細瘦有文早卒孫天錫張子曰余與公為五世
遊退考遊籍無五世者獨公一人耳然與公晤不甚
數獨顯皇帝己丑庚寅之間時集與鹿園談笑甚
劇既去不復見丙寅初夏楚楚造予問所御曰穆
廟初物也吾爾時如揖晉漢人幾欲從公問都邑矣
公既歿而朱生為予言公家無譜先生宜為之傳嗟

乎予傳亦何能盡公予猶憶公平生莫逆之歡多貴
勢既老都不及其所與遊即公固可知已予自少從
先父見益齋先生談易論語諸子綱目鶴林玉露諸
書夜分疊疊能盡卷不錯一字又所聞感激凌隕陽
事惡其不良于官而絕之氣甚壯而惜乎不及詳也
任之族于崑者三桃源公泰進卿公臨皆與益齋先
生同時獨先生不得一第以老而後皆寥寥矣天錫
能述父事安貧養晦夫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者
耶顯微之際不能無累嘆焉

張大夫四十小傳

大夫守紹興之既二年郡理翔洽時有開忿于大夫
者大夫亟告歸朝省中憲公暨李恭人便掃榻葺宇
擁萬卷自衛有終焉之志中外人昌言于朝謂大夫
宜以時出不得久自高尚大夫笑曰用之則行吾知
之何煩擬議耶嘗經營群籍竊竊爲二十年規客詣
大夫將有進大夫語客曰吾每怪人言處爲遠志出
爲小草以此兩名者爲有譏列正不必然十尋之竹
達于勾萌無涯之智取之冲慧彼兩名固一物耳晉

人不樂莊語遂愚後生而不惟其旨之固遠也小草
正復難又曰觀書之要必以孟氏論世爲宗蓋必論
其世然後可以知其人楊馬班劉李杜韓蘇之徒故
有持論甚偏而原本歷然不可易者當其世也世輕
世重安得以今人之意叅之而槩云有善有不善耶
古人執有故是學病
人
無雕刻咫尺其出也則
誠小草而已矣吾曩者誦數十萬言自謂了然心手
今覆視之而有未必然者非識長也昔舉業而今古
文詞是亦當吾之世異也故孟子必曰是以論其世

也客味大夫言不發詞而退大夫神情朗悟氣宇冲
淵嘗語人曰浮生之用無非知見所貴挾微而出盡
臆而思要之不離正當者是蓋正則有體當則必行
天下國家可均也獨文詞乎哉初試刑部讞決中州
寃民盡活出守紹郡政宏大綱不存小察其歸也角
巾故里門無雜賓聽其議論之弘辨矜憤盡捐退處
寂寂聞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張子曰予謂大夫
古今二業信文章家有搃萃云彼其靈空美秀經遠
而常處不競之地殆如見其爲人矣嘗把酒相娛樂

神理橫流或在耳目或在言笑今沉鬱頽倚之氣無所不舒父之而謬以予爲真可與語也將有紀焉朱漢徵曰大夫今年四十爲之傳則何如予笑曰爲大夫四十而傳者早爲予傳且以異日者恐予已老也作張大夫四十小傳

兩生朱公傳

兩生公故陝西按察使敦厚王公之裔父公母氏生公六十四日而里人朱翁無子抱公子之故遂姓朱氏諱應科名聞黌較間嘗自號兩生人曰公號

兩生豈亦其有感與公懽然曰吾之感可勝道哉父提呱呱孤繼朱氏周一歲而朱母舉弟乳絕則育于朱大父公公與朱大母孚翼之備諸恩勞稍長而大父沾沾喜曰是駉爲吾家兒家用饒且駉駉見頭角豈朱氏待子而立耶十歲就外傳傳不煩十五學爲干時之業三易師而業就滾滾不自休遂用以隸博士之籍當是時朝議裁格每三歲升于學者十五人耳我無所緣而俛得之人不以爲倖遂告詣句曲計得一當以報朱翁遠述敦厚之緒而配金氏

者死矣歸提孤女孺然久之再娶于徐徐撫孤女特
愛晝必設脯而身御菜茹以爲恒然吾固不欲自怠
于學咕嗶益勤而大兒遂用以射主司之覆偕計
更止春官而吾猶恐其逾也即公正不欲發憤云人
曰郎且貴公可以報朱氏矣如水木之義何公泫然
曰固也猶憶垂髫時歲過王氏許甥舅相呼也吾固
不知其爲吾家蓋聞之舅氏而私心隱隱痛痛焉然
非朱氏大父母吾何所恃以有其今日耶聞者色動
以告其友張子張子曰吾聞兩生庭訓蓋有三事焉

要必以心術爲本其言甚大當年朱翁繼兩生再舉
次兩生之勢中立矣朱太公以其家羨饒而竒之
斯不亦知兩生哉士伸于知己忍去之耶然聞兩生
爲朱氏存丘壠經營良苦即其子已貴雅不與外事
相関而厚施王氏王氏子都待以舉火斯豈負大丈
夫胸懷本趣乎兩生秀目方頤長不能滿七尺而毅
然有兼人之氣遜以出之識者謂爲今之古人云子
三大受今乙卯舉人大賓大良皆能其故業女嫁
氏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張炳樊

較



傳

周節婦傳

周節婦者故萬州知州鄂女蒙陰教諭泰之女孫甫
三歲母朱氏擁坐堂中棟摧母壓有敗宇立此節婦
得不死事繼母方盡孝年十七嫁鄉進士龔坤冢子
瀛瀛名且噪已試爲諸生而進士之督瀛也特嚴瀛
勞心焦思慮無所不致病惑出亡不知所之節婦脩

謹如常衾枕時有淚漬而繼姑沈氏時時頓挫節婦
節婦忍淚唯順而已沈嘗妄指一奚謂節婦曰此瀛
孽第也而何患無子節婦瞿然不敢應而心怦怦若
崩若割念夫子豈歆非類即龔氏之宗祧謂何會進
士寢疾病節婦鍵其門謀自經而進士訝然曰方爲
若置嗣事定而死未晚也節婦聞亟詣進士爲推擇
族人子曰文楷者應後節婦于是跣而見楷于廟曰
方伯之後一息在汝若無能自立而吾恐莠之敗苗
也且拜且泣悲號動地進士泫然久之而絕節婦視

含殮惟謹而嚴勗爲後者服御小越軼必泣文楷亦
感奮興于文學爲娶新婦朱宜其家室矣節婦泣曰
我乃今可見夫子地下先方伯如綫之緒其有賴乎
乃闔戶獨處不甚通飲食朱家婦候伺門間竊窺之
其容日變始瘁後稍凋落已作深墨色節婦死矣君
子曰異哉周氏之節克嗣克孝正殞其身張子曰
穆廟元初先貢士嘗推明節婦之義請之御史亦既
有成命矣會代不果疏豈幽光顯見故有時耶邑志
謂立後之誼成于沈姑亦可明用意之厚然而非也

要當以顧方伯夢圭傳爲信凡後人推論先哲須聞
發其苦心即家庭嘈雜亦何所不有奚諱焉方伯謂
節婦不死棟壓比于黃氏三產靈芝之瑞有開必先
其性然歟不然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俾清惠不歆非
類之祀三歲孤豈幸不爲屋梁下塵土而已哉

陳烈婦傳

烈婦姓陳氏故鑿士陳宗孝女宗孝嘗居西湓瀆里
而烈婦痘見有白光如虹滿一室香達戶外行人異
之里黠者鍾秉鉞嘗以其女侄妻內弟支有本生子

續武而本夫婦皆卒則黠者抱續武子之盡有其貲
產令支太姑張氏獨居墓傍空舍謀嫁續武爲人壻
得烈婦甫結褵匝一月而續武病甚則黠者寔致之
毒流胸背間糜爛潰敗不可收拾續武泣語烈婦吾
以憤鬱致疾爲若害而方年少宜早自計吾已無家
而將安守烈婦泣曰夫子從政此言何爲至于我哉
吾每見未亡人縵者溺者薰眼折臂者醜其父母之
形不可訓請如醫家言七日不火食則槁耳續武嗚
咽不勝而逝烈婦慟欲絕水漿不肯入口而宗孝親

黨間故有娶婦四人更勸烈婦且視舍則烈婦勉視
含勸令視葬則又勉視葬抵暮掩坎就太姑空舍居
之三日太姑曰老婦居此良苦不能謀新婦勸令就
父家則烈婦脫所御與太姑訣而就父家西湓瀆里
水漿未嘗入口也會宗孝有疾則烈婦勉一食視父
疾久之而母病彌連則又勉一食視母已父母霍然
起而烈婦請于父母曰兒有成言願遂我志于是鍵
其門而加扃焉父母更面之勸說萬端不肯下咽又
故爲好語慰母曰兒思粉餌母取粉餌與之納諸櫃

中不肯食忽聞有聲如蛙嘈嘈父母偕四嫠往視烈
婦喘喘且絕曰醫言七日不食則槁徒虛語耳兒今
者十有一日猶嘈嘈鳴哉問烈婦赤貧何殮則取鑰
付母曰有麻衰在問誰後者撫七歲弟善道頂泣曰
夫子之葬如溺苟全肉骨復歸于土此子足辦之矣
遂瞑是爲萬曆丙戌十二月初五日得歲十九縣大
夫上其事御史請之朝詔旌門如制泰昌元年庚申
八月朔其弟善道奉烈婦主鬻舍南右去旌門之詔
已二十有七年或曰蓋又有黠而貪者持之然終不

能掩烈婦之操以予所睹諸烈婦狀其無如絕粒者
正也全其剛腸不毀父母之肢體非烈婦之生其來
有自見烏及此哉然其弟善道者亦異士也七歲授
姊命必破梟喙以彰姊之名聿新朝政亦足有述于
世矣

朱烈婦傳

朱烈婦長洲甫里人年十七嫁董朝憲憲家貧嘗從
其父耕壟上且髮多不給性又巽懦人或易之而烈
婦性嚴重美姿容乃厚自秘匿即與憲僦屋居之甚

隘無識烈婦者烈婦有子既長爲娶婦徐氏徐氏父
某蚺也蚺既嫁女烈婦往來女家一日適從門簾間
望見烈婦則思蚺之矣居有頃趣女歸寧而自貰酒
盡召憲父子祖孫飲其家甚酣蚺又使其奴提盃側
身從之語憲曰君毋去我將取酒之冽者以來憲等
許諾然時已醉且瞑輒馳歸路遇蚺意甚惡面憲父
子疾馳過之憲既抵家則烈婦踣地喘喘欲絕一隣
媪守之戒憲勿呼烈婦俟其醒憲遲之見烈婦面多
痕若爪者彷徨屏視良久烈婦張目把淚謂憲曰吾

必死故忍以俟若吾死若截吾體埋之自胸以上者
請磔以飼狗言訖復絕憲驚問狀烈婦曰方罷沐聞
叩門甚急而語音函胡以爲若醉也發鍵則突入而
前力抵之乃扼吾吭盡聲呼媪媪乃入且言且泣遂
引刀斷一指示憲指落烈婦復絕憲率子女及媪守
之如炊五斗黍時意若小損既夜半數起自經賴救
免而憲又百方勸喻義我不辱何必死爲烈婦色頷之
及明呼其子亟從憲耘又戒其子方早必覆之而手
自爲具以餉耘者乃閉室礪白刃時倚柱而嘯憲歸

糜烈婦烈婦曰且勿糜吾有酒待若飲之則起飲憲
令盡三觴而烈婦言曰懼即死弛耘莠賊我稼安所
取糈活而翁而若爲逋租虜今無患矣即若念我則
已有成言斷指在可好爲之時憲被酒醉二參禱勸
烈婦久之會大風從西北來雷砰砰吼怒烈婦屏息
勿應憲遂寢比覺失烈婦所在君皇跡之見烈婦持
刀立水中頭觸岸若向蜮家去蜮家不數武憲父子
帶夢相視驚悼不知所爲有告憲廣濟橋上雙履宛
然憲趣視之則烈婦履也或曰烈婦蓋從此逝云而

故留雙履識之令憲必埋我如約以明不辱也憲既
奉烈婦水側而紉衣甚堅髮盡截或曰盡耘之日閉
室中衣與白刃次第具矣方烈婦之持刃向賊也啐
詈聲與風雷相襍應橋左右人隱隱略聞之而賊故
屏息知烈婦之將殺已也弗敢動或曰橋在蠺家左
烈婦蓋逆流觸其岸云烈婦就義時年三十五爲萬
曆丙辰六月初九日張大復曰予嘗過甫里觴宗老
適有烈婦死義事宗老具爲予言之如此而甫里陸
生馬生一時持所爲引序來不載耘耔事已讀戴生

記亦然豈諸君子慕義若渴時忘之也遂淹留察之
甚久而知予宗老不謬云今夫節烈世所間有立言
家必爲之䟽解亦太析矣如烈婦強忍死一晝夜耳
念翁覆耘紉衣磨刃脫履投淵觸頭向賊即百歲之
經營自保白旤何以加焉古哲婦具風霜之性雖甚
忼慨未有不從容用之者也傳曰女子守身而烈婦
欲截其身以明不辱令天下凜凜知守身之謂矣

孝婦李夫人傳

孝婦其先夏姓夏翁贅于李李子之遂姓李氏故夫

人許字今進士朱濬吉先生曰李稱李夫人夫人性
靚淑寡言笑舅曰友虞公甫歿而夫人來歸年十五
居喪守禮端然如成人而是時姑顧太君秉家政嚴
切爲務夫人即勤其身以率下茹苦含辛惟弗當太
君旨是懼會隣人弗戒于火驚太君太君寢疾輒甚
而進士方籍籍蕪林多四方氣類之游常居外朝夕
左右一委之夫人知夫人能事太君不啻其身嘗之
也而夫人力務色養俾進士竟學不內顧當是時友
虞公所遺產故下然已割進士間取問竒贄爲太君齋

素供常亦不給夫人儲白粲多市伊蒲之良者虔潔
進之太君而私與其婢子舐糠麩襍草蔬侑之絕不
令進士知進士間歸省太君意甚憐亦莫知其辛勤
若是也嘗冬夜緝纊堅不可舉則煨火而析之以爲
常夏苦蚊嘍納其足兩甕中鷄鳴喔喔膏殘燼燃晨
光達于壁則起執爨候太君消息帳前矣久之進士
歌鹿鳴婦製鮮衣奉太君勸夫人稍易浣敝而夫人
輟然曰自吾爲汝家婦著此今幸新門戶此澣衣故
有榮藉矣何易爲當是時太君既老疾性愈切而進

士寒儉如故內外族之待潤者不無望夫人夫人左
支右吾艱苦萬狀倍進士爲諸生時每寒暑更代治
針紉綴必盡周其下之給事然後浣故衣而御之戚
里或勸之曰病姑不耐寒暑夫子多四方交僕衣如
鷄將不可吾子幼當令知寒素動其未經事之感至
于吾則處之素矣父之太君歿躄踊瘠毀與進士無
異因感羸疾不數月卒當夫人之疾也進士迎醫視
夫人醫者難之而夫人泫然語其子曰幸事吾姑三
十年未嘗敢愛其力今姑以天年終即死何恨汝有

父可不湏吾在因舉袖指故所澣衣曰服此亦三十
年凡吾所爲衣知之既瞑檢其橐奩服宛然或曰夫
人澣澣節口能具中產以助進士云張子曰予與進
士前後里居進士既顯而里之人竊竊悲夫人之莫
逮也夫人子錫熊從予游每言夫人殉孝事蘇蘇泣
下悲不自勝予憐其意爲夫人立傳夫人蓋風霜丈
夫苦心獨行于閨房間者耶族長老稱夫人孝婦從
其大者云爾夫人故有婢薛謹身操作能詳夫人終
始勤瘁之狀錫熊嘗爲予言之慟幾絕者數矣

楊烈婦傳

楊烈婦者今叙州富順縣楊尚壘女小字二姑二姑
早慧愛于尚壘每讀書輒擁置几席間爲說古忠孝
節烈事二姑徃徃色動至忘食取冊更讀之字義朗
徹亦復能了然于手尚壘公喜甚而是時隆昌郭生
懋宏故曲靖守某之冢嗣髫年穎脫尚壘公既竒二
姑而郭生年相埒許嫁女與之年十六歸懋宏婦道
秩然已曲靖公捐館舍侍封翁良翰惟謹低頭操作
佐郭生讀甚歡生益奮躍務養摩天之翮以報若翁

時名大噪蓋稱齊眉者十年而郭生卒生故未有子
既疾革揮涕語二姑曰亡人爲郭氏長守宗廟典籍
叨大宗即亡人有弟異日者不至餒吾郭氏于廟而
亡人無主于不孝云何嗣故在未亡人勉之矣二姑
嚙其指灑血受教孺泣絕粒度已無可奈何益洗腆
爲封翁養而時時婦寧尚壘公尚壘公憐其無倚留
與俱又嘗載之邸中二姑掃室讀書婉孌如女尚壘
公時尚壘公益憐重之每問寢畢輒掩幃背燈呱呱
泣血如澍而又私自念郭生之弟故一子未可請也

久之而其弟再舉子重兒二姑手其額泣曰此可報命
亡人吾事辦矣則齋沐稽顙請于封翁封翁曰諾乃
爲文告其廟正大宗禮更名重兒曰孝懿而以其告
辭付二姑二姑拜稽顙其意舒然已又閉門哭盡哀
家人偵之則睨視其袖中縲縲露袖外尺有咫家人
憇奔告封翁救免當時尚壘公休沐田間二姑趨命
駕載與俱歸譬說萬端累日夜稍間二姑又故爲好
語起居尚壘公尚壘公稍稍弛戒遂縊死是爲萬曆
丁巳五月念有二日去定嗣之日前後一月矣家人

檢二姑橐得所遺別父母姊妹諸弟書甚悉情詞酸楚
不具載載郭氏家乘中初二姑之別郭生也有血書
藏衣帶中自謂寸心如鐵紅爐不滅識者知其必死
然竟于濡忍十年從容就義君子謂二姑不讀書焉
至是乎張子曰二姑之叔弘聚先生振鐸崑山予嘗
過之見先生掩戶而泣聲達於外人以爲聞二姑訃
也哀哉女子具風霜之性致命時有能以大義自忍
必成其丈夫之志使廟有血食家有大宗無愧古通
承之義而後死者豈易哉斯豈獨可報其夫亦可不

負尚壘公擁置几席之教矣蜀有能言鳥曰秦吉了
夷人捕之自言我漢禽不入夷地輒自驚死夫豈其
地氣歟天授之也予每高二姑之義著叙州楊烈婦
傳附郭氏外乘馬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故都諫忠孝先生貧時長女靜慧寡言嚴
冷惟肖忠孝絕憐愛之每自外舍歸見節婦侍其母
歸夫人紡緝常縮膏以待輒口授孝經女史而手爬
搔之以爲恒當是時忠孝既不妄與人人亦無深交

忠孝者獨太學生何汝泉折節通情愫願締兩姓歡
則忠孝許嫁長女與其仲瑜枝矣又數年忠孝官垣
省節婦從飲食服御必劑量於節婦無弗稱旨會使
西粵還里第則載瑜枝俱入長安厖馬以便太學之
久行義而中落不克舉羸云甫閱月瑜枝病瘵死節
婦請殉忠孝曰既已爲人婦而殉故當其如我曩者
令若事太學之意云何盍爲卽供子職而寬我在也
節婦乃毀瘠持喪晝夜行歸葬何氏墓脫釧易衣何
不至焉而是時忠孝以言事返初服節婦寧其母請

于舅姑因居之而日奉甘毳修婦禮惟謹姑王碩人
心憐節婦每受餉泪簌簌交於頤亡何太學翁歿節
婦則又洗其橐舍殮太學翁佐伯氏比部公方居貧
力所未及而孝事碩人彌加慈飭久之比部成進士
而忠孝病且死召比部與訣請爲節婦嗣比部重節
婦之義又心德忠孝以其嫡仲温然嗣節婦亡何而
比部又卒則節婦獨身問侍王碩人課其嗣温然力
止矣然昕夕婉孌毋夫人左右無異篝燈紡緝時即
諸弟弟子所御楮墨鱗雜之用一稟于節婦盖忠孝

之教云節婦十九而孀屏去綺縞粉墨衣惟純素或
竟日靜坐無煩言即姑姊相賀堅謝勿往然不務高
亢斬絕恂恂處子而已泰昌元年節婦年五十有三
稱未亡人者三十二年于茲矣張子曰節婦盖有姑
之從子王貞孝云貞孝白甌自保其父母設萬端難
之貞孝曰無庸有二嫂在貞孝女于王稱節婦二嫂
也傳曰同明相照何獨女子不然耶然考其幽閑之
性動合自然大略正等而節婦所遇父母兄弟故天
縱之要非偶然而已者也

貞孝傳

貞孝傳者傳王氏女許字顧生其而生殤請婦侍其
翁姑有孝行故曰貞孝不稱婦未禱也在顧不復稱
女云貞婦祖曰某累官行太僕寺卿父某聘魏氏是
爲貞孝之母顧生祖某南京兵部侍郎父某配李氏
爲貞孝翁姑貞孝生而秀慧甫離懷襍挺立父母旁
如成人無孩孺之色父母憐愛之而顧生故獨子無
兄弟髮未燥時已能脫穎于文章顧翁愛其子重問
字枚卜得貞孝而王家父母亦知生之爲獨子也蚤

有文許嫁女與之亡何生年十六殤父母意甚徬徨
欲未令貞孝知而貞孝已耳生變亟脫步搖衣白布
澣衣色意大愴婉婉至父母前不言亦不啼若促駕
而行者父母初甚難而念女至性不可奪使媪告其
翁姑翁姑悲愴不勝灑掃如迎婦禮然不敢言去留
也貞孝既至面生柩拜而不哭歛容見翁姑有終焉
之色而姑李氏故以德特聞拭淚謂貞孝曰婦豈聖
耶柰何以吾兒累新婦貞孝聞姑稱新婦淚簌簌下
交于頤早晚跪奠生柩前間視姑眠食而自屏處一

室親戚遣媪候伺輒謝之有女寇持梵甚嚴請見貞孝貞孝不與見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自是率婢子挫針操作以爲常時遣訊父母安否而已事在萬曆辛丑間其他婉淑之行世莫得聞歲己酉翁詣金陵而姑適病且悴貞孝左右服勤湯糜茗盃視色以進姑意大憐而貞孝彌連晝夜不少怠一日煮藥進姑姑強視貞孝拭淚言曰新婦何瘦之甚盍少休乎貞孝多爲好語慰藉既進藥而病立間姑謂婢子曰吾曩者憂獨子天且奪之而與我新婦吾固當一子不

得兩耳歎枕執貞孝手而貞孝若不欲露其指者偵之則已斷一小指和藥煮之姑之病所以立瘥者也諸婢子亦莫得見相傳語驚且泣貞孝止之曰姑受命于天宜老壽而婢子何得妄言陰騭事耶姑既病起亦絕不言貞孝斷指事獨姑之兄李箕者竊聞之云貞孝既事翁姑十幾年而翁始爲其子某定嗣名某貞孝之撫其子多恩勞如母而事其姑如女歲戊午予爲作貞孝傳其弟王安濟曰吾姊性俠風霜即年甫三十乎蓋居然老嫠婦矣語有之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豈貞孝之謂耶張子曰昔晉陵沈先生既滿
教崑山將行而吾鄉有貞孝事顧嘗畧紀之以俟方
來題曰王貞姑小傳時故未有斷指事也予不揣僭
傳貞孝以爲實可據云爾然傳于貞孝何有哉母論
貞孝即其翁者亦務爲隱德以滋先世之所樹于傳
何有而人心之公固不能沒沒也女子生閨房之中
安父母之愛又况溫室以女而貞如景星鳳皇時一
見矣然必有激烈慷慨之跡嗚咽不勝之語言行事
自表于世而貞孝獨以意色感動其父母婉侍李姑

至忘肢體夫亦其隱衷自矢務盡行顧生獨子之事
而以爲當然者耶華亭張莊懿公瑩有子騁都城趙
氏子殤而趙侍莊懿夫婦惟謹有孝行其後以老壽
終朝廷旌之百餘年來又見之吾鄉王貞孝亦奇矣
哉其姑李一見貞孝而以爲其婦聖也亦知貞孝者
矣

節孝陳氏傳

陳氏城東南喬村民家女靜重無儀勤操作雖處僻
寂凝然有深閨之氣十八嫁邑諸生沈德剛德剛有

文藻籍籍苑間氏緝苧紡綿奉德剛筆墨之歡惟
謹癸卯德剛病死氏持三歲孤屏位而泣都不得一
聲聞者淒絕其明年孤又死翁遣他嫗勸令改王氏
掩袖不荅染血成丹則姑又身諭之曰新婦既單門
無姑弟兄弟之援而吾家特貧汝年最少其何所賴
以自守而夫子既成名天歿命矣夫言甚切至氏終
不荅意乃不欲生翁憐其意謀于姑營葬德剛穿雙
壙許以氏從氏悲咽不勝神情始得安低頭默默旦
起達于夜問省舅姑無倦色乙巳翁中痰手足半痺

吐音囉囉不可曉氏手湯藥奉其姑進之而謹察翁
意所欲得嘗什九翁或憤躁屏息候伺亦時背燈而
泣痛其夫之不逮云居恒處一室紡聲嘈嘈餘光臨
四壁徃徃達旦亦時焚香禮空王絕無佞佛之容翁
病既彌連氏習爲故積二十餘年靡懈張子曰夫士
終身勵一行猶不給而陳氏以韶年守志爲其夫供
子職翁又善病家特貧斯何情境哉予故稱之曰節
孝陳氏天下之通義也陳氏翁曰彥通饒文行德剛
繼之謂必有立于世德剛天通又久病而貧令人不

無疑于天之報施而有節孝又不能不令人以此自
寬也然而爲節孝者難矣生無五尺之孤而終其身
修檢押之行朝緝馬糞夕紡馬糞以爲爲其事而已
矣雖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何以加諸

錢母卞夫人傳

海虞錢行所先生之夫人卞父曰九峯翁母錢氏其
先自澄江徙虞之福山家焉而錢先生世居浦上距
卞氏居僅二舍錢媪生夫人秀穎多異稍長九峰翁
口授孝經內則輒通曉大義舉止凝遠翁由此益竒

夫人不欲耦凡兒而是時行所先生蚤露頭角目無
所不際下筆纚纚不脛而走四方卞翁既竒其女又
心異先生遂妻之會島夷起海上倉皇走城中先生
家徒壁立矣甲寅生子世揚世所稱景行公者也乙
卯先生歌鹿鳴而南既罷春官試盡發其所藏書伏
而讀之慨然有經世之志嘗漁獵百氏彙爲一編題
曰資世文鑰夫人手校而藏之時有判定己未先生
成進士夫人喜曰夫子先資之信其在是編矣會先
生有事遼左明年休沐里第竟召記白玉樓是時夫

人年三十截髮自矢抱七歲孤而泣哀不成聲而先生之父封比部虛菴翁母趙太宜人皆嚴重自持食指不下數百又先生之介弟臬副公旋宦四方其季獨侍夫人曰未亡人故冢婦奈何不肩先夫子之事而以憂一仲哉晨夕定省惟色是視三大人故安之若忘先生之未嘗不在側也久之景行特起詞壇名滿海內夫人意稍自憚乃莊誦竺乾諸書或稱西方聖人名號又嘗庭立景行而訓之曰而不見若翁之編文鑰乎文章故儒生一法耳即名節忠義男子所

當爲者猶不止此矣而翁志在經世而未果吾欲學出世而未能是皆在子先是卞翁爲當道所整傳會論死夫人跽請錢之宗人與當道厚善者書白其事繫未解而卞翁卒夫人慟曰妾不能學淳于女免父于難徒屈嫠婦之膝竟不得視父含殯下痛何及矣于是撫翁孤孫俾有成立卞家孫德之至今爲木主祀夫人令世世勿絕夫人性質直多丈夫之槩好義喜施動持大體有求庇于景行願爲廝養者夫人笑曰烏有爲廝養以求庇而其人足賴者耶若謝之母

爲所累聞之嫠女欲往密雲依其兄力不能至夫人
休養之餘年而裝遣之後嫠女道遠不能通謝則夫
人已忘之矣蓋其動達磊落多如此晚歲冥修六度
精勤不懈其子景行與其孫謙益又曲成夫人意一
切吉祥善事不難爲四方倡夫人益樂而安之虞有
破山寺頽廢既久幾爲蒿萊榛莽之區一旦莊嚴璀璨
復還舊觀說者爲夫人之力十而九矣先是夫人
謁普陀颶風大作迷失道有光起雲端舟人循之遂
抵彼岸夫人默自念吾見大士導而前舟人曰火也

夫人矢志四十餘年死時年四十七屬纊時一心不
亂跌坐如儀謙益問阿母何往夫人曰願生西方箇
裏其着力時矣張大復曰予嘗過破山紺宇林立竹
樹週遭信如昔人所謂鳥悅而心空者問寺僧古刹
何復爾僧曰此錢母卞夫人力也夫人傾囊而施不
遺餘力矣乃寺旁蓋有吳氏墓云吳氏墓與顧墓相
隣吳欲徙其墓顧氏力雅能得之而夫人持不與必
以施佛顧氏景行外父也吳得徙而顧不受拓地之
名夫人之爲護法城深矣或曰夫人已了世出世間

之義其大旨見于斯矣予游景行先生父子間見夫
人所訂文鑰可謂大家卓爾不群而晚歲解脫若是
世謂慧業不可與于道者何也

卓母往生傳

卓母者予友卓發之母也姓沈氏生有夙慧十七嫁
襄野公而公以髻孤事母賈持門戶巨測母歸相之
襄野弗及于難既生發之且長則爲襄野置二副與
俱而自願以其身爲法王弟子叅五雲蓮開士受具
戒名廣音母既早悟苦趣便思遠離故嘗不有其家

寄居丙舍久之乃歸或見發之課古今精教禮第勉
之亟了慧業無令他日成道在人後而已其他一切
病惱憂患都不相關又久之稍稍疑刃身怯弱淨土
或不能至聞有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當下豁然亟
語發之吾爾時信則未及信疑則決不疑矣而發之
亦見母勇猛精進頓超曩時又時以其力莊嚴教像
至易剗脫珥無所問歲丙辰母年四十七忽感疾輒
劇發之爲母懺且請代母曰凡所以懺者恐夙孽未
盡而奈何欲以久居人世相苦耶發之瞿然然母病

亦漸損且健飯于是移居水西別業亦時焚脩壯盛
無異忽一日集諸眷屬揮手言別發之悲惋告歸既
抵家便欲坐脫已就右脇吉祥而逝顏色愉悅如常
霞秀者母侍兒也意甚悲戀忽見普門大士現八臂
像母端坐大士掌中又三日發之亦感是夢了了如
秀顧見大士鬚顙如戟唱言菩薩清涼月遊于畢竟
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三唱而沒悲喜交集發
之遍請諸宿更爲母懺龕燈忽現青光互攝黃光大
如車輪甚久不滅先是母之感疾也夢遊一境水流

潔清蓮香馥郁遠者如隔雲端稍近一枝有尼趺坐
其上母視之則故尼周某與母隣也周語母此土名
清泰某以倡造橋梁故來生其國未久終與母隣耳
乃指蓮莖使母數之得四十七母憬然喜曰吾殆往
乎吾昔昔之夢夢入暗界大士授我策教持地藏名
號其策亦四十有七而我所得歲今及之矣蓮華數
豈是耶至是母果逝發之悲愴仿得按大藏追拔幽
趣皆云生天發之意殊不慙最後得不空罽索真言
潔沙持誦如儀沙中忽現蓮華微妙殊好君子以母

爲往生清泰也張子曰語有之愛不極不生娑婆念
不一不生淨土卓母置副割愛至不顧其子損已自
益視世趣如避怨敵其得生淨土豈顧問哉予過唐
栖見卓子述母往生事想見其當年懺悼之誠心憐
之許爲傳期以戊午正月元日予病未能也越三日
商所以爲母傳者意惴惴如卓子按大藏生天之見
展轉久之簷水溜矣乃夢一僧相好光明將示寂予
持佛號送之僧以手自按其頂頂光殆可攝受十方
世界比何祥乎偶憶八識因應有頂聖一語卓母豈
遂聖耶僧殆以目光證母之非生天而予與卓子所
見皆謬也凡母所爲持家周黨事詳見卓子記中不
具載載其往生之決不疑者焉

龍令人傳

龍令人不詳何姓嘗自憶其小時字龍因姓龍氏後
歸慶長子稱龍令人云令人既負絕特之姿而性貞
澹柔儉爲務其父母家居貧遷徙風塵間慶長子見
而悅之盡焉而令人獨心許慶長誓與俱謂慶長子
方年少未吐也慶長內自計亦如令人居久之倉皇

就新安汪氏約而汪居無幾卒汪故有所善友某爲
汪謀遣諸侍至令人慶長子聞而造之遂聘載與俱
歸見主配靚婉端潔口若不能道詞主故已心推慶
長子知人能得副矣久之而主之撫令人日進情與
慶長等時或踰之主故有所愛子鑑付令人字之曰
以爲若後慶長子故未之許也而令人之子愛子鑑
率與諸子均而勞盡主大喜能承其意曰即異日自
爲母何加焉而後吏部翁與媪聞之皆嘖嘖賢令人
如主配慶長子即多愛庭幃肅然每日諸侍子多凜

凜之色然時有誚譴令人獨謹身承教所商確又輒
先慶長子以故慶長子益重之令筦鑰稍問出入亦
有竊竊言令人暱于主者令人聞知莫念也益謹身
而調之母怒慶長子慶長子所交天下士不問奇癖
珠履紛然則令人爲洗腆多咄嗟之具即慶長子踈
襟豁度不時問所由給令人曲爲供頓良苦終默不
言每夜飲堂上盛羅賓鍾鼓闐喧至鷄鳴月墜諸侍
子或跛倚以俟而令人哲然澣衣楚楚手滌茗椀進
慶長慶長顧視几席簾幕冷澈可鑒醒輒解盞蓋令人

之潔奉慶長類如此亡何寢疾主以其子鑑繼悲咽
不勝主泣行下令人意亦甚愴然頷之而已不更言
當年後鑑事神氣湛如了無怛化顧見慶長歆枕流
涕趣婢子易已枕枕之遂瞑令人平居所御服多紉
綴既歛視其笥宛然故衣無展者諸侍子始相與嘆
服其柔素更自懺所疑其家幹云自令入之事吾主
凡六年無名呼者君子聞之曰恭儉而安其寵令人
之謂歟病居士曰予讀慶長子所爲龍令人狀蓋詳
哉言之凡詰婦之道無不有者豈其不私令人于房

闈之時乃造作狀令人如是至反覆其言意亦少恨
矣一女子事豁達之主兢兢凜如墜其心何所不曲折
而况抱必妬之色者耶慶長子之悼懺萬端莫能自
解又爲複閣識而哀之有以乎有以乎語云士爲知
已死令人之與慶長直死知己耳不然何向者離合之
竒也狀言令人居恒峭潔務作平等觀無分襜褕左
右不訣不怖所從來矣至讀其忍死易枕吉祥而逝
又何一心不亂戀戀知己之主耶李夫人不肯別漢
武帝直怙寵耳君子以爲猶妬也

蔣令人傳

予友張子崧之副室蔣令人初籍風塵間年十九來副子崧積十有四年歿初令人之副子崧也不詳其先居廣陵事僅憶蔣姓父母繼亡育某姨家已又轉育金氏姨家故不知金氏爲風塵籍也子崧多愛然少如邛之遇一見令人心折焉愴恍累日嘗不知肢體所在令人色承之心莫是也會子崧之婦徐孺人卒子崧悲悼萬端生事孺人而後令人含淚謂子崧曰妾故有心願侍君子而奈何以辱人見蓄徒煩綺

縞粉墨爲妾無此性凡所以隱忍未即死者徒慕古人有一人相知足以不恨乃今得之君子日者君子不忍負徐孺人肯負妾哉即君甚明熟于計爲此輩如簧不足仗而吾自有心藏之久矣子崧聞益怳怳不自持然張翁與媪課子崧特嚴弗敢許也又久之謂子崧曰君意吾已知慎勿以高堂爲解縱難事即樵布操作吾豈敢少之哉夫子亟圖之歲甲辰夏子崧始納令人許爲副然猶匿令人他室中毋令翁媪知令人即自匿他室惟子崧是視而翁媪亦若爲弗

聞也曰兒年少獨居其何怪于是亟爲子崧謀聘婦
子崧不肯令人曰若者乃以妾故傷二人此未爲婦
而先憂夫子也則何居而媪又使人諛辱之人盡夫
耳何必吾兒必吾兒吾且楚若若不見兒侍我尚廩
廩弗仰視乎令人整襟對使者曰得事嚴君死故不
恨且吾以辱人副公卽如登彼岸卽碎首剗骨肯復
落坑塹哉翁媪固弗之喜也乃付令人大姑家別業
如械令人卽就大姑家飲食噍噍若不能適晦朔惟
子崧是視無所恨而翁又搆金媪使載與歸令人礪

沙自向媪不敢近卒逃去于是翁若媪稍稍憐令人
矣召還置之隘惟一小婢自隨僅通飲食令人怡然
亦惟子崧是視如是者數月始得見翁若媪見翁媪
惟謹乃使就新婦則又謹侍新婦甚歡不幸適有媪
挑之數見辱媪始憐令人而甚新婦畫壤居之令人
坐卧一小樓挫針澣洗常若不給而翁媪暨徐孺人
子及其子之子所須多出令人有咄嗟之具稱及物
焉亡何寢疾子崧召醫者視之醫曰病自内生子崧
懇勸令就閑而令人鍵戶紉綴如故既疾亟令人啼

嗟謂子崧曰妾備嘗艱辛得侍君子十四年其又何
說第與主配割宅而居即非夫子之念于義不可其
許我必合而死乃瞑乎已又出布衣一襲授子崧令
妾必著此以安吾素遂端然稱佛名號而逝或曰令
人常叅水齋得三昧正授故一心不亂如此然自其
投分子崧時求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已了了若斯焉
已張子曰予聞令人歿子崧之家衆哭如王子若孫哭
如母即張翁聞之亦爲掩涕亦足白其隱衷曲折不
容沒沒無聞于世矣大義合宅布衣明潔斯亦高門

之女師也哉然聞令人勤身操作病不少間君子疑
之謂有殖心焉及令人既歿出一篋襪履紛然令主
君步步相憶也傷乎傷乎令人幼不習字長通書數
生不佞佛既忽精進倘所稱衆香國來衆香國去者耶

告文

禮薦嚴寺飛來觀音文

恒河沙界滿月涵空爰有丈夫此名大雄不起于座
自西自東于一沙聚而現刹宮巍巍丈六紫金溶溶
相好光明照耀群蒙含靈渴仰如水朝宗目不暫捨

睇此神通大士不飛如日住中無去無來斯義攸同
云有飛者何如裸蟲觀音表慈我願無窮應作是觀
佛火長紅

本朝勅封闕聖協天伏魔大帝上香告文

歲在乙卯其月壬午民抃于野吹簫伐鼓帝冕而旒
美髯玉帶龍旗文文翠輦于邁野人辟易屏息路旁
路人叟叟傳語宸裝錫命降魔帝而不臣血膽雪腸
永爲漢人予拜稽首馨鑪而前日月不老光影長鮮
亦有正直沒爲神明秦兮漢兮其鬼不靈帝心鐵壁

晚味禪悅譬如磨鏡晶光冷澈魔高一丈匿影潛踪
中夜龍吟偃月生風乃知忠義湏由道力以爲不信
請視帝敕九命既錫九奏既陳帝騎赤兔綠錦在身
容安館供奉東坡先生小像告文

公昔尚友欲作小軒容安名之以樂朝昏終老于役
未反故園某購公像于吳國門世長載筆笑語皆存
有清開士願言招魂于以奠之夏涼冬溫廣不盈丈
庶幾陶論昔公在位隨僧一餐容膝之安况有成言
靈無不之混混如源掘井得泉既清且磨維摩一榻

貝葉風翻蓮炬夜燒翁髯長掀

上香城隍之神告文

幽則有神視聽於赫害盈福謙攸同萬國奉天休命
繫神之職惟神陟降于婁之中山水清嘉深塹崇墉
雨無破塊五日一風凱風自南綠雲無害既耕既耔
萬寶攸在好天涼夜笙歌一派某無士行業藉三農
歲焉息焉不嘖不忤馨爐不祈凜凜神聰

興賢里主土神告文

里社之司羊埋於空惟神載世殉唐而忠允厥靈貺
不必其里神墓在焉于山之趾豈無捍禦不聞于朝
春秋秩祀神功是招蜿蜿鹿城平岡十步歷堦而上
肅我襟度在昔士女左挽右牽乞殲孺寇我生之年
邑無大小水旱疾疫窘則呼天盼響無易白髮皤皤
黃頭齒齒載盒載歌疇非孫子藐焉朽骨厚邀于神
神不殺賊豈有此身金風再吹黃葉飄墮束芻告虔
光影如故

興賢宅主土神告文

昔誦華嚴無處無神牛車共載誰細誰倫人生于土

必返其真嗟嗟者滅正直者靈嗟予連蹇眇眇愁人
圭竇蓬戶紛益糾薪諧譖媒媢鷄蔬營營如燕壘窠
寸寸魚鱗戚友笑呼兒女悲辛豈無殺業號訴愴心
亦有水火錯施倒行惟神自庇既安且寧突不冷炊
寢不夜驚病不連床喪不接塵仰視榱棟歷歲十旬
昔我玄考券地于隣卜曰天喜可永清貧敬掃中雷
設位于賓惟神鑒哉水潔香芬履信是務非望奚陳
勅封周太尉告文

南朝有神曰周孝子降神于岷秀目垂耳隼旗黃幕
社鼓喧起我髻未垂拜于筵几敢祈庇借易長而已
久客虞山欣觀墓址社長揮涕策馬跛倚麥秀風寒
歛歔禾黍亦有故陂離離頽圯在昔神來釣遊于此
我昔未髻今缺其齒手薦木難暮山烟紫

南朝金乙總管告文

陽回初九夢感神徵翠弁朱衣彷彿居歆盱視而翔
我心怦怦惟神道廣如日如星惟杞憂天爲曝爲芹
測海以蠶我念則真神識其大豈私照臨辨香稽首
鑒此德馨

代金神告高祖堂文

惟木有根千裸繆結惟水有源萬派流折煌煌我祖
雄姿英發首斯丘斯皎如星月古木龍葱嵯峨馬鬣
作鎮一方神馨人悅爰構爰堂江流朝徹小子嗣服
幸無隕越久則彌章不與患密邦人士女駿奔竭蹶
謬謂正直神明詎沒伐鼓釁爐拜舞成列吳淞于邁
故鄉念切爰視松楸鐵幹翠葉童子釣遊步步心折
未勉有情天人一轍告吾父老勿剪勿伐朱薨碧礎
丹堊靡缺吾靈在天山高江冽

清明祀后土文

惟神垂祐錫此玄宮奕世載德既靜既容
春雨既渥美報無從潔薦溪毛手酌春醲
永奠幽晷駉御遊龍山來自北日升于東
厚積務滋宜栢宜松

丁涇墓祀后土文

繇繇百年力守抔土惟神德厚永安吾祖
春事載新春物盈俎言茁其芽言衛其妥
惟神相之莫予祖侮楊庄墓祀后土文

土膏脉起言念其始言念其始爰及其趾採彼澗香

薦彼明水吳淞東來昆岡南指載翔載欣宜其孫子
先塋告文
膏雨春塋松楸顏改周視川原紫烟翠靄玉韞而輝
相仍百載寘纍揮鋤有淚如灑憶我曾父玉樓記彩
三世藍幙膏屯不解憶我先節冰霜自宰三世織葵
懸懸蓀蒞寂寞江雲如隼如鸞原草自青音容何在
紙蝶閒飛盤飧無醢皤皤何人而猶戲綵我養不能
我親不待顛毛既童深恩歸海暮雨蕭蕭愁縈歎乃

高祖墓告文

嗟予玄墓于涇之野背郭而馳取道于假擔斯楹斯
指點古榭是孟是良乃在其下今來至止將進且且
極目蕭條有淚盈把皇皇玄祖德醇不竿避彼涉婦
言折其馬肅肅玄母克配純嘏無非無儀室無譁者
既樹既滋撫我曾寡迄今百年誰陶片瓦涇原抔土
爰藏大雅何辜至此望望如赭春事如常我哀難寫

五世祖墓告文

水發于源人祖其始大江東折爰兆于此惟德駮邈
水清山紫派衍而下于馬五紀蔭庇其孫及于小子

百歲樹德斯言有旨春日載陽卉木拔起言念其本
怵惕何已惟土有毛必江之芷惟澗有香必侑之薺
掃地而祭剗篠埴圮耕饁之風其樂且只

從曾祖近愚先生墓告文

公于吾祖以行其尊屈而比肩以持吾門母事其嫂
侄撫諸孫爰及小子提抱猶敦我思公語純綿必溫
我憶公貌秋水不渾龐眉長爪不俯不昏吾祖哭公
楚絕江猿豈無兄弟不如我墳公念何窮公德常存
綠楊飛蝶公遊故園

再告先父母文

兕年六十何禪父母髮焦齒毀僕僕泥土昔也過庭
聞雁則舞指點青雲兒亦自詡有胸無腸終鏃其羽
母氏一燈指影在戶斲冰舒渴縱遊皇古喔喔鷄鳴
月落如午父亦有言汝相良苦母輒悲啼兒非凡伍
此語在心不忍自吐展墓嗚咽擢髮難數

先姑李母贈孺人墓告文

父鮮兄弟與姑爲三姑寔丈夫閨範夙諳宜其室家
戟府潭潭螽斯衍慶振振九男二男暨予塾火一龕

姑提予耳頂髮毵毵今來拜姑墓木雲黍蕭蕭鬢毛
霜色已酣憶在辛未姑辭墓菴宵燈笑語有客朝探
俛仰呼吸雨花如曇夢耶真耶何往非邨揮涕躊躇
載停載駢泛泛春江如黛如藍

先叔父母告文

歡笑勝愁哭不如歌叔曰不然人生奈何但適其時
何知其他書幃晝掩青燈夜哦既力不逢偃卧山阿
去秫種粳不飲自和素壁丹青名花駢羅毋寔相之
其芘孔多家指半千不嘖不呼西舍之偏古安樂窩
無常遷化簾幕生蘿老檜偃蹇榦不暇柯拭網告虔
我淚如沱

亡姊大娘潘孺人墓告文

父寔有妹我則有姊烝烝三影萱堂所倚天不可問
搖風忽起蛺蝶徵祥我汗泚泚旅雁夜歸荏苒三紀
姊卧江濱不知我齒犬馬僕僕待盡而已我生之辰
于週甲子盞盞如雪庭葵正紫姊妹情深惠然欣止
彼同穴者共此醇旨晝夜茫茫生何如死其如有知
亦冠亦履胡不遷化而爲世鄙昨夢休題恐愁江水

亡弟世長殯風木軒告詞

林靜風搖我心恐悲故嘗構軒就彼紫芝鼠齧其根
軒亦隨歎君曰傷哉爰逮于茲既獲我心故藤暗滋
相期百年歌斯詠斯鼙鼓鼙鼙乃殯其隅嗚呼痛哉
君有遺言梅花之下可以棲遲豈不念君未卜其兆
暫此歿委其歲甲寅日戌月丑正乎其時于安于安
于永厥思父母在左于以慰之藤花將萎梅英吐鬚
生也樂此沒則何疑我痛未定勒此告詞

亡弟寒食告文

滿城飛蝶麻經聲暗故所同嘆一朝及君嗚呼自君
之亡百有九辰南隣不火北舍無燈俗曰禁烟介子
痛焚爰修其事以招君魂嗚呼自君之亡數日而去
冷節將至僥其響臻爰思及矣七筋徒陳屏息而聽
漠漠泫泫嗚呼痛哉去年此日同祀先塋計復七歲
甲子亦新音容猶昨已稱古人嗚呼痛哉君殯在堂
夜雨紛紛

亡女孟孺人告文

真悲無聲至痛無語何知其然痛亦無主豈不婉慧

婉與慧與乃知恩愛非關兒女亦曰風霜霜與風與
乃知憐惜不盡才譖夢魂躑躅必江之澣五內摧割
此日雨阻忽語忽默却行却處恍若吞鉤刺如鏃羽
念至則絕將言必茹今胡以云爲見若侶姊妹頂頂
鍾期何許一人相知天又忮予綵雲既散萬念灰沮
展也無從一言記取吾年已及將辭逆旅老者諱短
非吾所楚潔念杲杲會須見汝告爾週甲一芹一黍
亡女仲殯墓告文

江雲漠漠野火燐燐父挽左綏母哭江濱動地沸天

旄撻車麟其日庚午乙卯暮春骨未歸土式依先靈
嗚呼痛哉汝男既頂已知躑躅掩袂酸心女亦辭祿
辯而稽顙仆地失聲回視此日左提右乳形影伶仃
較今所得漸可成人嗚呼痛哉汝殯在家豈曰假道
我來展視掩豆而陳今我來斯及涯則哭無復聲吞
汝事未了我念稍寧嗚呼痛哉堂前檀杏合抱拂雲
如此肇基曰孟母林

西宅三位亡弟告文

同行七人西宅居五惟予最先亦惟予魯君求沉默

君與多詡良時既翕于席上舞合亦巖然幼閑于矩
魯者就手聊修其羽我生不辰戊子失怙曰與曰求
獲躍于土耕不逢年官徭旁午手持足行何知風雨
合也振拔駸駸承武自西自東更相勞苦國家閒暇
抗言今古聚幾何時奮我三戶不見其人胡蝶栩栩
有淚如泉薦以芳杜

外父母告文

良農深耕報以菴鹵君子積行迤邐不吐是理非常
天豈相苦如玉如金久埋黃土惟民有口則莫予伍
乃知身後翁所自主造化何私去角則羽某昔侍翁
清潤相許二母不天語次輒憮娥耶英耶金玉之侶
惟鶴有巢惟翁是處湖水潏漣翁率其澣迤兮邈兮
終成千古翁乎歸來吾道方午

內兄顧甸伯告文

某生無似不鄙于尊甥之饗之得遊兄門惟蘭與艾
義豈同原兄不我除煦育尤溫內子向予泣而且言
此身非有惟兄嫂恩兄亦歔歔止我郊園喪明之戚
爲之聲吞斯義如昨墓木已繁音容遼絕夢想徒存

兄貌宛然秋爽冬暎兄言如在動魄驚魂兄今已矣
誰叩帝閣白日沉綵聲聲莫猿

外祖父母告文

童時釣遊有菊有杞老泣寒泉岸頽谷圯當年髫稚
皆缺其齒愍予披蓁釋耒而指竊竊言翁人倫之紀
我聞蹶然翁也不死一畝之宮鸞鳳所止綠雲片片
今化爲枳閱世自新人貴有美歌斯哭斯翁自樂此
逸矣程公我非蘇子慚負百年雨淚如水

舅師養吾公告文

垂髫事公其歲辛酉授策喃喃循然而誘夜雨鬻沐
公負予走衣被盡濡猶捉其肘荏苒辛卯公厄陽九
僦屋于東支床吼吼既成告辭星殞于丑公于我師
又于我舅惟思惟義何所不有我昔誌公不遑頌酒
聚順以事于義否否春雨載零桃花滿牖爲公釀秫
提壺挈缶于以布之青青垂柳

祖母舅晉虞陽先生告文

昔侍先子稔翁之真忘年忘分乃忘其形喜怒哀樂
雨雪風晴何懷不吐一甘必分先子辭翁翁邁古齡

孩戀吮啼泣其室隣其後常然望廬悲辛翁性淳醉
先子淳醒先子匪翁如負宿醒翁非先子雖飲不澠
翁昔語予元白計程我與若先果有此情郊屋數椽
裹頭一丁屆期望願婆婆古今飲至則歌籬花冥冥
短後亂頭無懷之民我願銘翁德樂先生

張翁夫婦告文

貧不出戶儉樸自匡老不耕饁蠶織自將中歲割席
舉案如梁是隨是唱不失吾常惟常之脩朝徹而亡
無但無怖面彼西方翁亦忘歸未請其防忽焉相代

同遊帝鄉人亦有言翁少而狂同死同生歿也孔臧
我來視媪天樂花香我來視翁簞食壺漿各安其故
惟德之良

業師金思齋先生墓文

我生六齡局髮而搃攝衣拜師師敕揖孔歸語家人
吾師吾恐癡面虬鬚不堪其腫師聞絕倒佩以赤墀
是兒逼人芝蘭有種偶識之無必強必擁欲報師恩
其如懵懂師宅有椿枝葉蕃蔚談笑其下扶踈振動
得句驚人必袒而踊曾不廿年永藏野塚揮淚數武

比隣先壠箕踞同里墓亦相拱生死附麗誰錫茲寵
斗酒沃醑瞻視猶悚

業師俞先生告文

昔有道士其族曰張子瞻師之能憶其鄉曰天慶觀
以識不忘吾師俞公顱圓趾方慧我範我中心攸藏
諱名名易里閨莫詳憶昔戶外丹桂飄香板屋木器
鷄黍承筐小學數人于城之隍避秦人遠雲水茫茫
我愧蘇氏能永遺芳望空四拜汗出如漿

業師唐先生墓告文

嗚呼弟子事師三年心喪惟心所感我念彌長師教
在人非言所詳王考遺囑必師之良師恩在心非分
所當至于屬纊必呼之張義耶情耶忘事不忘師無
畛域如飲醇漿規矩繩墨立不易方師守惟默如括
坤囊忠信篤敬其道大光管窺一斑已莫不減賢者
識大燕趙齊梁企予望之夫子之墻

業師周先生墓告文

昔有文匠必有經師文匠載筆如駿斯馳上下三坂
匪夷所思經師升座如指斯揮規圓矩方凜不可移

二業互融嘉隆所希夫子之道一以貫之始吾於學
朝切夕靡無所不信師教之疑始吾于文直榦踈枝
無所不發師教之委手度金針亦步亦隨藍不出青
多奚以爲夫子之沒我角未髭遘其邁兮我髻如絲
星流電掣斗暗山垂江流有聲過者心悲

業師邵盤石先生告文

惟淞有蕁惟澗有芷摘之掇之以侑明祀憶昨師門
穆皇元始自識草樞聊蔽風雨師不枝梧大厦相處
廿載沉淪面目可耻見師長安慰勞尤喜都門握手

搏風高舉教浹臨淮盈門桃李西蜀製錦式豆式俎
勇退急流吏隱南鄙野人爭集鷗鳥相語今之古人
貴不期侈顯廟賓賢陋巷停羽入門悲愴憫予小子
張籍無明蕭然何主痛維師義已隨逝水盱眙速肖
羅江樂只平原鐵畫眉山萬紙嗟此後人長懷無已
送樊侯木主入名宦祠告文

五載甘棠百年化雨朝廷羨報萬情詡詡夫子道大
如鐘如呂試割一方官廡如水夫子品高雲霄一羽
廟食茲土已知全體論久彌定桐鄉媿羨繡衣採風

卓魯攸舉同明相照式相厥祀子孫奉嘗何如黃楚
歌斯哭斯老穉婦女某等披拂清風齋心告語捧水
爲薦侑以尊正事侯如生千秋可起尚饗

贈尚寶司司丞前禮部主事諸敬陽先生入鄉

賢祠告文 代邑侯閔非臺

天地靈秀聚爲聖賢其出有爲其歿必傳亦有貞曜
久之乃淹匪德弗彰其道未全或不逢時天靳其權
譬如神龍有見有潛惟公正性骨幹精堅泰山喬嶽
維石巖巖少掇危科白簡霜鮮長沙慟歎氣凌蒼煙

南陽龍卧道廣三千載主秩宗封事便便用之則行
舍即懷卷乃恭桑梓乃輯蠹編憂盛危明志苦心艱
胸羅萬象義薄雲天無言不酬有身必捐水旱災傷
公以身肩竊獨無告公以言宣潛跡寶華朱黃爛然
爲世羽儀鳳苞騰騫何止江東快覩爭先未老懸車
幾三十年古稀觀化里閭涕漣惟聖御極訪舊恩駢
老成追卹國璽優專龍旗交交萬口喧闐惟天不憊
惟心有田生榮死哀桃李爭妍某忝茲牧社祭必虔
爲公整駕風清月娟厥薦惟芹厥酒惟玄雨雪霏霏

彷彿上仙嵯峨宮墻千古式瞻

贈光祿卿前興文縣知縣謚烈愍張公入祀鄉

賢祠告文 代提學御史孫六吉

乾坤不毀實惟綱常君子存之慨以赴慷一門天性
孰與公昌山輝玉韞必崑之岡淵源家學繡虎文章
胸羅萬甲錯落寒銜試割興文曰古夜郎預策蠶鳧
課以農桑五年嚙蘗為漢循良豈知盤錯其道乃光
燹鬼煽虐叙州爰及晏陽晏陽縣屠戮多命雲慘沙
颺咽咽啼鵲血滿周行公奮長戟游刃干將三戰不

勝端坐堂皇結纓捧符以示守邦我頸有血不爭賊

戕笑語孺人得正而亡孺人就義不頓不傷蘭芝有

種曰安曰慶二女名媵僕從難爭扼其吭古稱狗義及

身則芳其孰如公烈烈孔臧父父子子魂魄皆香睢

陽平原猶泚其顙帝眷褒忠綸綍煌煌卹錄優渥千

載無雙易名烈愍觀者揚揚三吳之秀山高水長我

來自西閩變徬徨伏公砥柱式遏跳梁風止沙清目

旭月朗校文公土回首故鄉忠魂義魄為鳳為凰祭

公於社式歆式翔

贈工部侍郎故通議大夫督撫山東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李公入祀鄉賢祠告文

仁賢立德必副以功君子有言後學所宗國卹世祿
以彰優崇譽始諸鄉表之澤宮此禮固然用開羣蒙
我皇維新治興化隆翁也承之如日當空邦君洗爵
百職雲從僉曰休哉萬頌攸同筮仕雲司賻賤忡忡
乃秩典禮戚畹歛容乃參藩臬稅璫蕩胸教鐸所至
髦士趨風開府列戟杼軸二東懸車故里千尺巖松
訓養子孫娛樂融融歿祀於鄉永譽未終與國無極
夫孰與翁某等瞻仰高山想像夔龍採澗採芹欣此
遭逢薦以蕪詞相其鼓鐘

誥封中憲大夫張公入鄉賢祠祝文

國家崇德終古不夜生享榮封歿祭於社耕畬菑穫
道豈假借維公繩武孺慕終身萬卷自衛施及周親
䟽禮贊易二業千春功高作述輝映先達命服斯皇
脩然布褐萬石家風異代可埒維皇受命雨露聿新
旌淑闡幽及此令辰觀者塞路何德無隣峩峩宮墻
洋洋廟祭瞻之在前維昔通議俎豆重光億千萬禩

邦君主鬯巷舞塗歌日旭月朗耿耿不磨某等拜公
如山如河

誥贈

天夫懷麓陳公入鄉賢祠告文

古稱不朽德以貫之終不可誼其在於斯其斯維何
邦有明祀煌煌廟庭俎豆於此翁昔象賢振振麟趾
立言未酬濬發其子雙鳳齊鳴一鶚歛起王言如綸
永彰厥美帝曰憲允子貴未比詔祭於社邦人齒齒
有虞之齋清正自喜不伐不矜君子所履誰謂天高
聽則有耳宗廟之器光我桑梓嘉惠將來式此髦士

髦士如雲歌樂盛舉某等茫昧採芹薦水八簋五鼎
雍容如禮白鶴翱翔松青山紫人情樂康聿觀正始

五雲蓮大師告文

生死大事我佛如如有大弟子去住常隨但莫裡怪
一言蔽之五雲高高白日無輝此衆知見五雲自舒
不去不來古佛之書願作等觀請呈大師大師自去
我等自依依師不牢今日已而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吳郡 張大復 著



朱漢徵 較



告文

故侯王松筠先生祠告文

高高綽楔沒于潦湍喋喋佞詞正于其官孰使再世
民心不寒侯去五紀再祠江干公子來思堵如擁觀
老婦稚子式舞且嘆有結髦者倭跪臺端編蚨而泣
清淚潛潛曰母遺命侯血汝孱沙積此蚨祝侯名山
毋願未畢我髮既斑觀者歛歛公子淚爰刻髓之德

百世不阮亦有銘思不如其刊我告侯祠異世一錢
愧彼鄙夫滿載生還

故侯聶化南先生祠告文

生不佞侯沒告其祠惟口有心豈以侯私侯如夏日
不慄而威萬貨訢遂橐鑰于斯惟民生脆軟美是思
不見良苗炎熱乃滋我觀侯德循良之師剔蠹去蠹
暢條達枝雖有至人不諱曹隨黃州之政一以貫之
桐鄉有俎爰在東隅日出杲杲永苾其暉明德惟欣
侯其禕而

故侯樊玄之先生祠告文

我不識侯必侯之旨厥有智評亦季觀止于以味之
爰刷其羽我不識黃必黃之水厥有寒泉滃然而起
于以漱之爰芬其齒惟菜有巢惟蒙有杞採之啜之
于以祀侯于山之趾

又

侯去桐鄉十有四祀民奉嘗侯一念至此匪侯爲神
惟民爲子某斷手足百事止止心之愴矣惟侯是社
薄言將之婁江春水雷陽之竹林植互倚蔽蒂甘棠

雪花如綺

又

川原紅綠荇蕒暮春掩畚絡帟各展其親邦有美報
我思令人彼綜綜者誰畏其身暨予野老黃髮猶存
惟侯之德休養生成億萬斯年雨露如新喬松在望
篁竹千尋偃倭將祀事侯如生

故司李史衷盟先生告文

官廉如水如婦人貞行其常然匪震于鄰我觀史公
廉胡可能公心皎日公義秋旻吾不能言言其死生

蓋自公疾聞之人云僚長來視黥冷無薪請見二孤
孤跣而衿身無表衣遙拜于門同寅掩涕涕地失聲
蒼頭鼓篋若揮虛塵檢衣視殮周以朝紳嗚呼即公
無家當不赤身君子固窮墨吏賣貧如公之廉惟恐
有聞昔沈裕州謂公真清吾友欽子不妄與人清強
有守可勒公銘

雪浪庵洪公講師告文

昔轉法華義不深了雪公升座始聞權巧權巧伊何
一月拍標喻淺出深深乃可討六種震動渴仰相好

譬如群兒火宅中佻急則驚仆三車乃飽御以犍人
兒亦終擾我承師旨草堂清曉直指心印刪蔓削篠
復向我言聊試爾道乃知佛法如日皎皎法亦無車
誰爲大小攝山之原有章有表慈音勝相無非藥草
牛山古松禪師告文
我本世人多淫爲苦聞有無漏面如泥土以我慚愧
未尼犁伍故嘗叩師師印之可師叅二室願授戒譜
乃付庫錢觀師何吐亦以慙故得此勝果因地不真
揔屬誑語如來勝相紫金光聚阿難起教亦復如是

破龍山無着長老告文

我昔入山談笑甚舒夜聽鼓鐘朝聞木魚今來寂寂
不見籃輿有大寶塔擁雲而居我拜稽首龍去歎歎
憶昔治裝阻雨小需山暗木昏俯檻躊躇公曰無牽
水到則渠故常知公決裂丈夫一針投芥色意都娛
此來我情去住本無

天台洞十長老告文

師來天台威儀楚楚杖錫披衣不邀伴侶三千律文
科條旁午一念攝之六時淨土問師何爾師淚如雨

龍象難馴伎倆易吐故嘗語予華頂之阻上有崑愚
其人神武囚鎖知見超然自許宕之跌之終罅其所
以此心猿業馬可數予聞爽然稱為戒祖長生慚愧
調御則可人亦有言惟學在忤彼具足者非具足伍
赤城雲開有門有戶錫躍爲龍得羅漢果

興福寺鉢菴長老告文

性愛丘山貪其法侶無師既寂鉢老常住能以方便
拔諸毒楚我受師勅取材于土播之揚之既椿既杵
既浣未飾師德已古明告世人貪生何補我來自南

歷階排戶潭影悠悠依然龍塢不見鉢菴于是焉取

玉柱塔性公長老告文

我歸自虞緇白旁午曰性公寂而鼻垂柱端然面壁
無寂滅苦我聞是言拭淚而舞世外之交久莫公伍
既四十年不昧因果如佛所說宜其輕妥方春見公
公現疾吐笑執吾手不食故可玉柱撐天故雖守土
我曰忘之浮圖自古今我來思佛火當戶爰視龕名
第一代祖疇昔之夢公袒不履天樂繽紛曼陀花雨

馬鞍山玉林道人告文

道人如鶴長巢松嶺玉立飄鬚刷羽顧影俯視雲壑
矯然延頸獨往獨來精進勇猛予揖就之爲設胡餅
道人曰嗟爾目乃青何不歸來觀心對景爲分半榻
龕燈耿耿顧取長筵爲予馳騁松亦生濤冷冷雪郢
道人曰嗟日中于丙俄焉西側山風夜冷蒼蒼莫烟
不分萬井此茫茫者可憐土梗而我此身乃在其頂
豈無他山可以振領疊躋十圭晨昏自憬擾擾萬念
無不可省我觀道人既閒且靜厖眉皓齒雙眸炯炯
和衆作務是法平等鶴夢松摧得無生忍嗚呼山不
在高有人則韻致不在遠會心則永人之往矣使我
心哽夜起松風謾謾洗洗

告西寺僧見玄文

聲聞非一師出其聰是非雙遣半吼如螻如螻匪刃
有入則通悲啼喜笑如穴受風我昔遇師于西林叢
師知我盲我識師聾我以耳在猜呼得公公亦得聲
起舞月中同病必憐根則玄通故知釋氏情與人同
詎謂盲者師情攸鍾一言之好實銘厥衷師今往矣
我心則惘馨爐致詞歡解情空他年法會一笑相逢

武部邵墟蓮先生告文

遼東豕突克詰戎兵邊防侃侃曰邵先生先生之學
茹古吐今淵源庭訓是翼是承先生談笑石撼山崩
監塵橫拂可愕可聽憶昔邂逅河渚班荆公亮虛左
右接仲醇永夜清歡佛火燐燐傾蓋既故慰藉彌新
蕉花共賞玉笋徐斟雨或命屐宵必張燈意氣方橫
龍去鴻冥有不亡者先生之神湖田秋水南蕩冰蘄
虎橋夜月挑澗春雲幽人往來於惟先生

亡友邵茂齋告文

我于同人交兄差晚相視之知一笑自遠我悶不食
必就兄飯藉其開霽較愁正反兄命我遊我趾連蹇
強及翠微兄笑其嚬世人慕兄何止琰琬但無此人
歡情莫挽庚戌之秋見兄北苑相如雖病顏色宛宛
惟山有杻兄坐不偃質明同舟予于辭援手物夫容
還滋九畹薄暮簷前深深繾綣握手後期兄若自忖
我曰不然豈有人損天其福人載笑載導自兄之沒
我舌常蹇寂寂初平誰者為院

亡友顧朗仲告文

公有嗜癖千款祝予摘髮刺鉛掀髯而謂我寔私公
見亦無語拂面藤花金紫屑雨右手投壺左挈天女
落落穆穆鍾期心許月不造公籃輿相取我視公疾
陽月之五以手捉公肌如火聚口噤不張五內俱楚
徃訣孺和痛其焦土季思亦然又見顧虎百身莫贖
溪水濺怒藤亦悲號虬龍竄伍人琴俱忘沈寥終古
亡友欽愚公告文

嗚呼人心不白意氣都浮首尾不貫博雅多幽我儀
圖之邈焉寡儔直亮多聞兄也其尤兄所緩急宿喏
不留傾困倒廩憂人之憂兄所擘畫蕩蕩可由源分
派析各巖其求人憚兄謹微挑冷擊或設之矛兄意
坦然豈以爲仇人喜兄俠山水彌連或騁之遊兄操
凜凜必夸其修惟兄所止千里慕義馬駿船樓惟兄
柔遠一人當闕鼓亮角道今其徃矣寥寥寂寂雨暗
風愁嗚呼兄筆如椽無言不酬惟意所適纏纏不休
皆有妙義匪夷所伴兄情如水無絕不流備諸款曲
至剛而柔人所落落兄所綢繆嗚呼我來視兄于江
之婁執手相視步步踟躕白民來訃于歲之秋草堂

慟哭水覆不收兄其往耶南山桂發千載悠悠

亡友傅子晉告文

太阿之劍光寒秋水夜起龍吟鐵花浮紫五丁掣電
躍入深底終化爲龍觀者驚泚子晉蚤達妙有手指
有物妬之豈曰人死故嘗挾冊稱御史旨御史呼前
中越一紙歸語所親吾神眊矣在昔癸巳賓筵集綺
既夜告歸孟夙曰止吾友子晉今之荀子五年莫逆
是此夕始春霜殺花偏妬其蕊人曰不亡龍光夜起

亡友王祖玉告文

我齒既豁我釜既塵人所同去兄念轉親人曰祖玉
王公之孫個儻任俠妙才寡隣我從兄遊轉得元神
我昔誤書眊類郢人公笑勅還同坐莫偵兄昔造我
必誠小丁叱奴匿車酒則汝巡誰能統綺諳曉苦貧
誰能齟秀護彼眊昏我車過婁步步傷心彷彿音容
永巷將迎昔贈我壺刻曰時彬瑩潤無瑕襲之重裊
庶幾半臂展也如新與玉俱碎腹痛誰陳

謁龔安節先生祠告文

先生之風隱于晉陶先生之節彰于穆朝有詔特祠

某也垂髫晚交名裔備諳芳標濟世有餘俛而爲超
君父不天赴義如招我拜先生乙卯春杪鹿城之南
木秀山高此中有人過者勿佻

王世周先生告文

尼父刪詩其經曰葩宋人無色其道轉賒嘉隆七子
剗靡振華夫子成之卓爾大家昔有寶蠟名曰朶花
入水瑩然流爲茜霞我呼似公文無非耶公纓索絕
拊心曰嗟我觀夫子其人亦那山林成市鷗鳥蠻蜩
俠氣怒騰燕月胡沙小雨花筆熱火煎茶義所不載

捉肘搔爬提鼻忍息毋缺我鈔保身明哲夫子之厓
孰知其然其詩不誇帝旁玉女雪膚捲紗麗則絕麗
遐則轉遐我酌夫子笑倚蕪葭

亡友闕允揚告文

嗚呼喬公鷄黍武也永思簪簪噴飯蘇子哭時友朋
歡笑莫覺莫知覆爲悲哭今古同之惟吾與兄惘惘
相隨困不得意聊試共而後境轉窮雙鬢漸絲始知
前路此樂已奇况隔死生分手永離願言同憂後復
可期嗚呼壬戌之歌赤壁有詞發音清峭怖其小兒

木末亭邊古刹有碑暗中試索集爲譚詩兄能憶否
爲進此卮

亡友王伯符告文

其惟托筆霧涌泉來其惟掩塵鼓譙角哀座惟匪兄
目豁心開人之云亡亦已焉哉憶我哭兄北山之隈
生氣宛宛哆口欲恢憶我識兄南湖之涸扁舟笑傲
江標有奔兄惟光潔五臟皚皚強力壯色孰意其灰
兄家忠孝門有三槐既德既滋孰覆其栽度城之偏
寂寂夜臺言邁其野散步而回

亡友王孺和告文二首

千秋莫逆必稱子期高山一曲今古同悲蛙在迭奏
雖多奚爲乃知石交不在駢枝憶昔與兄同業相規
兄諧我譚我率兄夷握手道故合併以時有往必告
無遊不隨三徑花開爲我啟扉宵必張燈酌彼醇醪
茶鐺未響爲君熟炊七碗既沃縱帙獵竒夏逐涼風
欣賞黃鸝秋泛明月綠水漪漪笑咏百年捫心共期
茫茫人世有物妬之黃炊未熟江蓴正肥兄辟火食
忽見飛衣嘒管嗚嗚帝子來思白玉樓成召兄作詞

擣木而吟絃咽聲淒伯牙雖在期神則遺再鼓再絕
兄乎來歸

氣類之感言不可傳譬之元神漠漠綿綿去之則痿
得之則鮮鮑子知我伯牙絕絃此四人者嘗游其天
嗚呼孺和我見其然載啟問之豈以我偏同志相劇
君穎我遭同病相促我後君先良玉易割頑石比肩
是義不一胡爾彌連嗚呼孺和通眉長爪細瘦如仙
年未知命十載長眠珠璣錯落如大寶舡殮不覆肘
四壁長懸婉婉疊疊談笑可憐天阨之疾喉舌生烟

斯世共駭我意則全嗚呼孺和七尺之身孰短孰延
千秋之事孰脆孰堅物忌多取速肖者賢嗚呼孺和
豈以我偏

亡友婦季思告文

天之君子其名爲真人之君子其名爲清清兮真兮
吾見其人季思蚤歲如日之升紅芒映徹秋水潏潏
一朝超悟去智去名載糗入山九食三旬人曰太嚴
毋瘠其身季思唯唯內景常新乃圖尼父燕燕申申
梅花破臍寒徹乃榮寶刀煉鋸不以析薪龍卧于野

為壇為林過者式之清遠先生

職方柴旋甫告文

職方名族蚤奮孤貧錦衣拜母袷朝紳篋金不籩
手奉其兄兒自有官無憂母心門辭憲臬高會故隣
是義卓犖匪夷所親朝揮弁橐甫夕而冥里訖十日
愛欲其生有鑷者言侍公于辰室無餘席藉床以薪
嗚呼職方豈今之人世無男子鬚眉則名如公廉義
卒奪其身我匪私公旁觀者清沒祭于社允式後塵
故瑞安令王兄告文

先子善鑒得兄制時曰其三人則予忘之顧謂小子
此刻秀姿一割成名吾無敢私乙酉之役兄薦南闈
二十八載試縣有司冰冷霜嚴吾所不知瑞人至止
劇有口碑吾識其小令人可思兄置華屋卜日而移
先其尊殯奉之中隅家人勸阻公奮不違色養大母
至于耆頤喪奠凜凜悲戀如兒昔有土著以公為師
貧甚自匿紡絡江隈翁具盛服手進之卮吾能憶公
今花甲期嗟乎此邑屋人所必不為瑞故巖邑豈無
大資一榼歸來祭吊寂而以此思兄刻秀可推

表弟許賓如告文

三世中表載媿朱陳親故彌加惟我三人世長之喪
君哭之幸我痛方割不知其深人曰異哉賓如忽忽
若震於隣我殞世長君幸過臨十步九頓滿面灰塵
望見驚愕不知自君惟君與我起家孤貧君意急急
嘗念聿新我心不然有物限之徒瘖其身未久君病
相對輒云嗚呼生死之數不在精神即君自達寧免
無生即以勤瘁亦匪人因君昔在病百八十旬世長
旁駭慄如春冰霍然頓起揮染紛紜君客海上世長
待瞑相向而哭惟吾與君今君往矣我影隨形蕭蕭
短髮殊少心情嗚呼哀哉君夢既覺是否六親世長
在耶應笑吾存

亡友張行可告文

人死曰歸不知何所有室有堂有廡有戶是則可歸
否者誰處有賓有朋有婦有伍是則可歸否者誰與
我聞夜臺臺於何土行可韶秀非類不聚同道爲朋
今焉奚取行可高華雅難甘苦如意指揮今焉誰妥
春雨有軒梅花有塢夾道有桐觀蓮有墅敏視溫容

雅步軟語爰殯江干瀟瀟暮雨束芻械詞嗟嗟行可
沈元澄哀辭
維萬曆三十年冬十一月三日是爲仁兄沈元澄窀
窆之期其歲壬寅其月壬子其日庚申其教下第張
大復束芻酌酒寫我哀思其詞曰痛哉我兄之死也
光明磊落之度飛揚踔厲之才軼群絕倫之志發憤
忠益之辭談笑胸開排盪氣振有骨非賤無病長貧
人之君子今之古人憶與兄交歲在癸酉白門把臂
倚馬數言兄不恨予之無賴予不驚兄之過方雅操

相先務存古道竒文共賞誓不後人或兄俞而我吁
如虎之爭不必上殿或我嘲而兄哂同心之議利于
斷金兄涉西岡吾先布席我泛黃潭兄蚤迎門村上
花開時時斑荆道舊酒後耳熱行行措足溝中投壺
角奕我讓兄才冷擊微言兄饒我興樂此未歇瞥爾
幽明依依夢裏相逢幾回湏眉可見漠漠寒泉未曉
終是彷彿難憑時聞古木悲號意者金石之章聲聲
嗚咽陟看秋鷄奮翮應知白雲之義片片天飛怪風
凌雨還疑戟髯談心瑞靄祥雲豈是橫經論道忽忽

數載悠悠我思所恨墓木若拱貧無短劍趨此茅草
未宿畧嘔寸心悶書客問羨兄正性結爲大年傳寫
兄神笑我後死何不速滅白眼問天昔胡調高之無
和倚風長嘯今胡仁壽之不然又况乎突冷如斯伶
仃似鄧長賚壯志款款下泉獨抱孝誠陶陶永夕征
雁嘈嘈淚洒空幃孤影寒枝瑟瑟血染江上丹楓吹
旄風酸歌挽聲死一杯之土既覆化碧之日何年夜
雨傷神空山寂寂土高凝秀正氣漫漫兄事既終而
我何待喬公車過之痛步步斷腸蘇子簣竹之感葉

葉成血呆不解彈有絃亦絕何處無笛那忍再聞

居玄嶼哀辭

山林之性見人則驟野死之質不擾於原故佯狂非
聖托盲非真米顛盡舡于書中狂衡搥鼓以自斃絕
代異人風斯邈矣若夫喜怒哀樂不知所措恣口傾
倒其意云何挈手行游瞥然而去吐舌陳義俯首便
眠人莫能解彼亦不知昔者吾友嘗從事焉故長洲
散人居玄嶼名懋時外形放浪中心混然挾絹素以
東遊僦數廬而至止寒蛩四壁殘書攤案濁醪晨引

松枝夜燒興有所至時同千里之彈琴意見暫偏輒
如立本之伏匿漫罵王孫非關醉酒大笑欲絕不必
賞心持鱸祈請漫擲襪材窘市肆中人爭葵扇狀似
野鹿心實寒灰飲如吸川嘯逾鼓吹咄哉若人可謂
犯人之形無人之情任天之放不知天之樂者也時
惟冬月酸風裂鼻敝裘無暖足指欲穿搔首西望薄
游故園忽膺二豎不及廻轅嗚呼哀哉床頭無火被
不覆足兩目猶張顏色如故婦子牽挽哭聲泉沸啟
視手足一笑而瞑嗚呼哀哉頽突烟冷雲釜塵生胤

嗣僅延蔡女未嫁子畏蹶死吳趨公望沉魂鄧浦榮
榮數子夫子兼之嗚呼哀哉世上畸人其有恧乎

許表叔丹山哀詞

日旭月朗樹暗草鮮四時代謝朝絲暮絃吁嗟先生
吾見其樂不見其憂也醉墨淋漓長歌俏特左對青
山右擁趙女吁嗟先生吾見其壯不見其衰也板屋
淒清布衣楚楚茶煙如縷焚香夜坐吁嗟先生吾見
其適不見其勞也抱痾行吟膺豎長嘯對牀數語神
氣湛然吁嗟先生吾見其定不見其擾也一子覆衾

哭聲動地白日西匿兩孫啾啾老年兄弟執手長號
同志親賓啼眼相覷吁嗟先生吾見其生之順歿之
寧不見其無聊而怛化也閒雲自流清風如故吾每
望先生之廬而不覺其涕之零復恐以涕累先生之
魂而又恐先生鄙余小子之涕爲不知生不知死也
東芻絮酒聊叙所見于先生吁嗟先生其尚能聽余
小子之狂言也夫

大中丞支公祭文

日星分彩河岳萃靈鍾美賢杰發間於崑皇皇岷才
惟國之楨經文緯武四方以寧指數前脩可得而云
顯允我翁吾見其人昔翁振藻冠冕斯文鸚奮鵬騫
臚唱大廷為王典禮秩秩絲綸榮戚貴璫狐竄鼠奔
爲國藩翰惟藁惟冰根盤節錯迎丹而分東粵之教
多士雲蒸絡繹聯翩桃李盈門文用旣彰武畧攸陳
作鎮三楚熊軾朱輪褰帷仗鉞民夷擾馴播人不戢
蠶叢鳧紛帝曰欽哉矯矯虎臣乃降九服乃破黃岑
七戰塘保板角煉砮再破苦菜播功用成天子嗟咨
江漢底平爰蔭一子俾業成均輿論噍噍公若弗聞

拂衣南還載歌載欣計歲樹木樂我故園危坐却掃
孫子振振箕疇五福爰歛其純翁攸好德維福之因
惟天不僭佑命自申百年觀化于湖之濱龍旗交交
嘒鼓彭彭素車白馬如雁如雲觀者塞路必得其名
其敬恭桑梓欽矚老成載領色笑如春之溫載交賢
胤如日之升泰山其頽仰止曷勝採澗陳詞涕淚孔
零

故蕭山知縣許公祭文

惟昔肅皇暨于穆考文治式新仁賢是寶先生遘會
礪玉輯藻無脛而飛廣譽獨蚤江左聲價盛于丁卯
鷹隼駕風騏驥就道排空掣電曲江春曉帝錫專城
赤子若保模鄒試割膽落講校先生曰嗟辟如薙草
吾去其莠無爲皦皦于以奠之明德攸好狎鹿馴雉
懷及襁褓世路嶮巇愠于儉小蕭民無命適逢大巧
先生曰嗟何妨顛倒羅視數澤鴻飛縹緲歸鑿頰眉
冷徹清沼千秋在茲寫我懷抱上接混茫下親魚鳥
李杜光芒落筆如掃銀鈎鍊畫蘇黃是討起視堦除
玉樹矯矯三鳳齊鳴卓哉物表先生曰嗟吾志可了

蘇蕙蘭蒞衛我護草三釜之養何如尊茆邦人仰止
既醉既飽位不酬德年不及耆有識嗟咨我心獨擣
少膺明訓居然里老氣類相看三世管鮑快覩高門
敷榮大棗絡繹聯翩驕騶裏時惟陽復搖搖丹旄
白馬夙興薤歌晨棹魄礪之原永協祥兆我思先生
玉立瓊標式翔式歆鑒我葵藜臨風酌酒其清如醪
故同安知縣柴欽父祭文

惟公文章在海內行誼在鄉評棠陰在閩安型範在
毘陵神情笑語在公之親舊而家範門輝引之勿替

者在公子之子孫之孫人既耳而目之述而揚之見
盛德之有後嘆才大之未伸予又奚得而云而予所
私戢于公望銘旌而欲涕敢以舒其未吐之情予有
女兄婦于潘氏夫婦皆亡四喪莫舉公曰嗟哉朋友
之義竟其喪具惟公是資斃斃二子惟公是依潘方
卜兆公疾垂危公顧伯子吾友襄事惟汝畢之吾友
遺孤惟汝贖之又予亡友曰沈元澄聞公奄忽泣而
無聲予問予友揮涕具言如手如足幾三十年予聞
斯語面熱欲燃交情淺薄世路險巇公念友朋及于

生死亡姊情親七友無子述公古道昭示徽美懷念
顏色痛憶老成辱交令子尚有典型抒此蕪詞以告
公靈靈輒漸遠有淚盈盈

光祿徐公伯衡祭文

公昔還朝秋月三五同遊送公于江之滸我違伏枕
既面莫吐燕吳雖隔北來多羽况公男子豈鹿豕伍
他年相待幅巾杖履傷哉一夢蝴蝶栩栩帝錫之傳
歸蛻其里我旅甕城爲公延佇時惟夏月炎日當午
回首江臯坎坎鼉鼓童來告予有驂如舞倒屣而前

致此傷苦饒蝗塞路足不暇武載涕載零載霑焦土
我哭我私公自千古公乎歸來公無世怒昔侍香案
文章繡虎淹遲敏妙兩業並譜一卧東山風流豪舉
尊菜鱸魚咸經機杼晚觀蓮社樂其緇旅陶公味道
飲酒乃許澹泊明志塵視圭組簡書督促酬知則止
天不勲遺衮職誰補人生適志公則其侶昔我侍公
引繩里處朝雨命屐宵燈劇語允公所爲知公不侮
惟正惟真曾以相與公聞我言喜見眉宇數共梅花
笑影欲舞子爲傳之以供談麈我心已石懶味藻黼

正史傳公豈容我鹵念此言笑淚落如雨爰掬江濤
聊寫哀緒公後有人何憂何怙

又

嗚呼哀哉予既哭公于江之湄而侑之蕪言以致吾
私庶幾公靈其來格思而此衷隱隱痛痛口將吐而
復咽淚欲禁而先垂捫心自問則別有手足之念刺
心剜骨適感夫哲人之忽萎嗚呼哀哉惟復有弟顛
頓離披公進爲朋匪石弗移生死之誼夢猶見之哀
哀黃口培之植之其愧爲兄公則弟師故嘗懷高厚

之莫報時述義以訓兒倘芹曝之有會即不然而惟
土與木之亦或有知云胡溘露天不憇遺八駿既蛻
骨而逐電青藜之火亦掩耀而弗威麒麟黃閣之老
至無所藉以爲質而寒暄後死徒率夫黃頭歷齒之
輩而陳詞嗚呼哀哉公視弟孤信可令死者之復生
弟今見公亦信否九原之可期萬形等盡寸心不欺
惟真與澹公素在茲以此告公適燕以嬉我髻如童
有淚漣漣嗚呼哀哉

賀司訓元朗先生祭文

維萬曆己未十一月二十九日崑山教下弟張大復
謹以香楮清茗之儀告于明司訓元朗賀老先生之
靈曰嗚呼先生而竟長往也耶傾山倒峽之才將遂
盪爲冷風銷爲輕塵耶屠龍埒虎之膽將沸爲海濤
掣爲閃電耶析繭擢毛之識將著爲日星昭爲雲漢
耶虛空無碍之性將結爲夫光融爲水色耶將乘六
氣之罡以遊無窮綸巾羽扇綠雲影裏時一見耶將
復爲志士仁人在治如鳳在亂如鳳耶凝爲石耶秀
出爲松耶春猿吟耶秋鶴飛耶是皆不可得而知而

以予所見于先生之大其氣可以撼山岳其誼可以
薄雲天其心可以質衾影白死生可割可殺而不可
辱其所不欲爲如巉崖鉄壁可以陰長士人之骨而
作之氣則予已信其俄頃之化于茲土而挹其清風
聆其雅奏于梅花絳帳之間惟恐三年有成舍之而
去而孰意其竟爾長畢也豈天之無意于斯人耶將
數之所定人莫能回而所謂天者果不可問耶將先
生海鷗一世翛然而來翛然而往耶厭世去耶嗚呼
先生名滿一世不謂之無聞鐸振一方不謂之無述

祭酒名族飛李雲蒸不謂之不遭時來惟一經去惟一旌不謂之不孤特布幃瓦燈哀哀胤子令人人頓纓揮涕不謂之不行其志嗚呼先生何川弗逝何日弗晷何玉弗碎何木弗萎其又何憾于斯世也哉而獨以予之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受一日特達之知無以效尺寸于左右朔風淒緊孤雁嘹唳聽彭彭嘒管之聲能無腹痛也耶嗚呼先生尚能聽予不類之狂言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譚公亮祭文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十二月初八日庚戌故譚禹紘仁兄卒于吳門之寓寢越七日丙辰訃聞崑山友弟張大復倉皇路哭其明日丁巳憑棺哭又二十有五日是爲丙辰歲新正十有一日壬午率其子桐絮酒拜奠哭而申之詞曰嗚呼吾兄淼淼濁世死何如生兩人相問曾幾何時而兄遂返其真耶遂使病而老者稱後死人耶嗚呼我兄朋友之味千秋之情鐵石之腸英雄之膽壘塊不平之感瑰瓌竒怪之談笑從此無所發吾狂矣嗚呼我兄買金結客感情報讐言折

券行義蒙垢正名寧傲王公不羞貧賤寧破血產不
逆本心寧蹈叵測不寢一諾烈烈而生烈烈而死從
此無所吐吾氣矣嗚呼我兄金谷之花平原之酒易
水之歌廣陵之散漸離之筑禰衡之鼓英雄如昔慷
慨何時從此無所壯吾色矣嗚呼我兄囊無剩錢門
多剝啄世謂之貧而繪軸牙籤連床充棟孰與兄富
一命不膺年未五十世謂之畸而有文如虹有心如
雪孰與兄貴讒口雌黃譎張同異世謂之缺而烈士
痛心賢豪流涕孰與兄榮惟是母老子弱世所共悼

我意兄心故難灰冷而祖孫相命庭內肅如由兄之
道不足成兄之孝有餘蓋疇昔之夜不佞弟嘗聞成
命于兄曰我一子不欲令更憂患但割吾產且簡吾
從異日者將遺之以安也嗚呼痛哉草堂清夜倚柱
相語風木軒前披襟解帶詎意遂成永隔也耶死何
如生何途之從再相告語耶昔我視兄笑語迎門歌
闌舞罷月落鷄鳴今吾哭兄步步傷心梅花帶雪素
影參橫嗚呼我兄哀哉痛哉尚饗

中丞李公祭文

於昭大夫惟岳惟星聲律身度規矩準繩王善爲師
夢感攸徵服之無斁可對影衾文章華國價重兩京
神祖在御首薦明廷初筮雲司協帝好生棘林夜曉
寃不覆盆廢書而嘆每求其生爰秩邦典百祀惟馨
有文不贄泰山如水椒房罷寢戚畹雋雋游幸減禮
凜然格心乃式楚士乃秉浙衡七澤五湖鏡于至清
卞璞既剖心服四明署藩却羨筭器隨行荆南之役
澧水生春清浮惠標止調萬人播功無害軫翼既寧
班叱黔首俛首戶臣黔首請甲絕不與親後跳西川

始知禍萌不襲伍土國體攸尊入粵兩璫虎而冠纓
辭揭不受制府色驚時抗左司不失和平稅額小減
吾氣自伸兩任粵裝香藥不名裊轄于東爰籍民屯
八年鉅萬允足餉兵常平既設杼軸漸盈旱魃爲雲
凶歲若登天子咨嗟節鉞是膺賜田議起藩邸虎爭
直指請孺取非其經昭陽運道梗塞爲懲中道不移
乃乞其身大夫曰嗟匪心忘君懸車之禮年至奚云
湔賦歸來槐陰滿庭既耕既獲惟善之因載捧黃麻
孺慕彌沉載榮花萼手足彌敦太史養志惟色惟勤

選嗜而進選勝而亭曲誤必顧笑語春温爰侍賢子
爰繞文孫一篇見娛寢食味新大夫曰嗟思吾老成
乃問釣游乃訪故林橫塘集翠虎溪搖青公袍在側
杖履幅巾涉梁而嘯青山徒存顧語侍者始知年深
健步若飛驚其老氓老氓相告尚書履聲追數昔游
如參與辰大夫曰嗟詎老風塵玉山片石可養幽情
洞門式啟霍舞鹿鳴鐵篴三弄清旭東升百順摠萃
慈儉彌臻眇予小子時叩玄扃談笑斐疊川湧電奔
正骨慷慨義薄秋旻曰逸我老其惟後昆後昆繼志
善果攸存時惟菊月黃花飄英見翁里第含笑相迎
執手叙違聊述生平纏纏萬言厥用至誠訓詞盈耳
式玉式金朔風未起西隕長庚嗚呼痛哉神仙必解
佛亦現崩此理故然我復何陳念惟先誼有淚暗零
先子千秋式憑公銘驅馬西州舉策叩門大慟欲絕
聞者酸辛此義不滅明水空盛嗚呼痛哉

故大叅馬公祭文

挺挺我翁履信思順自天祐之翁處全盛六歲驚人
鋒稜脫穎應聲吐詞滇守目瞻南國多才何來神駿

程菀于鄉靈心輝映擲之無上同儕誰並咳吐九天
私淑者慶立境登朝黑頭謝政名滿中外千秋獨勁
始官于河河流不脛翁時啟閑漕使立諍翁曰不然
彼羸此病無益張秋適爲濟梗順而通之萬艘並進
乃築高堰泉脉如鏡帝念楚宮堂構是命中消計之
憚翁嚴正故高其直以邀餘潤翁色怡然消以鎮定
不日不月卿雲宮竣會筭緡錢始知臣蓋天子嘉翁
綸音煥炳徼外于宣詔叅藩政彩雲蓬蓬攬轡而詢
江山如畫南詔可靖化行三月粹中讒譖翁曰何傷

我故不競綠野堂開鷄適戲論東山匪遙弇州方近
撫掌長嘯曰有天幸泰岱鷄鳴郢中雪韻昆明之池
滂出寧晉羅而存之以供三寸所得既多夫又何恨
對客揮毫手談必竟焚膏繼晷日負日勝嶺梅澗松
干霄秀靚益竦雲飛婆娑雙鬢世人望翁水遠崗峻
縹緲往來須糜衿奮但吟性情不賦天問邑有大猷
乃至饑饉燕居深念時懷感憤茹則逆予寧吐母忍
干牘之謁去馬若磷林下風清三紀一瞬堂前八龍
矯矯霞泝蘭芝有種百十其胤華祝多男誰能振振

積厚流光方來誰靳軼稀駕髦何悔何吝翁乎不亡
吾心孔震我所見翁寔非敢佞真素絕俗不禁形迹
履道坦坦不談復性衰麻殺賊自心自証翁實古人
不朽誰遜先子石交翁去則盡眇予濩落慚負翁信
未免有情臨風悲悶

陳伯玉祭文

文章九命偃蹇亦常仁者必壽百歲亦亡我所痛兄
匿名弗揚我所問天匪日弗長累鷲一鴉天翼其翔
鏃羽搏風孰知文章龍馬行空天縱其良過都歷塊

孰識騰驤兄氣如虹星斗煌煌唾落九天萬丈寒芒
少騰膠序老厄康莊里選未推溘露漉漉兄膽如雪
醉義若狂意所弗屑須麋戟張太丘道廣桃李門墻
寸祿弗沾有美永截兄曰嗟吁命也何妨夜起焚膏
晝檢奚囊武庫在兄爰及義方惟蘭有種惟泉流香
琥珀生脂鬱爲夜光兄志弗磨將躍將昌條馬聞訃
使我心傷疇縱兄才而閱其芳疇掣兄遇而晦其祥
天乎可問疇穀疇減其味同蘭臭誼協求羊兄泛萎
水三徑花黃我涉青溪載笑載觴兩世師友千古相

將皎皎心月倬彼秋霜採澗而祭淚涕徬徨

趙綸叔祭文

嗚呼哀哉昔吾與子同居邑屋于隣于比小不相識
慕尚而已甲申春夏爰客覲止兩心莫逆悔其晚矣
子多遠懷我無何以但覺相對歡情徹髓微言冷激
不頓不倚人或有言彼用口語我心自照豈好相靡
別有交情君子所履中隔城闈千里尺只積念盈抱
把臂寸晷一室虛閒跌宕文史繼以湯社踈枝冷蕤
我生薦疾子亦胡爾載往載視斯人必起我來潤州

謂子傾否歲晏而南晉陵之市忽訃歸天清淚如水
子心與口其直如矢子自尊生芥擲青紫世路淼淼
古人盡死子念未了已付來嗣素交不文告子如此
九原可作我願不泚子其鑒諸以歆我祀嗚呼哀哉
惟吾與子

顧潛孺祭文

維天啟元年正月十二日明庠生顧僧孺歿于家其
友人某弗知也越明日乙酉某歸自婁東童子倉皇
來告僧孺死矣嗚呼傷哉僧孺真棄我去爲古人耶

先是月之五日僧孺題書問梅花消息自言挾寒惡
熱昏昏如睡又先是泰昌之冬過我草堂皆入西林
小憇大樹齋畔徐步間庭仰蔭喬木當待春中携書
挾琴連牀夜話又先是長至之初予呼僧孺發金閭
循曲阿抵甕城眺望三山頓纓長嘯訪故人于蘇臺
之慧慶風雨瀟瀟洒然物外愴心動色終夜不寢羨
入山而不返訂石訐之見招一步一回爲時幾何而
今遂棄我爲古人耶憶與僧孺定交計三十年雨雪
明晦何聚弗樂何樂思婦攤書析理何竒弗賞何賞

相違觸事興懷非是是非何同弗異何異苟隨故將
爲垂老之形影阨窮之子期而今遂若此然則庚申
歲晏棹返吳閭不復同行禪堂把臂不復共語元初
數字不復題書君爲古人我爲後死者耶嗚呼僧孺
風流若狂孤憤若狷無所不涉若同無所成名若遯
而以予所見較是狷實而狂寄同少而遯多也嗚呼
僧孺嘲風弄月顧若周卽流連婦女愛若相如布衣
草履負歌行歌放若蘓子婆娑蓮社歸而不佞達若
淵明而以予所見較是曩時一僧孺晚來亦一僧孺

也嗚呼僧孺聰明間有風流絕無疇昔春夜月落夢
回感臨川之情深詫吾輩之不沒即形化而魂徂終
影響以相悅亡何先樂後貧病自内生過庭莞爾笑
語孺人孺子近道可冠古今降心內典抽髓濯筋意
聰明之漸歛仰看青天溶溶夜月桃花流水冠纓索
絕曾何風雅之銷落也耶嗚呼僧孺世無此人我無
此友世無此人俾僧孺之奄忽而莫壽我無此友誰
堪幻形之已衰知己一人罹此陽九傷乎傷乎

王爾瞻祭文

寶刀在匣夜夜龍鳴用以屠狗其聲則暗曇花一現
六種震驚花結芻果何如春榮乃知物貴易用則輕
屠門鉛銛委地何聲乃知人道一現者靈瞞瞞黃髮
斯爲衆生大雅不作吾衰誰陳社有爾瞻曰斯中興
雪堂疊跡古古今脫帽狂呼不醒不醒白眼傲睨
何愛何憎循性而發花浣蓮青頽然自放雪兒花筍
當其孤寂舉世誰親人去其奇我識其平蹄涔尺鯉
龍性難馴爾瞻之詩如日方升浴乎大海澎湃奔騰
離嶠擊水乃登青冥半海而雨方旦沉昏天乎人耶

此理孰馮我哭爾瞻別有憂咽孟夙之卽風流中絕
君不憶乎躡屩擔簦千里省父超悟無生歸爲吾言
天目之陰琅玕萬箇衣面皆青我欲從之化爲青精
用供堂衆以答嚴恩豈其隨念一往而昇將駕風電
白晝騎鯨昔觀爾瞻支撐病骨自詫夙痾憑仗參朮
庶幾君歸可醫我癖今我哭君白楊風起南陔蕭瑟
暮山烟紫歸來歸來人世如此嗚呼哀哉

許母郭太夫人祭文

幃房之秀不出閩閩逮其光顯天眷帝錫其眷維何
子孫千億如日方昇昭于四國其錫維何霞帔翠翟
如川方至服之無斃亦有婦順能恒其德從夫之爵
一命而溢亦有母儀孝思維則子善子祿三釜是嚇
猗歟夫人而誰與匹既貴不驕處裕能嗇嘉隆之際
碩彥雲蒸夫子制義光于典墳爰試鸞刀惟藥惟水
夫人是時柔順利貞何以相之鷄鳴小星干將偃割
用晦其明夫子曰嗟庭樹森森三鳳矯翼將騫將騰
夫人是時爰肅嘉賓于以輔之楊氏太媿慶由善積
麟趾振振曲江再曉花院重榮尋簷繞膝頭角崢嶸

夫人是時歛福歸真六時薰掃彌陀一聲方期百年
爲世人瑞云胡一疾珠沉玉碎匪命不常夫人之義
留其有餘世世逢歲某夙承賢胤叨與升堂拜母床
下永式其嫜倏焉聞訃有淚如漿我生既晚其羽可
望誰復世貴冲焉若藏五十餘年間里芬芳誰復上
壽脫焉若忘蓮花火開歸與西方爰薦清茗式歆式
翔

許母汪孺人祭文

興賢仁里秉節五人曾掃禿筆勒此女貞矯矯靈淑
周甲彌新邦人欽矚令典是陳將請于朝以彰德馨
一朝奄忽隣里悲辛爰薦明水具述本因淑配君子
蚤歲知名千里在御直逼其兄歷塊一蹶淼淼土塵
淑濱九死不有其身濡忍徘徊熊夢在娘爰事姑嫜
形影相隣爰諧妯娌孝友可憑匿影小樓冬夏昏晨
偏棲燕綫歲歲來馴淑義動天爰育麒麟以哺以訓
行飭照明學富五車貴比百城淑意惋惋操作彌寧
深藏處子節用儉貧四十餘年孫子振振慈孝相保
眼耳神明云胡一疾玉碎珠沉夫子別淑麓惟一經

淑別夫子甫茲未嬰九原相見大義以伸追惟曩昔
夜雨青燈如冰如雪如松如筠含笑歸泉曷瘁曷榮
轉管嗚嗚鼓聲彭彭侍姑就窆觀者涕零他年宅里
表厥貞珉新安之裔曰汪夫人

贈尚璽丁長孺先生祭文

世道主盟盡憑忠義所以俊杰必饒意氣亦有傲岸
瞠目盱視浮雲千變情形立異自謂鐵石一朝粉碎
嶢巖風骨首鼠可畏某視夫子可謂一致夫子論文
抉摘刻礪森乎游衍細徹流注歌出金石聲滿天地

夫子論事六經鼓吹抵掌而談雷奔電掣自詫獨醒
衆人皆醉少壯立朝筮仕省秘既叅秩宗大禮攸議
陋彼鄙夫庸庸泄泄載起載蹶剛腸莫二幅巾杖履
飄然天際惟興所適颯爽而至登高能賦忘機寡嗜
顧渚茶香箬溪酒貴獨往獨來何營何索左招沈約
右挈錢起菴盡谿邊能馴猛虎座敞故巢神通燕子
家有青箱以承先祀曰予僉憲似可濟美東山屐利
北闕廣譽帝錫綸音稱朕尚璽公溘歸天山光夜紫
某昔事公舞雩堪比哲人其萎誰能遣此匏繫吳天

涕淚如水感時撫事長懷曷已

爲袁當時祭業師顧仲從文

惟夫子之挺睿兮映王府以珠藏中沉湛而朗徹兮
苞羽翮其五章既淵源之稠疊兮試鞭影而騰驤森
武庫之刀劔兮誰擬出匣之寒光翩矯矯其絕塵兮
紛塵拂以琳琅薄入手之何粉兮馨留座之荀香司
馬蔚其門輝兮史世掌將相望皎玉樹之凌雲兮佩
文犀與蕙纈衆倭形而避席兮弘虛懷以脩讓標月
指于先秦兮追正始而屹揚神超象帝之先兮思軼

雲龍之上紛竹簡而無落兮瞻鼯鼠以必對雖才大
之迤邐兮孰云造物之予懟即濩落其何傷兮夫有
所行其素位諧八音與五色兮密爾自娛于斯文筴
桃李之成蹊兮濟多士其屯雲憫溲淖之不遺兮蹇
得與于宮墻氣索莫而神沮兮夫子教予以守正毋
競進而貪婪兮毋怠荒以俟命疑義之與析兮必高
文其共賞夫既瞻之在前兮步趨焉其後矐予固知
駑蹇之不才兮納蹄涔而弘獎予既協契于蘭金兮
俛投分于針介入鼓琴以相娛兮退洗心而淘汰糞

予日益而日損兮旁通予以詩派兼游藝與成樂兮
謂積小之致大忽秋風之蕭瑟兮偕三五而徘徊凌
巖嶮以望遠兮弄潺湲而形開雖非時俗之所急兮
苟信嫫亦已焉哉酌紅友以逍遙兮豈壯心之可灰
帝恩覃之浩蕩兮思啓沃之奇才叩九閤而敷詞兮
披丹衷之皚皚守家學之雅尚兮寧有踰于祖武帝
錫類以弘恩兮褒先史之武伍班侏侏于胄子兮俟
秋風而搏羽蹇偃偻于江干兮款款其慰予曰朝廷
之德意兮將階之以彰國紀旋嗟唏而鬱悒兮喟流

光之不我與何豎鬼之擲揄兮操鞞管而晝趨奎壁
忽其掩翳兮滄波竭涸而無聲悽風雨之憇潺兮日
月慘澹其光晶朗融霑而漠漠兮雕鐫脫落而沉溟
豈積羨之秧妬兮何才大之不伸誰執萬古之權衡
兮誰稱千人之俊英何溘然視我若捐兮庭留空群
之汗血何使我萎絕而中傷兮空吟夫子之白雪髓
進而淚枯兮肝鑿而腑裂羲輪去去其不返兮霓罕
搖搖而路絕沙揚塊激泰山頽兮蔓草瀰瀰梁木壞
兮蘭摧玉碎哲人萎兮浮生寂寂我安做兮哀哉哀

哉

中翰劉蘊華五兄祭文

嗚呼吾兄而一往遂不返耶庚申歲晏之別江干分袂頻回白首遂成今古耶甲子深秋郵筒數語憫然慰勞亦時有齒髮搖落之感墨蹟宛然芬人襟袖而遂爲絕筆也耶憶昔定交其時春仲其歲丙辰兄肅修錠付以忘憂予時捫心慨然莫逆我嘲兄哂兄拂我俞余自以爲子期之耳而流水高山之賞識也而余因是知兄之承先而啟後未嘗頃刻冥諸懷也而

因是知兄之該達博通若河漢而無極也而因是知兄之存心濟物若已溺而已饑之也因是知兄之肝膽腸胃燁如虹白如雲也因是知兄之脩遠閒曠雖復策如計然力如文伯而慷慨急難終不以阿堵滓其清虛也而兄之自言曰予亦世人耳世人所愁何得不愁世人所喜何得不喜予是以終日食鮮啜羹純綺文其身而余又因是知兄之所踐惟實所操惟樸出乎其心之所不能已行乎其素之所自然雖復恣口縱談從心所欲而終無碍于世也昔昔之夜挑

燈煮茗追述曩素悵憶開沙欵歔掩涕忽復卒卒自
語若謂歲行且盡譜牒未新皇皇促促如將不及耶
余亦謂兄銳于立事所以百廢具興無負初志也而
詎謂千秋方就遂棄人間事遊冥漠耶蒸爲雲耶流
爲水耶將夢破松濤而友焦仙耶臨睨五州之絕頂
與蘇子輦卧聽江濤耶抑與尚壘雲司祠部諸兄弟
鞭龍駕霧同遊無極也耶是皆不可得而知而余所
竊見于兄者堦除之樹咫尺敷榮百歲之計枝葉峻
茂道路哽咽而心傷江鬼扶携而夜哭伊人長畢寂
寞千古而庶幾其後之勿替引之也秋風蕭颯我愴
何如不幸後死寸心猶在聊掬江水致此郵結病不
握手沒不視含有胸無心把淚哽咽嗚呼哀哉惟兄
鑒之

王開美祭文

天啓六年丙寅五月某日社兄開美王先生疾終邸
舍訃聞崑山某等各爲位相向哭十月某日櫬還哭
既三十有幾日某月庚子某日巳丑始集同社弟某
某絮酒炙雞而爲文告之曰嗚呼幽明夔隔徒聞斯

語音容相召代有其人鷄黍沃醑于殂逝馬策慟叩
于西州下泉款款孰識范張尹班陶陶千秋永寂此
皆情至之所鍾未盡氣類之感激爾乃月落長天千
江影攝風來松外颼颼萬尋疇褻而散疇觸而哀悵
美人之在天感鬢眉之如昔豈與夫烏飛獸走一動
而群驚水遠山長徒嗟其何及者哉嗚呼開美宛其
死矣目空千古字挾風霜傲岬不屑人憐絕能每遭
欲殺興有所會何妨單絞之欄衡旁若無人匪效鸛
鶴之謝尚二十登壇自許大雅之可作三秋游衍聊

乘熙運以躍鱗思九州之博大豈必懷夫故都攬天
漢之無窮尚使凌彼倒景一斗百篇長安市上呼我
謫仙人廡下賃春要離墓傍堪作豪士侶原夫杜陵
騷雅肇自審言仰睇太白峯高軼倫李賀江東號爲
步兵同氣藉其家範是以歸庵五字之什霧涌雲蒸
古嘒四始之風星羅電掣山陰修楔厥有宗盟洛社
賡歌尚期白首亡何地隔煙沙悵胡塵之漠漠未幾
鶴歸華表驚長夜之沉沉遂使雪堂遺清之胤追仰
前修同鳴同氣之述有懷靡及出門轉盼邈若河山

翹首故園頽成陳迹所恃筭管墨竹葉葉雙鈎其柰
春月啼鶻聲聲嗚咽嗚呼哀哉脫帽露頂誰剖藩籬
瀝膽披肝誰噓爽氣去蕪去泰誰躡謨雅骨竦精緊
誰開物始盡聖之質誰憑廣陵之散誰繼嗚呼開美
宛其死矣哀哉哀哉尚饗

誥封中大夫張先生祭文

維天啓七年二月日眷弟張某謹以香帛榼酒之儀
祭于明故誥封中大夫若虛張長兄老先生之靈曰
夫何葭管之飛灰兮忽大塊噫氣而揚塵急景翳翳

其將入兮黃河泮竭而堅冰梁木摧幹而偃蹇兮居
人躑躅而悲辛符紛下以奔訃兮郵亭絡繹而披星
北涉河而濟睢水兮東抵洛陽至于溫陵親朋揮涕
而驚告兮何泰山之崔嵬而殞崩殮蒲含璧而服玄
纁兮亦何憾乎道大之莫伸惟太淑人之惟素兮雙
鳳枕塊以俟原鴒羗星輶之馳驟兮渝河涉海而來
犇哭相向以慟地兮哀感行路之人白衣冠其濟濟
兮載圭璧以肅牲牲緬素交之愴心兮跪敷辭而薦
觥惟昔通議之樹德兮稟萬石相如之恂恂晚獲麟

于夫子兮秀眉目而神清胸羅武庫之甲仗兮指繡
雲孫之五紋破萬卷而練要兮肖賢聖以傳神騰九
萬之風斯下兮去六月而息南溟領五雛而苞彩兮
一堂憂玉而鏗金覩琳琅之觸目兮拊玉樹之森森
俄鵬翼之聯翩兮 帝隆本而推恩膺初命而倭形
兮晉三命而神彌溫絢金緋之璀璨兮川善下而不
盈服故裘以徜徉兮課午夜之書聲時感激而沉吟
兮庶幾息覃其所生天眷至性而冥若通兮參藩捧
檄于涓津暨黃麻之頒降兮忽含笑而長暝昔與夫

子連床而私試兮寧知搏風水擊不于其身暨子貴
而敝車羸馬兮居然通議清白之子孫疇始終一節
兮疇恭敬而溫文疇骭髀而矜細兮疇濶視而小心
疇貴而不驕兮疇處盛而無競疇白而采終無染兮
疇玉而雕終爲璞兮哲人其萎我心愴兮嗚呼哀哉
尚饗

故盡瘁金州刺史如止周公祭文

諱玄昭

吾鄉先達砥節自守以死勤事故所時有尸之祝之
憲典不朽復見我公怒焉心疚整冠肅詞叙述恐後

公昔幼孤月就螢囊賢母把菽教以義方扞辭挾藻
屈其同行懸書國門拔萃友邦宮商角羽刻畫鏗鏘
秋風搏翻驚彼碧眼呦呦鹿鳴慷慨上往再蹶再奮
文竒誰賞展犢開笥異香泱泱緼真不試吾道自獎
朝奉慈訓何必搏風善須憑祿曰孝與忠跪而受教
筮仕明宮振鐸秦郵廣陵朝宗清比何遜梅花一叢
帝曰嗟哉天上列宿寘之青壇民孰左右赤城百里
小試馳驟酌泉委羽仰摘摘袖五稔奏最清風滿袖
諸艱歷試出牧于滇兵戈阻截西蜀熬煎軍士脫巾

偏橋溺旃制臺借筭督餉便便五月寇靖黃平報遷
忽焉聞訃五內崩裂帶星而馳呼旻泣血淚盡眼枯
幾甦幾絕風木悲吟匪消日月日月轉盼倏爾禫除
公意歛歛永念幽居風竹煙松古近自娛性僻驚人
李杜歐虞朝政中興拜手蒿呼蒿呼轉展先慈有教
昂藏七尺豈同凡調治裝趣行抒我宿抱魏興缺守
須此杜召 天子桐封千艘震掉奉公約束順流而
東黃頭唯唯伍伯從容漢江上下如雲蕩風假嚴休
息視彼春農以養以教刻日程功詎謂蠶鳧躁擾東

川蔓衍穴窟騷動閩南監司制返借公仔肩劫之間
之瞠乎顛天進退維谷秦隴晏然神竭血枯今日疾
作興民罷市貴遊徹樂天胡不仁星芒夜落功成身
殞哀動秦岳次君至性絕而復甦水漿不入扶襯南
徂搜獵手澤數卷書圖將以有爲緩死湏臾道路喘
喘涕泗漣如復忝居交末宿仰忠壯偏橋之役鬼方
大創再試秦州勇氣逾旺興文之後興安孰尚孝子
勿悲典型可狀尚饗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周啓祥

較

誌狀

有小引

先世誌狀皆一時椽筆爲之子孫多不自作
然終不若其子孫作之之詳且核也若夫誌
墓之銘碑阡之表則必托之聞人以傳於世
然太史公自叙世家歐陽文忠公自表瀧岡
阡其文將與天壤俱敝由此言之亦顧其人
之子孫何如耳而或者爲之解曰孝子不諛

其親不銘壙不表阡禮也夫曰諛則何傳信
之與有而又安取聞人如椽之筆也哉不肖
幼承先訓讀書侍親外不得從星家相家堪
輿家妄測功名希邁龍脉庶幾永衍前人襟
茂之烈用是一意誦讀委運俟命獨異有所
撰述以傳示子孫而中年廢視楮墨不分其
又何敢以不文之筆僭述先世之遺顧嘗念
之家無掌故族鮮祭酒惟我大父母我父母
諄諄述訓之際洋洋盈耳而寸管在握有美

弗彰以故復遲回久之丙午之歲禍延先妣
塊處苦次時理舊聞自平日所傳嫩德懿行
以至生辰死忌稍屬影響蹶起入戶思訊慈
幃而音容不可復作矣此時痛割怛怛若墜
然猶遷延歲月倏忽禫除始薰沐稽顙作六
世祖耕雲先生妣顧孺人狀略自高而後至
我大父母皆有記述以冠于先府君先夫人
狀誌之首誠慎之誠懇之也嗚呼痛哉藐焉
盲孫僭紀先緒何啻以蚊負山取蠡測海而

運當上下一綫之時乃猶稱引太史文忠之
義蓋以訓後人俾有所激發其志氣非以自
寬謂可藉手見前人地下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罪我妄作則不肖將含愧聽之不
肖大復謹題

六世祖考耕雲府君祖妣顧孺人狀略

張氏六世孫大復謹按木主我六世祖考耕雲府君
諱瑜字道瑾別號耕雲其先世居五保古渡頭孝弟
力田不營衣食于四方古渡在吳淞江南而江之北

有村曰楊庄則以敬顧翁昂世家焉顧氏亦力田孝
友貲先張氏多藏書子孫知學顧翁見府君樸雅沉
毅心器之而翁配毛氏未有子生女三人遂以長妻
府君府君贅焉是爲我六世祖妣顧孺人孺人既公
廉自將佐父母家政有功而府君尤刻意耕讀常不
欲自處有餘顧翁愈益重府君後翁側孔氏舉一子
瓊生而穎敏甫長翁祈府君傳之嚴瓊好弄日怒府
君且私恚曰而從兒家飲食而奈何撻我爲府君默
然不怡入謂孺人曰可行矣而第言是也孺人以告

毛母母笑語府君曰倩豈痴耶乳臭兒語而煩倩聽
誤矣府君默不應低頭理數卷書藏之篋孺人知不
可奪揮淚謝母拏舟歸江南不肯持一錢往母泣送
江干而私以粟三十鍾藏他舟贈孺人府君覺欲盪
之舟人亟馳歸顧翁自外入聞之馳往讓府君府君
笑曰固也壻聞之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慧小
舅八歲耳而言若此壻不能與巧慧者處且翁媪既
有子而某復朽吾家父母畊稼具使吾兄日夕倚
江干望楊村樹色我則悖矣顧翁雖口讓府君不置

而心服其言聽府君府君既歸古渡偕兄璠並畊隴
上作勞耳熱爲兄談說古忠孝廉節事媿媿忘倦顧
孺人益復勤苦小立產業江南多藝蔴蔴地斥莽不
可砥孺人砥之竟畝即老農婦自謂弗若也府君幼
不知書自楊村歸通曉古今成敗尤工書法其後瓊
弱寇爲諸生有聲十九遂夭時府君已老猶能爲瓊
子瞻持門戶如顧翁時府君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
卒孺人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四保
龍字圩生子一諱珮娶方氏贈禮部主事節庵先生

麟女六世孫大復曰大復少聞大父母及吾父母說
如此大復不肖不能曉先世事往訊掌故于顧孺人
五世姪秉禮得讀管中翰所爲顧尚德先生誌始知
孺人父諱昂母毛氏大父諱庠母殷氏尚德即府君
贅楊村時嘗傳之者也大復藉秉禮之誼稍聞母家
世系甚善乃竟不能知父家之始何諱何字即府君
與孺人生何時卒何歲葬何年月豈不痛哉先夫人
嘗語大復曰某舉若時夢衣白笄緇者抱一兒授我
既覺生汝已言之家姥姥云顧孺人歿則衣白衣笄
有徵耶

高祖考半閔府君妣方孺人行略

府君諱珮字德聲少從父畊雲先生居五保古渡頭
耕讀自娛既長去爲縣從事故從事得與令持論律
例府君引辯久之令怒目攝府君府君頭面盡赤不
欲仰視趨歸舍閉閣竟日遂自免里人推府君爲賦

長領賦千而府君視所與同爲賦者產多不踰府君
乃詣縣自請爲萬石長或謂府君柰何以中產自請
役後將不可支府君笑曰某嘗恨生平無所事事不
能有裨於斯人今者強自占役以少休同里之產不
逮者復何慮哉于是府君歲理賦長事故事領賦萬
乘馬會賦急府君策馬而馳有少婦厲而涉府君迂
道道遠數里御人持之府君曰疾行將及城吾終不
畏道遠見涉婦彼此安所置面目耶蓋其長厚類如
此晚歲以貲得九品聽選官不果赴產亦稍落府君

力持之仍蕝父業而是時二子興於文學鬱有雋聲
延師會友多長者游府君喜動色曰吾不復能提鼻
忍息從諸賦長辰酉握筭跼跼爲子孫作牛馬走矣
因自號半閒時從里社飲食而里人德府君之義役
亦減什之七府君益復與配方孺人務行其德終身
不衰孺人諱秀贈公節菴方麟女母朱氏封安人贈
公舉孺人時未有子與朱安人絕憐愛之既歸府君
而府君母顧孺人治家嚴竟日無喜色孺人蒞事之
承顏迎志凜凜懇不得當姑指絕不似父母家憐愛

女也中歲建新第於興賢里長子居左次居右而自
葺數楹退老於右之西偏撫寡媳盧節婦每秋風颭
起趨婢子浣臬衣挫針補綴以衣其里之貧獨無告
與啞女孌子之偃行雨雪間者而又時時多治糜飯
餅餌以飼囚初寒暑雨歲有定期及期囚人輒相顧
曰張老佛當一見餉已而果然府君生於天順七年
月 日卒於嘉靖十二年 月 日享年七
十一孺人生成化元年乙酉五月二十九日卒嘉靖
八年己丑十二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五子二長詔興

業縣知縣娶王氏次誥縣學生娶盧氏即節婦也女
一嫁縣學生許載孺人先府君卒以嘉靖十年辛卯
正月二十一日葬邑二保毀字圩新阡第奉常方先
生鵬嘗爲之銘銘曰嗚呼痛哉是爲吾姊之宮木茂
土豐流水環其東翼爾子孫之無窮去北二里是爲
我考妣之封死而有知尚永永其相從嗚呼痛哉府
君歿未有誌葬亦不詳年月

曾祖考唐文府君妣貞節盧孺人狀略

故奉常方先生鵬集有張甥誥墓誌銘即不肖之曾

祖考唐文府君也其曰張母節婦盧氏墓誌銘則不肖之曾祖母貞節盧孺人也奉常于府君為母弟愛府君深又習知孺人冰霜之操故其文直而該詳而不支可示來世而不肖大復自幼聞先大父母先父母稱說府君孺人之槩多所記憶謹述其餘附于家乘庶幾我兩世父母當年告語之意而不肖三十年來胸中格格然若有所茹而不得吐者庶其免夫府君瘦骨瑩肌雙眼如漆一目數行俱下襁褓時即不好弄若多深湛之思既長風氣日上一時操觚者莫

能以秀健先府君文脫稿邑人士傳誦輒熟府君亦了無滿志之色十九應陪京試不雋父母慰之而几席上多淚漬方孺人為設大帷日夕危坐其中不窺戶者二年而案上所著書幾尺有咫時節婦已舉我大父方二歲而外父盧丹谷先生以御醫幸武皇帝子兵部少欲延府君往偕居長安府君為好語謝之而私於節婦曰某贅法當往若能忘吾父母官私之責乎若去糟糠而從吾遠遊日厭汝家華貴如此日我心何節婦曰惟君命之竟謝不往亡何患脾疾寢

數月卒時二十二歲節婦甫二十歲先大父三歲耳
節婦既殮府君即屏去膏沐脫釧易縠為舅姑理浦
債又養族人子相持門戶視府君時益肅有從長安
來者節婦起居親屬外絕無一語及張家事亦絕無
一語問居長安時事何狀也後兵部公既貴豪視里
中獨折節謹事節婦而節婦絕不令從兵部來者聞
吾家勤苦歷三十年如一日此其形影所自知竟何
如耶卒年四十九後四歲督學御史楊公宜命旌其
門曰貞節邑人王綸為書貞節堂三字以彰夫人而

年不及格先大父母先父母奉功令不敢輒請於朝
痛哉憶昔先大父嘗語不肖曰吾六歲時秋夜起如
廁皓月當空五色雲蔽天多竒姿驚呼吾母母帶夢
而起亦驚喜甚令吾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
母慟欲絕爲述吾父讀書時事相抱哀號而雲中雁
聲裂然若助予悲者不肖聞斯語而泣大父掩袂泣
曰小子識之而曾大母地下有知知而輩稍具頭角
當益自悲其不逮矣不肖幼侍先子歲時拜府君像
儒衣儒冠羸形楚楚輒歛歛竟日指示不肖曰聞之

先夫人我祖將易簀時令兩人翼而起攝衣冠坐使
肖者傳之曰俾吾子孫見吾齋志以歿而強自振發
則吾死不恨乎故吾所以悲者自汝大父至汝小子
且三世矣而冠履如昨可奈何嗚呼痛哉片語刺心
累世莫贖言之則割不言則恐來者莫喻此恨也嗚
呼痛哉故謹述餘聞與方誌並錄家乘世系年月不
復載盧丹谷先生子榎乙未進士嘗為駕部郎無子
與曾大父為外兄弟又竒愛先子故張氏至今祀之
先祖考夢江府君祖妣晉孺人狀略

嗚呼痛哉我先考既合葬父夢江府君母晉孺人之
日中夜起徬徨周行庭宇泫然涕泣余小子亦泣不
敢問也有間顧不肖曰此事湏汝小子蓋我先世父
母皆未有記錄吾每執筆哽咽不數行輒起立何者
三世面目依然故我我王考齋志之語謂何不肖痛
思庭訓日履途窮忍狀吾先大父母哉雖然不肖齒
且豁亡無日矣謹按府君姓張氏諱懋隆字抑甫別
號夢江娶晉氏府君生正德五年庚午三月十五日
卒隆慶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八孺人生正

德七年壬申閏五月初三日卒萬曆十年壬午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一子二人長維翰次維城女一人嫁李延節孫男七人大復大臨大觀天年大有大晉大升孫女四人曾孫男十一人桐檟檉杞檉粉楷柚杜櫛女十三人玄孫男二人安淳守淳府君歿時見孫男五孺人見曾孫男一葬以萬曆壬午四月初一日又二十六年戊申不肖始克狀其略如左狀曰府君清髯偉幹秀目方頤明豁多大志不肯媵阿以取媚於時痛父唐文早世勵志力學又嘗聞二方先

生脩身行己之要有爲有言必依名理屹然不移十六補學官弟子聲藉菽苑間屢應試不售會母廬節婦捐館而我先考已露頭角駸駸逼人府君喜曰是兒必做母令而翁與卽衡也甫四十卽解免稍稍事生產然性濶達終不能與人爭尺寸之贏出必多讓然產亦竟起或問之故府君曰若知天乎不踈不能成其大布網於牛蹄之涔其爲鯢鮒幾何矣故曰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嘗與人券券千金而府君未具一錢孺人恠之府君曰此非爾所知也及期而券值

畢具或又問之答曰此豈有神鬼輸之哉吾故不侵
千金之諾以信人聞者服其雅量累世戚里多豪貴
相高府君處之絕不見有跼蹐寒暄之態至其潔清
自矢持身持家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斬如也孺
人秀整寡言笑坐立皆有常處不失尺寸父習齋翁
初與唐文先生爲文章交有女心許府君比視唐文
舍卒踐之而孺人毋陳安人亦蚤棄孺人十三來歸
盧節婦撫孺人如女孺人之事節婦晨夕婉孌不異
其母中歲嬰痞疾嘗坐密室子婦更侍內外兒孫環

相向者常數十人嬉戲歌謔務歡孺人孺人亦時時
頤解已復泣下曰思吾曩者爲兒時幼婦寡姑形影
相弔而今如是耶其何及矣每歲祭掃必戒吾母及
吾叔母洗泮爲具齋素如儀曰先夫人有言兒孫奉
養有盡但綠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孺人
生無一命之榮而終身靜默所在肅如府君性嚴濟
之以慈道廣濟以儉濶達濟以周謹故孺人之歿也
童僕欵歎隣人焚香罷市此豈易及也哉嗟乎府君
生不識父孝事其母世謂唐文有子孺人不及奉母

敬事其姑謂張家有婦生平大節夫又何憾獨念我
考以有待之志付不肖乃竟殘廢面目草草爲祖考
夢江府君祖妣晉孺人狀則萬死莫贖云爾

先府君行狀

先府君既棄不肖孤等之七年始克葬于邑二保爲
字圩祖塋之穆從府君命也痛哉不肖孤生不能養
歿不能葬即覆面抉眼媿不免相見地下惟是當世
大人先生或憐而賜之一言則府君幸托不朽而孤
有藉乎嘗聞之府君張氏故世農居崑山五保古渡

頭力畊好義幸不大乏數傳至高大父半閒翁諱珮
娶方始徙城居創新第興賢里舉二子長詔次誥誥
字唐文是爲曾大父娶盧氏生大父夢江先生諱懋
隆娶於晉工部員外郎習齋先生憲女子二長即先
府君也府君甫墮地而父母族之長者見之喜曰美
哉張氏世德豈惟有孫而已耶于是方奉常名府君
曰濬而字之九川後奉大父命更諱遂號曰九川云
府君幼岐嶷六歲就外傳傳不煩十三能文章師事
數十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然無弗雄府君者而張

先生元方先生弘靖周先生梅尤異之悉以其學授
焉二十試有司令公王東圖一見嗟異曰神龍天馬
之才矯矯然不受羈縻時以為知人尋補博士弟子
升上等大父自念曰幸有子能為儒者吾何求哉遂
謝科試弗往曰聊拓吾業毋以饘粥為兒累也府君
益感奮為博雅之學日課叔氏維城誦習經史而邑
中縉紳先生競相延為子弟師所得修脯悉以周親
賓之乏者常不使有餘為文務刷洗舊習根極理要
而潤以真懃之辭絕不好弔詭習氣以故一時名士

咸願締金蘭交推為盟主府君亦任真自許為之剖
析䟽解不少避然府君實以意氣相先非徒文章之
交而已也同事者往往脫穎去府君亦無途窮之感
至穆廟改元文體創變府君喜自負竟以憂免則立
不肖於庭而訓之曰自汝曾大父為諸生有聲天不
得志汝大父又以某故謝業吾所以屢躓屢奮百折
而不挫者徒欲一第以報而大父而違會不逢已矣
是在子則盡發所為博士業付不肖句解而統貫之
而務買先世未備之書伏而讀焉視舉子時益銳于

是問竒者日益進而府君益樂與之接辰酉不休其
用之以中主司之程者若射覆然比不肖稍能握管
則又召大年訓之曰吾不喜儒家子僅守章句作一
窮措大吾課大復殫矣力不能爲若謀且若多病亦
不能竟學則使讀軒岐書而時寫山水竹石以寄興
曰聊以娛吾老也而今皆不酬痛哉方大父寢疾時
歲在丁卯試且迫府君日迎醫檢方與叔氏謀所以
備不諱者絕不及試事大父使親賓促之府君泣下
曰事急矣某雖欲行勢不可即行亦何心弄三寸管

且生平讀書談道何爲耶嚴謝親黨而漫爲好語以
慰大父比易簣而大父訣曰吾嘗以未竟之志付子
吾自敗之其如不能厚立產何府君痛欲絕而是時
大母故病瘧不任行府君爲竹輿舁之每事必先志
以迎不使色怒也已卯府君貢於鄉當詣京師念母
病不欲行大母謂曰兒勤一生不識長安何狀盍往
乎吾自善飯毋恐也已別則又曰兒性戇難爲作下
亟望汝歸耳且吾老矣府君試畢告詣南雍故人強
之謝不可亟馳歸見大母亦竟不詣南雍也當是時

府君年五十矣然益奮於學嘗語不肖曰誠爲儒者而藉有一物之不知令吾家茂先夢中相對何以謝之每宴坐不肖與大年必侍侍必稱引古昔至忠孝節義鬚髯輒張夜分忘倦不肖或質所聞府君應口誦之累牘連篇不錯一字生平無諾責與人約輒以一板識之刻日立程無弗酬者既定交洞見底裏而絕不能容其過稍不當意輒色辱之甚者陳是非利害之狀反覆夾擊之其人方愧汗無聊而府君忘之矣人有一善則口之不置而尤好獎掖後進惟恐其

不聞於世也客至縱談不及俗事有勸之立產或攜錙以贈者至府君所不能發言多懷錙而出里中英少輒相謂曰見張先生惟恐服御不衷爲詬病此與之交不啻飲醇府君雖不膺一命乎而當世利害得失之故靡弗精覈而筭其便比年水旱頻仍室宇懸磬小民至相煽爲盜不可止守土者患之府君按故事叅以已見條數款兩上之而兩效境內貼然令遂傍詢他事府君謝曰非其所聞令愈重之欲免府君役府君謝曰某免必及細戶夫非明府子民耶柰何

以其故累之竟役如約府君清不絕物嚴不礙和已
諾必誠慕義若渴嘗慕張乖崖之應卒蘇子瞻之立
朝而尤好讀子瞻集以爲古今文章之變無踰此書
者老屋一廛粗設講誦遊適之具日夕吟詠其中興
至小步城隅倦即假寐識者謂正似彥方懶似叔夜
詩似香山書似南宮文似臨川府君皆笑不答居恒
善相人多竒中而獨無一語自及不肖等請之徐曰
汝勤讀書此非爾所聞也而時時忽自語若以爲歲
行且盡者詎期一疾遽至是耶痛哉痛哉當未疾時

不肖方擯於主文者府君慨然久之亡何謂不肖曰
昨夢也而不祥云何雖然生老病死符到便行吾守
之君子素其位而行吾人素其位而學汝與大年共
勉之已及家事已又念大年廢舉業不欲令受外侮
不肖懼不敢出一言府君復笑曰吾過矣夫夢也而
吾遂出不祥語耶言畢客至未數局而瞑痛哉痛哉
府君諱維翰字宗翰別號九川娶季氏縣學生五山
先生女生于嘉靖六年丁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于萬
曆十六年戊子三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二子二長

即不肖大復縣學生娶顧氏庠生允烈女次大年娶
方氏奉常先生曾孫曉女女一嫁庠生潘士元孫男
四長曰桐娶府學生薛學閔女次曰櫨娶陸女次
曰樾娶李元德女次曰柚未聘俱大年出而桐則不
肖奉府君命抱爲子者孫女七一嫁太學生沈大雅
子綏一嫁光祿署丞孟景淳子時來一幼未字大復
出一嫁太學生周冲子瑁成一嫁邑人許伯寅子衷
敏餘未字大年出先是太父母既葬而府君命不肖
等曰吾事已畢異日者會須從遊此地耳謹遵前訓

卜以萬曆二十二年丁酉十一月二十八日窆窆焉
痛惟府君生平懿行不容泯泯無傳而又不忍爲溢
辭以誣泉下謹述大略如左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生于嘉靖丁亥二月初七日卒于萬曆三十
四年丙午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甫十三來婦配先
君子九川先生生二子長即不肖大復次大年女一
嫁潘士元早卒夫人生無一命之榮而中更窮苦不
肖又荷天之僇聞聲伺夫人喜愠者又十餘年會八

十當賀賀客方在門而弔者隨至痛哉痛哉尚忍言
乎哉不肖哀伏草土追憶夫人八十年夢中事謂古
者稱母夫人作先夫人狀略以請於當世之有文者
夫人姓季氏父諱龍伯字子升世稱五山先生母支
氏繼狄氏祖一鳳字德諧祖母殷氏繼陶氏夫人性
勤敏及事大王母盧節婦節婦既嚴冷自持而王母
晉孺人復方謹寡言笑夫人迎顏色侍之兩母歡焉
人謂張家婦是小女子竟能歡二嚴母當是時先大
父夢江先生將自輟舉子業一意課先君子先君子

好結客坐上常滿夫人率婢子短襦操作晝夜不倦
以給四方之間竒來者不繼則脫釧佐之又不繼則
稱貸而益之以故夫人之橐如洗而質券以求所負
者時時蝟集夫人意不少厭卒供賓客如初丁卯大
父疾革呼先君子言曰吾生二子一女事吾謹而有
季婦是四子也但婦欲成夫之志而洗其橐又益其
負吾心憐之夫人泣不成聲已大母病痞疾常甚夫
人事之如事大父大母卒先君子經紀其概而夫及
避統稱貸以母傷先君子之志視其初益謹亡何先

君子卒棄不肖等夫人悲不欲食不肖與大年勸說萬端夫人乃曰吾欲存未亡之身以稍寬汝念請毋鮮食矣曩者奪吾舅時吾已知身世之幻自懺往業不如葷者數年會疽發於背而汝等強吾食吾故勉從汝等以盡汝子母之情爾先夫子歸天而鮮食能下咽耶且焚香禮佛故吾事矣自是晨夕朗朗稱西方聖人名號不輟然亦辟纒如初或肩背小疲輒周行於室不肖等力勸之夫人笑曰婦人業也豈可以老廢耶然所得值盡以賙下走之貧者或隣家兒過

之必少惠以錢乃已否則意不懌也蓋夫人儉而好施其天性云顧不肖等貧甚絕不能稱夫人之志痛哉痛哉女嫁潘士元夫婦相繼而歿不肖撫其孤潘震宗或小有恩勞然亦絕不欲後張氏族屬遺問而先其孤甥也年四十遂嬰痲疾發則竟夕不能止自後率以爲常乙巳秋杪偶病瘡而痲發遂不能起乃神氣湛爽時作亦時止止或復大作不肖等以貧故不能時製日製以備不虞夫人亦無一言及之既病大

年私飭材爲具夫人覺而喜然亦竟不問也卒之時
不肖等率婦子輩莊誦佛號如夫人指夫人願亦輒
動猶自念齒脫不可舍強關其口徐云齒盡矣且見
先姑當柰何竟瞑痛哉痛哉先君子既力學不逢年
且念累世伊吾不得一當以報前人地下因是嚴課
不肖餽買圖書必使竟讀夫人見所陳卷甚設心憫
之先君子歎曰是子誠破萬卷盡籌當世之務脫不
幸永爲明時所棄方可委之若數吾又何言而不然
者徒取章句以塗人耳目近者被青衿遠者冠進賢

冠作紙偶人趨走叅承態非吾家事吾家自唐文先
生而下豈乏三寸管可以媚於時者哉母其福德不
及今人而柰何令若曹讀書復不及古人耶吾束心
一慮以訓是子使無餘力次者既多病且任之不令
作奄奄窮措大矣夫人聞之喜每篝燈火縱不肖夜
讀而自持女紅從旁聽之或寒雞喔喔嚴霜淒冷必
溫餅餌以飼不肖又爲好語勞之曰吾得常視汝讀
不負汝父志復何求哉以故不肖蹙於世路夫人處
之晏如至癸巳不肖忽翳三光夫人乃蘇蘇泣下曰

先夫子有言吾福德不及今人豈其先見耶而又多方勸說勉慰不肖吾年老汝弟尚能強酬門戶若常侍老母如曩者夜寒課讀形影相隨時事則吾死不憾耳已又嗚咽不勝夫人晨夕居寢不窺戶自旦及暮不肖必令小女子掖見夫人歡語移時乃退不肖察夫人意故不歡聞其聲若歡也痛哉痛哉夫人疾革時不肖以手按夫人肌肉消滅特甚不肖含涕大恐而夫人喘喘強爲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無死理蓋不肖罪重惡極天矜其目子母之間以聲聞者

十四年竟亦不知屬續之日視七十歲時何如也夫人既歿而不肖苦爲貧病所驅迫居常昏昏不復別識每過寢限便覺隱隱痛痛腸肺俱裂低頭默呼阿彌一二聲則止矣痛哉痛哉回視三十年青燈夜雨持針課讀之念竟何所得耶不肖大復娶顧氏大年娶方氏孫男四長桐娶薛氏次櫟娶陸氏次樾娶李氏次柚娶俞氏孫女七不肖出者三長嫁沈綏次嫁孟時來次嫁孫學仁自大年出者四一嫁周瑄成一嫁黃元美一嫁許衷敏一嫁沈振宗曾孫男四安淳

守淳桐出祖淳櫛出先淳袖出曾孫女三不肖等卜
以本年三月二十九日丁酉合葬夫人于二保爲字
圩祖塋之穉痛念先大父以少孤故憂得不肖晚時
夫人年二十八耳不肖五十三而哀夫人享年八十
亦幸矣乃不能有先世之產一日舒夫人兩眉皤皤
黃髮操作如常即夫人事先子時猶可以少遂其念
而竟盡瘁以至於此此其苦心懿行有不肖等之所
不能盡者伏惟當世立言君子哀不肖等荒迷中不
文不次而賜之不朽析肝鏤骨不勝大願

先叔父念江府君暨叔母姚孺人行狀

先是叔父念江府君卒大復方有事譜牒爲父立小
傳殊不盡久之作府君暨叔母姚孺人狀狀曰府君
姓張氏諱維城字九德晚號念江隆慶丁卯先大父
夢江翁歿府君悲悼久之故自號念江也母晉氏府
君早歲即能自奮于學然無一覽之性先大父憐之
謂可深造而府君篝燈映月孜孜不怠會選士將升
于學府君潛往求試大父不知也三選三中格大父
始知之索其目劇有首尾而一時同學生有叫囂自

負弗能及者大父笑曰嘻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豈信
然哉于是使受易先貢士編數絕蓋府君學務析理
不為一切口耳之習類如此久之浮沉黌校間卒無
所遇而府君喟然曰世且棄我我安能戀此藍衣幘
頭提鼻忍息磬折首藉簷下耶去稍稍問家人生產
而府君之問產也亦以其沉寔心又逢年以故不決
歲而所立產倍蓰曩時當是時府君雖已謝科舉之
業然讀書不輟常為諸子先而伯仲子亦次選為諸
生有時譽府君乃盛通賓客為鷄豚社伐鼓誅詩時

出所藏法書名畫及古罇壘玩之意灑如也亡何姚
孺人病卒伯仲子亦相繼死而府君始卜居江干多
人世之感矣去城之三十里有村曰葛庄先世產在
焉府君乃始葺其敝陋達其閉塞而居之小藝花竹
增植桑果時與布衣野老徜徉其間而有妾陳氏者
亦能如府君旨供具不厭久之痰發時瞶瞶竟一歲
不起得年七十有一府君性沉毅微憊所不當旨輒
罵辱其人以為天壤間無所復容之物而事久念移
坦然不恨故其人雖數被呵責無深怨焉府君雖以

梅村草堂集卷九
四
艱辛立產產既具乃務行其德多所補助宗人子不
聊生者時買田給之而于刀布出入之數即未取盈
不深念矣人謂府君能施專于其所不報云蓋姚孺
人寔相之姚孺人者故姚翁愚女母李氏姚素長者
而李母家聲名文物久爲一邑之冠爲母擇壻必與
府君而孺人所以事吾大父母者居然儒素府君安
之府君出入黌校里閭五十年所爲生養死葬教子
娶婦闢地廣畝迄有成立者秋毫皆孺人之助也而
慈和惠愛佐府君之所不及戚里上下尤德之孺人

死得年六十有 有子五人長大臨娶戴繼韓大觀
娶唐繼王繼朱皆庠生大有娶陸大晉娶朱大升娶
榮女三人長嫁庠生周汝鯨次嫁嘉定庠生葉士選
次嫁孫繼賢孫男八人孫女七人嗟乎府君讀書好
義委運無求斯亦早自割于進退之數而立產能施
勞心及物倘亦身隱而中不自放故有所托以耗之
也語云事英主難而孺人獨能調府君于忿偏之際
俾終其德豈非兩賢哉孺人嘗虔事玄武水陸必祭
迨乎疾亟結印叩齒焚香而逝誠實心之于果報何

如也秉筆君子尚哀其泯泯而志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顧德垂 較

亡弟世長行畧

嗚呼痛哉予忍紀吾世長弟也耶世長少警敏勇于
爲人令當一任足以舒發其志氣可自見不沒沒而
幼罹再生之病長更徹骨之貧隨俗遷化五十三年
卽戚里知交所共稱說皆非其至然而仁心質行孝
弟明潔其終不可磨滅于世無疑也世長生嘉靖辛
酉十月二日而是時先府君罷秋試計無所娛大父

而世長生大父母喜歡聚貞節堂中相與語甚肖府君也予時八歲已心識之矣又五年乙丑世長病胃冷痛即絕先夫人不解帶者四十餘日諸醫謝不可爲移之地絕矣府君取置懷中行泣不休大父泣曰曷不爲老人計而納棄子懷中不虞自殞耶府君曰匪直憐之是兒骨相無死法將自復時方午既申而臯端若飛縲焉府君曰活矣取湯三沃之三下而府君亟語先夫人吾于此道良苦今以後日月皆此兒餘生不令沾沾作窮措大矣世人頗疑世長之慧自

棄不竟學不知先府君之意也其明年就外傳先夫人督之嚴府君輒呼還令戲聞雁齋而世長病後骨相驟長頭青眼漆軒軒如成人或布席裸袒或箕踞欄楯間府君對之色艱如也又六年辛未授史記漢書每夕偕予坐草堂更互讀府君聽之燭滅必令卧誦而予所憶多不及世長甲戌授唐文粹蘇文忠集時年十四十六丙子受素問龔先生龔先生者號漸亭故廬丹谷翁受業弟子也性方口爽于諸從遊無所屑意顧獨異世長曰世人不解此道多以中根人

爲之安得受如世長乃可授耳久之漸通其業又得
萬金良方及帶下幼幼諸書無不記覽而是時先夫
人力秉家政多賣金猶值世長夜從龔先生歸色慰
夫人而嘗私語予婦曰嫂即洗其橐不支弟或有待
無恐也且慎無溷吾兄庚辰年二十娶方氏方故賢
能如世長旨先夫人諸務世長直任之矣而一切薪
水問遺及門戶鱗襍之用府君亦悉委世長輒辦當
是時予方讀書大樹齋中多與世長同卧起鷄鳴月
落嘗互誦曩所課諸書以爲快予性鈍不解臨池世

長爲之輒肖又能時出竹石五指間府君見之訝然
然心獨喜世長意有所寄不泯泯矣甲申吳門張五
河元舉以染謁府君張故名下士又陳先生白陽甥
也業有淵源府君令世長師事之期年盡其術而張
性好豪飲世長從之馳騁上下嘗以身翼蔽張無令
誤終其身禮事惟謹戊子先君歿充充不知所出世
長行哭敦匠事嚴而電光閃閃着門戶家人大恐米
貝衾紼必誠必信皆倚辦世長都無所悔予伏地嘔
血軟泣而已庚寅免喪世長再理染事時里中六七

梅村草堂集卷十
三
輩就世長聯社又有新安王民暉者以寫照特聞四方世長館餼之頗亦通其意然不願為取適而已矣筆墨之歡于斯為盛然酒闌客散輒嗚咽不能禁痛其藝不及佐府君歡且未葬也甲午始克葬而後世長瞿然語予曰兄望五且病距某之生亦三十四矣如母老何于是厚自檢押而持繡素者足相躡于世長之庭世長故不肯粥技好任俠隨所請墨妙丹青務令滿志又多市牛酒醉之以故四方之履日進而家甚貧當是時予已抱左氏之阨世長償產質錢為

予祈視而又多請方技之士以歡予先夫人聞之意甚得也歲丙午先夫人卒時予家徒壁立慰不足當大故而世長取之宮中無不夙辦誠信如喪府君時予亦弗之問也然而世長心良苦橐如洗矣世長性好山水登覽之興故復不淺先夫人既葬乃始薄游吳越間登七十二峰觀潮錢塘禮五雲慨然久之始知禪誦如是我聞之聲朗朗徹戶外矣庚子登黃山時年四十丁未游燕臺年四十有七世長既竊觀天子宮闕喟然南歸曰嗟乎方域之中有江南吾鄉之

于江南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而吾先世以數椽處其中
蟻巢耳然幸無恙端然如魯靈光可使他人鼾睡其側
耶蓋時有議割先產者世長粥其橐而償之不盡將取之
楮墨以老焉而予于先壠故有所建風木軒未就而圮世
長傷之爲買隣地築室五楹榜曰風木小藝花竹其下語
予曰吾兄弟且老不能以無味之面久久向人而吾先世
亦絕無向人性但不審造物者還許吾十年相守乎歎歎
久之而予乃不知世長已病故爲好語相勞也世長之疾
在癸丑三月間

五月將望予始知之眠食大削矣然終不肯言間言之亦
不盡距大病之前一月猶課通遠二僧染不輟既亟向予
一流淚耳予曰不憶五歲以後日月府君謂之餘生耶自
是不復言一日索惠泉飲之盡一甌顧謂予吾腸胃無所
滓然思不免賴此水浣却矣意自笑其僕僕衣食三十年
無爲也遂瞑嗚呼痛哉以世長之情志得有所舒發當
不肯清淨無爲以自老即富貴當不齷齪即病厄其身
貧勒其氣而勤身濟物之念若聚沙成塔所謂施于里閭
信于夢寐者亦

不遺餘力矣然戚里知交頗亦信之昔黃人有言樊
先生卑污苟賤者先生笑曰卑則卑矣不污也賤則
賤矣不苟也予謂斯言何當于先生請以志吾第世
長不識下執事許之否世長名大年有子三人女四
人卒萬曆癸丑十一月十七日年五十三嗚呼世長
生平無一事而清遠閒曠有過人者其書傲趙吳興
畫無所不窺顧獨好唐子畏其人有至性不肯依傍
古人然舉念多合其生不甚了佛法然易簪時炷香
測畧端然無怛化即老于佛者自謂弗及之矣

鐵兒葬誌

鐵兒張元長初生兒也母顧氏娠七月生方娠時大
父九川先生夢玉一塊墜懷中大如衣有文故乳名
曰鐵示非玉文無害也或云七月子當長大父信之
然羸甚五指僅如錐具體而已及期齒骨怒生秀目
方口長耳豐準伏犀骨隱隱貫頂上見者莫弗竒之
甫三歲能誦唐詩絕句幾百首而尤喜誦不知天下
士猶作布衣看之語大父頗戒乳母不令人見也適
有巫媪視鬼者見之訝曰此青州四舍人何在此乳

母嘗其不誠媪徐曰會當去久之病痧疹醫禱一月始愈又半月而痘疹見啼竟夜不止是時大父卧聞雁齋中夢至大梵宮叅禮如來一人導之而東有阿羅漢結跏趺坐又導而西西則祖堂瓦甍皆碧琉璃色莊嚴璀璨一僧結跏坐蓮花臺上以紅錦覆其首啓視之則兒像也大父放哭而覺而童子候帳前報兒痘見矣痘九日不發竟死是爲萬曆五年丁丑三月十五日戌時葬之馬鞍山陰大茅真君殿後年四歲其生以萬曆二年甲戌四月十二日丑時既葬嘗欲誌之不果今年己亥予再遊燕臺三月初九日道經潤州夢兒笑語如曩時起而爲之誌嗚呼夢而生之夢而死之又夢而葬之誌之惡乎知余夢兒夢也耶其有爲夢者耶嗚呼此可以觀人世矣

三女塋誌

嗚呼丁丑之歲後汝兄鐵十五日而疹亡猶視聞予泣且呼而瞑者予婦再乳長女小大也其生三歲明年戊寅予自荆溪還入戶不見女吾父母面之予乃倉皇痛哭于佛舍一燈黯黯者三乳牛也生再歲其

後又六年甲申而哭若鐵若小大若牛者五乳女玄也未周歲玉柱之東玄宮之北纍纍者吾三女從其兄藏于斯也附而藏左右各一者吾所存女嫁沈氏者二女甥也直西而望踰堞涉隍若馬鬣封者汝家先世墓也志之者汝父張元長也昔未志而今志何元長且老將辭逆旅之館而休焉未免有情不忍弗志也嗚呼百千歲後存而勿伐其以爲元長之子女也夫

殤誌銘

子明八歲殤應鵬十六歲殤子明之父大年母方氏應鵬父大晉母朱氏年與晉從兄弟也子明性純敏婉孌若成人鵬性沉實粗曉文義皆張氏之眉目養之可以不愧其先者也歲戊子明病疫甲辰鵬病瘵後先死子明死後一年晉始舉鵬銘曰
若兄與弟生不相及而死相親皆祔于汝高大父玄宮之陰其永永長存悲夫悲夫世之相尤者獨何心汝從父感而爲之銘

亡女孝仲孟孺人行狀

女姓張氏名孝仲崑山病居士張大復仲女也母顧氏凡六娘生仲是爲萬曆十三年乙酉十月十五日其明年丙戌光祿孟公爲其季子時來求婚許焉又十九年歸孟其歲甲辰既歸宜其室又四年光祿公爲諸子析箸仲始爲政宜其家其歲己酉又一年仲卒則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三月初六日也年二十六子四歲乳名桂女二歲名環光祿公哭之如其父姑葉孺人周孺人哭如母妯娌哭如兄弟姊妹僕媵行哭皆失聲如失主母之老于政者里人欷歔傷悼

無間老婦稚子予過孟村充充如窮無所歸思欲紀其大略以俟立言君子每執筆而瞑投卷而慟久之始爲之狀狀曰孝仲在娘母弗憂稍長軒然動止如成人父弗煩既歸于孟侍問惟謹歷寒暑無數舅姑弗過莊事妯娌妯娌弗燕既秉家政綜理周悉無一切峻薄兒女之態與一時掛漏謬誤之端夫君弗勞即閨門之行不必有所自表于時然使仲不即死爲之三十年當稱孟家功婦即早夭而所事翁姑不如光祿公與葉孺人坦直慈愛或其他非意之干艱苦

萬狀則嘗膽茹荼亦宜有以自見爲孝婦又使仲幸甚而佐其夫或見其子有成立之綱之紀其必爲賢婦賢母無疑也惜乎年不盡其才志不表于後然試數一二可得而推矣仲三歲時其母病不欲食屏息毋旁弗食亦弗啼母既起食與啼如故識者竒之予夜讀書仲與姊孝伯侍或久之伯請問仲弗許笑曰聞聖賢書何弗適安事寢爲予聞之喜時以其書語仲未了輒能見其所將然予爲掩卷曰兒休矣讀書非婦人所急也仲亦不復言書每讀時但拱聽之昏

夜無倦容會予目青命子桐誦圓覺了義仲耳受無遺桐與姊伯時有佞佛之色而仲默然領之而已矣每花晨月夕與諸姑姊妹歡語無巖而自爲孟家婦間一歸寧不復語笑如曩時予心怪之令其庶母問狀笑曰女子有家女子之累也吾在江南見月輒思與幼妹撲流螢聽蟋蟀嬉戲相樂自今思之那可復得而今見吾諸姑姊妹歡情宜倍往時然而薪水之務縈其中而織紵之筭周其慮默默不能自放者數矣聞之父少年如春壯時如夏天之序歟予聞輒然

戲問仲鄉居何樂仲笑曰鄉何樂耶所恃如父命幸
不開罪於兩大人而予姑讀書好禮居然女師是吾
樂耳問何苦輒曰異日者當復苦役今賴大人之庇
未見也凡仲所見多丈夫之概而容色不矜言下便
了而神情不自喜服御鮮整無纖鄙之容而好勤其
身苦其心以周物知家人輩憂喜勤惰強梁懦弱之
情而默調之使各得其所欲然雅無一切束濕分別
之事語言清辯而慧然不自見其所長初析箸時光
祿公適有疾予使婢子語仲兒故貧家子不宜及田

產事仲方焚香爲光祿公祈而婢至聞之笑曰此言
何爲乎來耶且父常自教兒而待今日然後及此乎
予時意亦竦然又嘗使人告予某日暫歸寧予謂仲
方有家不宜數歸從此不復言歸寧事矣其母使人
詰之曰父居貧嚴自治雅不欲以頻歸爲世眼所物
色此易曉耳且起侍姑恂然婉孌姑輒色喜曰娶婦
必儒家果然已又見仲與夫婿語款款情至然多齋
眉之恭則又未嘗不色喜欲飛也獨居操作無寒暑
晝夜之隔所市甘毳時食必潔奉翁姑餘以佐夫婿

夜讀又其餘以啖幼穉而自御其最下者侍者難之
輒曰吾處之素矣或勸之少自逸則又曰吾每侍翁
姑見眉宇間多忽忽不樂大都爲役重產分後或不
可支耳吾年少所析產粗足自給而好逸其身以爲
兩大人憂其于克家之義謂之何且逸亦非所以自
處也死之日滿三下矣猶躬至爨所用戒不虞甫過
限疾作不復起痛哉當是時婿有繁役過友人議割
產而孟孺人就伯子養居城中仲故茫然自失矣乘
夜遣急足詣母而是時風雨淒其不可行平明聞狀

予慟曰兒不起矣兒性孝且慧烏有小恙或尚可爲
而乘夜詣母耶使人卦之皆不吉未晷訃至痛哉痛
哉仲心坦而慈性微急秀目倩頤視履開豁骨相不
宜天予嘗語內子使有兒如仲張氏當興即爲女故
是家庭間鍾子期矣仲既死予絕復甦甦而更絕私
自訟曰吾豈眊耶女如仲且死而吾無徵此何爲者
伏枕思之疇咎之夜蓋再夢禪雲云仲有初生女卧
病予舍旣亟予心占之夢僧書禪雲二字夢中占其
夢曰禪者無生之法雲之去住其何常之與有是兒

當不起黎明竟死嗚呼夢神既以二字死仲女又以
此徵仲死豈果有數耶解者曰仲嘗聞圓覺義而君
再夢禪雲經有之一切流轉猶如昨夢仲宜得所歸
矣病居士曰莊生有言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予爲亡女孝仲孟孺人作狀豈有譽焉孟之先世居
吳淞江南以貲特聞人稱江南孟家或曰張浦孟家
光祿公父徵仕卽守約先生素長者妣徐氏封太安
人與婦葉孺人相得歡甚情如子母然孟氏既世有
女範而吾仲女亦稱孟家婦不幸早夭不竟其志天
乎天乎予故救淚書其概爲光祿家乘補且將懇于
世之有言者

女仲殯志

孟母張孺人諱孝仲父大復母顧氏生萬曆乙酉十
月十五日十九嫁故光祿公第三子時來姑葉封孺
人相得甚凡七年卒得年二十有六子一人爾彰女
一人環初殯今嵯縣主簿宅右廂又六年改殯五保
字圩祖塋饗堂實光祿公成命是爲萬曆乙卯三
月二十四日先是父大復嘗爲之狀將請誌于當代

女史陸夫人于其殯又哭而銘之念且老懼莫逮其
窀穸也銘曰

婦于孟女于張生無命死多芳殯于墓以俟其良爾
媛爾泫爾後孔章

女姪曹孺人志

萬曆乙卯五月二十三日故第君求嫁女真卒曹氏
正寢得年二十有六其寡母朱與曹姑哭之慟聲聞
予草堂予亦潛然泣數行下而心獨喜真之無憾于
死也故有姑哭婦不異其母如此哉此知真之爲婦

矣真早歲失怙朱母甚憐而嚴訓之嘗不令有餘以
故儉飭之性宜于舅姑曹故儒學與予家有世講之
誼而真婦又能婦夫君更宜之病瘵三歲曹姑未嘗
有焦然之色真亦愉婉如初旣疾亟猶私其兄曰吾
即死無子幸勿外曹氏以傷姑志君子于是謂真能
孝矣夫君諱景元字孺長元長子曰入生亦何必有
子徒令後死者對之悽咽耳此予痛吾女言之也使
真幸有一遺以慰其姑曹姑遂不如今日慟哉君求
嘗有女蓮嫁沈氏亦蚤夭予為存其大略于譜而悲

涕不如今者蓋痛吾女而不忍真之孝無傳于世其得歲又與予仲等悲乎悲乎予即爲真至自謂之私矣

女孫志銘

世長之女孫阿大父樾母李幼娟靚即甚啼不就人提抱必其母與褚姬持之乃安見人輒自匿不仰視他姊妹成行嬉戲不呼之入不入即入不就便利從父母更貧苦食晚衣單不嘔不願萬曆己未清明日病痧疹死其生爲乙卯五月十八日葬本年清明後

三日庚辰祖塋封後五步伯祖哀而銘之銘曰

自汝祖歿吾老不能復問汝曹之寒餒也汝慧忽殤吾聞哭而知汝之死也悲乎悲乎女于張速歸于張之士千百年後從予王祖既安既妥

甥女阿蘭墓志

予長女嫁沈叔和媛艱苦備至結褵後都未嘗生男阿蘭其第七女也貌娟秀能解人色意所向不以提弄溷其母其母獨憐之毋畫樓而處甚隘蘭繞膝依依視毋澣紈不窺園一日偶經桃樹下聞其大父太

學公咳輒大驚一月病死得年六歲傷哉貧也命矣
夫萬曆戊午七月十七日葬馬鞍山北麓大茅真君
殿後祔吾家鐵兒墓東右一步銘曰
吾嘗志汝舅之墓而墓祔汝三姊今又祔汝于此玉
山之陰是爲吾骨肉之土厥木蒼蒼他年新甫

孟長女祔葬志銘

孟長女以萬曆乙巳七月朔生戊申八月三日死父
時來母張氏女生而峻潔甫期不受倨傲之色雖甚
啼不餘痕滓亾何寢疾會父家將議析筋其母携婦

興賢里草堂遂歿興賢里得年四歲方女之病且亟
也予卜之鬼不吉卜之夢夢胡僧索寶珠納鈿奩中
執予手疾書禪雲二字遂行予驚起知非常住相也
入寢問狀女已喘喘目予久之拭淚而歿是月十四
日婦女柩祔葬封徵仕穴兆左若干步銘曰
張浦之南爰名淨土彼高者墳童女得度

明故庠生潘長之姊丈暨亡姊大娘合葬志

萬曆甲午正月二十日姊丈潘長之卒予哭之其家
先是哭吾姊大娘子聞雁齋是爲辛卯閏三月二十

九日相距四年耳家貧子女幼弱吾姊左提右挈付長之而長之又賞志以歿內外兄弟之感寔傷厥心嗟恐言哉嗟恐言哉以故長之既葬之十有九年始克誌其墓誌曰潘氏其先汴人翰林學士炎隨駕南渡徙家崑山十三傳至敬洪武初以貲甲里中時稱節毅渙潘氏敬數傳至彥編爲諸生興於文學彥編生澤貢于鄉教諭南昌澤生麟麟生文燦皆諸生文燦字質夫娶于嚴生長之諱士元配張氏吾姊大娘也先府君嘗與質夫公社雅相尚遂講好焉長之幼

敏悟爲文立就質夫公奇之丁卯試有司選爲縣學弟子其明歲改元訛言天子將選才人江南議洵洵吾姊遂歸長之先府君送之曰兒故貧家女婚又貧甚不欲以朝夕之計挫婚志則奈何姊泣而領之未幾月翁姑稱吾姊孝婦而長之宜其室遊學不內顧亡何嚴夫人有疾仰俛不自由長之率吾姊服不解帶者兩閱歲而夫人歿躄踊瘠毀子婦無異里中姥有及見者至今爲吾姊揮淚不已而稱長之之孝于人人子未數數也長之性慷慨多大志初不解世之沾

沾縮縮者爲何語每罷秋試人或寬之長之傲然弗
屑意而事質夫公備諸愉婉質夫公豪爽自喜多鳴
琴角奕之遊長之所得聞竒贄悉付酒家佐太公歡
未嘗入閤不繼則吾姊澣統侑之不令長之怒一日
養也以故長之遊學二十年家益貧弱子稚女毳毳
繞膝間饑欲食寒欲衣而長之與吾姊處之怡然無
所恨人有以非義餽者長之叱絕之頸面皆赤吾姊
退自得也嘗與人小貸且久子錢侷矣其人歿而長
之取償其子子弗受長之叱曰汝以乃公爲負金卽

哉後有貸卽甚困吾姊必以時償曰慎勿使卽叱人
也長之既以能文起黌校間而黌校間推行誼之士
又必首長之每使者行縣所得旌幣多倍于諸名下
士長之曰嗟乎吾以文得幣猶非望乃爲行而必使
人知之耶吾請絕矣聞者信其言不僞云初吾姊寢
疾且甚先夫人憂之眠食忽忽然予與先仲迎吾姊
聞雁齋中便夫人省視嘗夜半視吾姊燈影熒熒長
之手一編危坐至旦勿寢其媵曰卽故念兒女幼不
免啼泣以愁病者蓋閱月矣以故吾姊之喪先夫人

哭之盡哀而德長之終身勿間焉吾姊卒時年四十
二長之年四十六生子三人長震宗娶顧次超宗縣
學生娶沈次承宗娶婦女三人長嫁庠生金元曜次
嫁王希魯次嫁青溪顏某長之嘗遊學青溪與顏氏
有姻婭約未就顏老適視長之疾且瞑約如初時以
此多顏老亦長之之素信于顏也長之既歿震宗等
以明年乙未二月廿三日奉吾姊柩合葬東一保祖
塋之次張子曰癸巳秋長之夢遊貝闕有冕而髯者
指長之曰若爲吏而多賦于民罪當死長之叱曰吾

安得吏吾書生徹貧數十年不肯以手捉錢吾安得
吏若徒曠曠耳髯者色沮長之顧視見吾姊相持泣
五指如冰長之笑曰人言冷如鬼手信耶遂覺而童
子候伺帳前聞長之夢夢語者鼓絕且旦矣長之爲
予說如此予謂長之強陽能叱冕者當不死而長之
故竊竊自危之矣長之爲人勇于義生平無妄言其
孝友天性也吾姊從長之幾三十年雖貧不恨蓋有
所取信矣辛卯之歲吾姊移席齋中見欄楯間有夾
蝶花開者私于吾婦曰吾且不起蓋疇昔之夜夢其

姑嚴語之云悲乎悲乎人生誰非夢者先父母生吾姊若弟三人而長之爲婿予獨根鈍無所似辛卯哭吾姊甲午哭長之祭丑又哭吾弟皆以夢顧吾夢不知何時矣予爲長之誌墓言及此羨長之與吾姊存歿寧順可無憾于人世也

姪婿周季美墓誌

予弟世長之婿周季美死且葬母慟不已妹孀錢氏者哀悴甚予坐息舫聞之泫然流涕追念季美初遊吾門搃而軒然既冠拔起頂常出諸子弟上人或訝

之笑曰曹交不食粟耶訝者愧謝而今又死矣季美從予遊十一年未嘗有自遂之色既疾亟予思往見之輒行輒止竟于待予暝不及傷哉葬爲之誌君諱瑁成字季美父冲母孟世居婁之雙鳳鎮惟學惟貨甲于婁東生十歲孤孟母甚憐愛之紈綺珠玉容飾甚都而是時君之兄稍稍好弄不能持門戶遂洗其橐君事寡母幾稱窶人子矣幼嘗習舉子文字不竟業然時聞課誦聲輒徬徨不能去時有記憶又能自出其意寫山水竹石人官鳥獸之形多生韻識者稱

之亡何病甚醫云瘵也予謂季美長幹有神不類瘵
老母輒慟曰是兒幼嘗從兄佚遊多逐犬臂鷹之戲
不愛其力而吾又憐其孤羸惟所飲食母時夫勞逸
饑飽之節舛于前而貧迫其後經有之病自内生兒
殆不起矣未數月竟死君性至孝侍母寢食常恐以
氣相觸母不當旨輒諄讓之而君承之以婉容母笑
乃已與人交無遽容疾詞多修子弟之禮而皆發于
情止于義以故君死之日諸親故無弗含淚而弔者
孟母初割其產念君未娶特甚而世長外母方適與

君母爲兄弟遂約婚姻謂世長婦曰媿之子稱等行
不宜婚而吾欲以媿故安吾子爾無辭矣以故世長
不以嬌客之儀寬季美而季美亦絕不以外父之容
見世長時有貧辱世長力護之且讓且諄而君絕口
不言德恂恂而已將屬續悲謝親黨婉嬾周至先是
與婦訣曰有母而背之有妻而捐之我則非人寧復
能上先人丘壠見諸兄祭掃爲且無兒無家汝亦何
所庇而自守耶吾聞人生無臯其鬼甚閒吾即死取
撮土埋骸骨于西山之陰日對晴郊樹色足矣世長

悲其言遂以君死之二十一日葬馬鞍山麓是爲萬曆己酉臘月二十五日年二十七配張氏世長長女無子銘曰

昔蘇公爲王子立誌墓大都叙其穎敏好學使君幸卒業當不減子立而吾決不能以文傳君聊藉蘇公之義而爲君銘

甥女王孺人沈氏志

萬曆庚申六月廿有一日夜予卧孫氏東樓下胸脇怦怦若鬪意殊不自得甫交睫輒夢夢又不可了輒

復醒私自念此境如彼將質明殆有甚耶旦起危坐以觀之日且昃童子倉皇來告沈女嫁王氏者死矣嗚呼傷哉女生四歲外大母顧抱歸草堂婉嬾大母傍不知其非女也稍長授之工則工閑之嘖笑則時嘖笑今王之太姑沈之大父行也見女而喜將納采焉吾長女獨心許王曰太姑有家範不負其門輝嫁女與之當得快婿不愈于簞金卽耶積十有九歲而歸衿襦幾不具母心甚憐女容不戚短襦操作時婉嬾太姑傍不知其新婦也已未之秋予卧病草堂喘

喘欲絕女來視予予病甚張目不能答灑淚而去自此不復視予草堂矣嗚呼傷哉予生不辰老多兒女之戚前未匝月有女奴來告女婉身而男不覺色喜謂吾女未有子可幸抱甥如女外大母抱女也一往之情便成悲讖嗚呼傷哉女生無祿更無命澣統紉綴孝乎父母虔奉翁姑僅償女婦事無足深紀紀其大略以俟夫若子之成立焉女生萬曆辛丑四月四日歿庚申六月廿有一日得歲二十志曰
父媿母張十九歸于王未匝歲而謀厥藏將留其不

盡以俟呱呱者俾昌熾其二姓之良

故張翁子清暨配張氏合葬誌銘

雲安君之母張媪尼也卒以萬曆甲寅十月五日無怛無吁誠其子必以法茶吾而婦燼玉山之土是時張翁卧疾久據牀哭媪淚淋漓于席又顧視其子而母所誠者是也後母卒之四十五日翁疾且殆忽思魚羹羹具而翁又忽為媪語曰及此猶羹魚哉行矣遂瞑是為十一月十九日也于是其子如誠將謀葬雲安君悲啼久之而為予言其父母生平事曰父

家故賣漿自給僦屋而償之嘗不能具漿糲則偃帘而紡練袍瓦帽多質子錢家隣人詣之踟躕謝去嘗曰相鼠有體何有不攝衣冠見客者歲大侵翁釜不爨將詣質者易之會履敝不肯行乃付其同業者詭之去弗償也翁候良久嘆曰歲饑一至此乎乃吾以破甑損人行有豕負塗突入翁舍盡毀紡具主者念豕突入非祥也而又毀具必怒張翁逡巡謀謝請出之而翁已亟呼其子舁出池中將召還其主者且謝之曰徒跣非禮幸公勿罪蓋其不肯忤物大致如此

然義所不出或其念既定即萬端莫能易之矣以故媪之從翁稱難事焉媪六齡喪母來歸又十三年稱婦又十有七年而齋修羅睺羅行則與翁割席處矣甘荼習蓼敝緇楚楚無愧白業之士焉當媪之始歸也一切操作成人無異其姑意甚憐而大姑有二女性伎將害其慧也嘗雜鹵糜之曰食鹵則嗽媪覺私棄之則二女者又呶呶噪之矣雲安君曰母嘗爲予說其事而嗚咽不勝也翁性整峻用以自苦其生媪直柔耳然無違心之事小愧衾影蓋凜凜喆婦之閑

矣張子曰予即不能詳翁媪事而自予雲安君之來
婦嘗徙翁舍舍傍內子呼媪同寢室垂三十年即謹
重無他刺譟而囊澁不可通有無乎無有也翁媪繼
歿家食指無小大無不悲泣又更相述其冰蘖自持
之概此豈有佞于翁若媪哉即翁隱于賣漿無一事
可自見媪以尼老詩曰不忤不求庶幾近之矣翁諱
雷字子清生嘉靖十八年己亥十二月廿三日得年
七十六歲父文玉母景氏文玉父磐母顧氏媪生嘉
靖十九年庚子三月十二日年七十五生子一人燿

娶陳氏女二人長嫁餘姚戚大新次即雲安君予副
也孫一人自靖銘曰

貧匪伊戚其儀不忒鹵即予苦其剛不吐以異而同
胥匡以終陟彼高岡古刹長松于永其封

張元長乳母志

張子曰予盖有二乳母焉予生于嘉靖甲寅是時島
寇甫退人不聊生多自賣而予先大父母甚愛予爲擇
乳適丁其時後先得二母吳俗乳母計歲而償更三
寒暑輒謝去而予二母以自賣故得留母姓某氏其

一姓陸氏陸氏母別有志其氏嫁于趙夫曰趙楠長身銳首髻而髯能勞瘁其身先諸人作務事先父母有功母性溫謹體羸類疋者而予生不喜睡睡又不貼席母乳之多仰卧腹上稍動則啼輒讓母母常背啼不發聲久之羸愈甚於是始議陸母而予非母故莫安也又久之予生三歲而楠適病痺口眼常蠕蠕動時歆先大父從術者言法不利于兒命先母厚遣之使自具匕筋而母往來吾家與陸母雜乳予會病者漸亟母來亦漸減于初時買鼗鼓羗笛諸戲弄之具

使人投予而自匿戶外予知從母來則泣母不能忍亦大泣而陸母時時潛抱予昇母不令吾母知也予見母輒牽其衣多逆爲之地慰留母母佯笑而承之有間而母悲啼嗚嗚去矣蓋聞之吾母說如此他莫詳也其後楠死母更嫁他氏憶予五六歲有趙媪率其女孫趙滿來剖水啖予于今息舫下予識其爲母始也見之泣甚哀滿面方而癢不類母其後有老僕見母于青浦之唐行鎮予時年十一矣云將詣予久之不至則使僕偵之而其夫知母之魯粥于張也思

不肯出毋母性順不能抗已又覓之不知所在矣張
子曰凡志必具載年月卒葬而吾爲母志皆不詳獨
載其所聞于吾母者恩亦渥矣陸母亦嘗語予凡吾
所以相保者極難耳畢慮而思不得一而寒煖燥濕
之用惟趙母常得之每旦起視其面而削甚也悲哉
悲哉楠有弟爲西林僧號古松猶能言其兄抱持予
時事予因古松始知楠爲圓明村人今村上人有衣
田趙家其族也

元長乳母陸氏志

母姓陸氏父某世居崑山麗澤門外業機杼而工能
自給母善刺繡售輒倍意殊不屑十八嫁邑人沈惠
生女一人惠方給事縣庭務爲德甲寅之亂惠不自
存再舉一子已期而是時吾家方羸趙母議更代母
來侍吾母乳予趙母色難之吾母笑曰分乳何不逸
而色却也耶于是爲設大被二母處其逼也更一人
枕之予啼輒不可止于是必左右乳乃得不啼二母
相與笑曰吾故不知分乳之逸祇自擾耳吾母聞之
亦大笑當是時母所生子健乳以荼苦之不可則趙

母常以身蔽予使潛乳之母即甚憐其子終不敢盡而予每欲就趙母乳輒以意指使其子俾竟乳已又使母撻其子先大母與予母率相歡笑以爲常久之趙母以夫病免歸予亦漸長每見輒相持泣人笑母曰卽母左右袒耶母曰卽不忍去趙安忍去予卽今者分卽乳以乳吾子而吾終始豈在子耶于是予就外傳母莊事予如成人人又笑之母曰莊故保傅事且以爲若等先耳瞻視如卽可褻見乎始予初冠召母飲食先大母指予耳言曰故有以乳肖焉如此哉

母聞之喜退以語惠更大喜自得也亡何母病死其子後母一歲亦死于是惠棄城西舍就養于予時時往來女家更數歲死張子曰予自少不容于時嘗夜詣母母以清茗進顧視澄潭落葉蕭蕭而下色意黯然予亦自見其影而悲也母雖一婦人脩飭爲務至老不見頻顛之容竟不得有所托以自表于時傷哉予無四方之役所見不過家庭父子之歡凝眼相望庶幾予有成立以爲持左券而責其償也予髻若絲而此數十人者安在耶予于兩母恩勞不能不累嘆

而溪悲焉

張世長乳母葬志銘

世長後予八歲生先父母憐愛之間乳得李氏母夫
曰朱裁人謂兒之乳于母也多肖法宜少宜長宜有
神母稱是以故人呼母長母云長母之乳世長也勤
而一切紉澣操作之務多兼人而辦辦又先人母不
自謂能也世長四歲病屢絕先夫人不解帶者四十
餘日母同勞苦有間先夫人休母母寢不能省竟兩
日夜世長既長常爲人誦之以爲長母之勞如此而

是時先夫人苦嗽嗽輒眩吾家座上客故常滿母或
攝之多咄嗟之具稱夫人旨久之常攝母亦殫其力
勿避怨而內外臧獲指累百亦絕無怨母者又久之
始小立產與其夫頗事什一出入會計一辦于母其
夫飲醇酒陶陶而已然自其爲家幹至老無僮僕之
過睚眦之怨也生子一人從母姓曰李承志岍偉有
畧女二人孫男二人予自幼不解櫛髮必母司之予
既病而母啼且言曰爲郎櫛幾三十年未見一日兩
眉舒也而又病之也耶蓋母之知予猶世長矣母生

于嘉靖壬寅七月二日卒于萬曆辛丑九月九日得
年六十承志葬母新洋江之原世長哭之慟謂予宜
有志又十三年始克爲之世長卒之明年也悲哉銘
曰

世長死而予爲母銘斯以知母之存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